

武俠世界

四騎士 (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隆中客·著

一段武林秘辛，四個年輕少俠，男女情仇，江湖恩怨，構成此傳奇故事，結構嚴謹，過程緊湊，有激烈打鬥的刺激，有輕鬆香艷的穿插，僅閱一篇，已值回票價。



第28年

26

\$5.00

編者話 本期巨型小說刊出一部新派俠情脫俗故事「四騎士」，全文超逾十萬大言，由名作家隆中客執筆。是篇內容相當豐富，既有激烈打鬥場面，也有輕鬆香艷的穿插，整個故事環繞着一段武林秘辛、四個年輕俠士、男女情仇、江湖恩怨……等等結構而成，過程緊湊，曲折離奇。

☆ ☆ ☆
大都有小人物，江湖上也有小草包，這類角色人物，蟄伏時寂寂無聞，他們一旦嶄露頭角，就……本刊由28期起，特別情商東南亞新秀作家王寶

君加盟撰著，首先推出一部風趣惹笑、清涼有勁的新派武俠巨著「小草包」。作者自言：武俠世界，歷經三變，變到古龍，已趨頂峯，若再不變，又將沒落……他在本故事裡，力求一變，變前人所未創，後世所不敢，至於變得如何？28期拭目以待吧。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老少江湖」，講述幾個十六、七歲的年輕小子在到處陷阱的江湖上流浪，憑着他們的機智和花梢，雖然到處碰壁，都能化險為夷，最後遇上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於是……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
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備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四騎士（新派俠情脫俗故事）

本故事由一段武林秘辛、四個年輕俠士、男女情仇和江湖恩怨結構而成，既有激烈的打鬥場面，也有輕鬆香艷的穿插，值得一閱……

隆中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除暴安良（歷史故事）

韓魯 44

楊再興（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十一）

徐玉珊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飛鷹·雙毒·妖姬（一月完俠情中篇故事）

用色狐媚 拒絕勁勞

黃陵子 61

蝶飛羅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路不平相助 輸不服為難

高阜 71

少年英雄傳（俠情中篇風趣故事）

人潮捉扒手 妙計查寶圖

歐陽雲飛 77

旋風花（俠情中篇故事）

結交黃妖怪 辟毒用蟾珠

陳瑜 85

彈劍狂歌（俠情中篇故事）

為善甘代罪 作惡不後人

東方白 93

骨肉兩情仇（俠情中篇故事）

用矛盾分化 明身世復仇

金童 101

黑嶺魔宮（奇俠司馬洛故事）

掉入地底湖 被困魔宮中

馮嘉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魔踪俠影（新派武俠長篇）

送火丹受脅 願棄劍換人……司馬龍 119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6期

（總號14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機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四騎士



小伙子藝成回莊

飛虎莊，佔地百畝，圍牆高達三丈，遠觀恰似一座城堡。
莊主「單掌擎天」趙得柱為南七省中有數的頂尖高手之一，亦頗負俠譽，一般武林同道都戲稱他為「買得住」。
「頗負俠譽」跟一般所謂「俠名遠播」，「仁德廣被」的大俠絕對不一樣。這也就是說，趙得柱是介于正邪之間的人物，不是壞人，也不是很好的人。不管趙得柱是壞人也好，是好人也好，一般江湖同道對飛虎莊却莫不懷着既畏且敬的心情。
如果說有人胆敢去飛虎莊惹事生非，那個人不是白痴就一定是瘋子。

但現在，就偏偏有人在飛虎莊的大門前惹事生非，而且還正在打得一場糊塗。那個正在飛虎莊大門前打得一糊塗的人，好像不是白痴，也不像是瘋子。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身材瘦長，着青布短裝的精壯小伙子。
夕陽餘暉下，古銅色的皮膚閃閃發光，儘管他面對三個勁裝大漢的圍攻，却好像根本沒有當作一回事。
他臉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口中啣着一支狗尾草的草莖。
他身上也有劍，但不是懸在腰間，也不是插在肩上，更不是握在手中，而是像扛扁担一樣，連鞘帶劍地擱在肩頭上。

除了他面對的三個勁裝大漢之外，外圍還有八個勁裝漢子，不過，那八個都成了不能動彈的活死人，但可以確定的是，那八個除了穴道受制之外，一個個都完整無損。
那圍攻他的三個，身手都很高明，雖然沒動兵刃，但拳腳的快速、奇詭，令人眼花撩亂，驚心動魄。
對那快速而又凌厲的攻勢，那精壯小伙子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右手握着擱在肩膊上的「扁担」，左足釘牢原地，僅右足和左手的活動着，也僅僅是由于他右足和左手的活動，對方三人的攻勢不是落空，就是被迫而半途撤招，有時還會鬧成「自相殘殺」。
現在，三個勁裝大漢中的兩個，又在他左手一揮之下不由自主地互拚了一掌，

樂得那精壯小伙子咀巴一歪，那狗尾草的狗尾也像他的左手、右足一樣，連連顫動，道：「別慌，沉住氣，看清楚對象才出手……」
一陣鈴聲聲聲接着一陣急驟馬蹄聲由遠而近——
人未到，嬌叱先傳：「何方狂徒，胆敢在飛虎莊前撒野……」

一片紅雲，凌空單向那精壯小伙子。「吧」地一聲，長鞭如靈蛇飛舞，與「紅雲」同時墮落。
三個勁裝大漢不約而同，分向飛縱三丈之外。
精壯小伙子左手飛快地一托，一抄，「紅雲」被「托」落八尺之外，同時也護住長鞭的鞭鞘，呲牙一笑，道：「小鳳，瞧瞧老子是誰。」

「紅雲」變成了一位綺年玉貌的紅衣女郎——紅色勁裝，紅色披風，紅色小蠻靴，連縷髮絲巾和長鞭也是紅色。
清一色紅艷艷地令人心癢難搔。
論姿色，有八分以上，但稔氣未脫，最多不過是十七八歲的年紀。

由于鞭梢被抄住，加上對方出語又不莊重，她那本來就寒着的俏臉更加抹上一層嚴霜地，握鞭的右手用力一掙。
她這奮力一掙，好有一比，恰似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
紅衣女郎臉色一變之間，精壯小伙子咀邊的「狗尾巴」一顫，道：「小鳳，即使妳已不認得老子，也該記得老子口中的狗尾巴呀！」

一句話揭開了紅衣女郎塵封已久的記憶，俏臉上的嚴霜一下子消逝淨盡，美目中異彩一閃，歡叫道：「你——你是小虎哥。」
精壯小伙子含笑點頭：「不錯，老子就是七年前被妳我的老子共同逐出莊門的李虎，現在，老子叫李十全，也叫十全公子。」

紅衣女郎道：「你還記恨這些？」
李十全道：「不記恨，但童年往事是一輩子不會忘記的，我這個人很講理，當年我被逐出莊，是我自己不好，趙丹鳳，當年我被逐出莊時，說過一些甚麼，妳還記不記得？」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當然記得，當時你說：『老子不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永不進入莊門一步。』」

趙丹鳳是飛虎莊主趙得柱的獨生女，李十全是飛虎莊總管李哲的兒子。
李十全、趙丹鳳當然是青梅竹馬之交，所以對童年往事都記得很清楚。
「不錯。」李十全笑笑道：「當年老子離莊時，你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個不停。」

趙丹鳳俏臉上掠過一抹紅雲，白了他一眼：「你，除了長高長大之外，一切習慣都沒改變。」
李十全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一頓話鋒，又道：「小鳳，妳也變得

太多了，當年的小丫頭，現在已成了大美

人。」
「貧咀！」她又白了他一眼：「方才你爲甚麼要打架？」
李十全道：「方才，我要他們通報，要你我的老子出來恭迎，他們不聽話，就是這麼回事。」

「胡鬧……」
「老子非常認真，不是胡鬧。」
「他們又不認識你，怎能怪他們。」
「老子也沒怪他們，所以，他們也都一個個毫髮無損……」

李十全邊說邊出指凌空連點，八個被制住穴道的勁裝漢子立即恢復自由。

趙丹鳳含笑點頭：「唔……武功是很不錯。」

李十全道：「老子的武功又豈僅是『很不錯』而已。」

「你方才說，今天是衣錦還鄉。」
「不錯。」

「你還說，你也叫十全公子。」
趙丹鳳邊說邊向他打量着。

李十全又回了一聲「不錯」之後，一楞道：「有甚麼不對。」

趙丹鳳笑聲盎然地道：「也沒甚麼不對。」

「既然沒甚麼不對，你瞧得那麼仔細幹嘛。」

「因爲，你全身上下，我都沒有發現一寸錦衣。」
「哦……」

「還是，我也沒發現一點兒『公子』的味道。」

「還有嗎？」
「有，我橫看豎看，看到的也只是身粗布短裝，一身從小就有的流氣和汗臭氣。」

李十全哈哈大笑，連咀都笑歪了，咀角的「狗尾巴」也隨之顫動不已。

趙丹鳳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道：「有甚麼好笑的。神經病！」

李十全道：「我笑你也跟一般世俗女人一樣，不看內涵，以貌取人。」

趙丹鳳嬌哼一聲，道：「你以爲你有多少內涵？」

李十全道：「這個嘛！可多哩。對了我爲甚麼叫十全公子，想不想知道？」

趙丹鳳道：「我正想請教。」

李十全拍拍自己的腦袋，道：「這就說到這裏面的內涵了……」

話鋒一頓，口沫四濺地接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星相醫卜，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無所不曉，這些，剛好湊成十項，對不對？」

趙丹鳳含笑點頭：「對。」

李十全道：「此外，吃喝嫖賭，吹牛拍馬，偷搶詐騙，是不是也算十項？」

趙丹鳳道：「這麼說來，你是雙料十項，雙料十項而只號稱十全公子，是不是太委屈你了。」

李十全居然一本正經地，道：「也算不了甚麼委屈，一個人謙虛一點，總不是大哥。」

趙丹鳳的頭擺得像「貨浪鼓」：「我不相信。」

「我相信……」
隨着話聲，大門內併肩走出兩個錦袍老者來。

這二位，就是飛虎莊莊王趙得柱和總管李哲。

趙得柱身材矮胖，面團團如富家翁。李哲身材瘦長，面相清癯。

其實，兩人都並不算不老，趙得柱約莫五旬出頭，李哲却只不過是四旬開外。

接口說話的是李哲，緊接着，他又掀鬚大笑：「父是英雄兒好漢，這話是有點道理。」

「不止是有點道理，是很有道理。」
趙得柱含笑接道：「咱們兩個老頭都親自迎出大門了，賢侄該滿意了吧？」

李十全也含笑說道：「老子不過是開玩笑而已，趙伯伯怎可認真。」

一頓話鋒，又向乃父笑問：「老頭，你怎敢相信老子就是四騎士之中的龍頭大哥？」

李哲道：「這叫做知子莫若父呀！如果老子的兒子成了名震江湖的大英雄却不

敢相信，那還要我這個老子幹嘛。」

李十全道：「很好，老頭，你不愧是老子的老子。」

趙丹鳳蹙眉插口：「真是父不父，子不子，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兒子叫老子爲老頭，父子都自稱老子，你們兩個到

壞事。」

「難得難得，你居然也懂得謙虛。」
趙丹鳳美目一轉，道：「方才，你所謂的雙料十項內涵中，最後一項是一個騙字，對不對？」

李十全連連點頭，道：「對對對。」

「現在，我要就這個騙字，當場孜孜你。」

「行，保證不讓你失望。」
趙丹鳳美目又一轉，道：「我頭上插着一支珠花，看到沒有？」

李十全道：「老子早就看到了。」
趙丹鳳道：「現在，你想法子騙我將插在頭上的珠花自動取下來。」

李十全苦笑道：「妳出的這鬼點子，可將老子給難住了。」

趙丹鳳嬌笑道：「穿幫了不是，如果你連雙料十項中的最後一項都不能兌現，那麼，足證你腦子裏的內涵都是信口開河……」

李十全截口接道：「不不不，結論別下得太早，打個商量怎麼樣？」

「如何商量法？」

「妳出的這個點子，老子師傅沒教過老子這一招，如果你能將珠花取下來，我絕對有辦法騙妳把珠花再插回去。」

趙丹鳳美目深注，沒接腔。

李十全咀角的「狗尾巴」一顫，道：「不相信。」

趙丹鳳道：「是不相信。」

李十全道：「反正也不過是舉手之勞。」

「底誰是誰的老子呀？」

李十全笑笑道：「小鳳，妳怎麼這麼古板，不論我們父子之間如何稱呼，誰也不能否定老子是老頭的兒子，是不是？」

趙得柱搶先答道：「對！對！高論，妙論……」

趙丹鳳向乃父白了一眼，道：「那好以後，我也叫你老頭。」

趙得柱道：「那又有何不可？」

李十全道：「其實，兒女對父母的孝思，完全取決于方寸之間，如果心中沒有孝的誠意，光是口頭上叫父母親大人，即使叫得再好聽，又有甚麼用。」

趙丹鳳點頭，道：「唔……這段話，倒是頗有道理。」

「小鳳，妳總算開竅了。」李十全含笑接道：「其實，老子叫師傅也是叫老頭的。」

李哲道：「對了，小子，你師傅是哪一位高人？」

李十全道：「老子的師傅的確是包羅萬有，學究天人的高人，却不是甚麼名人，說出來也沒人知道，而且老子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

「真真是妙人妙事。」趙得柱蹙眉接口：「你不會問過他？」

李十全道：「當然問過，他說，他是劫後餘生的人，老子可以叫他老頭，也可以叫他劫後餘生。」

「這不但是妙人妙事，也是怪人怪事。」趙得柱苦笑接問：「賢侄，你們四騎

，試試又何妨。」

「好吧！」

趙丹鳳回答得很勉強，但取下珠花的動作却相當俐落。

趙丹鳳才一手取下珠花，李十全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連口中的狗尾草也掉了下來。

趙丹鳳楞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地頓足嬌嗔，道：「你……你是無賴！」

「老子本來就是無賴，」李十全又笑接說道：「小鳳，老子這騙術還算過得去吧？」

趙丹鳳道：「這不算，現在，你要實踐諾言，再騙我把珠花插回去。」

李十全道：「優丫頭，你聽誰說過，騙子會守諾言的。」

趙丹鳳爲之氣結。

李十全又道：「我想，妳心中一定還有疑問，尤其像我這個樣子，實在不是一個功成名就的人……」

趙丹鳳截口一哼，道：「你總算也有自知之明。」

李十全道：「沒有功成名就，就不應該回來，更不應該強行要求妳我的老子出來恭迎。」

「不錯。」

「不，妳錯了，而且，還錯得很厲害呢。」

趙丹鳳聽了只氣得向他翻白眼，沒接腔。

李十全却將話題岔了開去，道：「小

「另外三位呢？」

李十全道：「另外三個，一個叫假和向劉不住，天生禿子，一個叫小酒鬼方圓，人如其名，既方又圓，一個叫小辣椒朱玲，辣手辣腳，嫉惡如仇……」

李哲截口一嘆道：「光聽這些外號，就可想見，那都是跟你臭味相投的小搗蛋了。」

「老頭，」李十全連忙更正：「不是臭味相投，是志同道合。」

李哲含笑點頭：「一樣，一樣。」

趙丹鳳問道：「小虎哥，小辣椒是女孩？」

李十全道：「是哦，她今年十八歲，只比你大三個月。」

趙丹鳳道：「既然四騎士中已有女孩，我也可以參加一個……」

李十全截口接道：「姑奶奶，妳饒了我吧！」

趙丹鳳俏臉一變，道：「哦？你不歡迎。」

李十全道：「不是老子不歡迎，是妳這位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吃不了那種苦，再說，妳老頭也不會答應。」

趙得柱接口道：「我是不答應。」

趙丹鳳頓足撒嬌，道：「我不管，我可以吃苦，也不怕危險。」

趙得柱道：「丫頭，撒嬌也不管用，我這做老子的不答應就是不答應。而且，

鳳，妳有沒有跑過江湖？」

趙丹鳳訕笑一笑，道：「沒有，我爹娘都不讓我出去！」

「那麼，對於最近一年來，江湖上所發生的大事，妳也不知道了。」

「那也不盡然，如果江湖上發生甚麼大事，我爹和你老子都會告訴我的。」

「很好！」李十全笑問：「半年之前，君山水寨一夕之間化成一片劫灰，大別雙凶，伏牛一霸，雲夢三殘等黑道巨擘先後伏誅，這些江湖大事，妳應該已經聽說過。」

趙丹鳳點頭，道：「是聽說過。」

李十全道：「現在告訴你一個秘密，這些都是老子的傑作。」

「你……」趙丹鳳披唇一晒，道：「你又在吹牛了。」

李十全道：「那麼，妳所聽說的是誰幹的？」

「四騎士。」

「四騎士又是誰和誰？」

「不知道。」

「是的，到目前爲止，江湖上除了四騎士本人之外，還沒有誰知道四騎士是些甚麼人。」

「這是說，你也不知道？」

「老子例外，當然知道。」

趙丹鳳注目接問：「難道你就是四騎士中人？」

李十全傲然點頭道：「嗯！老子不但

妳娘也絕對不會答應。」

趙丹鳳向李哲投過求助的目光，道：

「李叔叔……」

李哲連忙截口道：「這碼子事，叔叔也愛莫能助，不過……」

趙丹鳳連忙截問：「不過怎樣？」

她的美目中迸射出希冀的光芒。

李哲向趙得柱飛快地投過會心的瞥，才徐徐地說道：「小鳳，如果你能打败四騎士中的任何一個，我可以替你想辦法。」

趙丹鳳黛眉一揚，道：「好！不許黃牛。」

李十全悠悠地道：「小鳳，不是老子撥冷水，憑妳目前的身手，想打败四騎士的任何一個都絕對不可能。」

「你敢瞧不起我！」

「不敢……」

「好，你給我另外三個來。」

「不用叫，他們馬上就要來了……」

一聲厲嘯，遙遙傳來。

趙得柱、李哲同時臉色大變。

「是對頭冤家找上門了。」李十全笑道：「小鳳，現在老子說老實話，老子並不是自認已經成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此番回來，完全是爲了對付這批自以爲了不起的狗雜種。」

趙得柱道：「那是甚麼人？」

李十全道：「到目前爲止，老子還不知道，老子是十天之前，在一個偶然機會中獲悉他們定于今晚要進犯飛虎莊，才

但事實上李十全並未亮兵刃，倒是黑衣老者自己首先亮出兵刃。

同時，以徒手相搏，久攻無功的另兩個黑衣老者也亮出兵刃來。

他們的兵刃都是三尺六寸的喪門劍，劍葉上還有七個小孔，揮舞之間，擾人心神的怪聲大作，劍招也跟他們的拳掌一樣的凌厲、奇詭。

另兩個黑衣老者一劍在手，更是氣勢倍增。

但他們的對手假和尚、小酒鬼二人却依然是一雙徒手，依然是滿不在乎地採取守勢，見招拆招。

李十全對面的黑衣老者並未揮劍進攻，只是目光一掠兩個同伴之後，向李十全道：「你還等甚麼？」

「等你進招。」

「你不亮劍？」

李十全阻邊的「狗尾巴」一顫，道：「老子，不是老子瞧扁了你，你還不够資格祭老子的劍……」

黑衣老者截口怒叱：「小狗找死！」冷芒一閃，喪門劍挾備人心魂的怪嘯，向李十全兜頭罩落。

黑衣老者顯然是三人中的頭頭，不論招式、勁力，身法都高于他的兩個同伴甚多。

一旁「乘風涼」的趙得柱、李哲二人見狀之下，不由臉色大變地同聲動喝：「賢侄當心！」

「小子不可輕敵。」

臨時決定趕回來的。」

趙得柱冷笑道：「好大狗胆，居然敢到飛虎莊來捋虎鬚。」

李哲正容道：「趙兄，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咱們不可輕敵。」

李十全道：「老頭，不論他們善不善，今宵之事，完全由四騎士一齊承擔，你們只管在一旁乘風涼，看熱鬧就是了。」

趙得柱呵呵大笑道：「那怎麼行，在一旁乘風涼，豈非變成廢物了。」

一聲冷笑劃空傳來：「變成廢物總比變成死人好得多……」

話到人到，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疾射而來。

不！是三道人影，一前一後，成「品」字形，凌空疾射。

李十全揚聲大笑：「來得好，先通過老子這一關。」

話聲中，人已飛身攔截，他那橫欄在肩頭的「扁担」也已插在肩頭。

「砰」地一聲，當先一個，凌空三個筋斗，倒飛五丈之外。

後面兩個却巧妙地劃上二道半弧，避過李十全的攔截，逕行撲向李哲、趙得柱二人，一上手就分別將趙、李二人逼得連連後退。

趙得柱號稱「單掌擎天」，李哲則有「神機秀士」之稱，二人都是南七省中有數的高手之一。

盛名之下無虛士，趙、李二人身手之高，也自不難想呢。

但事實上，這二位是白担心了。

黑衣老者那雷霆萬鈞的一劍，竟然虎頭蛇尾，半途撤招，而且，人也怔立在當場。

黑衣老者不可能自動半途撤招。誰都心知肚明，黑衣老者的半途撤招，是受到李十全的半途截擊所致。

但包括趙得柱、李哲這兩個老江湖和黑衣老者在內，都沒看清李十全使的是甚麼招式。

一招迫退黑衣老者的李十全居然雙手抱胸，似笑非笑地正仰首看天，只不過咀邊的「狗尾巴」連連地上下擺動不已。

趙得柱、李哲二人又相視苦笑。

趙丹鳳則滿臉的既羨且慰神情，含眸凝睇，若不勝情。

她那渾然忘我的嬌模樣，真教人心神震顫，只可惜李十全沒有看到。

黑衣老者臉色一變再變之下，忽然厲喝一聲：「絕命三招，殺！」

「絕命三招」顯然就是他們的救命絕招。

一經施展，李十全、假和尚、小酒鬼三人立即陷入驚心動魄的綿密劍幕之中。

「絕命三招」雖然是他們的救命絕招，但是目前却好像成了他們的「斷命絕招」了。

間接促成他們「斷命」的是一串突如其來的嬌甜而又急促的語聲：「強敵將至，立下殺手！」

語落人現，就像是由地底下冒出來的

但像目前一經與對方交手就被迫而連連後退的情形，却是生平第一遭。

因此，趙、李二人連連後退中，臉色也隨之大變。

但他們的後退不過丈許左右也就停止了。

不是趙、李二人自行穩住頹勢，是有入橫裏將對方截住。

截住對方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禿子和一個身材矮小的年輕人，也就是四騎士中的假和尚和小酒鬼。

假和尚並沉聲說道：「殺鷄用不着牛刀，二位前輩請暫時一旁掠陣。」

假和尚、小酒鬼二人都取守勢，見招拆招，顯得一派安詳，任憑對方如何搶攻，却始終難越雷池一步。

暮色蒼茫中，可以看到，對方是三個年約半百的黑衣老者，不但衣衫式樣，顏色通通一樣，連面貌、神情，也都一摸一樣。

趙得柱、李哲退過一勞之後，相視苦笑無言。

李十全沒有乘勝追擊。

被李十全一掌迫退的黑衣老者，也沒有反擊。

雙方虎視眈眈地互相注視一陣之後，黑衣老者首先發問：「小子報名！」

李十全含笑接道：「老子李十全，也叫十全公子。」

黑衣老者道：「沒聽說過。」

「現在，你已經聽到了。」李十全由清一色紅得火辣辣地。

跟趙丹鳳不同的是，紅衣女郎比趙丹鳳略爲嬌小。只有一雙美目顯得格外的大，也格外的明亮動人。

毫無疑問，這位身材嬌巧如香扇墜的紅衣女郎，就是「四騎士」中的老公小辣椒朱玲。

小辣椒一出現，現場中立即發出一聲淒厲慘嗚——假和尚的對手被震飛五丈之外。

假和尚一臉似笑非笑神情，高喧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小辣椒倩笑如花，白了假和尚一眼，道：「善你的頭！」

又兩聲慘嗚相繼傳出，李十全、小酒鬼的對手也先後斃命。

李十全的對手死在自己的喪門劍下，一劍穿胸。

小酒鬼的對手是被一口酒箭射得滿臉滿身的血洞。

現場中一片死寂。

稍停，趙得柱才向他的愛女苦笑道：「丫頭，妳都看到了。」

趙丹鳳「唔」了一聲，輕如蚊鳴。

趙得柱又道：「丫頭，憑妳目前的身手，想加入四騎士中，還差上十萬八千里哩！」

一道人影疾瀉當場，現出一位綺年玉

口袋中掏出一支狗尾草啣在口中，道：「而且，老子還有一個很响亮的名稱，四騎士中的龍頭大哥。」

黑衣老者「哦」了一聲，目光一掠假和尚、小酒鬼，問道：「那兩個小子也是嗎？」

「不錯。」李十全扭頭向乃父問道：「老頭，認不認得這三個老小子？」

「不認識。」

「趙伯伯也不認識。」

李十全轉向對面的黑衣老者道：「老小子報名！」

黑衣老者道：「免了，老夫的姓名說出來也沒人知道。」

李十全道：「那麼，夜犯飛虎莊，總有個理由。」

「當然有理由……」

「說！」

「你跟飛虎莊有仇。」

「沒仇，也沒恨。」

「那你是瘋子！」

「老夫正當得很。」黑衣老者冷笑道：「老夫兄弟只是爲錢殺人。」

李十全道：「是誰僱你來的？」

「小子，你實在太嫩了，這種話你不應該問的。」黑衣老者沉喝一聲：「亮兵刃！」

「亮兵刃！應該是叫李十全亮兵刃，也可能是叫他的同伴亮兵刃。」

貌、白衣勝雪的女郎。

白衣女郎約莫雙十年華，不但羅衣勝雪，皮膚更是白裏透紅，尤其是一雙水盈盈的美目，顧盼之間，令人意蕩神馳。

她、神態自若，對於藏血橫屍的三個黑衣老者視若無睹，目光掃過四騎士，停在趙得柱臉上，淡淡地一笑，道：「趙得柱，我低估了你。」

趙得柱笑笑：「妳該知道低估敵人的後果。」

白衣女郎笑道：「才說你胖，你就喘起來了，趙得柱，不是我瞧扁了你，憑你跟李哲的身手，打死我也不相信能殺得了『東海三蛟』……」

白衣女郎的話雖然不好聽，但她的笑容却是越來越可愛。

漂亮的女人就有這點好處，連罵人的時候也顯得那麼可愛。

但趙得柱却是臉色大變，道：「這三個老小子就是『東海三蛟』宇文兄弟？」

「不錯。」

「東海三蛟」宇文兄弟是何許人？已經成了死人還值得像趙得柱這樣的武林大豪爲之聞名色變。

「東海三蛟」宇文兄弟以龍，虎，豹排名，是東海長春島宇文放的孩子。

宇文放武功獨樹一幟，爲人也像趙得柱一樣，介于正邪之間，四十年前就已經是武林中難纏難鬥的頂尖高手之一。

按時間推算，目前的宇文放至少已是

八旬以上的高齡，一身修為已臻化境。至于他的三個寶貝兒子，是一胎雙生，武功固已盡獲乃父真傳，水性之佳，更勝于乃父，也因而獲得「東海三蛟」的綽號。

宇文兄弟天生邪惡，兩手血腥，罪孽滿身，儘管他們的足跡很少涉入中原，但中原武林中人，對「東海三蛟」的惡名，却大都耳熟能詳。

目前，趙得柱之所以聞名色變，倒不是對三個死人所顧忌，而是想到後果堪虞。

兒子是自己的好。

宇文兄弟再不成材，在乃父宇文敷心目中，總是自己的骨肉。

更何況，宇文敷正邪不分，又最為護短。

趙得柱無端樹上這麼一個強敵，又怎不教他臉色為之大變？

趙得柱接問：「宇文兄弟怎會成爲職業殺手？」

白衣女郎道：「宇文兄弟不是職業殺手，是由于我的情商才臨時客串。」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我才是職業殺手。」

像白衣女郎這麼嬌年玉貌的女郎，會是以殺人爲業的職業殺手，除非有事實證明，否則，恐怕任誰都不會相信。

白衣女郎嫣然一笑，道：「最近三年以來，江湖上崛起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女殺手，你該聽說過？」

「聽說過，」趙得柱身子一震道：「你就是那個女殺手水蜜桃？」

白衣女郎笑問：「你看我像不像？」

水蜜桃是江湖上崛起三年的女殺手，武功高強，心狠手辣，沒有誰見過她的本來面目，而見過她的本來面目的人都已變成死屍。

既然沒人見過她，又怎能斷定她像不像？

李十全搶先笑道：「像，像極了。」

水蜜桃倩笑道：「何以見得？」

李十全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嚥下一口水，道：「不論美目，肌膚，都像煞一雙水蜜桃，教人饞涎欲滴。」

水蜜桃媚笑道：「哦！你說話好可愛哦！」

李十全道：「老子身上有很多可愛的地方，而且，絕對保證比說話更可愛。」

「真的？」

「要不要試試？」

「試你的頭。」

李十全含笑接問：「聽說水蜜桃殺人之後，都是留下一條綉有水蜜桃的香帕做爲標記？」

「沒錯。」

「也聽說，凡是見過你的真面目，知道你的殺手身份的人，都已變成死人？」

「沒錯。」

「爲什麼？」

「殺你這樣的大美人，豈非是比焚琴煮鶴更他媽的煞風景。」

水蜜桃笑道：「你……你打算一殺成名了？」

李十全正容道：「打知名度固然重要，但追查妳幕後的僱主却更爲重要。」

「哦……」

「所以，我們必須先來一個君子協定才好……」

「如果我萬一殺不了你，你也不殺我，却必須說出僱主的來歷來？」

「正是……」

「我不答應……」

「怎麼，方才那滿懷自信怎麼忽然消失了？」

「我這個人從來不受激。」水蜜桃居然也會苦笑：「但今宵例外，我答應了，不過有條件。」

李十全道：「說出來試試看。」

水蜜桃道：「萬一我殺不了你，我會說出僱主的來歷，但是我答應帶你去見他，只帶你一個人去，這一點，我必須堅持。」

「可以，」李十全徐徐地接道：「按你們殺手的行規來說，帶我去見妳的僱主

「那麼，目前我們這些人，也都難逃一死？」

水蜜桃又回了一聲「沒錯」，而且還笑得甜甜、好美。

「錯了。」李十全阻攔的「狗尾巴」一顛，道：「而且大錯而特錯，簡直錯到天竺國去了。」

「此話怎講？」

「妳爲甚麼不先問問老子是誰？」

「不須要，如果我方才沒聽錯，」水蜜桃目光一掠四騎士和趙丹鳳等五人，悠悠地道：「你們五個年輕人中，有四個必然是小有名氣的四騎士。」

「好大的口氣！」

憑四騎士目前的聲望，在她的心目中，還只能算是「小有名氣」。

但李十全不以爲忤，笑意盎然地道：「正是，正是……」

接着又將四騎士分別介紹一番，也同時爲乃父和趙得柱父女鄭重介紹之後，才又向水蜜桃笑問道：「閣下有何感想？」

水蜜桃不答反問道：「宇文兄弟就是你們四騎士殺的？」

李十全也不答反問：「這有甚麼不對嗎？」

水蜜桃道：「也沒甚麼不對，能够輕易殺死宇文兄弟，武功方面，已經是很不錯了。」

「多謝誇獎！」

「不過……我却是有意見不似聞名之感。」

不是比洩漏他的來歷更爲嚴重嗎？」水蜜桃道：「是更爲嚴重的違規，但嚴重性是雙方面的，如果你擔心孤身涉險，這君子協定不用是最好不過。」

「不！我也答應了。」

「好，就此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請！」

雙方都擺開了架勢，也同時亮出了兵刃。

水蜜桃是一支明如秋水，亮如爛銀，長約二尺出頭的不長也不短的劍。

劍雖然不長不短，但即使是外行人，也可以斷定，那絕對是一支能削鐵如泥，吹毫斷髮的寶劍。

相形之下，李十全手中的劍，就成了天鵝旁邊的醜小鴨了。

雖然劍鞘、劍柄都古色斑斕很像一支寶劍，長達三尺六寸，也很够標準，那劍葉上却一片黝黑，黯然無光，甚至還像是沒有開過刃的鈍劍。

說得刻薄一點，那不是劍，是一支還在淬煉中的劍胚。

而且，李十全的架勢和握劍的手式，也跟他的一樣的令人發噁。

一般人臨陣的架勢，大都是「足下不丁不八」或者是「前弓後箭」一式。

握劍的手式，一般人都是右手持劍成「朝天一炷香」式，左手控劍訣，一臉肅容。

但目前的李十全却是左手握劍，劍尖

「沒關係，我們四騎士本來不是甚麼名人，也不是俊男美女，所以，『小有名氣』也好，『見面不似聞名』也好，我們都不會介意，也毋關重要……」李十全神秘地一笑道：「現在，老子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們四騎士都正在打知名度。」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

名與利，本來就是一體的兩面。

芸芸衆生中，有幾人能逃過名利二字的驅策？

那麼，四騎士正在打知名度，又怎能算是甚麼秘密？

水蜜桃忍不住媚笑道：「笑死人了，這算是甚麼狗屁秘密呀！」

李十全道：「老子的話還沒說完。」

「好，說下去。」

「有人告訴我，武林中人要打响知名度的唯一捷徑，就是殺幾個高知名度的名人。」

「唔……」

「現在，我已經找到一炮打响知名度的捷徑了。」

「哦……」

「妳說，妳水蜜桃是不是高知名度的名人？」

水蜜桃含笑反問：「你打算殺了我來做爲一炮而紅的武林名人？」

李十全道：「對了，老子正是這個意思。」

水蜜桃道：「主意是不错，但我斷定你絕對辦不到。」

朝下，右手握拳，一張一合，指關節連連爆响。

至于雙足，右前左後，重心落在左足上，左足足尖點地，連連擺動，咀角的「狗尾巴」也隨之顫動不已，臉上似笑非笑，完全是一副「吊兒郎當」的姿態。

水蜜桃注目對方，臉色微微一變，但一變之後，立即恢復一片肅容。

現場中一片寂靜，寂靜得落針可聞。

對峙着的雙方，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任何動作。李十全的石足和咀巴的「狗尾巴」例外。

一盞熱茶的工夫過去了。

對峙的雙方，依然是老樣子。

俏立小辣椒身邊的趙丹鳳忍不住悄聲道：「朱姊，我好緊張。」

小辣椒也悄聲道：「真是皇帝不急，急了太監。」

「朱姊妳別笑我嘛！」

「好，我不笑妳。」

「他……他怎會這個樣子的，還有那支劍。」

「他……他是誰呀？」

「朱姊……」

李十全悠悠地道：「俗語說得好！不須考慮。」

「領不領情，那是你們自己的事。」

李十全笑問道：「如果你殺不了老子呢？」

水蜜桃眉梢一揚，道：「這問題我毋須考慮。」

李十全悠悠地道：「俗語說得好！不須考慮。」

李十全悠悠地道：「俗語說得好！不須考慮。」

的劍也跟他的人一樣，雖然不够看，却很管用。」

趙丹鳳慰然一笑：「現在，我也放心了……」

才說「放心」，她的心又立即提了起來。原因是一場前所未見的精彩惡戰，已經展開。

不，「精彩」二字實在不能形容它的快速、激烈、奇詭、緊張的萬一。

只看到兩條人影在翻飛，人影翻飛中一道銀虹在閃爍。

這也是一場很奇特的惡鬥——沒有金刃破空聲，也沒有叱喝聲，更沒有金鐵交鳴聲。

所有的目光都全神集中注視，表情也都一樣的嚴肅。

趙丹鳳好像格外緊張，她那「砰，砰，砰」的心跳聲，連旁邊的小辣椒也聽得很清楚，而不得不伸手握住趙丹鳳的手掌，傳音說道：「大妹子放鬆一點，妳應該對小虎哥有信心……」

傳音未畢，惡戰已像刀切似地停了下來。

水蜜桃俏臉一陣紅，一陣青，默然呆立。李十全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連口中的「狗尾巴」也照樣在一上一下的活動着。

半晌，李十全笑問：「幾招？」

「九招半。」水蜜桃訕然一笑：「這是我自出道以來第一次失風。」

說走就走，身形一晃，已騰身飛過天井，疾射而去。

他們本來是邊走邊說，已經到達一間豪華又寬敞的花廳前。

小辣椒這突然離去，趙得柱父女和李哲等人都愣住了。

趙丹鳳並訝問道：「哦？朱姊是生氣了。」

小酒鬼道：「才不會哩！她也不是趕去接應李大哥。」

趙丹鳳道：「那她為何忙著離去。」

小酒鬼道：「當然有原因，我再告訴妳一個秘密，我們四騎士中，分成兩個死黨……」

「哦……」

「我跟假和尚是一個死黨……」

「小虎哥和朱姊是另一個死黨。」

「是的，所以，小辣椒急著趕去接應，只不過是緣因的一半。」

「另一半緣因又是甚麼？」

「那自然是……」

小酒鬼忽然驚覺到洩密太多，將已到咀邊的話，硬行「刹」住。

趙丹鳳冰雪聰明，自然明白對方沒說出來的話意。她心中雖然有了頗濃的酸素作用，却未便表示出來，當然也不再打破砂鍋問到底，反而故意改變話題，道：「小虎哥跟那個甚麼水蜜桃，至少已去了數十里外，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朱姊現在才趕去，如何找得到？」

「找得到的。」小酒鬼含笑接道：「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真的。」

「真的假的都已無關緊要，我要說一句多謝手下留情！」

「不謝，這是我們的君子協定。」

「現在我實踐諾言是否馬上啓程？」

「馬上啓程。」李十全回頭一笑，道：「諸位，再見啦！」

真是妙人妙事，也是怪人怪事。七年沒回家，回來之後，連大門都沒進入一步，就揮揮手走了。

走得好洒脱，也好教人傷心。傷心的當然是趙丹鳳，她跟李十全是青梅竹馬之交，一顆芳心早已繫在「小虎哥」的身上。

另外一個傷心的是李哲。

由於李十全從小調皮搗蛋，比一般男孩發育早，成熟早，十三歲時就已成爲地方上的流氓頭頭，無惡不作，在無可奈何和恨鐵不成鋼的情況下，驅逐出莊。

雖然一時氣憤之下，將兒子趕走了，但父子連心，又怎能不懷念。

何況，當李十全還只有三歲時，李哲夫妻反目，夫人離家出走，迄今生死下落不明。

所以，李哲是父兼母職，將李十全從小帶大，更勝於一般父子之間的感情。

如今，李十全「鐵已成鋼」，並已自動回來，而且還等於救了他和趙得柱的命，可是，來去匆匆，父子之間連一句體己話都沒機會說就走了。

這也是我們四騎士中的秘密……

假和尚開口笑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趙得柱含笑接口，道：「不要再談甚麼秘密了，開始喝酒吧！」

豪門好辦事，山珍海味的筵席，咄嗟之間，就可辦好，因爲一切都是現成的。就當他們談話之間，美酒佳餚都已陸續送上來。

本來是賓主六位的，由於小辣椒的提早離去，只剩賓主五位。

小酒鬼名副其實，嗜酒如命，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得其所哉！

假和尚的酒量也不錯。

趙得柱、李哲也是海量。

除了趙丹鳳不喝酒，吃得也很少之外，可說是賓主盡歡，氣氛融洽。

酒，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一陣豪飲之後，如果賓主之間還有些許「生份」的話，也完全消除。

酒，不但消除了賓主之間的「生份」，也消除了他們之間的「代溝」。

像老朋友似地觥籌交錯，談笑風生。但他們不談不久之前，在大門外發生的事，更不談水蜜桃的屋主是甚麼人，和爲何派殺手前來尋仇。

除了偶而也談及四騎士的成名盛事之外，談的大多是武林逸聞和江湖韻事。

酒至半酣，門外有人暴聲稟報：「二位夫人駕到。」

趙得柱方自眉峯一蹙，門帘一掀，一

而且還是爲了他和趙得柱的生死大事而走，同時也冒着莫大的危險。

此情此景之下，李哲不但傷心，還有比傷心更嚴重的担心和說不出來的悵惘。

趙得柱當然能體會到老友和愛女的心情，但他很豁達，哈哈一笑，道：「別冷落了我們的特別嘉賓，走，回莊去，今宵不醉不休。」

李哲畢竟是老江湖，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立即放下滿懷心事，含笑接道：「對對對……三位賢侄請！」

小酒鬼也含笑接道：「喝酒我是舉雙手贊成，可是不能叫甚麼『嘉賓』和『賢侄』……」

趙丹鳳開口訝問：「爲甚麼？」

假和尚搶先道：「聽起來不自在。」

趙丹鳳道：「那該怎麼叫法？」

小酒鬼道：「叫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就行了。」

趙得柱呵呵一笑道：「好！這才是少年豪俠的本色……」

趙丹鳳一直跟小辣椒走在一起，顯得很不安地悄聲問道：「朱姊，我這樣叫你，該不會不自在吧。」

小辣椒道：「我覺得很受用。」

趙丹鳳說道：「那……我就放心了，朱姊……」

她欲言又止。

陣香風捲進二位明艷照人的麗人來。

兩位麗人都着宮裝，一爲鵝黃色，一爲粉紅色。

着鵝黃色宮裝麗人是七夫人于娟，也就是趙丹鳳的母親。儘管實際年齡已四十靠邊，但外表看來，不過像是三十出頭而已。

着粉紅色宮裝麗人是九夫人莊小紅，也是趙得柱最小的如夫人，才二十四歲。兩位夫人都具有八分以上的姿色，除了眉目之間隱含瀟灑外，倒也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趙得柱一共有九個老婆，却只有一個寶貝女兒趙丹鳳，這是不是太「低能」了哩。

二位夫人一進花廳，賓主雙方都站了起來，一旁的使女並忙着增添座椅。

「不敢當，諸位請坐。」于娟一面點首爲禮，一面含笑說道：「嘉賓蒞止，並幫了本莊的大忙，我們姊妹得到消息太遲，未能及時趕來一盡地主之誼，理當各自自罰三杯。」

二位夫人豪邁不讓鬚眉，一口氣喝下三杯爵酒之後，才由李哲替小酒鬼、假和尚二人引見。

假和尚、小酒鬼二人平常玩世不恭，口沒遮攔，但此刻在二位夫人面前，却顯得木訥，拘謹起來，除了互相敬酒之外，居然沒有主動說甚麼。

趙丹鳳嬌笑着說道：「娘，小虎哥回

小辣椒笑問道：「大妹子有話就直說呀。」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我是說，小虎哥那邊，要不要有人去打個接應。」

趙得柱也已聽到，並附和着道：「對，我也正在這樣想。」

小辣椒道：「十全公子武功高絕，胸藏十萬雄兵，同時也是大福星，不會有甚麼危險，即使萬一有甚麼危險，也一定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趙丹鳳道：「但願如此。」

「沒有甚麼但不但的，一定會如此。」

「接口的就是小酒鬼：『大妹子，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好哦……」

「方才，妳是担心叫她朱姊她會不自在？」

「是啊……」

「其實，她不會不自在，而且高興死了，因爲——她是我們四騎士中的老么，只有她叫大哥、二哥、三哥，沒人叫她姊姊的。」

趙丹鳳俏笑着沒接口。

小酒鬼又道：「大妹子，方才她說不用派人去接應我們龍頭大哥的理由雖然是真的，但其實，她心裏比你更急，小酒鬼敢以二兩銀子打賭，吃飽飯後，她就悄悄地跑去接應了。」

小辣椒嬌笑着說道：「小酒鬼，你那一兩銀子輸掉了，我不用吃飽飯，現在立刻就走……」

「我已經聽說過。」于娟向李哲飛了一個媚眼，道：「李叔叔，恭喜你呀！」

李哲苦笑：「喜從何來。」

于娟道：「令郎鐵已成鋼，並倦鳥知還，自動回來，這還不是天大的喜事？」

趙丹鳳插口苦笑道：「可是，他大門都沒進，就匆匆走了。」

于娟道：「據說，小虎的過門不入，是爲了急於追查仇家的來歷。」

李哲正容點頭，道：「不錯。」

莊小紅向趙得柱笑着問道：「莊主，對於仇家的來歷，你難道一點都想不起來嗎？」

趙得柱輕嘆一聲，道：「數十年江湖生涯，所樹生死強敵，何止二三十個，一時之間，又怎能想得起來。」

李哲也嘆了一口氣，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候，無意之間的一句話，就被人把你當做生死仇敵，自己還懵然不覺哩！」

莊小紅道：「可是，莊主和李叔叔都早已退出江湖了呀！」

爲了表示親如家人，趙得柱的老婆，對李哲這位大總管，都是跟着趙丹鳳對李哲的稱呼，叫「李叔叔」的。

李哲又嘆了一口氣：「江湖人是過河卒子，江湖路是不歸路，一旦踏上了江湖路，是永遠退不了的，九夫人明白嗎？」

莊小紅苦笑道：「好像明白，也好像

而且還是爲了他和趙得柱的生死大事而走，同時也冒着莫大的危險。

此情此景之下，李哲不但傷心，還有比傷心更嚴重的担心和說不出來的悵惘。

趙得柱當然能體會到老友和愛女的心情，但他很豁達，哈哈一笑，道：「別冷落了我們的特別嘉賓，走，回莊去，今宵不醉不休。」

李哲畢竟是老江湖，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立即放下滿懷心事，含笑接道：「對對對……三位賢侄請！」

小酒鬼也含笑接道：「喝酒我是舉雙手贊成，可是不能叫甚麼『嘉賓』和『賢侄』……」

趙丹鳳開口訝問：「爲甚麼？」

假和尚搶先道：「聽起來不自在。」

趙丹鳳道：「那該怎麼叫法？」

小酒鬼道：「叫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就行了。」

趙得柱呵呵一笑道：「好！這才是少年豪俠的本色……」

趙丹鳳一直跟小辣椒走在一起，顯得很不安地悄聲問道：「朱姊，我這樣叫你，該不會不自在吧。」

小辣椒道：「我覺得很受用。」

趙丹鳳說道：「那……我就放心了，朱姊……」

她欲言又止。

陣香風捲進二位明艷照人的麗人來。

兩位麗人都着宮裝，一爲鵝黃色，一爲粉紅色。

着鵝黃色宮裝麗人是七夫人于娟，也就是趙丹鳳的母親。儘管實際年齡已四十靠邊，但外表看來，不過像是三十出頭而已。

着粉紅色宮裝麗人是九夫人莊小紅，也是趙得柱最小的如夫人，才二十四歲。兩位夫人都具有八分以上的姿色，除了眉目之間隱含瀟灑外，倒也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趙得柱一共有九個老婆，却只有一個寶貝女兒趙丹鳳，這是不是太「低能」了哩。

二位夫人一進花廳，賓主雙方都站了起來，一旁的使女並忙着增添座椅。

「不敢當，諸位請坐。」于娟一面點首爲禮，一面含笑說道：「嘉賓蒞止，並幫了本莊的大忙，我們姊妹得到消息太遲，未能及時趕來一盡地主之誼，理當各自自罰三杯。」

二位夫人豪邁不讓鬚眉，一口氣喝下三杯爵酒之後，才由李哲替小酒鬼、假和尚二人引見。

假和尚、小酒鬼二人平常玩世不恭，口沒遮攔，但此刻在二位夫人面前，却顯得木訥，拘謹起來，除了互相敬酒之外，居然沒有主動說甚麼。

趙丹鳳嬌笑着說道：「娘，小虎哥回

而且還是爲了他和趙得柱的生死大事而走，同時也冒着莫大的危險。

此情此景之下，李哲不但傷心，還有比傷心更嚴重的担心和說不出來的悵惘。

趙得柱當然能體會到老友和愛女的心情，但他很豁達，哈哈一笑，道：「別冷落了我們的特別嘉賓，走，回莊去，今宵不醉不休。」

李哲畢竟是老江湖，任何事都拿得起，放得下，立即放下滿懷心事，含笑接道：「對對對……三位賢侄請！」

小酒鬼也含笑接道：「喝酒我是舉雙手贊成，可是不能叫甚麼『嘉賓』和『賢侄』……」

趙丹鳳開口訝問：「爲甚麼？」

假和尚搶先道：「聽起來不自在。」

趙丹鳳道：「那該怎麼叫法？」

小酒鬼道：「叫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就行了。」

趙得柱呵呵一笑道：「好！這才是少年豪俠的本色……」

趙丹鳳一直跟小辣椒走在一起，顯得很不安地悄聲問道：「朱姊，我這樣叫你，該不會不自在吧。」

小辣椒道：「我覺得很受用。」

趙丹鳳說道：「那……我就放心了，朱姊……」

她欲言又止。

陣香風捲進二位明艷照人的麗人來。

兩位麗人都着宮裝，一爲鵝黃色，一爲粉紅色。

着鵝黃色宮裝麗人是七夫人于娟，也就是趙丹鳳的母親。儘管實際年齡已四十靠邊，但外表看來，不過像是三十出頭而已。

着粉紅色宮裝麗人是九夫人莊小紅，也是趙得柱最小的如夫人，才二十四歲。兩位夫人都具有八分以上的姿色，除了眉目之間隱含瀟灑外，倒也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趙得柱一共有九個老婆，却只有一個寶貝女兒趙丹鳳，這是不是太「低能」了哩。

二位夫人一進花廳，賓主雙方都站了起來，一旁的使女並忙着增添座椅。

「不敢當，諸位請坐。」于娟一面點首爲禮，一面含笑說道：「嘉賓蒞止，並幫了本莊的大忙，我們姊妹得到消息太遲，未能及時趕來一盡地主之誼，理當各自自罰三杯。」

二位夫人豪邁不讓鬚眉，一口氣喝下三杯爵酒之後，才由李哲替小酒鬼、假和尚二人引見。

假和尚、小酒鬼二人平常玩世不恭，口沒遮攔，但此刻在二位夫人面前，却顯得木訥，拘謹起來，除了互相敬酒之外，居然沒有主動說甚麼。

趙丹鳳嬌笑着說道：「娘，小虎哥回

小辣椒笑問道：「大妹子有話就直說呀。」

趙丹鳳嫣然一笑，道：「我是說，小虎哥那邊，要不要有人去打個接應。」

趙得柱也已聽到，並附和着道：「對，我也正在這樣想。」

小辣椒道：「十全公子武功高絕，胸藏十萬雄兵，同時也是大福星，不會有甚麼危險，即使萬一有甚麼危險，也一定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趙丹鳳道：「但願如此。」

「沒有甚麼但不但的，一定會如此。」

「接口的就是小酒鬼：『大妹子，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好哦……」

「方才，妳是担心叫她朱姊她會不自在？」

「是啊……」

「其實，她不會不自在，而且高興死了，因爲——她是我們四騎士中的老么，只有她叫大哥、二哥、三哥，沒人叫她姊姊的。」

趙丹鳳俏笑着沒接口。

小酒鬼又道：「大妹子，方才她說不用派人去接應我們龍頭大哥的理由雖然是真的，但其實，她心裏比你更急，小酒鬼敢以二兩銀子打賭，吃飽飯後，她就悄悄地跑去接應了。」

小辣椒嬌笑着說道：「小酒鬼，你那一兩銀子輸掉了，我不用吃飽飯，現在立刻就走……」

「我已經聽說過。」于娟向李哲飛了一個媚眼，道：「李叔叔，恭喜你呀！」

李哲苦笑：「喜從何來。」

于娟道：「令郎鐵已成鋼，並倦鳥知還，自動回來，這還不是天大的喜事？」

趙丹鳳插口苦笑道：「可是，他大門都沒進，就匆匆走了。」

于娟道：「據說，小虎的過門不入，是爲了急於追查仇家的來歷。」

李哲正容點頭，道：「不錯。」

莊小紅向趙得柱笑着問道：「莊主，對於仇家的來歷，你難道一點都想不起來嗎？」

趙得柱輕嘆一聲，道：「數十年江湖生涯，所樹生死強敵，何止二三十個，一時之間，又怎能想得起來。」

李哲也嘆了一口氣，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候，無意之間的一句話，就被人把你當做生死仇敵，自己還懵然不覺哩！」

莊小紅道：「可是，莊主和李叔叔都早已退出江湖了呀！」

爲了表示親如家人，趙得柱的老婆，對李哲這位大總管，都是跟着趙丹鳳對李哲的稱呼，叫「李叔叔」的。

李哲又嘆了一口氣：「江湖人是過河卒子，江湖路是不歸路，一旦踏上了江湖路，是永遠退不了的，九夫人明白嗎？」

莊小紅苦笑道：「好像明白，也好像

不明白……」

由於話題轉入嚴肅的一面，氣氛隨之變為沉悶，連喝酒的興緻也減低了。

於是，這個原本很熱鬧的宴會，在二位夫人到達之後不久，也草草結束，小酒鬼、假和尚二人由趙得柱、李哲親自送往賓館歇息。

夜深沉。

飛虎莊中一片漆黑，一片死寂。整個飛虎莊，好像只有一幢精緻小樓中，有微弱的燈光透出。

那是七夫人于媚的香閣。

既有燈光透出，那表示于媚還沒有安寢。

于媚沒有安寢，並不是趙得柱要「臨幸」，但事實上她的房間中却有兩個人。

而且，那另外一個還是男人。

那個男人是李十全的父親，飛虎莊的大總管「神機秀士」李哲。

顧名思義，總管是甚麼都管，大小事務一把抓的權威人物。

但像目前的李哲這樣，三更半夜管到主人如夫人香閣中去的總管，好像不多。

李哲不但管到于媚的香閣中，而且馬上就要管到床上去了。

自從李哲悄然進入于媚的房間起，雙方都沒說過一句話。

但表情的語言勝過千言萬語，俐落的動作，更表示她們一點都不肯浪費時間。

現在，他們已是一絲不掛地，在互相欣賞對方的胴體。

欣賞對方的胴體。

那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李哲雖已是跨過四十大關的中年人，但身子的精壯決不遜於年輕小伙子，尤其是那天賦異稟的……更是充分表示他是男子漢當中的男子漢。

至於于媚，也够得上稱為天生尤物，女人中的女人。

那吹彈得破的白嫩肌膚，那裝點着豪乳，豐臀的美妙胴體，在粉紅宮燈映照之下，全身都放射着莫可抗拒的誘惑。

如非是認識她的人，誰也不會相信，目前這一具有少女曲綫的美妙胴體，已經是一位已有一個十八歲女兒的母親。

曠男滿婦，袒胸裸背，等於移乾柴近烈火，不燃燒起來才怪哩！

現在，他們互擁在一起了。

像扭股糖一樣，互相探索着對方的胴體……

現在，他們已互擁着倒在床上，開始「燃燒」。

他像一位策馬疆場的騎士，勇往直前地奮勇馳騁。

她婉轉呻吟，若斷若續……

那奇異的「樂章」，如果在附近有人聽到的話，一定會為之悠然神往，熱血沸騰。

事實上，已經有人聽到，也可能已經看到李哲進入于媚的香閣。

當于媚、李哲二人正在進行着最古老、最原始，却是歷久而常新的遊戲時，已有人進入趙得柱的房間。

有人進入趙得柱的房間。

趙得柱今宵「吃素」，獨宿書房。

他也沒上床，獨個兒在負手徘徊着。像今宵所發生的這麼嚴重的事，他又怎能睡得着。更怎能有心情去玩那「原始遊戲」。

對於雇用水蜜桃的幕後人，他真的一心中沒數「嗎」。

進入趙得柱房間告密的，是他的弟弟趙得功。

趙得功也是飛虎莊的賬房。

趙得柱停止「徘徊」，注目訝問：「有事。」

趙得功苦笑：「沒事我跑來幹嘛？」

「甚麼事？」

「李哲又去了于媚房間……」

「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要過問這些閑事。」

「我……我不順眼。」

「我都不在乎，你急個屁！」

「老大，如果我的觀察不錯，莊小紅遲早也會被他勾搭上。」

趙得柱拈鬚微笑：「那又有甚麼關係，一兩頂綠頭巾還能壓死人。何況，我老婆太多，實在罩不住，有他代勞，豈非是皆大歡喜……」

這也是妙人妙事。

趙得功頓足截口道：「老大，我是在說正經話。」

「我又哪一點不正經了？」趙得柱拍拍他的肩膀：「老二，記住我以前所說的話，看不慣的不要看，聽不慣的不要聽，你的任務，是好好地掌握我們的銀子，懂嗎？」

趙得功深深地注視了一眼，才點點頭，道：「我懂。」

「懂就好，早點回去睡覺，你只有一個老婆，可別冷落了……」

趙得功苦笑着轉身離去。

趙得柱的臉色一下子陰沉下來，陰沉沉得可怕，好深沉。

李哲、于媚的原始遊戲已經結束。

李哲在揩拭渾身的汗水。

于媚鬢亂釵橫，俏臉上紅潮未褪，滿臉都是滿足的笑容，却是俏皮地一笑，道：「今宵，你的表現未盡理想。」

李哲苦笑：「我已盡了力。」

于媚笑問：「是不是莊小紅那狐狸精把你的身子掏虛了。」

「別胡說，莊小紅還沒上手。」

「不打自招，你早已存心不良。」

「你為甚麼還要動莊小紅的腦筋。」

李哲笑笑：「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當妳有能力，也有機會享受時，不盡情享受，豈非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

于媚媚笑：「你……你是色狼中的色狼。」

狼。」

「彼此。」

「對於今宵發生在大門外的事，你，一點都不擔心。」

「擔心。我追求享樂的工夫都不够，哪有工夫去擔心。」

「真的。」

「假的，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我又怎能例外，像這種事，光是擔心又有甚麼用。」

「你，好像已經成竹在胸。」

「是的，天塌下來有長人頂着，幸好我有這麼一個寶貝兒子，否則，早已身首異地，變成一個死人了，又怎能還跟妳卿卿我我的，所以……」他一翻身，將她擁入懷中，一雙手又開始不安份起來：「我的宗旨就是享受，利用每一分一寸活着的時間，不斷的享受，盡情盡興的享受，享受……」

劍及履及，他又騰身而上，再度瘋狂起來……

號稱「神機秀士」的李哲，原來不過是一頭嗜色如命的大色狼。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難怪他的兒子李十全也那麼不正經。

對了，李十全現在又如何呢。

山高，林密。

一條幾乎難以分辨的羊腸小徑，蜿蜒通向好像無窮無盡的萬山叢中。

好像無窮無盡，並非真的無窮無盡。

難以分辨的羊腸小徑，也不是絕對不能分辨，不過是難得有行人通過，被兩旁的蔓草雜木所「淹沒」而已。

今宵，滿天星斗，能見度甚佳。

羊腸小徑中，李十全、水蜜桃二人正在不慢也不快地走向萬山叢中。

李十全口中仍然啣着一根狗尾草，那支劍也仍然像扁担一樣，擱在肩頭，流氣十足。

水蜜桃在前頭開道，白衣飄拂，有如仙女下凡。

像這樣的兩個人走在一起，實在不調和。

但他們好像已有默契，居然誰也沒說話，默默地行進着。

當他們走到一棵高大的古松下時，水蜜桃忽然停下來，道：「歇息一下，我要等一個人。」

李十全道：「等甚麼人。」

「等我的一个助手。」

「老子提醒你，在老子面前，玩甚麼花招都不管用。」

水蜜桃苦笑：「我知道，我已經試過，你不怕施毒。」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老子已練成金鐘罩、鐵布衫、混元一氣功、太乙神罡、外加金剛不壞神功，區區劇毒，又能奈我何。」

水蜜桃媚笑道：「雖然蓋得太離譜，但我這敗軍之將，却不能不信。」

「這叫做形勢比人強。」李十全含笑

接問：「幹嘛要等助手。」

水蜜桃道：「我要了解，你的同伴有沒有跟來。」

李十全道：「老實告訴你，如果老子的同伴要跟來，即使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夠發現。」

「我既然安排了這一着閑棋，總不能不問一問。」

「那要等多久。」

「我以傳音功夫交代過，當我們啓程半個時辰之後，不論有沒有甚麼發現，他都必须前來稟報。」

「這是說，我們要等半個時辰。」

「不一定，也許會提前趕到，他最多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水蜜桃掩口媚笑：「你真是一個怪人，也不問問我要帶你去甚麼地方。」

李十全道：「反正那是人住的地方，人能住，妳能走去，老子只要跟定妳就是，又何必多問。」

水蜜桃道：「你雖然不問，我却不能不說。」

「那就說吧！」

「有一個地方，叫漂渺山，虛無洞，你有沒有聽說過。」

「沒聽說過。」李十全悠悠地道：「虛無漂渺，顧名思義，是根本沒有這樣的地方。」

水蜜桃道：「有，我那位雇主，就是漂渺山虛無洞的洞主。」

「妳見過他。」

「沒見過。」

「那你們的生意是如何成交的。」

「先別談這些，今後，你如果有意照顧我，聯絡的方式，在江湖上打聽一下就知道。」

「有道理。」李十全含笑接問：「現在，妳就是帶我去見那位洞主。」

「不錯。」

「此去還有多遠。」

水蜜桃神秘地一笑，道：「不遠，也不近，順着這條路走下去，通過『望鄉台』、『孟婆亭』、『奈何橋』三道關卡，就到了。」

李十全笑說道：「妳說得好可怕，這條羊腸小徑，好像是通往陰曹地府的幽冥路。」

水蜜桃很認真地道：「雖然不是真正的幽冥路，却是真正的不歸路……」

「哦……」

「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闖過這三道關卡的，一共才三位。」

「是哪三位。」

「一位是少林寺羅漢堂的主持明心大師，一位是武當派的長老，葉真人……」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也是啊嘴嘴的角色。」

「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又怎能連闖三關。」

「對。」李十全接問道：「還有一位連闖三關的高手又是甚麼人？」

水蜜桃道：「是一位不知姓名來歷的黃衫老者，據傳說，他闖三關時，也闖得最為輕鬆。」

李十全道：「這也就是說，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有真本事，沒有名氣的人，也不見得都是飯桶。」

水蜜桃道：「我完全同意，一個人的成功，須要多項因素來配合，所謂真本事，不過是其中的一項而已。」

「別將話題扯遠。」李十全笑問：「以後呢？」

「甚麼以後？」

「我是說，那三位絕頂高手勇闖三關之後。」

「有去無回。」

「哦……」

「所以，我才對你說，這是一條不歸路。」

李十全道：「那不知名的黃衫老者姑且不說，像明心大師，一葉真人這種人物的神秘失踪，江湖上怎會沒聽到傳說？」

水蜜桃道：「既然你也認為那是神秘失踪，江湖上的人又怎能知道？」

「少林、武當的人應該知道。」

「他們也只知道是神秘失踪，却不知道為甚麼會失踪，像這種不光彩的事，除了暗中派人去追查之外，自不便公開出來了。」

「這是說，到目前為止，這還是一宗武林秘聞。」

「不錯。」

「老子被你這騷狐狸迷昏頭了，這是第一關，當然有人，而且，一定是很厲害的人……」

水蜜桃抿唇媚笑：「能想到這些，足證你還很清醒。」

李十全將「扁担」插在肩頭，水蜜桃又笑問：「決定要爬了？」

「不錯，」李十全仰首端詳着，一面自語道：「上面既然有厲害的人，老子這一爬到半途，別說是給老子一刀一劍，就算是洒一泡尿下來，老子豈非是噁心加噁氣，再加……再加……」

他搔着頭皮，半天接不下去。

水蜜桃笑得花枝亂顛地道：「加你的頭。」

李十全笑道：「老子想起來了。」

「妳又是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的秘密還多着哩！但我不會說。」

「不告訴我沒關係，」李十全笑笑道：「老子再問一個問題，那三位絕頂高手，為甚麼要去闖關？」

水蜜桃嫣然一笑，道：「這秘密我也不會告訴你。」

李十全很洒脱：「不說就算了。」

水蜜桃說道：「我想，你心中一定還有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的。」

「既然妳已經想到了，就自動說明吧！」

「說的也是。李少俠……」

李十全開口笑問：「你看老子這德性，像一個少俠的樣子？」

水蜜桃掩口媚笑：「是有點不像。」

「那就叫我李十全吧！」

「是，李十全，我為甚麼要將明心大師等人有去無回的秘密告訴你，你不想知道？」

「不是不想知道，老子早就已經猜想到了。」

「哦……」

「你的目的在嚇唬我，讓老子自動打退堂鼓。」

「不錯，這樣，對我都好。」水蜜桃含笑補充：「你可免除涉險，我也可以不致違規。」

李十全道：「妳認為，老子是可以被以做你的祖父，你要是害怕，現在還可以回頭。」

「笑話！四騎士中的龍頭大哥，豈是中途而退的人。」

「那就上來領死吧！」

「可是，你不能趁老子爬台的時候，暗中動刀動劍，也不能撒尿。」

「一串串哈哈狂笑，發自平台上。狂笑聲穿雲裂石，有如天鼓齊鳴，震得宿鳥驚飛，哀鳴不已。」

李十全怒聲道：「神經病，你是向老子示威。」

「不是，」那蒼勁語聲道：「老夫不過是笑你小子井底之蛙，不知老夫的為人而已！」

「現在請教，該不算晚吧。」

「不晚……」

「那就說吧！」

「老夫十八歲出道，今天六十八歲，五十年來，殺人無算，可從來沒暗殺過一個人。」

「哦！那麼，現在就老子可以放心爬石了……」

李十全選定一根柱子，開始手足並用地往上爬，並揚聲問道：「嗨！你到底殺過多少人？」

那蒼勁語聲道：「誰記得那麼多。」

「那麼，你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誰有工夫管他好人壞人，老夫看不順眼的就殺。」

「那你比殺手還厲害……」

唬倒的人。」

水蜜桃苦笑：「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能被唬倒的人，但改變主意，你還可以不致有去無回……」

李十全開口笑道：「不用說了，就算是劍樹刀山，老子也決定闖它一闖……」

一道人影，疾奔而來。

那是一位着青色勁裝，肩插長劍，約莫雙十年華的少女。

人未到，嬌語先傳：「胡姊，沒有甚麼發現。」

水蜜桃道：「很好，妳暫時守在這裏，萬一人跟來，好好開導他，要他退回去。」

「如果來人不接受開導呢？」

「那就讓他通過。」

「是。」

水蜜桃轉向李十全道：「李十全，咱們走。」

兩人繼續前行。李十全並邊走邊問：「妳姓胡。」

「不錯。」

「胡麗，美麗的麗。」

「人如其名，很好。」

水蜜桃扭頭媚笑：「也有人叫我狐狸，老狐狸。」

李十全道：「不是老狐狸，是騷狐狸，哈哈……」

一邊是峭壁千仞，寸草不生。

「殺手算老幾，老夫是人屠，難道你師傅沒告訴過你『笑面人屠』的大名？」

李十全笑道：「聽說過，你就是三十年前的『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那老子現在殺了你，可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一邊是萬丈絕澗，深不見底。

羊腸小徑好像到此為止——一片突出的巨大懸岩將它阻斷。

懸岩高約五丈，方圓約二十丈，呈三十度傾斜，就像一條碩大無朋的猛獸將牠的舌頭伸出在萬丈絕澗之上。

懸岩上有一座十丈方圓，高度也在二丈以上的平台。

由下面瞧去，看不到平台上的情形，却可以看出平台也呈三十度的傾斜。

李十全聳聳肩，笑問：「這就是望鄉台？」

水蜜桃含笑點着，道：「不錯，如果是晴朗的白天，可以看得很遠……」

「也能看到飛虎莊。」

「可惜現在是夜晚。」

「又起了霧。」

「那就不看也罷！」

「看不看沒有關係，但我們必須要上去。」

李十全苦笑：「這麼高，又沒梯子，怎麼能上去？」

水蜜桃悠悠地道：「那就回頭吧！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不！既然來了，爬也得爬上去。」

「那就爬吧！」

「平台上有人？」

「你說呢？」

李十全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額角，道：「她邊說邊靠近他身邊，道：『瞧！你滿頭滿臉都是灰塵。』」

李十全道：「這是老子『隔板誅妖』的功夫還沒到達爐火純青境界，才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來，我帮你揩拭臉上的灰塵。」

「好香。」李十全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不是迷魂香帕？」

「正是。」水蜜桃得寸進尺，索性把嬌軀也偎了過去。

李十全當仁不讓，一伸猿臂，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原來你也不老實。」

「老子本來就不是老實人。」

李十全口中沒攔，一雙不老實的手更是不忙得不亦樂乎。

水蜜桃「格格」地媚笑：「不要……不要……」

李十全道：「玩弄都懂得，小妞說『不要』就是『要』。」

「你再要胡鬧下去，我的手也要不老實了。」

「本來就該這樣的，你的手如果太老實了，又怎够資格稱騷狐狸。」

「好……現在就讓你知道騷狐狸的厲害……」

她的手果然開始「不老實」起來。而且，她口中的「厲害」也不是說着玩的，就在「不老實」的過程中，一下子點了李十全前胸的「七坎」、「將台」、「巨關」等三天要穴。

那蒼勁語聲道：「老天的年紀，足可

阻止你。」

李十全道：「聽口音，不是小鬼，是老鬼！」

那蒼勁語聲道：「誰記得那麼多。」

「那麼，你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

「誰有工夫管他好人壞人，老夫看

緊接着，駢指如戟，揮向李十全的咽喉。這是意外中的意外。任何人在此情此景之下，都難逃一死的。

但更意外的事情，使水蜜桃愣住了——她駢指揮向李十全的咽喉時，穴道被制的李十全居然雙手分握她的腕脈，笑意盎然地說道：「驢狐狸，我的頭腦還清醒得很呢。」

水蜜桃全身功力盡失，駭然訝問：「你……你……你的穴道並未受制？」

「你忘了老子是金剛不壞之身。」

「好，你成全我吧！」她閉上美目，並擠落一串淚珠。

「老子不會殺你。」他放開她的雙手，也沒加點她的穴道。

水蜜桃含淚訝問：「哦？爲甚麼不殺我？」

李十全道：「因爲，老子還要你帶路，再說，像你這樣的大美人，即使想殺你也不忍心下手呀！」

水蜜桃靈目深注，半晌，才輕嘆一聲：「雖然你兩次不殺我，但是我並不領你的情。」

「老子並沒要你領甚麼情。」

「而且，以後，我還是會想法子殺你的。」

「只要你有本事，老子的腦袋是現成的。」

「走吧，下一站是孟婆亭……」

如果比天險，孟婆亭可比望鄉台差得太多了。雖然也是在羊腸小徑中當道而建，小徑旁却有一片頗爲寬闊的斜坡。

四根木柱，茅草做頂，沒有牆壁，內外一目了然。

這就是孟婆亭。亭中一張白木桌子，桌子上一隻不小的茶壺，一隻瓦質的茶杯，茶杯中正冒出騰騰熱氣。

桌旁一張竹椅上，一位白髮如銀的青衣老嫗正在閉目養神。

青衣老嫗雖然年紀一大把，滿臉皺紋堆疊，但臉上却塗着很厚的脂粉，一張老臉紅得像猴子的屁股。

李十全真想笑，但是強忍着沒笑出聲來。

青衣老嫗也很絕，李十全已欺近亭邊五丈之內，她居然佯裝一點也沒有察覺，仍在安詳地閉目養神。

不，不是在養神，是睡覺了，還發出輕微而又均勻的鼾聲。

李十全一蹙眉峯，扭頭向丈遠外的水蜜桃問道：「可不可以繞道過去？」

青衣老嫗搶先回答道：「可以，好主意。」

青衣老嫗雖已搶先答話，但眼睛仍未張開。

水蜜桃搖搖頭，道：「不可以。」

李十全道：「她年紀這麼大，又在睡

覺，教老子如何闖法？」

青衣老嫗又搶先說道：「你小子已經知道這兒叫孟婆亭？」

「不錯。」

「到了孟婆亭，第一件事，就是喝孟婆湯。」

「然後呢？」

「當然是馬上忘掉一切煩惱，身登極樂。」

「真的？」

「靈不靈，可以當場試驗。」

李十全笑笑，說道：「好，給老子拿來。」

青衣老嫗雙目忽張，兩道像貓頭鷹一樣的碧綠目光，凝注着李十全，道：「你真敢喝？」

「不敢喝的是這個。」李十全伸手做「王八」狀。

「你知道老身是誰？」

「老子不知道。」

「告訴你吧，小子，老身就是當代武林中三大毒魔之一的『百毒鬼母』孟三娘了。」

「現在，老子知道了。」李十全含笑

接道：「你也跟『笑面人屠』屠萬夫一樣，是死有餘辜的人。」

孟三娘道：「老身是死有餘辜，但能殺死老身的人，決不是你這流裏流氣的臭小子。」

李十全悠悠地道：「很難說哦……」

「聽說你只用一招就毀了望鄉台和『狗爲甚麼不反擊？』

李十全道：「不是老子不反擊，是你逼得太緊，沒有反擊機會呀！」

「喂」地一聲，一支白虎釘由孟三娘的鞋尖中射出，這意外的絕招，幾乎使李十全爲之手忙腳亂。

幾乎手忙腳亂，並不是真的手忙腳亂，但接下來可真的是手忙腳亂了。

——白虎釘由腰邊寸許處掠過。

——耳際却有人傳音示警：「當心地

面。」

——連串爆炸過處，斜坡草地中冒出十二個勁裝漢子分別以不同的兵刃，一

齊向李十全飛撲過來，其中最接近李十全的一個，相距不到三尺。

不到三尺的距離，自然是一伸手長劍已掃向李十全的雙足。

李十全朗笑一聲：「好哦！這才夠意思……」

朗笑聲中，騰拔而起，雙足分踢，「叭叭」兩聲，掃向他雙足和由右邊撲來的勁裝漢子，分別被踢得分向飛出——

也許是巧合。

也可能是李十全有意賣弄或惡作劇。被他踢得分向飛出的兩個勁裝漢子，竟然各自撞上一個激射而來的同伴，慘呼聲中，都雙雙斃命。

李十全一踢之威，一舉解決四個對手，但剩下的八個仍然是悍不畏死地相繼飛撲上來。

「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雖然手段有欠光明，但你的身手，也的確足以自豪。」

「多謝妳的持平之論。」

「已經知道老身的來歷，還堅持要喝孟婆湯？」

「當然！」

孟三娘碧目中冷光一閃，冷笑道：「好，老身成全你，接着！」

隨手抓起白木桌上的茶杯，向李十全擲了過來。

李十全右手一抄，將茶杯托在掌心。

茶杯的接過過程中，雙方都不着痕跡地露了一手——茶杯經過五丈餘的激射，沒有溢出一點一滴，李十全接住茶杯，也同樣地沒溢出一點一滴。

茶杯中的液體像孟三娘的眼睛，呈碧綠色，而且芬芳撲鼻。

李十全托在掌心中，端注着，咀邊的「狗尾草」一揚，道：「這就是喝下之後，能教人忘憂，能身登極樂的孟婆湯？」

孟三娘答道：「不錯，而且還是雙料的。」

「多謝妳這麼看得起老子，」李十全舉杯一飲而盡，道：「杯子還妳！」

杯子是隨手擲出，速度也是不疾不徐，好像並不帶有甚麼動力。

但當仍然安坐在竹椅上的孟三娘接住杯子時，却不由身子一震，「嘩啦」一聲，竹椅也隨之塌了下去。

而動。

她的兵刃，是一把圍在腰間的緞鐵軟刀。

李十全一舉解決四個強敵之後，身形繼續昇高三丈，一聲清嘯，俯衝而下。

連一旁觀戰的水蜜桃都沒看清李十全使的是甚麼手法，慘呼連聲中，八個勁裝漢子倒下三雙。

最後兩個雖然沒有倒下，但也變成了死人——兩人互相以長劍刺入對方的左胸膛。

李十全好像甚麼事也不會發生一樣，咀邊的「狗尾草」一翹一翹的，向孟三娘道：「像這種壯烈的自殺方式，也真虧你們洞主能調教出來。」

「少廢話！」孟三娘臉色鐵青地道：「我明白了，你口中的狗尾草，具有祛毒功能。」

李十全含笑點頭，道：「妳很有點見識。」

孟三娘接問道：「你是劫餘生的徒弟嗎？」

李十全一楞，說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孟三娘說道：「能祛百毒的狗尾草，產于西崑崙長春谷，長春谷也就是劫餘生的巢穴，所以，我斷定你是那老不死的徒弟。」

李十全道：「妳見過老子的師傅？」

「豈僅是見過而已。」

「那妳一定是在老子師傅手下吃過虧

身登極樂？」

「廢話！」

孟三娘怒叱一聲之後，也好像發覺情況不對而發起楞來。

李十全却苦笑着說道：「怎麼老子的頭腦還是那麼清醒，眼睛也還看得很清楚，老子胆敢斷定，妳臉上的脂粉足有寸半厚……」

孟三娘怒聲道：「有屁快放！」

一句話中，她又攻出九掌十二腿。

李十全呵呵大笑道：「真邪門，老子的頭腦越來越清醒，視力也越來越好，現在，老子已經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妳是一位可以迷死人的大美人……」

他邊說邊見招拆招，一段話間，又退了三丈開外。

孟三娘節節進逼，一面怒聲道：「小

孟三娘節節進逼，一面怒聲道：「小

了？」

「不錯。」孟三娘冷笑道：「所以，今宵我一定在你身上收點利息。」

李十全道：「行，師債徒還，不是沒自前例，進招吧！」

孟三娘冷笑道：「你不亮劍？」

李十全亮出寶劍，道：「請！」

還是那支「不夠看」的怪劍，也還是那令人發噁的怪異架勢。

孟三娘蹙眉問道：「喂！你這是甚麼劍？」

李十全道：「這叫做殺惡誅妖劍。」

「少賣狂！」孟三娘冷笑一聲：「看刀！」

「唰」地一聲，一刀直劈過來。雖然是一刀直劈，但刀到半途，忽然幻化無數刀鋒，像一張刀網一樣，向李十全兜頭網下。

「好刀法！」

李十全朗笑聲中，發出一連串的「叮叮」聲，將對方的每一刀都擋了回去。

孟三娘連劈三刀，騰昇五丈多高，環飛一匝，原先戴在十指上的淬毒指套，脫手飛射，人也一式「蒼鷹搏兔」，俯衝而下。

李十全左手握劍，苦勢以待，右手五指齊揮，將十個淬毒指套凌空彈得倒射回去。

一串「叮叮」脆响，倒射回去的指套被孟三娘的刀幕震飛。

一團耀眼光網，向李十全兜頭罩落。

金鐵交鳴聲中，孟三娘又借力騰昇，再度凌空下擊。

三起三落，三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李十全的朗笑聲：「孟三娘，趕快將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吧，老子要開始反擊了。」

殺了半天，李十全還沒反擊過，想想真教孟三娘為之氣結。

孟三娘驚怒交迸下，刀化千鋒，再度凌空罩落，刀網中並夾雜着無數暗器，集中射向李十全的頭頂。

李十全左手寶劍由「雪花蓋頂」轉「天王托塔」再轉「一劍擎天」——

「叮叮」脆响中，暗器全被震飛。

「鏘」地一聲巨震，孟三娘手中的編刀被震飛十丈之外。

最後是一串凄厲慘叫，孟三娘的身子已穿在「一劍擎天」的寶劍上。

李十全甩脫孟三娘的屍體，徐徐地納劍入鞘。

那支「不夠看」怪劍上，居然沒有沾上一絲絲的血漬。

水蜜桃向他雙翹拇指，沒說話。

李十全笑問：「這第二關也算闖過了，吧？」

「當然！」

「方才，妳為甚麼要以傳音功夫，向老子示警？」

「你兩次不殺我，這也算是『投桃報李』呀！」

「很好，想不到妳這位超級殺手，居然也有人情味。」

水蜜桃媚笑道：「噫……殺手也是人，謝！」

李十全道：「有道理，老子補說一聲謝！」

「不謝！走吧！打道奈何橋！」

「闖過奈何橋，就可以見到那位漂渺山虛無洞的洞主了。」

水蜜桃悠悠地道：「大概是吧！」

李十全訝問道：「怎麼，連妳都不能肯定？」

水蜜桃苦笑道：「我又不是洞主，怎能肯定。」

李十全聳肩一笑：「好，老子看妳能玩些甚麼花槍。」

水蜜桃神秘地一笑，道：「你等着瞧吧……」

兩岸峭壁千仞，中間一線相連——相連的是一條獨木橋。

兩岸相距百丈，遠遠看去，粗可合抱的獨木橋也就變成「一線」了。

橋上雲霧翻騰，奔濤澎湃令人驚心動魄。

橋上沒有扶手，而且由于年深日久，有些地方已呈腐朽斷裂跡象。

「這就是奈何橋？」李十全一面端詳，一面向水蜜桃笑問。

水蜜桃含笑點首：「不錯。」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看法，不見得比前兩關更凶險嘛！」

「你是一個非常人，當然有這種看法了。」

「妳很會奉承人。」

「也許吧。」水蜜桃笑道：「我敢跟你賭一兩銀子，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在對岸放一萬兩的銀票，只要他走過橋去，萬兩銀子就是他的，我敢說，他絕對不敢過去。」

李十全却悠悠地說道：「那可不一定哩……」

水蜜桃忽然發出一聲驚「喂」。

水蜜桃之所以驚「喂」出聲，是她看到對岸有人由獨木橋上走了過來。

李十全當然也看到了。

此時，天色已黎明。

雖然有薄薄的晨霧，但大致還是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位紅衣老人。

紅衣老人走在危如壘卵的獨木橋上，却是步履從容，就像是走在陽關大道上一般。

李十全十分詫異的問道：「有甚麼不對？」

水蜜桃反問道：「他手中有一面紅旗，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看到。」

「那是迎賓旗。」

「迎賓旗？」

「是迎接豪客的迎賓旗。」

李十全笑道：「老子是惡客，可不是豪客。」

紅衣老人拈鬚笑道：「李公子真是福將，一入谷內，就帶來了難得一見的陽光。」

「老子的運氣，一向都是很不錯的。」

李十全含笑問道：「這谷地的範圍，大概不會小于五里吧？」

「差不多……」紅衣老人漫應道：「洞主已經來了。」

箭遠外的花徑上，一位青衣婦人緩步走了過來。

李十全訝問道：「洞主是女的？」

青衣婦人看似緩步走來，但實際上卻是快速已極，才一句話的工夫，已到遠文遠之外。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同時施禮，道：「參見洞主。」

李十全目光炯炯地向對方注視着。

由外表估計，青衣婦人約莫四旬上下年紀，很美，卻具有一股無形的威嚴。

青衣婦人向李十全嫣然一笑，道：「你認為，女人不能當洞主？」

「不是這個意思，」李十全含笑答道：「老子不過是覺得奇怪而已。」

「這兒奇怪的事情還多着哩！」青衣婦人向紅衣老人和水蜜桃揮揮手，道：「你們兩個先退下。」

「是。」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二人行禮之後，匆匆離去。

青衣婦人道：「我姓水，名長東。」

李十全道：「人生長恨水長東，洞主

公子爲何亮劍？」

「藉劍壯膽呀！」李十全含笑接道：「

走在最前頭的紅衣老人訝問道：「李

十全全殿後，各距一丈，向對岸走去。

水蜜桃說道：「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

「那是甚麼人？」

「不知道。」

紅衣老人已經走了過來，一展手中紅旗，說道：「奉洞主之命，恭迎李公子俠

馬。」

紅衣老人年約五旬上下，聲如洪鐘，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炯炯有神，顯然是

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他的話雖然說得很客氣，但神態之間，卻沒有一點「恭迎」的味道。

李十全笑笑道：「這是說，老子不用闖關了？」

紅衣老人皮笑肉不笑地，說道：「當

然。」

李十全道：「好，請帶路。」

「老夫有禮。」紅衣老人回身步上獨

木橋，道：「胡姑娘走在老夫後面，李公

子走在最後，以免遭人暗算。」

水蜜桃訝問：「我也要過去？」

紅衣老人頭也不回地道：「妳當然也

要過去。」

水蜜桃苦笑道：「好吧！」

於是，紅衣老人在前，水蜜桃居中，

李十全殿後，各距一丈，向對岸走去。

李十全一反常態，主動地拔出了寶劍

來。

走在最前頭的紅衣老人訝問道：「李

十全全殿後，各距一丈，向對岸走去。

李十全一反常態，主動地拔出了寶劍

來。

走在最前頭的紅衣老人訝問道：「李

十全全殿後，各距一丈，向對岸走去。

李十全一反常態，主動地拔出了寶劍

來。

「這獨木橋真教老子心頭怕怕。」

紅衣老人道：「不用怕，老夫保證絕

對不會有人暗算你。」

「但願如此……」

其實，李十全心中想的可不是「如此

」，而是另有打算。

而這，才是他主動亮劍的主因。

不過，李十全心中的另有打算，是他

個人的秘密，暫時不宜公開。

三個人都平安到達對岸。

李十全也重行納劍入鞘。

天已大亮，但見不到陽光，他們正走

在濃得化不開的濃霧中。

紅衣老人扭頭一笑，道：「現在，已

經進入漂渺山山境。」

李十全道：「山在虛無漂渺中，倒是

很名實相符啊。」

紅衣老人道：「是的，漂渺山終年雲

封霧鎖，很難得見到陽光。」

李十全道：「那麼，顧名思義，虛無

洞也並不是真有甚麼洞府？」

紅衣老人道：「那也不見得，有洞無

洞，要視當事人臨場的感覺而定。」

李十全道：「閣下好像說得很玄。」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玄的地方。」

「是嗎？」

「這裏沒有嚴寒，也沒有酷暑，四季

如春。」

「這麼說來，這裏是世外桃源？」

紅衣老人說道：「是的，這裏是世

桃源，但是對某些人來說，也算是人間地

了。」

「你是一個非常人，當然有這種看法

了。」

「妳很會奉承人。」

「也許吧。」水蜜桃笑道：「我敢

跟你賭一兩銀子，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在

對岸放一萬兩的銀票，只要他走過橋去，

萬兩銀子就是他的，我敢說，他絕對不

敢過去。」

李十全却悠悠地說道：「那可不一定

哩……」

水蜜桃忽然發出一聲驚「喂」。

水蜜桃之所以驚「喂」出聲，是她看

到對岸有人由獨木橋上走了過來。

李十全當然也看到了。

此時，天色已黎明。

雖然有薄薄的晨霧，但大致還是看得

很清楚。

那是一位紅衣老人。

紅衣老人走在危如壘卵的獨木橋上，

却是步履從容，就像是走在陽關大道上

一般。

李十全十分詫異的問道：「有甚麼不

對？」

水蜜桃反問道：「他手中有一面紅旗，

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看到。」

「那是迎賓旗。」

「迎賓旗？」

「是迎接豪客的迎賓旗。」

李十全笑道：「老子是惡客，可不是

豪客。」

紅衣老人拈鬚笑道：「李公子真是

福將，一入谷內，就帶來了難得一見的陽

光。」

「老子的運氣，一向都是很不錯的。」

李十全含笑問道：「這谷地的範圍，大

概不會小于五里吧？」

「差不多……」紅衣老人漫應道：「

洞主已經來了。」

箭遠外的花徑上，一位青衣婦人緩步

走了過來。

李十全訝問道：「洞主是女的？」

青衣婦人看似緩步走來，但實際上卻

是快速已極，才一句話的工夫，已到遠

文遠之外。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同時施禮，道：「

參見洞主。」

李十全目光炯炯地向對方注視着。

由外表估計，青衣婦人約莫四旬上下

年紀，很美，卻具有一股無形的威嚴。

青衣婦人向李十全嫣然一笑，道：「

你認為，女人不能當洞主？」

「不是這個意思，」李十全含笑答道

：「老子不過是覺得奇怪而已。」

「這兒奇怪的事情還多着哩！」青衣

婦人向紅衣老人和水蜜桃揮揮手，道：「

你們兩個先退下。」

「是。」

紅衣老人和水蜜桃二人行禮之後，匆

匆離去。

青衣婦人道：「我姓水，名長東。」

李十全道：「人生長恨水長東，洞主

莫非有甚麼傷心往事？」

水長東臉色一沉，道：「不談這些，我先告訴你一個最新消息。」

「老子在聽。」

「聽說，你在你老子和師傅跟前，也是自稱『老子』？」

「不錯。」

「淨樣，我可以原諒你……」

「就算你不原諒，老子還是要自稱老子的。」

水長東苦笑了一下，說道：「隨便你吧！」

李十全道：「老子正等着聽你的最新消息哩！」

水長東道：「告訴你，你的同伴小辣椒已經飛渡奈何橋，可能馬上就趕到這兒了。」

「飛渡？」

「小妮子很聰明，她是以御劍術飛渡百丈絕頂的。」

「哦……」

「年紀輕輕，能有這種成就，實在難能可貴。」

「多謝誇獎！」

「你的成就當然更高，所以，方才在奈何橋上，你主動亮劍，就是擔心萬一有甚意外時，可以御劍飛渡，是不是？」

李十全道：「閣下的消息好靈通。」

水長東說道：「很可惜，昨宵飛虎莊發生的事故經過，不久之前才獲得消息，如果早到一兩個時辰，我就不致損失兩員

大將。」

「老子很抱歉。」

「你也毋須抱歉，各人有各人的立場，是不是？」

「看來，妳好像肯講理。」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講理的人。」

「很好。」李十全神色一正，道：「那麼，有關昨宵發生在飛虎莊的事，老子必須向妳討回公道。」

水長東也正容說道：「我會還你公道的，小辣椒趕來了。」

小辣椒匆匆趕了來，老遠就揚聲問道：「李大哥，你沒吃甚麼虧吧？」

李十全呵呵大笑道：「小辣椒，妳又不是不知道，老子甚麼都吃，就是從來不肯吃虧。」

水長東目注小辣椒，嘆了一口氣，道：「我見猶憐，果然見面更勝聞名。」

小辣椒也注目問道：「這位……大爺是——」

李十全搶先笑道：「她就是這兒的主人，漂渺山虛無洞洞主水長東。」

小辣椒嫣然一笑，道：「幸會。」

「彼此。」水長東笑道：「現在，我還二位一個公道，請跟我來……」

也不等對方有甚麼表示，說完轉身就走，李十全小辣椒相視一笑，也亦步亦趨跟了上去。

一棟小木屋——最原始的小木屋。

包括屋頂、牆壁和家具，都是原木做

添的那一段？」

「都記下了。」

「很好。」水長東接問：「有沒有興趣在這裏盤桓一兩天？」

李十全道：「興趣是有，但目前好像不應該浪費時間。」

「說的也是。」水長東道：「現在，我親自送二位出谷。」

「多謝洞主！」

「不謝，對了，回去後，你準備如何說法？」

「這個……我想……最好是說水蜜桃滑溜得很，半途溜掉了。」

「可以，今後，你必須要隨時隨地提高警覺，並保持原有的態度，以免引人生疑。」

「我知道。」

李十全訝問：「是哪一點不對？」

水長東道：「你忘了，你一向是自稱老子的？」

李十全啞然失笑：「老子好像經不起甚麼刺激，太差勁了。」

水長東道：「這也難怪，任何人站在你目前的立場，都難免會失常的，以多多加注意就是……」

青山依舊。

小徑依舊。

人兒也依舊。

只是時間由夜晚換成白天，人兒由一

的。

其實，這小木屋的範圍並不算太小，屋外有小橋流水，迴廊曲檻，屋內有二明二暗四個房間，還有一間頗為雅緻的小客廳。

現在，李十全、小辣椒二人就坐在小客廳中的原木椅子上。

茶几上有精緻又豐盛的早點，並還擺著一本封面已經發黃的絹質小冊子。

水長東沒就座，只是俏立一旁，淡淡一笑道：「我知道二位昨天都沒用晚餐，又折騰了一夜，一定很餓了，現在，先用點心，保證沒毒。」

小辣椒搶先接口，道：「我相信。」

李十全笑道：「即使有毒，老子也不怕。」

說完，抓起一片綠豆糕送入口中，含糊地道：「唔……味道不錯。」

李十全、小辣椒二人的確是餓了，一陣子狼吞虎嚥，把茶几上的點心都一掃而光。

小辣椒掩口偷笑：「大概是所謂『吃人的嘴軟』吧！」

水長東正容道：「李十全，你忘了此行的目的？」

李十全也正容說道：「沒有。」

「我說過，我要送你一個公道。」

「老子正等着。」說完，霍地站了起來。

水長東擺手制止，道：「坐下，我說要還你公道，並不是要廝殺。」

「哦……」李十全一臉的詫訝，又坐了下來。

水長東道：「這本絹質小冊子，你已經看到了？」

「看到了。」

「這就是我送給你的公道。」

「你要把它送給老子？」

「不是要送給你，只讓你在這兒瞧瞧。」

「是武功秘笈？」

「不是，以你目前的成就，一般武功秘笈，對你沒甚麼助益。」

李十全蹙眉道：「那到底是甚麼？爲甚麼要老子瞧瞧？」

水長東道：「瞧瞧就知道了，現在不瞧，你一定會後悔。」

「好，瞧瞧瞧瞧吧！」李十全抓起那小冊子。

水長東道：「只許你一個人瞧，不許發問，也不許告訴任何第三者。」

李十全道：「連我們四騎士中的另外

個換成兩個。

李十全、小辣椒二人默默地埋首疾行，誰也沒開口說過一句話。

一直到快要走出山區時，小辣椒才忍不住笑問道：「你也不問問我，在那半個時辰中，我看到些甚麼，做過些甚麼？」

李十全道：「如果老子問妳，妳會說嗎？」

「當然！」

「那就自動說出來吧！」

「也好。」小辣椒笑道：「你說，水蜜桃這個人怎麼樣？」

李十全道：「各方面都很不錯，只可惜『腳本住人』，卻『淪爲殺手』。」

「殺手是客串的，其實，她是洞主手下的大將之一。」

「哦……」

「洞主還說，如果你早一天回飛虎莊，就不致於發生昨晚自相殘殺的事故，她也不致損失那麼多的得力助手。」

「被殺的，都是一些黑道巨擘，死不足惜。」

小辣椒道：「但洞主說得好，那些人還有利用價值，驅虎吞狼，以毒攻毒，又何樂而不爲？」

李十全道：「有道理，看情形，洞主手下的黑道巨擘，一定還很多？」

「也不算太多，大概十個以上。」

「還有嗎？」

「還有，白道上的武林大豪也有不少，不過，我只看到白道上的三位頂尖兒高

人的嘴軟吧！」

水長東正容道：「李十全，你忘了此行的目的？」

李十全也正容說道：「沒有。」

「我說過，我要送你一個公道。」

「老子正等着。」說完，霍地站了起來。

水長東擺手制止，道：「坐下，我說要還你公道，並不是要廝殺。」

「哦……」李十全一臉的詫訝，又坐了下來。

水長東道：「這本絹質小冊子，你已經看到了？」

「看到了。」

「這就是我送給你的公道。」

望着藍天白雲，悠然神往。

水長東笑問：「都看完了？」

李十全點點頭，道：「都看完了。」

「也都記下了，尤其是底頁上特別增

「那是哪三位？」

「水蜜桃曾經跟你說過的。」

「哦……你是說少林寺的羅漢堂主持明心大師，武當長老一葉真人和一位不明來歷的黃衫老者？」

小辣椒嬌笑道：「其實，黃衫老者不是來歷不明，是水蜜桃耍了你一招。」

李十全道：「那到底是誰？」

小辣椒道：「是我師公丁二先生。」

李十全道：「了不起，連妳師公都被網羅了，這位水洞主可真是神通廣大。」

小辣椒得意地笑道：「從今之後，你不能再有用有色眼光去看女人了。」

李十全道：「可惜妳小辣椒還沒混出甚麼名堂來。」

小辣椒道：「小辣椒是四騎士中的龍尾，也不賴呀！」

小徑旁的密林中傳出一串陰笑，道：「小辣椒炒龍尾，味道一定不錯。」

「喂喂」連啊，小徑前十丈處，出現四個着玄色勁裝，手持長劍的年輕人。

四個年輕人的後面，是兩個衣分黑白，做「無常鬼」裝束的中年漢子。

年輕人臉色蒼白，目光呆滯，煞像四具殭屍。

做「黑白無常」裝束的中年人一身藤衣，手持哭喪棒，肩插招魂幡，裝扮得很

地。

如果是夜晚，一般人看到這樣的場面，不嚇得暈倒才怪。

但現在是大白天，李十全、小辣椒也不是平常人，雖然感到意外，卻也不過是一楞之下，立即雙雙冷呼出聲，緊接着，李十全並笑問道：「要買路錢？」

黑無常陰笑一聲道：「不要錢，只要命。」

李十全道：「小辣椒，我們好像真的碰上鬼了。」

黑無常道：「你們不但真的碰上鬼，而且也馬上就要變成鬼了。」

白無常道：「知不知道咱們兄弟的來歷？」

李十全道：「知道，你們是『黑白無常』，很有點名氣。」

白無常道：「知道就好。」

李十全道：「老子膽敢斷定，你們的名氣，絕對比不上『笑面人屠』屠萬夫，和『百毒鬼母』孟三娘。」

白無常道：「放屁！不論名氣、武功，咱們『黑白無常』都比你所說的那兩個只強不差。」

黑無常道：「你見過那兩個？」

李十全悠悠地道：「那兩個正在黃泉路上等着你們哩！」

「是誰殺的？」

「當然是老子殺的。」

黑白無常臉色同時一變，白無常並接問道：「那兩個是替誰致命？」

李十全一向玩世不恭，不太肯花腦筋去用心機，如果是在今晨以前，他一定是據實回答。

但經過今晨水長東那一本小冊子的「薰陶」之後，他成熟了，也世故得多了。

只見他精目一轉，悠悠地道：「誰有工夫去過問這些。」

「你跟那兩個有仇？」

「老子跟他們沒有仇，也沒有恨。」

「那麼，你爲甚麼要殺他們？」

李十全笑道：「老子不殺他們，他們會殺老子呀！就像現在一樣，如果老子不殺你們，你們不能放老子一馬？」

白無常道：「不可能。」

李十全道：「老子也知道不可能，但現在，老子有工夫問問你們，你們兩個是替誰賣命？」

白無常道：「去問閻王爺吧！」

黑無常只舉手一揮，沉悶一聲道：「殺！」

如响斯應，四個勁裝劍手一齊揮劍撲向李十全和小辣椒二人。

在選擇地段方面，黑白無常顯然事先下過一番工夫。

目前這地段，是這條羊腸小徑中路邊有斜坡的四個地段中，斜坡僅次于孟婆亭的地段，足夠十來個人同時鬥的場地。

四個勁裝劍手雖然年紀很輕，又目光呆滯有如殭屍，但身法的靈活，劍招的奇詭，勁力的雄渾……各方面都不遜于一般的一流高手。

但很可惜，他們的對手是四騎士中人，兩個照面之下，李十全首開紀錄，一劍刺中其中一個的左胸。

緊接着，辣手辣腳的小辣椒更是一劍砍下其中一個的腦袋。

雖然雙雙姿捷，但那門事也隨之應生——被刺中左胸和砍掉腦袋的那兩個，竟然沒流出一滴鮮血，而且還能繼續揮劍搶攻！

一個沒有腦袋的「人」繼續向你飛撲，試想，那是多麼恐怖的事。

此情此景，饒是李十全平常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由爲之頭皮發炸。

小辣椒更是驚呼出聲，而幾乎挨了一劍。

李十全沉喝一聲：「別怕，這不過是受藥物控制的半死人……」

兩句話的工夫，李十全大驚神威，雙足連環踢出，「叭叭」連响中，不論是完整的或無頭的，全部被他踢飛十多丈外的絕洞中。

李十全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四個「半死人」之後，身形如天馬行空，撲向黑白無常。

而且，朝着凌空之勢，雙足分踢。黑白無常很識貨，不敢輕視銳鋒，雙雙分別橫挪三丈。

李十全停下來，啞然失笑道：「老子忘了，你們兩個不是半死人。」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聽着，爽快的告訴我，你們兩個是替誰賣命？」

白無常冷笑道：「老夫再說一遍，去問閻王爺。」

李十全道：「不說也沒關係，老子此要告辭了……」

李十全截口訝問：「你不跟我們一道走？」

「跟你們一道走？」水蜜桃斜睨着小辣椒，擠擠眼睛，說道：「大妹子，方便嗎？」

小辣椒頓足嬌嗔：「這有甚麼不方便的！」

水蜜桃道：「就算你不計較我在一旁碍手碍腳，我這做老姊的可不能自動識相一點呀！」

「老姊？妳今年幾歲？」

「二十四。」

「我不信。」

行，知道的人不多，你們的幕後老闆是誰，猜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

白無常又冷笑一聲：「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李十全道：「老子之所以多此一問，出發點是爲你們好。」

「爲我們好？」

「是哦！你們能痛痛快快說出來，老子也讓你們死得舒服一點……」

黑無常截口怒叱道：「小狗找死……放！」

「放你娘的臭狗屁！」

接口的另一個人，嗓音怪異，分辨不出是男人還是女人。

緊接着密林中傳出一串慘嗚，四段黑黝黝的東西分別投向黑白無常。

那位暗中相助的高人好像處事很公平，手法也很怪異。

那黑黝黝的東西，黑白無常每人分配到兩支。

就像扔出四段木柴一樣，速度很普通——不快也不慢。

感黑白無常的身份，自不甘示弱。冷笑一聲，雙雙伸手硬接。

接是接住了，卻是如負千鈞重擔，雙足下陷尺許，還是禁不住仰身栽倒。

這一仰身栽倒，可再也起不來了——緊跟而來的第二支黑黝黝的東西，結結實實的砸在他們的胸脯上，砸得一塌糊塗，慘不忍觀。

密林中又傳出那怪異的話聲：「年輕

「信不信由妳。」水蜜桃情笑如花：「論本事，我跟你們差得太遠，但論年紀，你們四騎士，可都是我的小弟小姪。」

李十全含笑插口：「現在說正經的，妳真不願意跟我們一道走？」

「不是不願意，是事實上不可能。」

「爲甚麼？」

「因我現在還是職業殺手的身份。」

「哦……」

「今後，也許我們還有狹路相逢，互相廝殺的場面，現在，趁這機會鄭重拜託一番，到時候，希望能對我這位老姊手下留情。」

「……」李十全苦笑。

「現在，我先走了，替你們小兩口清道……」

「我先謝了！」

「不謝，如果我這面清道夫力有未逮，還有漏網之魚。二位可必須除惡務盡，免遺後患。」

「我懂。」

「告辭。」

水蜜桃飛身掠入密林中，並傳來一串脆若銀鈴的嬌笑道：「祝你們小兩口旅途愉快！」

小辣椒苦笑說道：「李大哥，你這一趟『衣錦回鄉』，好像掉進了一個是非窩了。」

李十全嘆了一口氣：「江湖本來就是一個是非窩。」

小辣椒欲言又止。



李十全和小辣椒被黑白無常等人阻住去路。

人聽着，那是來自羅利國內火器，歹毒又霸道。一如你們的敵人。今後，千萬不可輕信敵人，並隨時隨地提防敵人在你們身邊。」

李十全很難得地正經八百的說：「是！敬請前輩現身一見。」

那怪異語聲沒有回答。

李十全又道：「如果前輩不願現身，也請隱示尊姓大名。」

還是沒有回音。

李十全向小辣椒苦笑：「唉……奇怪……」

密林中傳出一串嬌笑道：「有甚麼奇怪的，那位前輩已在十里之外了。」

話落人現，是水蜜桃。

李十全一楞之下，苦笑：「是你來

搞鬼？」

水蜜桃道：「我？我就再回壁半甲子，也不可能再游樣的本事。」

小辣椒接問：「妳當然認識他？」

水蜜桃連連搖頭：「不認識。」

「真的？」

「妳就是不肯告訴我們？」

「我要是可以告訴你們，你們口中的「他」也就用不着藏頭露尾了。」

小辣椒嫣然一笑，道：「好，我原諒妳。」

水蜜桃嬌笑道：「多謝妳的大量包涵，其實，二位也不用急在一時，序幕既已慢慢揭開了，真相大白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

李十全苦笑：「別想問甚麼，我也還有不甚了解的地方。」

「即使已經了解的，也不便透露？」
「不錯。」
「好，我不問就是。」
「但妳必須記住水洞主和方才那位隱身前輩所交代的每一句話。」
「我都記下了。」
「那就好。走吧！」

飛虎莊中設陷阱

飛虎莊還是一樣的靜謐、安詳。
只是，當李十全、小辣椒二人回莊之後，即始有了變化。
那是一片歡迎熱潮。
像過年，也像在做喜事，由黃昏到深夜，這股熱潮才算是由絢爛趨于平淡。

夜宴結束後，飛虎莊的首腦人物都醉了，連一向以海量著稱，千杯不醉的小酒鬼也醉得東西歪，一場糊塗。
唯一還清醒的是趙大小姐趙丹鳳。
此情此景下，趙丹鳳不得不代乃父發號施令，吩咐輪值護院武師格外加強戒備，以防不測。

李十全也住在賓館中，跟小酒鬼、假和尚、小辣椒各佔一間豪華上房。
李十全是真的醉了。
當他東西歪地走進房間時，連房門都只是隨手虛掩，就和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我保證，黎明之前，不會有任何危險。」
李十全道：「此情此景，是不是『黃連樹下彈琴』？」
「差不多，」莊小紅幽幽地道：「你我過的都是刀頭舔血，劍底驚魂的生活，誰也不敢保證明天是否還活着，所以，有機會享樂，就該好好把握，明朝生死毋須問，君須借取眼前人……」

她口中沒閒，一雙手更是忙得一塌糊塗。
話沒說完，人已成了一絲不掛。
莊小紅不愧是天生尤物。
她的面孔固然是美而媚，那美妙的胴體更是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襯托上那白嫩的膚色，令人目眩神迷。
李十全投降了。
此情此景下，不投降的男人一定是太監。

李十全不但不太監，而且還是男人中的男人，浪子中的浪子。
莊小紅是女人中的女人，遇上李十全這男人中的男人，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抵死纏綿，沒完沒了。
李十全有用不完的精力，將對方一次又一次地送上高潮。
莊小紅有使不盡的花招，讓李十全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
如非是四更二點的更鼓聲推醒他們，黎明已經不遠，不得不「鳴金收兵」，真不知他們還要纏綿到甚麼時候呢？
雙雙穿回衣衫，莊小紅又擁住他親了

大睡了。
一道纖巧人影悄然跟入，並輕輕地將房門上了門。
是趙丹鳳。
趙丹鳳毫不遲疑地直趨床前，俯身貼着李十全的耳朵悄聲道：「小虎哥醒醒，小虎哥醒醒……」
李十全隨手托起她的下顎，道：「我醉欲眠卿且去。」
趙丹鳳苦笑：「你真的醉了？」
李十全道：「誰說的，再喝五斤，老子也不在乎。」
「沒有哪一個醉鬼會承認自己是喝醉了的。」
「老子也不例外。」
「我不管你是真醉還是假醉，聽着，我有非常重要的話要說。」
「老子正在聽。」
「馬上把你的三個同伴叫起來，立即離去，越快越好。」
「爲甚麼？」
「爲了你們的老命，我不能多說，也不能耽擱太久，我走了。」
這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李十全好像是真的清醒了。
目送悄然離去的趙丹鳳的背影消失于門外之後，他挺身而起，門上房門，拍拍床沿，悄聲道：「下面的朋友可以現現寶相金身了。」
一聲輕笑，床底下滾出一位碧色勁裝

一下，說道：「記住我的話，要小心，沉着……」
李十全截口道：「我知道，妳也要小心……」
莊小紅匆匆離去後，李十全立即分別去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的房間中轉了一轉，每一個房間耽擱的時間都不可能超過二十句話的工夫。
也不知是李十全有意的安排，還是別有緣因？已經獲得警告的小辣椒等三人中，竟然只有假和尚一個人悄然溜了出去——溜向茅廁。
李十全重回房間，由床底下取出莊小紅所留下的包袱。
包袱很小，裏面只有一把短劍，一隻不大不小的革囊。
革囊之中是一些比鴉卵略大的黑色藥丸。
短劍更是黃金吞口，飾以明珠，劍葉如一泓秋水。
方才，莊小紅曾向他悄聲說過，劍名靈龍七，藥丸爲煙幕彈，都是洞主所贈，萬一遇險時，賴以脫身的「法寶」。
現在，莊小紅將這些轉送給他，也等於是將自己的生命都交給他了。
最難消受美人恩。
身爲當事人的李十全，有何感觸呢？
此時此地，李十全已沒有多餘的工夫去爲兒女私情感觸，他匆匆地將靈龍七和革囊揣入懷中，一面「喃喃」低語道：「紅姊，有生之年，我會永遠永遠記住這份

美艷少婦，向着他媚笑道：「高明。」
李十全一怔，道：「妳是——」
美艷少婦掩口媚笑：「方才，慶功宴上，我還敬過你的酒……」
李十全截口道：「哦」，道：「是九夫人，我真的喝醉了。」
九夫人當然是趙得柱的九姨太莊小紅了。
莊小紅伸手一掠鬢際青絲，似笑非笑地道：「是嗎？」
「信不信由妳。」李十全含笑接問：「九夫人有何見教？」
莊小紅神色一正，道：「你身上有沒有帶着制錢，二十文一枚的？」
李十全微微一震，道：「沒有，我只帶有十文一枚的。」
「一共有幾枚？」
「四枚。」
「也好。」
「請指教。」
這就是水長東特別交代，要李十全熟記，跟自己的聯絡暗語，也可能是李十全所看過的小冊子上最末一段記載。
莊小紅道：「方才小鳳的話是真的，不過她知道的內情不多。」
李十全道：「妳完全知道。」
「我也不是完全知道，但比小鳳多知道一些而已。」
「哦？」
「現在，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要不要馬上離去，由你自己決定。」

自語方罷，一陣「軋軋」機關開動聲過處，賓館已變成鐵牢。
也不是整個賓館都變成鐵牢，變成鐵牢的只不過是四騎士所住的四個房間。
本來是一排四間豪華上房，現在變成了四個鐵籠子。
四個鐵籠子都是兒臂粗的鐵條構成，間隔不過五寸，再好的縮骨神功也休想能脫困。
不過，四個鐵籠子中，卻只有三個人——少了一個假和尚。
李十全才向小辣椒和小酒鬼投過會心的笑，鐵牢外已傳來趙得柱的哭聲，道：「哈哈……一網打盡……」
不久，又聽到李哲的語聲道：「噢！少了一個……」
趙李二人已出現鐵牢前，趙得柱並笑問道：「小子，想不到吧？」
李十全似笑非笑地道：「老子要是想得到，又怎會陷入鐵籠中？」
李哲接問道：「小子，假和尚呢？」
李十全回答道：「假和尚可能是剛好內急了，出去方便，姑且算是『借尿遁』好了……」
「不對，你們怎麼會全部衣冠楚楚的呢？」
「身處龍潭虎穴之中，怎能不提高警惕。」
「不是有內奸向你洩了密？」
「很可能啊！」

「妳跟小鳳先後到這兒來，會不會被人察覺？」
「不會，他們正在地下室中開緊急會議。」
她的語聲越來越低，嬌軀也由逐漸接近而緊貼，而越貼越緊。
當她貼着他的耳邊「囁咕」了好一陣子之後，才又接問道：「都聽清楚了？」
李十全點頭道：「聽清楚了。」
莊小紅道：「床底下我留下一個小包袱，必要時大有用處。」
「多謝！」
「我冒着生命危險，提供你生死攸關的消息，你一聲『多謝』就夠了？」
李十全苦笑：「那要怎樣才夠？」
莊小紅像扭股糖一樣的扭住他，道：「你說呢？」
「九夫人……」
「不！叫我小紅，叫紅姊姊更好。」
「小紅，妳知道我是浪子……」
「我須要的是名副其實的浪子……」
「我……我早已忍耐不住……」
「好哦！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莊小紅已使出渾身解數，但李十全還是沒有任何主動的動作。
這真是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
莊小紅不由幽幽地道：「你……你是嫌我太醜？」
「不是，」李十全苦笑：「我總覺得，此時此地，不太合適……」
莊小紅道：「你可以放一千萬個心，

「是很可能，」趙得柱怒聲接道：「一定是小鳳那死丫頭。」
李哲道：「莊主請冷靜一點，小鳳是有可能走漏消息，但我膽敢斷定，小鳳並未洩密，咱們這兒也不可能內奸……」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如果真有內奸洩密，不可能只走脫一個假和尚。」
趙得柱默然點頭。
李十全也點頭道：「好像說得有條有理，你老小子這神機秀士，果然不是蓋的。」
李哲陰陰地一笑，道：「哼！還用你說……」
趙得柱道：「你們爺兒倆好好談談，我去搜查假和尚……」
李十全截口笑道：「假和尚伴逃一劫，他還會等着你去搜查，退一步說，即使搜查到了，你老小子還不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了。」
李哲道：「莊主別聽他胡說八道，還是去搜假和尚吧！」
「好的……」
趙得柱悻悻離去之後，李哲才向李十全笑道：「很遺憾，咱們父子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閒話家常。」
李十全道：「沒關係，你老小子要是覺得過意不去，而將老子放出來，老子也不反對。」
李哲道：「可以的，但你必須先說老實話……」
李十全道：「老子一向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可不知甚麼叫老實話。

「隨便你怎麼說吧，我首先提醒你。」

李哲含笑說道：「昨宵，你回來之後所說的那些，都是鬼話。」

「那本來就是鬼話。」

「你想不到吧？你殺光了我所派出的人，我還能知道一切。」

「那倒不必，現在，我希望你說老實話……」

李十全開口笑問：「老子說老實話有甚麼好處？」

李哲道：「說老實話，你們三個都可以不死，不管是真的假的，畢竟我們曾經父子一場，是不是？」

「看來，你這個人倒是還有一點人情味。」

「別廢話，我問你，你已經見過你母親？」

「沒見到。」

「那位甚麼虛無洞的洞主，難道不是你娘？」

「唔——」

「那位洞主是女的？」

「唔……」

「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水長東。」

「水長東？」李哲蹙眉道：「怎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李十全掏出一支狗尾草塞在口中，索性雙手抱胸，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李哲注目問：「你說的是不是老實話？」

李十全悠悠地道：「到目前為止，老子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老實話。」

李哲又道：「水長東跟你說過一些甚麼？」

「這個，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沒關係，話長可以慢慢說。」

「其實，水洞主跟老子說的話並不多，倒是她給老子看過的一本小冊子上，記載着一個足以令天人共憤的故事。」

「哦……」

「那小冊子上說，二十年前，開府南昌的寧王朱宸濠網羅了五位武林人物，稱之為五虎將。」

「五虎將中有老夫我和趙莊主。」

「不錯另外三位是朱標、古劍、和李天佑。」

「好，說下去。」

「李天佑是你老老子的堂弟。」

「唔……」

「寧王造反事敗之前，五虎將眼看情況不對，囊括了寧王宮中的金銀珠寶，逃之夭夭。」

「以後呢？」

李十全一挫鋼牙，說道：「以後，朱標、古劍、李天佑三位先後被你跟趙得柱二人所暗殺，可恨你事後還偽裝好人，討好你的堂弟妹白冰玉，並進而加以玷污，佔有。」

一頓話鋒，又道：「你佔有白冰玉三

年之後，在一次醉後的囈語中洩了三年以

前的秘密，當時，白冰玉痛不欲生，想刺

殺你為夫報仇，又自付不是你的敵手，乃

含恨出走，亡命天涯。」

李哲漠然地道：「現在，你已經知道，白冰玉是你的母親？」

「不錯。」

「當年，白冰玉含恨出走時，你才三歲。」

「所以，我對我娘連一點兒印象都沒有。」

「那麼，那位水長東，很可能就是你娘。」

李十全肯定地道：「不是。」

李哲道：「不是就不是吧！咱們談點別的……」

一頓話鋒，又道：「當年你娘含恨出走時，為甚麼不將你帶走？」

李十全道：「據那小冊子上說，當時，她老人家還不能肯定我是先父的骨肉，因為，我是你佔有她老人家之後十個月之內出生的。」

「現在又怎會肯定起來？」

「這一點，那小冊子上沒有說明，老子正好由你口中求個答案，為甚麼你不在老子十三歲以前殺了老子，卻在七年之後，老子回來時才設下這個陷阱？」

「問得好。」李哲居然苦笑道：「我也跟你娘一樣，雖然心有所疑，卻拿不准你究竟是誰的骨肉。」

「哦……」

李哲也冷笑道：「老子的玩藝還多着哩……」

口中沒閑，手上更是長劍翻飛，絕招連展，同時，左手揚指凌空連點。

李十全左手長劍從容揮酒，右手以攻還攻，「波，波！」連响中，並冷笑道：「不過如此……」

李十全口中說得輕鬆，他心中可不由不越鬥越心驚。

因為，不論身法、劍招、指力，李哲都夠得上稱爲一流中的一流，高手中的高手，同時也是李十全自出道以來所碰上的最强的對手。

李哲如此，趙得柱又如何呢？

趙得柱跟假和尚的惡鬥，正殺得如火如茶。

趙得柱使的是一把雁翎刀，假和尚使的是長劍。

刀光似雪，劍氣如虹，只見一片刀光劍影，分不出人影。

當然也沒法瞧出是誰佔了優勢。

四騎士到目前爲止，還不曾有過聯手對敵的紀錄。

李十全、假和尚，分別敵住兩個罪魁禍首，小辣椒、小酒鬼二人只好找次要的角色出手。

慘呼連連中，死傷在小酒鬼、小辣椒手中的高手，已在二十個以上。

「當你十三歲以前，你的面貌不像我，不像李天佑也不像你娘。」

「有這種事？」

「說來，這好像是老天爺有意保護你，否則，你絕不可能活到十三歲以後。」

李十全冷笑道：「這，大概就是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

李哲笑道：「不對，要不然，今天你又怎會落在老子我手中？」

「這些，暫時不談。」李十全注目接道：「七年以前，連我娘都不能肯定我是誰的骨肉，為甚麼七年之後的現在，你們卻都能肯定我是李天佑的兒子？」

李哲笑道：「是的，昨天，不，現在說來是前天傍晚，前天傍晚老子一見到你，就肯定你是李天佑的兒子。」

李十全若有所悟地，道：「是老子的面貌變化太多？」

李哲道：「你面部的變化倒並不算多，變得最厲害的是眼神和眉宇之間的那股英氣，跟李天佑完全一模一樣。」

李十全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謝謝，現在，老子心中的疑團完全消失了。」

李哲笑道：「這是說，你自己也完全肯定不是老子的兒子了？」

李十全冷笑道：「老子要是真有你這樣的老子，倒不如去當子裏認一個龜頭做老子還比較光彩得多。」

李哲道：「但老子卻還珍惜過去的父子之情，所以，老子不殺你，包括你的同伴在內。」

趙丹鳳趕到了現場。

她花容失色地頓足嬌呼：「爹，假和尚，小虎哥，李叔叔，都不要打了，有話好說……」

趙得柱怒叱道：「丫頭滾開，這裏沒你的事……」

由於說話分神，被假和尚一陣快攻，逼退一丈五六，才穩住頰勢，並立即展開反擊，也將假和尚迫退一丈五六，並連聲冷笑道：「哼！老虎不發威，你把牠當作病貓……」

假和尚呵呵大笑道：「在我假和尚的眼光中，你不是病貓，是死貓……」

李十全開始反擊。

他那支怪劍像一張網一樣，網向李哲，然後，千鋒化一劍，由對方的防禦劍網中趁隙而入。

李哲臉色大變中，駭然挪退八尺，且一退再退。

但李十全的怪劍如影隨形，一直指向李哲的前胸，並冷笑道：「老賊，現在，你的末日到了……」

李哲開口冷笑：「不見得……」

危機一髮中，他險中弄險，以一式最普通的「鐵板翹」仰身栽倒，不但避過了要命的一劍，而且還貼地疾射三丈之外。

李哲臨危不亂，出險招脫困，不愧是經驗豐富的老狐狸。

李十全微微一怔間，李哲又以人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你不殺老子，算是爲了珍惜過去的父子之情？」

「這還能假得了？」

「得了吧！老賊，你尾巴一翹，老子就知道你想幹甚麼。」

「那麼，你認爲——」

李十全開口道：「還不是想以老子和老子的同伴爲餌，誘使我娘和水洞主前來上釣。」

李哲縱聲大笑：「你小子不愧是我李家的後起之秀，也不愧是老子和李天佑共同生產的武林奇葩……」

「咻！」

李十全一口唾沫，透過鐵牢的空隙，激射而出……

李哲一偏頭，站在他背後的一個彪形大漢，慘呼一聲，「砰」然倒地。

李十全的唾沫射中彪形大漢的眉心，一擊畢命。

李哲臉色一變之間，不遠處傳來一聲巨震和一聲慘呼聲。

緊接着傳出一聲驚呼：「假和尚在這裏……」

假和尚的語聲笑道：「我一直在這裏，是你們有眼無珠，看不到……」

又一聲「砰」然巨震之後，傳出了趙得柱的驚「哦」道：「你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連串巨震聲之中，假和尚的語聲笑道：「這還用你說，我和尚是假的，手上功夫可是真的……哦，你老小子很會裝胡羊

哦……」

趙得柱的語聲冷笑道：「老夫如果真像前天那麼差勁，『罩得住』就得變爲『罩不住』了……」

李十全向小辣椒、小酒鬼報過會心的瞥之後，左手一揚，兩道黑影射向鐵牢

外的李哲，並清叱一聲：「打！」

「波！波。」連响，鐵牢內外立即五彩濃煙迷漫，伸手不見五指。

李十全取出莊小紅所贈靈龍匕，以最快速作劃破鐵牢，招呼小辣椒、小酒鬼二人脫出鐵牢之外。

煙幕彈有利也有弊，自己可以乘機脫困，同時卻也失去對方的踪影。

小辣椒怒哼一聲：「追！」

「追」字聲中，騰身而起。

李十全沉喝一聲：「不可輕敵……」

話聲未落，反手一劍橫掃，「鏘」地一聲，一道人影凌空一個筋斗，倒飛三丈之外。

乘黑偷襲的是李哲。

李哲足尖一點地面，又人劍合一，倒射而回，並冷笑道：「乖兒子，你且瞧瞧你老子的真功夫……」

兩句話的工夫，李哲已經攻出七十二劍。

那劍勢的雄渾、快速、奇詭，真教人眼花撩亂，悚目心驚。

李十全爲了觀察對方的劍路，只守不攻，並冷冷地一笑，道：「這就是你壓箱底的功夫？」

就在这个时候，後花園方向傳來一串尖銳刺耳的急促哨聲。

李哲那本來射向李十全的人劍合一之勢，忽然一個折轉，射向後花園方向。

同時，趙得柱也虛晃一招，橫挪五丈，一把抓住趙丹鳳騰身疾射而去。

李十全、假和尚同聲驚喝：「追！」此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李十全一馬當先，御尾疾追，並揚聲怒叱：「給老子留下命來！」

李哲穿房越脊，快如電掣。李十全如天馬行空，越追越近。

雙方距離縮短到二丈左右時，李哲忽然回身攻出一記劈空掌。

李十全揮右掌硬接，一聲裂帛爆炸過處，雙雙都後空翻了三個筋斗。

李哲卻借這翻筋斗的機會，隱入沉沉夜色之中。

另一邊，假和尚也將趙得柱追丟了。本來有將近二百名人口的飛虎莊，一下子變得寂無人聲，有如一座「死城」。

夜黑如墨，寂靜如死，滿眼是柳比鱗次的屋宇。

此情此景，饒是四騎士都是驍高人膽大的少年英豪，亦不由不心中微感不安。

少頃過後，小辣椒首先打破沉寂：「咱們集中力量，搜！」

李十全沉思着，道：「不，敵暗我明，易受暗算，且等天亮之後再說。」

假和尚說道：「也好，馬上就要天亮了。」

一道人影有如匹練橫空，疾射而來，並且以怪異語聲促聲說道：「四個小鬼快走，這兒埋有大量火藥，馬上就要爆炸了……」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頭戴黑布套，只有一雙眼睛在外的怪人。

這位黑衣怪人，四騎士都不曾見過，不知道是甚麼來歷，也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對他那怪異的語聲，李十全、小辣椒二人都不陌生，他們曾經在漂渺山，虛無洞的回程中聽到過。

因此，李十全一怔之下，脫口問道：「這位前輩就是……」

黑衣怪人一面揮手，一面截口說道：「快走，先離開這兒再說……」

說完，他自己搶先長身而起。四騎士相繼後隨。

一行五人以最快的速度飛馳里許外時，後面傳來一連串的爆炸聲。

他們停身回頭遙望，飛虎莊烈火沖霄，照亮了半邊天。

五個人都默默注視着，誰也沒開口。半晌之後，李十全才首先問道：「前輩……」

黑衣怪人截口道：「別問我甚麼，也別叫我前輩，暫時就叫我黑衣怪人吧！」

李十全苦笑着點頭：「是，黑衣怪人。」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四騎士都苦笑無言。黑衣怪人又道：「方才，如果你們四人聯手，縱然殺不了那兩個賊子，也可以在他們身上留點記號。」

四騎士仍未接腔。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一定在中心嘀咕：方才既然你也在現場，看情形，你的武功也比我們高，為甚麼只責我們不聯手，而你自己卻不出手？」

李十全笑道：「是哦！老子正在這樣想。」

黑衣怪人道：「我方才不出手，自然有不出手的原因。」

「甚麼原因？」

「方才，當他們撤退時，那急促的竹哨聲，你該已聽到？」

「是的，已聽到。」

「這足以證明，飛虎莊不是趙得柱當家。」

「這是說，還有幕後老闆？」

「不錯。」

小辣椒插口接問：「那幕後老闆是甚麼人？」

黑衣怪人道：「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一個組織最密，武功奇高的黑道集團，所以，方才，我只在暗中戒備，以免你們受到暗算。」

小辣椒道：「多謝前輩！」

「你忘了我的話。」

「是，多謝黑衣怪人！」

李十全接問道：「黑衣怪人，你怎會想『嘻哈』一下也很難。」

假和尚搔了一下他的禿頭，道：「對對……不對，不是無形壓力，好像是一股無形威嚴……」

李十全截口苦笑道：「不，不是無形壓力，也不是無形威嚴……走……一股子難以分辨的氣氛，很邪門的氣氛。」

「對！」小酒鬼含笑接道：「就是那股子邪門氣氛，教我們『嘻哈』不起來，也害得我滿肚子的酒虫開翻了天……」

邊說邊由懷中掏出一個酒瓶，拔開瓶塞，牛飲起來。

其實，那不是酒瓶，應該說是酒囊才對。黑黑的，軟軟的，不知道那是甚麼質料，也不怎麼大，大概是可以盛上五斤左右。

小辣椒向李十全笑問道：「李大哥，現在，我們如何行動？」

李十全沉思着道：「這兩天發生的事，暫時丟開，繼續我們預定的行程。」

小辣椒說道：「我們預定的行程是西湖。」

李十全道：「不錯。」

小酒鬼接口說道：「好哦！打道西湖……」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一聲冷笑：「不必去西湖了，這兒，就是你們的埋骨之所——」

話到人到，微風飄然中，現場中已出現一位身長玉立的白衫書生。

身材頰長，二十上下年紀，劍眉星目，齒白唇紅……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白衫書生一現身，趙得柱、李哲也趕了來，跟在李、趙二人後面的，還有趙丹鳳。

趙得柱、李哲二人一臉惶恐，向白衫書生躬身行禮道：「參見少主。」

白衫書生冷冷地道：「還好，你們兩個都還活着。」

語氣雖很平和，但那意在言外之意，卻令人承受不起。

知道飛虎莊埋有大量火藥？」

黑衣怪人道：「我是無意中聽到他們的暗樁說的。」

「哦……」

「那個暗樁不但透露了地下埋有大量的火藥，也透露出了地下有四通八達的……」

「看來那批賊子，就是由地下道撤走的？」

「不錯……」

假和尚道：「這也是天意，如果不是黑衣怪人無意中聽到這一秘密，咱們四騎士已經成為幽靈騎士？」

小酒鬼笑問：「變成幽靈騎士，還有沒有酒喝？」

小辣椒道：「沒有，絕對沒有。」

小酒鬼道：「你怎能如此武斷？」

小辣椒說道：「嗯，我的武斷是有根據的……」

黑衣怪人截口道：「別胡鬧，聽我說正經事。」

「是。」小辣椒、小酒鬼同聲恭應。

黑衣怪人目光環視四小，徐徐地道：「你們四個小鬼年紀輕輕，能有這樣的成就，固然足以自豪，但學無止境，武林中更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千萬不能以目前的成就自滿……」

一頓話鋒，又道：「我好像落入說教的俗套了，你們都很聰明，自己都該懂得，今後該怎麼去做……」

目光凝注李十全，嘆了一口氣，道：「……」

「李十全，我了解你的心情，殺父之仇，辱母之恨，站在你的立場，誓必手刃李哲才甘心。」

李十全正容點頭道：「不錯。」

黑衣怪人道：「但你錯過方才的機會，再要找他，就不容易了，何況，李哲也好，趙得柱也好，他們本身的武功比你相差有限，更何況，他們背後還有強有力的人撐腰。」

李十全道：「不論有多麼困難，不殺李、趙兩賊，誓不罷休。」

「很好，」黑衣怪人道：「但目前當務之急，是先行消滅那個支持他們的幕後組合。」

「請指示。」

「目前，我也還沒弄清楚那是一個怎樣的組合，但由各方面的跡象顯示，那個邪惡組合一旦公開活動，必然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殺戮。」

李十全悚然動容，問道：「有這麼嚴重？」

「但願我是誇張了一點，」黑衣怪人道：「目前，我只能提醒你們，從現在起，不可單獨行動，遇有強敵，即聯手格殺，同時由於敵暗我明，隨時隨地都得當心暗算……」

略為一頓，又道：「今後，如有新的情況，我會適時告訴你們。」

李十全問道：「今後，我們如何聯絡呢？」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已經」

一道人影有如匹練橫空，疾射而來，並且以怪異語聲促聲說道：「四個小鬼快走，這兒埋有大量火藥，馬上就要爆炸了……」

那是一個全身黑衣，頭戴黑布套，只有一雙眼睛在外的怪人。

這位黑衣怪人，四騎士都不曾見過，不知道是甚麼來歷，也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對他那怪異的語聲，李十全、小辣椒二人都不陌生，他們曾經在漂渺山，虛無洞的回程中聽到過。

因此，李十全一怔之下，脫口問道：「這位前輩就是……」

黑衣怪人一面揮手，一面截口說道：「快走，先離開這兒再說……」

說完，他自己搶先長身而起。四騎士相繼後隨。

一行五人以最快的速度飛馳里許外時，後面傳來一連串的爆炸聲。

他們停身回頭遙望，飛虎莊烈火沖霄，照亮了半邊天。

五個人都默默注視着，誰也沒開口。半晌之後，李十全才首先問道：「前輩……」

黑衣怪人截口道：「別問我甚麼，也別叫我前輩，暫時就叫我黑衣怪人吧！」

李十全苦笑着點頭：「是，黑衣怪人。」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少不更事，墨守成規，這毛病要不得。」

四騎士都苦笑無言。黑衣怪人又道：「方才，如果你們四人聯手，縱然殺不了那兩個賊子，也可以在他們身上留點記號。」

四騎士仍未接腔。黑衣怪人道：「你們四個小鬼一定在中心嘀咕：方才既然你也在現場，看情形，你的武功也比我們高，為甚麼只責我們不聯手，而你自己卻不出手？」

李十全笑道：「是哦！老子正在這樣想。」

黑衣怪人道：「我方才不出手，自然有不出手的原因。」

「甚麼原因？」

「方才，當他們撤退時，那急促的竹哨聲，你該已聽到？」

「是的，已聽到。」

「這足以證明，飛虎莊不是趙得柱當家。」

「這是說，還有幕後老闆？」

「不錯。」

小辣椒插口接問：「那幕後老闆是甚麼人？」

黑衣怪人道：「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一個組織最密，武功奇高的黑道集團，所以，方才，我只在暗中戒備，以免你們受到暗算。」

小辣椒道：「多謝前輩！」

「你忘了我的話。」

「是，多謝黑衣怪人！」

李十全接問道：「黑衣怪人，你怎會想『嘻哈』一下也很難。」

假和尚搔了一下他的禿頭，道：「對對……不對，不是無形壓力，好像是一股無形威嚴……」

李十全截口苦笑道：「不，不是無形壓力，也不是無形威嚴……走……一股子難以分辨的氣氛，很邪門的氣氛。」

「對！」小酒鬼含笑接道：「就是那股子邪門氣氛，教我們『嘻哈』不起來，也害得我滿肚子的酒虫開翻了天……」

邊說邊由懷中掏出一個酒瓶，拔開瓶塞，牛飲起來。

其實，那不是酒瓶，應該說是酒囊才對。黑黑的，軟軟的，不知道那是甚麼質料，也不怎麼大，大概是可以盛上五斤左右。

小辣椒向李十全笑問道：「李大哥，現在，我們如何行動？」

李十全沉思着道：「這兩天發生的事，暫時丟開，繼續我們預定的行程。」

小辣椒說道：「我們預定的行程是西湖。」

李十全道：「不錯。」

小酒鬼接口說道：「好哦！打道西湖……」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一聲冷笑：「不必去西湖了，這兒，就是你們的埋骨之所——」

話到人到，微風飄然中，現場中已出現一位身長玉立的白衫書生。

身材頰長，二十上下年紀，劍眉星目，齒白唇紅……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白衫書生一現身，趙得柱、李哲也趕了來，跟在李、趙二人後面的，還有趙丹鳳。

趙得柱、李哲二人一臉惶恐，向白衫書生躬身行禮道：「參見少主。」

白衫書生冷冷地道：「還好，你們兩個都還活着。」

：「沒關係，我相信時間一定可以改變一切……」

目光移注小辣椒，笑問：「妳就是四騎士中的小辣椒！」

小辣椒傲然點頭道：「不錯。」

「很好，見面更勝聞名。」白衫書生又轉向李十全道：「閣下一定就是李十全了？」

「對！」李十全含笑點頭：「那邊二位就是假和尚和小酒鬼。」

「倅會，倅會。」

「閣下雖然看起來好像很有權威，但老子膽敢斷定，你絕對不是首腦人物。」

「你很有眼光。」

「照閣下的觀察，認為我應該是甚麼身份？」

「大概是你們那頭頭的大少爺吧？」

「一猜就中，果然高明。」

李十全注目接問：「閣下現在是本來面目？」

白衫書生道：「是本來面目。」

李十全道：「別的我都不問，你也不必問我甚麼，但你能以本來面目示人，應該也可以以真實姓名見示？」

「可以。」白衫書生答得很爽快：「在下宇文白。」

「原來是宇文公子……」

「可是，我這個宇文公子可沒有你這位十全公子那麼有名氣。」

李十全笑笑道：「這好辦，現在，只

要你能打敗十全公子，你的名氣馬上就可以超過老子了。」

「果然是好辦法。」宇文白含笑接道：「現在，你瞧我的……」

合掌三擊，週圍人影飛閃，一下子出現四十多個年齡、裝束、以及兵刃都不一樣的人。

四十多個高手，有和尚、有尼姑、有道士，當然還是俗家人佔多數。

佔多數的俗家人中，又以十八個年輕劍士佔多數。

十八個年輕劍士一律女色勁裝，目光呆滯，臉色發白。

也就是李十全、小辣椒二人由縹緲山虛無洞回程中，曾經遭遇過的那種由藥物和特殊手法所控制，有如活死人一樣的殺手。

不過，當時只有四個，現在却是十八個。

至于那另外包括僧、道、尼、俗的二十多個，李十全雖然不認識，卻是一眼就可以斷定，都是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

李十全精目橫掃，披唇一晒，道：「羣妖畢集，漪歟盛哉！」

宇文白道：「以前，我低估了你，以致連連損兵折將，尤其是今宵的損失最為嚴重，幸好本公子還另外有安排，並及時趕來。」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觀察，你及時趕來，還是等于白費……」

宇文白截口冷笑道：「本公子不是

白費，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趙丹鳳揚聲沉道：「小虎哥，他們還有羅利國的火器……」

趙得柱截口怒叱：「丫頭找死！」

宇文白道：「沒關係，畢竟他們是青梅竹馬之交，讓她賣最後一次交情也好……趙護法，把她抓回來！」

原來趙丹鳳向李十全投過無限幽怨，無限關懷的一瞥之後，已經騰身飛射而去。

「是……」

宇文白目送趙得柱于恭應聲中飛射而去之後，這才後臉一沉，厲叱一聲道：「殺！」

× × ×

趙丹鳳盡力狂奔。

趙得柱脚尾疾追。

眼看雙方距離越來越近時，卻被人將趙得柱截住。

截住趙得柱的人是水蜜桃。

同時，趙丹鳳也被莊小紅截住。

趙得柱好像並未對水蜜桃特加注意，只是揚聲大喝：「小紅，點住丫頭的穴道。」

莊小紅嬌笑道：「我為什麼要點住她的穴道。」

趙得柱大聲說道：「小紅，你別開玩笑……」

水蜜桃截口冷笑道：「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告訴你，莊小紅是洞主身邊的人。」

笑……

「難道怕了你不成！」

宇文白冷笑聲中，又回身迎戰。

李十全朗聲大笑，說道：「不怕就別逃……」

宇文白一陣快攻將李十全迫得連退七八尺，又騰身而起，並厲叱道：「殺！」

李十全的反應很快，顧不得追殺，連忙貼地一陣快滾。

也就當他貼地快滾的同時，「砰砰」連响，至少有五支火器同時發射。

不遠處傳來宇文白的朗笑道：「好一招『懶驢打滾』……」

他的語聲未落，李十全已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宇文白沒料到李十全的反擊如此快速，閃避已不可能，只好揮劍硬接……

× × ×

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等人的混戰，也已進入緊要關頭。

十八個「活死人」，只剩下四個。

二十六個僧、道、尼、俗中也只剩下十二個。

羣俠方面，本來就是以劣勢的人員佔優勢的戰況。

現在，由于對方的死傷過半，羣俠方面，更是佔盡優勢。

但那些剩下的人，也都是這批人中功力最高的，儘管已處於劣勢中，都由于未奉撤退之命令，仍然在作拚死的頑抗。

但這也有利于羣俠方面。

由于那批人的拚死頑抗，使得那批隱

「洞主？」趙得柱一楞，道：「妳說的是縹緲山虛無洞洞主？」

「不錯。」

「那位洞主是什麼人？」

「你很快就知道。」

趙得柱注目注莊小紅道：「小紅，你真的是前來臥底的？」

莊小紅道：「那還能假得？」

趙得柱冷笑道：「很好，妳們兩個一起上吧！」

水蜜桃揮口冷笑道：「趙得柱，你太抬舉你自己了，看劍！」

「嗶嗶……」一陣快攻，將趙得柱殺得連連後退……

趙丹鳳急得手足失措，大聲道：「九姨……」

莊小紅截口笑道：「現在，應改口叫莊姊姊了。」

「莊姊姊，請叫她不要殺我爹……」

「放心，水蜜桃不會殺他……」

水蜜桃果然沒有對趙得柱下殺着。

她將趙得柱迫近三丈開外之際，即停止搶攻，並沉聲喝：「趙得柱，由于你有一個好女兒，我奉命不殺你，也奉命轉告你幾句話：從現在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趙得柱截口怒喝：「哼！老夫不領情！」

水蜜桃冷笑道：「你是要自己找死，神仙也救不了你的……莊姊，咱們走吧……」

× × ×

于暗中的火器手投鼠忌器，不便發射。

但情況很明顯，繼續頑抗下去，那批人勢非全軍覆沒不可。

× × ×

宇文白也看出了此一危機。

而且由于連番受挫，憤恨難平之下橫了心，于揮劍硬接的同時，揚聲怒喝：「不必顧慮什麼，殺！」

他本來比李十全遜一籌，這一分神說話，更影響他的功力。

「鏘」然巨震聲中，人被震退八尺開外，他口中的那個「殺」字，也因含糊不清。

緊接那一聲含糊不清的「殺」，一聲勁喝遠遠傳來：「不可以！」

李十全得理不饒人，跟踪而上，一劍刺到宇文白的那綿密的劍網中。

人影一閃，「鏘」地一聲，李十全的寶劍被架住。

宇文白却踉蹌退立丈外。

架住李十全的長劍的，是一位着粉紅宮裝，外表看來約有二十三、四的少婦。

宮裝少婦不算美，也不難看，是那種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的大眾型面孔。

不同的是那眸子無形媚動——媚到令人心癢難搔的媚動。

還有，就是那雙似醉似醒，水汪汪的媚目，足以令天下男人意亂情迷的媚目。

她一刀架住李十全的寶劍之後，媚笑道：「夠勁！小伙子，你真棒！」

宇文白俊臉鐵青，沉聲說道：「西門

全迫退一丈開外。

李十全清嘯一聲，騰飛而起。

「走」字聲中，莊小紅一把抓起趙丹鳳，當先疾掠而去。

水蜜桃又說道：「趙得柱，你是個聰明人，該如何抉擇，你自己看着辦吧！告辭……」

話落，也長身飛射而去。

慘烈的大屠殺，在宇文白的「殺」聲中展開。

人數方面，四騎士是吃了大虧，一對十一，那實在不是好玩的。

雙方交手之前，小辣椒已經以最簡單的方式，向小酒鬼和假和尚說明了那十八個活死人的特性，和應付的方式。

所以，儘管在人數上眾寡懸殊，戰況卻未呈一面倒。

而且，一交手，四騎士就各自解決了兩個「活死人」。

尤其是李十全，打的是「擒賊擒王」的主意，一舉解決兩個「活死人」之後，立即揮劍飛身撲向宇文白，道：「你也別閑着。」

一句話的工夫，已攻出二十七劍，將宇文白迫退一丈七八。

宇文白朗笑一聲：「來而不往，非禮也……」

反守為攻，一陣快攻，居然也將李十全迫退一丈開外。

李十全清嘯一聲，騰飛而起。

擊。

要你能打敗十全公子，你的名氣馬上就可以超過老子了。」

「現在，你瞧我的……」

合掌三擊，週圍人影飛閃，一下子出現四十多個年齡、裝束、以及兵刃都不一樣的人。

四十多個高手，有和尚、有尼姑、有道士，當然還是俗家人佔多數。

佔多數的俗家人中，又以十八個年輕劍士佔多數。

十八個年輕劍士一律女色勁裝，目光呆滯，臉色發白。

也就是李十全、小辣椒二人由縹緲山虛無洞回程中，曾經遭遇過的那種由藥物和特殊手法所控制，有如活死人一樣的殺手。

不過，當時只有四個，現在却是十八個。

至于那另外包括僧、道、尼、俗的二十多個，李十全雖然不認識，卻是一眼就可以斷定，都是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

李十全精目橫掃，披唇一晒，道：「羣妖畢集，漪歟盛哉！」

宇文白道：「以前，我低估了你，以致連連損兵折將，尤其是今宵的損失最為嚴重，幸好本公子還另外有安排，並及時趕來。」

李十全道：「據老子的觀察，你及時趕來，還是等于白費……」

宇文白截口冷笑道：「本公子不是

白費，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趙丹鳳揚聲沉道：「小虎哥，他們還有羅利國的火器……」

趙得柱截口怒叱：「丫頭找死！」

宇文白道：「沒關係，畢竟他們是青梅竹馬之交，讓她賣最後一次交情也好……趙護法，把她抓回來！」

原來趙丹鳳向李十全投過無限幽怨，無限關懷的一瞥之後，已經騰身飛射而去。

「是……」

宇文白目送趙得柱于恭應聲中飛射而去之後，這才後臉一沉，厲叱一聲道：「殺！」

× × ×

趙丹鳳盡力狂奔。

趙得柱脚尾疾追。

眼看雙方距離越來越近時，卻被人將趙得柱截住。

截住趙得柱的人是水蜜桃。

同時，趙丹鳳也被莊小紅截住。

趙得柱好像並未對水蜜桃特加注意，只是揚聲大喝：「小紅，點住丫頭的穴道。」

莊小紅嬌笑道：「我為什麼要點住她的穴道。」

趙得柱大聲說道：「小紅，你別開玩笑……」

水蜜桃截口冷笑道：「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告訴你，莊小紅是洞主身邊的人。」

笑……

「難道怕了你不成！」

宇文白冷笑聲中，又回身迎戰。

李十全朗聲大笑，說道：「不怕就別逃……」

宇文白一陣快攻將李十全迫得連退七八尺，又騰身而起，並厲叱道：「殺！」

李十全的反應很快，顧不得追殺，連忙貼地一陣快滾。

也就當他貼地快滾的同時，「砰砰」連响，至少有五支火器同時發射。

不遠處傳來宇文白的朗笑道：「好一招『懶驢打滾』……」

他的語聲未落，李十全已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來。

宇文白沒料到李十全的反擊如此快速，閃避已不可能，只好揮劍硬接……

× × ×

小辣椒、假和尚、小酒鬼等人的混戰，也已進入緊要關頭。

十八個「活死人」，只剩下四個。

二十六個僧、道、尼、俗中也只剩下十二個。

羣俠方面，本來就是以劣勢的人員佔優勢的戰況。

現在，由于對方的死傷過半，羣俠方面，更是佔盡優勢。

但那些剩下的人，也都是這批人中功力最高的，儘管已處於劣勢中，都由于未奉撤退之命令，仍然在作拚死的頑抗。

但這也有利于羣俠方面。

由于那批人的拚死頑抗，使得那批隱

阿姨，宰了那小子！」

方才，如非是宮裝少婦及時援手，字文白已死在李十全的劍下。

所以，宇文白李十全可說是已恨到極點。

對於一個已經恨到極點的人，自然是必須殺之甘心。

但宮裝少婦並沒理他，只是向李十全注目笑問：「李十全，你看我美不美？」

李十全這個浪子，好像被宮裝少婦的媚勁迷住了。

只見他目光痴迷，張口結舌，連啣在口中的狗尾草也幾乎掉下來了。

此情此景下的李十全，當然不會答話，甚至連點頭也不可能。

憑李十全的身手之高，竟然被宮裝少婦的一句話就被迷住。

宮裝少婦的這份媚勁的威力，實在駭人聽聞。

宮裝少婦的笑意更濃，又笑問道：「說呀，你看我美不美？」

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欲流。

她不僅是用嘴巴說話，連眼睛，眉毛，全部「動員」了。

尤其是那眼波的治蕩，足以令百煉鋼化作繞指柔。

她也不僅只是施展那天賦的媚勁，同時也在施展能惑人心神的邪術——惑心術。

李十全本來就是一個不拘小節的浪子，此情此景之下受制，應該也不算意外。

李十全仍未接腔。

但另外有人接口道：「妳是很美，比臭鴨蛋，臭狗屎還要美……」

話到人到，旁邊忽然冒出一位亂蓬蓬飛的短裝老者來。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道：「你——」

短裝老者截口笑道：「我這個糟老頭兒雖然年紀大一點，但寶刀絕對未老，保證比這年輕小伙子更棒，也更夠勁。」

花白的鬚髮，爛桃眼，酒糟鼻，配上那五短身材，和那油垢滿身的青布短裝，自稱為「糟老頭」，倒也算是名符其實。

這位外表實在不怎麼樣的短裝老者，雖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他一出場，就有了意外的反應。

本已受到迷惑的李十全，忽然清醒過來，疾退丈八之外。

本來一副足以迷死天下男人的表情的宮裝少婦，臉色為之一變再變。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再變之後，冷笑一聲道：「你怎麼還沒死？」

短裝老者呲牙一笑道：「我苦等了好幾十年，打了幾十年的光棍，為的就是等妳給我做老婆，心願未了，又怎能——」

「閉咀！」

「行！男子漢，大丈夫，老婆大人的話，不可不聽。」

「你再廢話，我砍下你的狗頭！」

「……」短裝老者沒接腔。

「你知不知道，我們都在找你？」

「……」短裝老者仍未接腔。

「我問你，這些年來，你一直躲在什麼地方？」

「……」

宮裝少婦怒聲道：「怎麼不說話？」

短裝老者苦笑：「說話，妳要砍下我的狗頭，不說話又要怒聲呵叱，女人可真難相處，看來我還是一輩子光棍打到底算了……」

宮裝少婦冷笑道：「你去死吧……」

收刀揚掌，凌空擊向那短裝老者的前胸……

李十全是聽到短裝老者的語聲，才霍地驚醒的。

他是個大行家，心知短裝老者是友非敵。

短裝老者的話雖然是向宮裝少婦說的，聽來也很平凡，但對李十全都灌注了「獅子吼」的上乘神功，才使李十全霍然清醒。

李十全靜聽兩人的對話，卻聽不出什麼名堂來，正想協助同伴，將剩餘殘敵一齊殲滅時，短裝老者已跟宮裝少婦打將起來。

兩人是徒手相搏。

看起來既不激烈，也不精彩，一招一式都慢吞吞地好像有氣無力。

但這種看似有氣無力的搏鬥，卻隱含着無窮的暗勁與無窮的殺機。

遠在二丈之外的李十全，也感到潛動

過人，而為之星目中異彩連閃。

就在這時候，一縷籀音，嫵媚傳來。籀音中充滿一片祥和，不但令人俗念盡消，也具有消弭暴力的魅力。

首先是李十全想要「除惡務盡」的念頭為之煙消雲散。

其次是小辣椒等人的惡鬥停止了。惡鬥雖已停止，但原來已只剩四個「活死人」和十二個僧、道、尼、俗的那批人，已一共剩下九個。

接着，宮裝少婦和短裝老者也同時罷戰，顯得意興闌珊。

當場中的惡鬥全部中止時，那奇異的籀音也戛然而止。

沉沉夜色中，一位黃衫老者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止于三丈之外。

黃衫老者年約五旬出頭，面相清癯，長髯垂胸，一臉和氣。

小辣椒首先歡呼道：「師公，你來得正好……」

小辣椒的師公是丁二先生。

目前這位黃衫老者就是丁二先生。

丁二先生擺手制止小辣椒說下去，目覩現場中屍骸狼藉的慘景，禁不住長嘆出聲。

宮裝少婦笑笑道：「丁二，看來你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很慚愧，」丁二先生苦笑道：「在下還是依然故我。」

「少裝蒜！」

「如果在下真有什麼長進，又有什麼理由故意裝蒜。」

許叫老前輩。

「只能叫曹老頭。」

「對！」曹不仁轉向丁二先生道：「請繼續說下去。」

丁二先生徐徐地道：「方才，你們所見到的另外一位就是八魔中的老三『不老妖姬』西門美玉。」

小辣椒道：「就是那着粉紅宮裝的少婦？」

「不錯。」

「可是，她看來還那麼年輕？」

「所以才叫『不老妖姬』呀！」

「真邪門。」

「其實，八魔的名稱叫做『天外八魔』，當時都被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收服，成為一統門的死黨。」

小辣椒道：「一統門是當時武林中實力最強大的組合？」

「不錯。」

「四句歌謠包涵了十二位武林奇人，現在，一句『八魔歸一統』，就包涵了九位，那麼……」

丁二先生截口道：「其餘三句中的三位，都是白道，現在先說第一句『三杯通大道』……」說到這裏，他轉向曹不仁道：「曹老頭，你是當時的當事人之一，而我不過是根據傳說人云亦云，如果我說得有不對的地方，請馬上糾正。」

曹不仁含笑點頭，說道：「沒有問題。」

曹不仁含笑點頭，說道：「沒有問題。」

曹不仁含笑點頭，說道：「沒有問題。」

曹不仁含笑點頭，說道：「沒有問題。」

曹不仁含笑點頭，說道：「沒有問題。」

李十全向短裝老者抱拳一揖，道：「多謝老前輩方才及時援手……」

短裝老者連連搖手道：「慢來慢來，

理由故意裝蒜。」

「方才，那籀音不是你吹奏的？」

「哦……原來妳說的是這個。」

「……」宮裝少婦哼了一聲。

「不是我自己向臉上抹灰，打死我也吹不出那樣的籀音來。」

「是嗎？」

「信不信由你，就算我再面壁半輩子，也不可能在那樣的成就，何況……」

「何況怎樣？」

「如所週知，我丁二根本就是不會玩籀。」

「至少，你知道那是誰？」

「是的，我知道，你也不會不知道，即使是妳不知道，多想想也一定會想起來的。」

宮裝少婦臉色一變，沒接腔。

丁二先生又道：「走吧！妳我都有很多事情要辦，是不是？」

宮裝少婦點點頭，向那短裝老者瞪了一眼，道：「曹老兒，你現在是改邪歸正了？」

「也談不上什麼改邪歸正，」短裝老者笑笑：「妳也明白，人在江湖，有時是沒法自主的。」

宮裝少婦一揮手，同時冷笑一聲，偕同宇文白率領着僅剩的殘兵敗將，匆匆離去。

我糟老頭有話問你……

丁二先生截口道：「曹兄，已經快天亮了，這兒不便多留，咱們換個地方再談，怎麼樣？」

短裝老者道：「不怎麼樣，你丁大俠怎麼說怎麼算。」

丁二先生道：「很好，諸位都請跟我來……」

× × ×

不大不小的湖。

不大不小的遊艇。

朦朧月色中，看起來似幻似真，有如太虛幻境。

現在，丁二先生等羣俠，就在這艘不大不小的遊艇中開懷暢飲，而且，這一頓酒席也近尾聲。

小辣椒喝完了杯中的酒，向丁二先生撒嬌道：「師公，現在，酒足飯飽，該可以說了吧！」

丁二先生故意裝迷糊道：「丫頭，妳要我說什麼呀？」

小辣椒美目一轉，道：「先說那位吹籀的異人，然後說洞主的來歷，然後說糟老前輩的來歷，然後說那姓西門的妖婦和宇文白的來歷……」

丁二先生拈鬚笑問：「丫頭，妳還有多少個然後呢？」

小辣椒嬌笑道：「還有很多，不過，馬虎一點，暫時到此為止吧！」

「很好，妳的胃口還不算太大。」丁二先生含笑接道：「現在，妳聽着。」

「我正在聽哩！」

「當我跟你差不多這個年紀的時候，武林中有四句歌謠，那就是：『三杯通大道，一曲震九州，八魔歸一統，四海樂悠悠。』」

「這四句歌謠中，包涵當時武林中十二位名氣、武功都是最高的人。」

小辣椒問道：「師公，你今年高壽幾何？」

丁二先生道：「六十有二。」

「那麼，這是說，這已經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錯。」

「如果那十二位武林奇人還健在的話，最少也該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

「差不多，有些還可能已經超過百歲了。」

「啊……那一批奇人是否都還健在的呢？」

「是否全部健在，我不敢肯定，但其中一位，妳都已經見過了。」

四騎士同聲驚問道：「誰啊？」

「其中一位，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丁二先生抬手一指短裝老者道：『這位自稱『糟老頭』的，就是當時八魔中的老七曹不仁……』」

「啊……」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投射在曹不仁的身上。小酒鬼並含笑接道：「曹老前輩，你的大名好好玩啊！」

丁二先生沉思道：「所謂『三杯通大道』，指的是醉仙杜三杯。」

小辣椒揶揄笑道：「這些名稱，都有點怪怪的。」

「別打岔，」丁二先生徐徐地說道：「杜三杯也叫杜不醉，他老人家喝酒只喝三杯……」

小酒鬼接口笑道：「只有三杯酒量，怎能稱為『醉仙』呢？」

丁二先生道：「所謂三杯，是另有解釋。」

「如何解釋？」

「那就是前三杯，後三杯，當中多少杯不算，也沒法算。」

小酒鬼伸了一下舌頭，道：「看來，我這個小酒鬼還得多學習才行。」

李十全接問道：「丁前輩，杜老人家有沒有傳人？」

丁二先生道：「到目前為止，杜老人家有沒有傳人，我還不敢肯定。」

「誰能肯定？」

「洞主。」

「洞主就是第二句歌謠『一曲震九州』一陽子前輩的傳人。」

全體驚「啊」聲之中，李十全接口問道：「方才，那位吹簫的高人，就是洞主嗎？」

「不錯。」丁二先生道：「現在說一陽子前輩，他老人家也被稱為簫聖，以一支出白玉簫飲譽武林，跟杜三杯，姜四海前輩一同被武林同道尊稱『宇內三仙』。」

小辣椒接口問道：「那麼姜四海前輩一定是『四海樂悠悠』那句歌謠中的奇人了？」

「是的，他老人家自稱為姜太公。也被稱為『瘋秀才』呢。」

小辣椒道：「聽這些名稱，姜太公一定是位很好玩的老人家？」

丁二先生道：「不錯，姜太公人到哪裏，哪裏就有歡笑……」

「所以，才有那『四海樂悠悠』的歌謠？」

「正是。」

「現在，好像只有『八魔歸一統』沒有詳細說明了？」

「對，糟老頭，有關這一段故事，我想還是由你這位當事人之一自己說出來比較好。」

「可以。」曹不仁沉思着說道：「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武功無敵，生平未逢敵手……」

小辣椒道：「難道他的武功比『宇內三仙』還要高明？」

曹不仁道：「這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你們天外八魔，是怎樣被一統門收服的？」

「一個字，賭。」

「如何賭法？」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你天外八魔，是怎樣被一統門收服的？」

「一個字，賭。」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為……」曹不仁悠悠地道：「我已斷定你就是死神的傳人。」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為……」曹不仁悠悠地道：「我已斷定你就是死神的傳人。」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為……」曹不仁悠悠地道：「我已斷定你就是死神的傳人。」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你怎能如此肯定？」

「因為……」曹不仁悠悠地道：「我已斷定你就是死神的傳人。」

曹不仁道：「這是一點我沒法回答，因為，『宇內三仙』晚年都不管事，所以，我沒聽說過宇文無畏和三仙之間有過交手紀錄。」

小辣椒道：「你已經見到死神了？」

曹不仁道：「我雖然沒見到死神本人，卻見到他的徒弟……」

「以他這位徒弟的年紀來說，絕對是最近才調教出來的……」

一頓話鋒，又道：「所以，我斷定死神現在還健在……」

話鋒再頓，轉向李十全笑問道：「老弟台，你說，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李十全含笑點頭，說道：「很有道理。」

曹不仁道：「現在，我有些話要問你了……」

「好，問吧！」

「可是，你一定要說老實話。」

「當然，除非老子不說，說出來的一定都是老實話。」

「很好。」曹不仁注目接問：「昨夜，在西門美玉的惑心術下，你是真的着了迷？」

「是真的。」

「照我的付想，你是一時大意才着迷的？」

「可以這麼說。」

「當時，如果我不及時提醒你，你也一定不可能受到傷害？」

曹不仁道：「因為，西門美玉之所以成爲『不老妖姬』，主要原因就靠採捕，像你這種條件的年輕小伙子，打死她也捨不得……」

李十全截口苦笑道：「夠了。」

曹不仁神色一正，道：「平心而論，令師雖然殺孽太重，但他殺的都是該殺的人，而且，他的成就也絕對是空前的。」

丁二先生插口道：「是的，傳說中的死神是武林中的煞星和救星，也是武林中的奇才、鬼才，和通才，不但精通各門各派的武學，而且，還能融匯貫通，推陳出新。」

李十全苦笑道：「很可惜，老子資秉太差，學的還不及他老人家的五成。」

小辣椒嬌笑道：「很不錯啊！我們的龍頭大哥，也懂得謙虛了。」

李十全笑道：「妳懂個屁，謙虛是美德呀！」

小辣椒正容道：「現在說正經的，當年被地震活埋的人，可能已全部脫險？」

曹不仁搶先問道：「何以見得？」

「我當然有根據。」

「請說。」

「第一，那個神秘組合的少主叫字文白，很可能就是以前一統門門主宇文無畏的兒子或孫子？」

「唔……」

「第二，昨宵，西門美玉曾經說過一句話，你還記不記得？」

曹不仁苦笑：「我這糟老頭記性太

差，記不得了。」

小辣椒對他道：「她說『我們都在找你』……」

「對對對……她是這麼說過，看來，還是女孩兒比較細心。」

「別向我臉上貼金，現在你說，她那句話，表示一些什麼呢？」

曹不仁苦笑道：「雖然不是表示另外五個都已全部脫險，也是表示已有部份脫險了。」

丁二先生輕嘆一聲，道：「如果那五個都已全部脫險，那麼，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實力，還是很令人頭痛的……」

一艘小艇，疾駛而來。

丁二先生目光一凝，說道：「是水蜜桃。」

不錯，小艇上羅衣飄拂的，正是水蜜桃。

當小艇還在五丈之外時，水蜜桃已飛身而起，輕盈曼妙地落在遊艇上。

丁二先生說道：「看來又有了新的任務。」

「是的。」水蜜桃將兩個信函分別交與李十全、丁二先生，道：「請二位先看洞主的指示，我還有話轉達。」

丁二先生，李十全二人分別看過信函之後，水蜜桃又道：「都記下了？」

丁二先生 李十全默然點頭。

水蜜桃道：「我來此之前，死神前輩要我轉告李公子，他老人家當年未完成的任務，着由你儘速完成，務必在一統門還

沒正式東山再起之前，加以撲滅。」

李十全含笑點了點頭，說道：「得令……」

「再加強……」

「你……真差勁……」

滿身大汗的字文白，「滾鞍下馬」，像一隻鬥敗的公雞，長吁一聲：「我已經盡了力。」

西門美玉不勝幽怨地道：「年紀輕輕，還不如你老爸。」

西門美玉不愧那「不老妖姬」的綽號，不但面孔看起來有如二三四的少婦，也仍然具有少婦的美妙胴體。

字文白苦笑：「就是由於妳是我老爸的情婦，我心中才覺得怪怪的，也才影響我的表現。」

西門美玉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不必找什麼藉口了，銀樣蠟槍頭就是銀樣蠟槍頭……」

「不對……」他再度騰身「上馬」。

「你……」她不勝驚喜：「你的復元力倒是很快……」

字文白一面全力「馳騁」，一面喘息着道：「現在說老實話，方才是太緊張……這一次……一定要妳好看。」

西門美玉像一條八爪魚，緊緊地纏住他，俏臉上一片既滿足，又嘉許的神情：「唔……這才是真正的男子漢……」

她不但口頭嘉許，也以美妙的動作婉轉承迎。

「這一次」他果然顯示出「真正的男子漢」的氣概，將她一次又一次地送入銷魂妙境。

良久良久之後，她才發出一聲滿足的輕吁，道：「唔……孺子可教……有後望焉……」

字文白得意地笑道：「我馬上可以來一個『梅開三度』，妳信不信？」

「信，不過，不用了，身體要緊，」她吻了他一下：「留待下次表演吧！現在，趕快穿好衣衫，別就誤了公事。」

「還有甚麼公事？」

「是很重要的公事。」

「是我老爸交代的？」

「不錯。」

「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

西門美玉反問道：「你說，你對於你老爸所交辦的事，辦得好不好？」

字文白苦笑：「不好。」

「你自己都認爲辦得不好，你老爸當然不可能認爲你辦得好。」

「我老爸怎麼說？」

「他說，你大喜功，剛愎自用，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成天在女人堆中鬼混，不是做爲一個武林霸主的材料。」

「可是他只有我這個寶貝兒子，總不能將大好基業送給別人吧。」

「所以，他將你交給我，要你跟我身邊，多多學習。」

那四個勁裝大漢，全部人高馬大，每一個都比四騎士中身材最高的假和尚還要高出一個頭，站在那兒，就像四座鐵塔。最右邊的一個冷笑一聲：「不要錢，要命。」

小酒鬼道：「很好，先報名！」

「長春島主駕前四大金剛。」

「你們四個是爲宇文教的三個寶貝兒子復仇而來？」

「不錯……你就是四騎士之中的小酒鬼？」

「正是。」

「後面那騎馬的是假和尚？」

「唔……」

「還有兩個在車廂中？」

「你好像很聰明呀！」

「叫他們都滾出來吧，咱們一個對一個。」

小酒鬼冷笑道：「你以爲，你比你們島主的三個兒子還要高明？」

「混小子，你敢瞧不起咱們……」

仗劍飛撲過來。

別瞧他人高馬大，身手倒是輕靈而又俐落，那飛撲之勢，更是快速驚人。李十全沉喝一聲：「讓我來。」

車廂門應聲飛起。

那勁裝大漢眼看就可將小酒鬼刺個對穿時，眼前卻已不見人踪。

他心中一凜，想收招變式卻已不可能，連人帶劍刺向車廂中的李十全。

宇文白一怔，道：「我叔祖父跟四騎士之間，有甚麼仇？」

西門美玉媚笑道：「你呀，只懂得成

天假在女人的禱槽中，正經事甚麼都不知道。」

宇文白涎臉笑道：「古人說得好，歡樂須及時，莫待……莫待……」

他搔着頭皮苦笑：「真他媽的要命，一時之間就是想不起來。」

西門美玉道：「姑奶奶告訴你，小寶貝，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

「對對對……所以，我成天假在女人的禱槽中，沒錯啊。」

「是沒錯，姑奶奶再告訴你，宇文教之所以向四騎士尋仇，是由於四騎士在不久之前，殺了他的三個兒子。」

「啊……」

「這當然是一場龍爭虎鬥，你老爸正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現在，我明白了……」

× × ×

傍晚。

荒山古道。

暮色蒼茫，西風蕭瑟中，一輛雙套馬車在古道上飛馳。

馬車車廂密閉，看不到坐在裏面的是甚麼人。

駕車的車把式是小酒鬼。假和尚正騎着一匹黃驃健馬，隨後護送。

瞧這陣容，毫無疑問，車廂中一定是李十全和小辣椒。小酒鬼探懷取出酒囊，喝了一口之後，笑問道：「龍頭大哥，關在車廂中，會

不會覺得氣悶？」

車廂中傳出李十全的語聲道：「只要有小辣椒在一起，就不會氣悶了。」

「啊——龍頭大哥，你現在在做什麼呀？」

「自然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呀！」

小辣椒的語聲含嗔嬌叱道：「抱你的頭！」

「哈哈……」三個「男人」都縱聲大笑。

小辣椒怒聲道：「不許笑！」

李十全的語聲道：「行，男子漢，大丈夫，說不笑就不笑……」

「這才乖，」小辣椒的語聲道：「小酒鬼，你不要沒話找話說。」

「是，姑奶奶。」

「我問你，到前頭小鎮還有幾遠？」

「不遠，也不近，大概半個時辰就到了。」

「哦？還要半個時辰，那不是早就天黑了。」

「天黑了才更好呀！」

「天黑了爲什麼更好？」

「可以爲所欲爲啊！哈哈……」

古道旁的密林中傳出一聲冷笑：「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人影閃閃，前頭十多丈處已出現四個勁裝大漢，一字橫排，將古道阻住。

馬車在那四個勁裝大漢前三丈處停了下來。

小酒鬼呲牙一笑：「要買路錢？」

「你呀，只懂得成

差，記不得了。」

小辣椒對他道：「她說『我們都在找你』……」

「對對對……她是這麼說過，看來，還是女孩兒比較細心。」

曹不仁苦笑道：「雖然不是表示另外五個都已全部脫險，也是表示已有部份脫險了。」

丁二先生輕嘆一聲，道：「如果那五個都已全部脫險，那麼，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實力，還是很令人頭痛的……」

一艘小艇，疾駛而來。

丁二先生目光一凝，說道：「是水蜜桃。」

不錯，小艇上羅衣飄拂的，正是水蜜桃。

當小艇還在五丈之外時，水蜜桃已飛身而起，輕盈曼妙地落在遊艇上。

丁二先生說道：「看來又有了新的任務。」

「是的。」水蜜桃將兩個信函分別交與李十全、丁二先生，道：「請二位先看洞主的指示，我還有話轉達。」

火爆的場面，一下子靜止下來。那勁裝大漢取代小酒鬼的地位，站在車轆上掙得滿臉通紅。

小酒鬼正跌坐車頂上乘風涼。端坐車廂中的李十全，右手攬着小辣椒的柳腰，左手食中二指夾着對方的劍尖，臉上似笑非笑的神情，阻邊的「狗尾草」連連顫動着。

那勁裝大漢臉色一變再變。他的三個同伴也飛掠過來，看到這情形，也是臉色一變再變。

那勁裝大漢再度奮力一掙，還是有如蜻蜓撼石柱，紋風不動。他，羞憤交迸下，憤然震斷長劍，以斷劍刺向李十全。

「不是「刺」是「送」——乖乖他將斷劍「送」到李十全手中，人卻被李十全「送」到丈八之外而楞在當場。

不但那勁裝大漢楞在當場，他的三個同伴也同時楞住。

而且，連四騎士中的其他三位也都楞住了。

他們三位雖然知道這位亦師亦友的龍頭大哥的武功高出他們甚多，卻不曾想到會高到這種程度。

平心而論，宇文放手下的四大金剛，絕對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他們四個的身手，比起他們的少主「東海三蛟」來，絕對只強不差。

當然，之所以有這樣的情形，是由於李十全已決定以死神傳人的身份「敞開來幹」有關。

以前，李十全儘可能避免鋒芒太露，不得不保留大部份實力。

現在，既已決定「敞開來幹」，自然就可以放手施爲了。

李十全揮揮手，道：「老子不想難爲你們，去叫你們島主來！」

說話間，隨手一抖，那支奪自對方手中的斷劍，化成片片鐵骨，洒落車前。

不遠之處，傳來一聲沉喝：「四金剛退下！」

「是……」

正不知如何自處的四大金剛，如逢大赦地退到五丈之外。

人影一閃，車前已經多出一位灰衣老人。

此人約莫六十七八年紀，身材魁偉，慈眉善目，一臉和氣，一臉笑容。

比下，令人悚目驚心。

還有，他那蒙住寶劍的一層烏金，也早已揭掉，現出三星寶劍的本來面目。

澄澈如一泓秋水的劍葉上，兩面都用小粒的紅寶石嵌成日、月、星的三星圖案。

這就是當年死神所用的「三星寶劍」和「三星追魂令」。

雖然只風光了三年，但五十歲以上的武林中人，一定都記得，那是比閻王駕前黑白無常的「勾魂令」更恐怖的玩藝。

屠萬夫一看到那兩件玩藝，立即本能地臉色大變，騰身倒射。

慌不擇路，屠萬夫這一倒射，剛好撞在急馳而來的一位騎士身上。

那位騎士身着青衫，紅光滿面，鬚髮如銀，有如南極仙翁。

此人就是長春島島主宇文放。

宇文放的後面還有八騎人馬——四大護法和四大堂主。

李十全一怔，道：「此話怎講？」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小老弟，還記不記得『望鄉台』上的那個『老鬼』？」

李十全啞然失笑道：「你就是『笑面人屠』屠萬夫。」

「不錯。」

「你怎麼還沒死？」

「笑面人屠」屠萬夫是被李十全由「望鄉台」的樓板下出其不意，震落千丈絕澗中的。

當時，他們雙方沒有見過面，所以，才有前面的那一段對話。

屠萬夫得意盎然地道：「沒辦法，老天爺認爲我殺的人還不夠，不但不讓我死，而且還在絕澗中給我安排一支千年何首烏……」

有急驟的蹄聲遙遠傳來——

李十全悠悠地道：「所以，你現在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李十全又道：「其實，你大可不必這麼緊張，死神並沒死去，談不上甚麼『重生』不『重生』，老子不過是死神的代表而已。」

宇文放注目接問：「你是死神的什麼人？」

「老子是死神的徒弟。」

「你們四個就是四騎士？」

「不錯。」

「你是四騎士的首領李十全？」

「正是。」

「你知道老夫是誰？」

「別廢話！」李十全冷然接道：「宇文放注目接問：『你是死神的什麼人？』」

「老子是死神的徒弟。」

「你們四個就是四騎士？」

「不錯。」

「你是四騎士的首領李十全？」

「正是。」

「你知道老夫是誰？」

「別廢話！」李十全冷然接道：「宇文放注目接問：『你是死神的什麼人？』」

屠萬夫截口怒叱：「小狗看刀！」

屠萬夫展開第三輪的快攻。

這回，李十全有了不同的反應——他那防守的劍幕中，迸射出萬十道的血紅光芒。

冷月清輝之下，那百十道的血紅光芒，就像是初昇旭日所迸射出來的耀眼光芒似的。

凡是聽說過以往死神作風的人都知道，血紅光芒是三星神劍上的紅寶石受到無上內力所激發出來的寶光。

那也是死神要殺強敵的光芒。

一旁掠陣的宇文放臉色大變地飛身支援，並促聲勸喝：「屠老弟快退！」

「還退得了！」

李十全冷笑聲中，同時發出一串「叮叮」脆响，如砍瓜切菜似地，「嘎嘎」聲，最後是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

一切歸于靜止。

宇文放被震退丈五之外，老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默然無語。

屠萬夫亮出鬼頭刀，緩步前行。

李十全笑笑道：「屠老鬼，要拚老命，就快一點，要是怕死，夾着尾巴滾蛋還來得及……」

屠萬夫連忙接口道：「島主，有道是笨鳥先飛，這頭陣請讓給我。」

「好，小心一點。」

屠萬夫亮出鬼頭刀，緩步前行。

李十全笑笑道：「屠老鬼，要拚老命，就快一點，要是怕死，夾着尾巴滾蛋還來得及……」

屠萬夫亮出鬼頭刀，緩步前行。

李十全笑笑道：「屠老鬼，要拚老命，就快一點，要是怕死，夾着尾巴滾蛋還來得及……」

屠萬夫亮出鬼頭刀，緩步前行。

李十全笑笑道：「屠老鬼，要拚老命，就快一點，要是怕死，夾着尾巴滾蛋還來得及……」

新派風趣小說，清涼有勁。

新派風趣小說，清涼有勁。

不逗你笑 不算本事 小草包 王寶寶著

武俠世界，歷經三變，變到古龍，已趨頂峯，若再不變，又將沒落，區區不作，再求一變。變前人所未創，後世所不敢，至於變得如何，請讀者公斷。

屠萬夫的鬼頭刀被削成一片片鐵屑。生龍活虎似的屠萬夫已被斷成七八塊——這還是宇文放及時支援，否則，屠萬夫的死狀必然更慘。

李十全好像是什麼事也不會發生過一樣，咀邊的「狗尾草」習慣性地一翹一翹的。情況很明顯，他對宇文放已經手下留情了。

宇文放強抑心中激動，冷冷地道：「李十全，你雖已手下留情，老夫可絕不領情！」

宇文放不愧是一輩的成名人物，並不隱瞞自己的敗績。

李十全淡然一笑道：「老子也並沒有要你領什麼情。」

「老夫也不妨老實告訴你，錯過今宵，老夫還是要設法殺你們四個。」

「隨便……」

宇文放目光一掠屠萬夫那慘不忍親的殘屍，長嘆一聲道：「年紀輕輕，殺人的手段好殘忍！」

「閣下忘了，屠萬夫殺過多少人？」

「令師呢？」

李十全眉梢一揚，道：「老子師傅殺的都是該殺的人。」

「該殺的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有道理，老子請教，死在該殺的人手中的無數不該死的人，難道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宇文放被堵得啞口無言。

李十全神色一正，道：「閣下可以請了，在下有幾句臨別贈言，不知你愛不愛聽？」

宇文放漠然點頭，道：「說吧！」李十全又以他那吊兒郎當的神態道：「今後，你要找老子尋仇，老子不計較，只希望你保持過去不跟一統門同流合污的風範，不要跟死灰復燃的一統門餘孽有什麼勾搭……」

宇文放一楞道：「怎麼，一統門又捲土重來？」

李十全道：「不錯，他們早已藏身在右邊的密林中，最近的兩個就在那株參天古松上……」

邊說邊目注宇文白、西門美玉藏身的那株古松上，朗聲笑道：「二位，戲已看夠，是否也該下來了？」

「高明……」

西門美玉嬌笑聲中，偕同宇文白飛身飄落當場。

宇文白並向宇文放深深一躬，道：「叔叔父您好！」

「不好……」

宇文放一揮手，飛身上馬，率領着他的手下人絕塵而去。

這時，左右兩邊密林中，都有人緩步而出。

右邊密林中出來的是一個藍衫中年文士，和三個鬚髮斑白的灰衣老人。

黃衫中年文士就是宇文無畏的兒子，宇文白的父親，即將東山再起的一統門的

門主宇文都。

三個灰衣老者是天外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老四皇甫仲、老六力英豪。

加上老三西門美玉，天外八魔已到了一半，這也就是說，還活着的天外八魔中人全到齊了。

再加上宇文都，宇文白父子倆，這份實力是夠瞧的。

左邊密林中出來的是水長東，丁二先生，少林羅漢堂主持明心大師，武當長老一葉真人、曹不仁等五位。

而曹不仁的手中還抓着一個人——李哲。

李哲面如死灰，垂首不語。

水長東還是一身青布衫褲，但頭上多出一幅包頭的青布。

撇開四騎士不說，雙方陣容倒也算是旗鼓相當。

宇文都對於水長東等人的適時出現，似乎殊感意外，而臉色為之一變。

李十全已于水蜜桃所交付的密函中知道了水長東就是他母親白冰玉的化身，因此，一見面就激動地叫道：「娘……」

白冰玉凄然一笑，道：「虎兒，千萬萬語併做一句，娘對不起你……」

李十全連忙說道：「娘，千萬別這麼說……」

白冰玉道：「有些話，我必須當眾說明，多年苦心孤詣，我只爲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公事，那就是奉恩師之命，預防一股邪惡勢力的死灰復燃。

「很慚愧，我一直沒查出那股邪惡勢力究竟是什麼人，一直到昨天，才由死神大俠相告，是一統門的餘孽在作怪。」

「第二件是私事，就是手刃李哲、趙得柱二人，由于小鳳的關係，趙得柱我已寬恕了他，現在，李哲這匹夫由你親自手刃父仇……」

目光轉向曹不仁，道：「糟老頭，請將李賊的穴道解開，扔過去，讓他作公平之一搏。」

「是！」曹不仁解開李哲的穴道，隨手抓起向李十全一扔，說道：「小老弟接着！」

李十全沒有接。

事實上，李哲已在半途猛打千斤墜，瀉落在李十全身前三丈處。

李十全納劍入鞘道：「你沒有兵刃，我也以徒手超度你，現在，你可以先活動一下筋骨。」

「不必！」

李哲慘然一笑，左手一抬，猛然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霍」地一聲，腦漿與鮮血迸射中，徐徐地倒了下去。

李十全怔了一下，道：「也好，免得有污我手……」

現場中沉寂少頃之後，白冰玉向宇文都揚聲問道：「你就是即將東山再起的一統門門主宇文都？」

宇文都冷然點點頭，回答道：「不錯。」

「你已知道李十全是死神的傳人？」

「不錯。」

「當年，死神爲什麼如此嗜殺？並必欲消滅你們一統門，你知不知道個中的原因？」

「不知道。」

「也不知道死神的姓名來歷？」

「廢話！」

「不是廢話，現在，我告訴你……」

所有正邪羣豪的目光，包括李十全在內，都一齊投向白冰玉。

白冰玉徐徐地道：「死神姓杜，名恆，他的父親杜天行跟宇文都的父親宇文無畏同爲邊關守將，宇文無畏是杜天行的副手。」

「在一次瓦剌入侵的大戰中，乘勝追擊，消滅了一個瓦剌部落，俘獲一位美麗的公主和巨額的金銀珠寶。」

「財色動人心，宇文無畏想將大批財富據爲己有，辭去官職，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但杜天行堅決反對，要將巨額財寶呈繳朝廷。」

「心懷叵測的宇文無畏，乃偕同心腹發動兵變，將杜天行制服，並偽造杜天行的通敵文件昭示部屬，呈報朝廷。」

「於是，戰功、財寶、美人都歸宇文無畏所得，而杜天行以通敵叛國罪，滿門抄斬……」

宇文都截口冷笑道：「這些，都是死神杜恆所說？」

「不錯。」

「既然當時杜家已經滿門抄斬，杜恆又怎能活到今天？」

「問得好，」白冰玉輕嘆一聲：「說來也是天意，當時的杜恆，正跟一位風塵奇俠學藝天山，才倖免一死。」

「以後呢？」

「以後，宇文無畏達到了他辭官開創一番事業的願望，當杜恆藝成下山時，一統門的勢力正如日中天。」

「當時，杜恆於明查暗訪，獲得乃父的冤情之後，曾獨闖禁宮，面謁皇帝，請求爲父平反，皇帝也曾一口答應。」

「可是，光是皇帝答應不管用，在有關於門『推、拖、拉』的情況下，一晃二年沒有下文。」

「杜恆忍無可忍下，於是決定以自己的力量復仇雪恨。」

「首先開刀的，是主審他父親那個案子，也曾受過宇文無畏的好處的那個混帳官兒，其次是陽奉陰違，故意不予平反的那批狗官。」

「然後，就以『死神』身份，在江湖上對白道中的偽君子和黑道巨擘，展開血腥屠殺……」

宇文都又截口問道：「他爲什麼不立即找我父復仇？」

白冰玉道：「這當然也有原因……」

「什麼原因？」

「杜大俠認爲，由於宇文無畏的利慾薰心，挾嫌誣告，使他一家三十餘口，冤沉海底，杜大俠如果也來一個滅門報復，

殃及無辜，於心不忍，但只殺宇文無畏一人，又太過便宜，於是他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要宇文無畏在死前受到三年精神上的折磨，這也就是說，當他對宇文無畏採取行動的三年之前，就已經通知了宇文無畏。」

「所以，武林中，最先知道死神身份的人也就是宇文無畏，但是，他卻秘而不宣。」

「也所以，宇文無畏在那三年之中，除了自己勤練武功之外，也全力擴充實力，並設法拉攏天外八魔。」

宇文都冷笑道：「可惜先父已經作古，你這一面之辭，有幾成真實性，已無法攷究。」

白冰玉道：「由於宇文無畏已在復仇行動的大地震中遭到天譴，杜大俠劫後餘生，也大徹大悟，不再追究什麼，也不打算再殺人，這一點，杜大俠的徒弟李十全可以證明。」

宇文都說道：「李十全能够證明什麼？」

白冰玉道：「在我說明這些之前，李十全只知道他師傅叫死神，叫劫餘生，其餘都一無所知，你說，這能證明一些什麼呢？」

「那麼，他爲什麼又向本門尋仇？」

「這就要問你自己了。」

「問我？」

「不錯，你自己的作爲，比你老子更爲殘忍、狠毒，尤其是以藥物和特殊手法

所造成的活死人，更是慘無人道。」

「……」宇文都默然無語。

「杜大俠雖然不再尋仇，卻並未放棄對一統門的注意，所以，現在的結果，完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

「……」宇文都仍未接腔。

「再說，以你的作爲來說，即使杜大俠不讓李十全出面，我也不會放過你。」

宇文都訝問道：「妳我之間又有什麼過節？」

白冰玉道：「你我之間，沒有什麼過節，我辦的是公事，我奉恩師一陽子之命，隱居漂渺山虛無洞，就是要伺機剷除武林公敵。」

宇文都仰首大笑道：「好，理由都給你佔盡了，不必再說什麼了，劃下道來吧！」

白冰玉道：「不必劃道，你們父子加天外八魔中的四個餘孽，一共是六個，除了你的兒子造孽還不算多，可以免死之外，其餘五個都死定了，至於我這邊，只由我們母子倆出手……」

宇文都目光一亮，道：「其餘的人真的都不出手？」

「絕對真的。」白冰玉沉喝一聲：「虎兒！」

李十全含笑接口：「虎兒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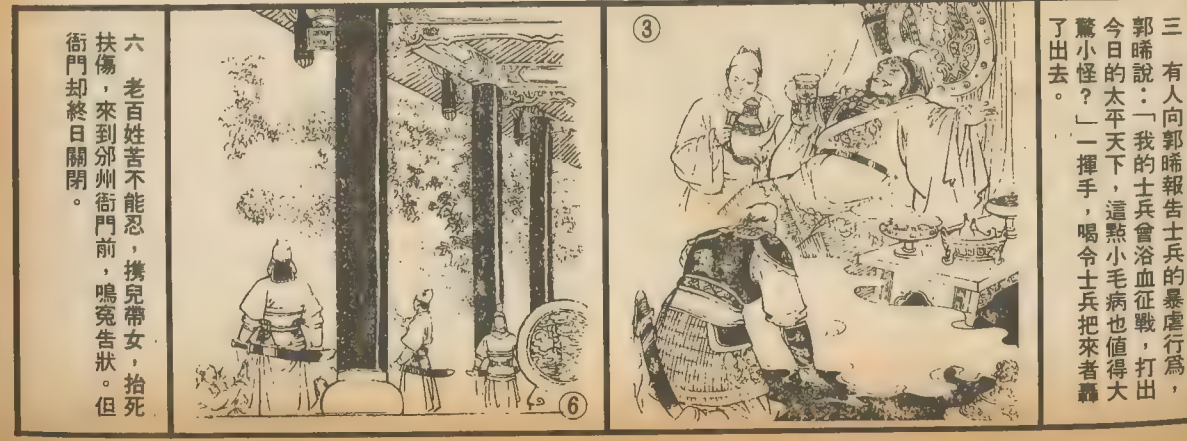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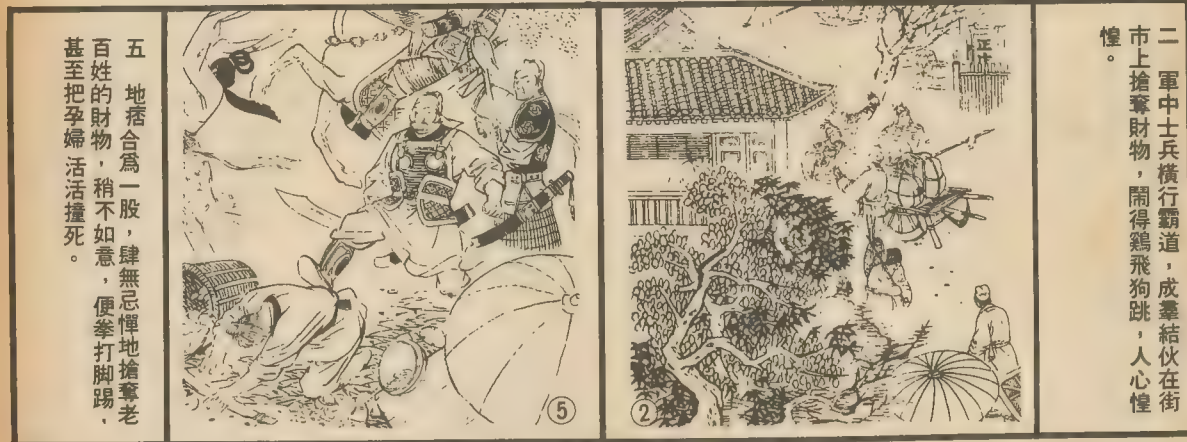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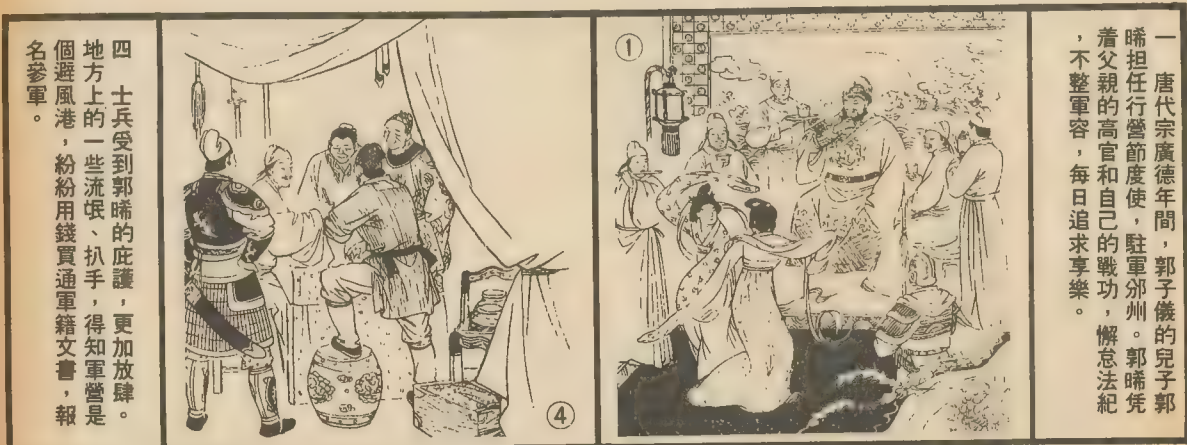
白冰玉道：「動手吧！別弱了死神傳人的名氣。」

「得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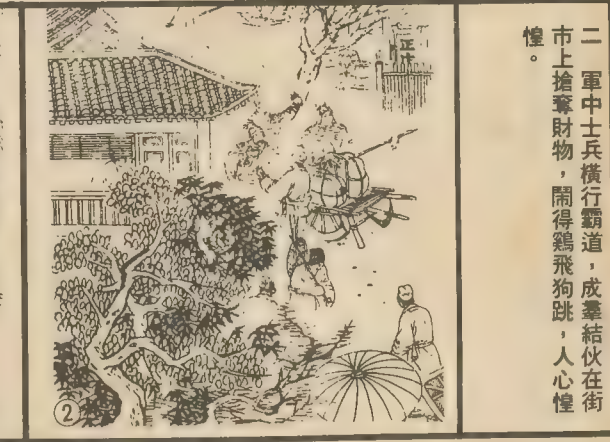
「鏘」地一聲，身劍合一射向宇文

除暴安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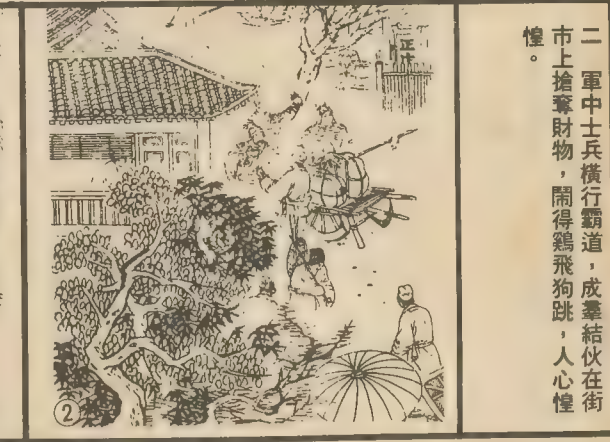
朝廷有功之臣郭晞，以功臣自居，縱容自己的部下為非作歹，老百姓怨聲載道。太尉段秀實有膽有識，不畏強暴，力斬歹徒，並使郭晞認識錯誤，從此嚴肅軍容軍紀，軍威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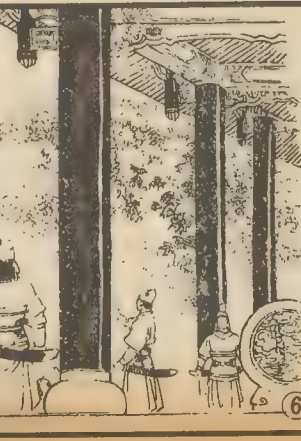
四 士兵受到郭晞的庇護，更加放肆。地方上的一些流氓、扒手，得知軍營是個避風港，紛紛用錢買通軍籍文書，報名參軍。



五 地痞合為一股，肆無忌憚地搶奪老百姓的財物，稍不如意，便拳打腳踢，甚至把孕婦活活撞死。



六 老百姓苦不能忍，携兒帶女，抬死扶傷，來到邠州衙門前，鳴冤告狀。但衙門却終日關閉。



身形所經，右手順勢一掌，將八魔中的老六力英豪擊得踉蹌追向白冰玉身前，李十全是左撇子，左手使劍。

白冰玉撿了個便宜，手中白玉簫順手一敲，力英豪的腦袋開了花。白冰玉首開紀錄，而且「槓上開花」——左手一揮，宇文白被震飛三丈之外，一身功力同時被發掉。

李十全還沒到連宇文子都身前，就被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和老四皇甫仲聯手截住。

宇文子都和西門美玉卻雙雙撲向白冰玉。這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最激烈，也最精彩的惡鬥。

但由於雙方的動作都太快了，只見刀光劍氣不見人影！當然也不可能分辨是誰佔了優勢。遠在五丈之外的小辣椒向小酒鬼悄聲說：「小酒鬼，我好緊張。」

小酒鬼道：「別擔心，妳應該對我的龍頭大哥有信心。」

假和尚道：「也應該對龍頭大哥的娘有信心。」

一聲慘呼，皇甫仲踉蹌後退七八步，頹然倒下，他的胸前竟然插着他自己的長劍。

現在，白冰玉、李十全母子倆都成了一對一。二對一都不曾佔得上風的宇文子都、柏文山二人，現在這情況，自然是更爲吃力了。宇文子都眼看大勢已去，已存「腳底抹油」的打算，且戰且退。就在這時候，李十全的寶劍上迸射出一片耀眼光芒。緊接着，一聲慘叫，八魔中的老大柏文山被齊肩腰斬。宇文子都心膽俱寒中，騰身而起，以身劍合一之勢疾射而去。李十全沉喝一聲道：「娘，讓我來收拾……」李十全話說完，人已以御劍術追了上去。只見兩道精虹以凌空之勢一扭，一絞，宇文子都連慘叫都不會發出，就已經身首異處，隨着一蓬血雨，掉落地面。當李十全回到白冰玉身邊時，白冰玉已揭去頭上的包頭青布——頭上牛山濯濯，戒痕猶新。李十全一愕之下，滿臉痛苦地跪了下去，道：「娘……妳這是爲什麼！」白冰玉撫摩着他的頭頂，慈祥地一笑道：「痴兒，痴兒……不要難過，娘現在法號『百了』，恩仇了了，了了百了，你該替娘高興才對啊……」

(全文完)

98-04-43-04

郵政儲蓄存款通知單

地址姓名人款寄 號帳款收

0013165-3

名戶款收

兩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元 次 手續費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數字)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開撕勿請但寫填必不聯此款存人本戶帳、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儲蓄存款通知單

地址姓名人款寄 號帳款收

0013165-3

名戶款收

兩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元 次 手續費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主管：

經辦員：

主管：

經辦員：

300.000本70.1. 134×192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60P.模)保管五年(蓋光)

七 原來，邠州長官白孝德正在府中與家人商議對策。白孝德說：「郭晞放縱士兵為暴，理應受到制裁，況且這也是我份內之事，我應升堂審案才是。」家人聲稱是，點頭讚許。



十一 消息傳到涇州刺史段秀實耳中，這段秀實為人慷慨正義，早就對郭晞的行為為不滿，眼下又見地方長官不給百姓作主，心中無比激憤，決定立即求見白孝德。

八 「不過，」白孝德捻着鬚鬚說：「郭晞之父郭子儀是當朝副元帥，萬一得罪了他，恐怕我們諸位都吃罪不起呀！」家人又都齊聲附和。



十二 二人相見，段秀實毫不客氣地質問白孝德：「天子把邠州百姓交付給您治理，您親眼看見百姓們遭受虐害，能忍心嗎？」

九 衙門以「老爺有病」為由，一連三天不升堂，老百姓苦苦哀求，不肯離去。



十三 白孝德被問得面紅耳赤，低頭沉思良久，問道：「依您之見如何辦呢？」段秀實說：「此地處於邊塞，禍亂危及國家，您應該立即除惡才是！」

十五 段秀實強壓怒氣，拱手對白孝德道：「我固然沒有什麼才能，只要您給我糾察軍隊的權力，我願意去試試。」



十六 白孝德呆呆地望了段秀實好一會兒，隨後寫下委任狀，任命段秀實為軍中執法官。



十七 臨別，白孝德千叮嚀萬囑咐，要段秀實謹慎行事，切不可惹出大亂子。段秀實慨然道：「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何亂之有？請您放心。」說罷，昂然而去。



十 郭晞營中的那些兵痞得知老百姓告狀的消息，便到衙門前騷擾。他們橫冲直撞，尋事挑畔，告狀的百姓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真是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靈。



十四 白孝德急忙搪塞說：「我又怎能忍看百姓的苦情？只是我官職太小，能力又差，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十八 回來後，段秀實親自挑選精幹兵士組成執法隊，並對他們說：「身在軍籍，當以保國護民為本，若見到危害百姓的敗類，應捨身取義。」兵士們齊聲道：「願和您生死與共！」



十九 郭晞營中那些兵痞，根本沒把段秀實放在眼裏。一個傢伙氣勢汹汹地說：「他姓段的不來還好，來了，咱哥兒們幹得更歡！」衆歹徒一哄而起，嚷道：「走哇！給他點厲害看看！」



二十 歹徒們來到街上一家酒店，大吃大喝一頓。臨走，賣酒老頭要酒錢，被一個歹徒掄刀砍死。



二十一 歹徒們瘋狂地把桌椅、酒器砸個稀巴爛。隨後，他們又把幾個大酒瓶抬到街上，當眾砸碎，甜酒流滿了街道。一個傢伙指着碎瓶對百姓們說：「敢要錢的睜眼看！」



二十二 此刻，日夜巡邏的執法隊正好趕到這裏，見此情狀，亮出兵刃，與歹徒們展開了一場拼殺。



二三 圍觀的老百姓也來助戰，他們掄起斧頭扁担，把歹徒們打得鬼哭狼嚎。經過一陣搏鬥，終於擒住了這些壞蛋。



23

二四 歹徒們被押進了執行廳，段秀實厲聲喝問。哪知歹徒們對罪行直言不諱，一個個挺胸送肚，非常傲慢。段秀實怒火升騰，拍案而起，喝令左右，將歹徒推出斬首。



24

二五 歹徒們似乎胸有成竹，全無半點懼色。一個滿臉橫肉的傢伙說：「姓段的，你睜開眼看看我們是誰的部下！你殺了我們，看你自己還能活幾天！」



25

二六 段秀實冷笑一聲，指着歹徒們說：「我段某倘有一口氣在，決不與你們共戴一片天！」拉出去！」



26



27

二七 歹徒們被押到街心，一個個立時魂飛膽破，癱軟在地。段秀實當眾宣判，百姓無不拍手稱快，民心大振。



28

二八 段秀實依法處決了歹徒，並把他們的人頭插在槍尖上示眾，旁邊還掛了一個牌子，上寫：「謹此為訓」四個大字。



29

二九 消息傳到兵營，營房一片混亂，兵士中有的披甲執刀，準備與段秀實拼命，並揚言要追查後台。



30

三十 白孝德聞訊，嚇得兩腋滾汗，急忙召見段秀實，責備他道：「讓你謹慎行事，你却闖了亂子，如何是好？」

三一 段秀實看着白孝德，一字一句地說：「自古道：『善惡之間，難得諸和，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此事與您無關，一切由我承擔。我立即就去郭晞兵營安撫士兵。』」



31

三二 白孝德連忙攔阻說：「不可，不可，此去豈不是飛蛾投火！」段秀實說：「我想那郭晞乃是名將後代，是可以理喻的。萬一不成，殺身救國也是臣子的歸宿。」



32

三三 白孝德點頭，一往深情地看着段秀實，心中十分慚愧。隨後，他傳令點派了幾十名衛兵給段秀實作隨從。



33

三四 段秀實婉言謝絕了。他說：「此以理不以力，如帶衛兵，反會把事情弄複雜了。」最後，段秀實只選了一名瘸腿的馬伕作隨從。



34

三五 白孝德苦苦勸說不成，望着段秀實漸走漸遠的背影，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



35

三六 不大功夫，段秀實和馬伕來到郭晞營門。守門衛兵認出了段秀實，嗖地抽出腰刀，殺氣騰騰地迎上前去，就要動手。



36

三七 段秀實毫無懼色，說聲：「且慢。」指着衛兵的盔甲笑道：「怎麼，殺我這樣一個老卒，還用得着渾身披掛嗎？別費事了，我帶着我的腦袋來了。」衛兵愣住不動了。



37

三八 段秀實嚴肅地責問說：「是我有意為難你們嗎？是郭子儀副元帥虧待了你們嗎？你們身為國家戰士，却殘害百姓，無非是想敗壞副元帥的名譽！快叫郭晞出來。」



38

三九 郭晞正在帳中生悶氣，忽聽傳報段秀實來到，不由得心火沖頭，大吼道：「好你個段秀實，我不找你，你反而打上門來。弟兄們，隨我出陣！」



四〇 郭晞領兵走到門口，抬眼一看，不由吃了一驚，段秀實身不帶刃，又無一兵一卒，這是怎麼回事？滿腔的殺氣不知怎的丟了一半。



四一 段秀實上前施禮，郭晞淡淡地說：「大駕光臨，不知有何見教？有話就請直說。」左右兵士舞刀挺槍，恨不得把段秀實撕成碎片。



四二 段秀實全不計較，從容地說：「將軍之父是當朝副元帥，幾十年南征北戰，立下了充天塞地的戰功，提起副元帥的英名，誰不稱頌！」



四三 郭晞聽罷，心中泛起一絲甜意，但仍餘怒未消地說：「那頂甚麼用？到如今，還不是連個士卒也保護不住！」



四四 段秀實指着眼前的兵士對郭晞說：「百姓們每年交納兵稅，供養這些人，為的甚麼？為了培育那淪喪國家的禍根嗎？」郭晞心中一頓，問道：「此話怎講？」



四五 段秀實跨上一步，莊重地說：「官逼民反，自古如此。如今你的士兵欺凌百姓，無惡不做，人民豈能不反？」



四六 郭晞不由得倒退了一步，段秀實接着說：「我們守着邊塞，內部一亂，外寇勢必乘機進犯，試問，這引亂罪名該由誰擔？」郭晞聽罷，倒抽了一口涼氣，連忙施禮，請段秀實進帳去談。



四七 郭晞給段秀實讓了座位，說：「將軍所講，使我感到震驚，請您言明我的治軍過失。」



四八 段秀實直言不諱地講起軍營中受賄納奸的弊端，並告誡說：「如不迅速治理，國亂不出幾日，副元帥一世英名，就要淪喪在將軍手中了。」



四九 郭晞出了一身冷汗，翻身向段秀實拜倒，感激地說：「若非您及時賜教，我險些成了父帥的逆子，國家的罪臣了。」段秀實起身扶起郭晞。



五十 事已平息，馬伏請段秀實回去，低聲說：「郭將軍雖已悔悟，怎奈他部下歹徒很多，恐怕不宜久留此地。」段秀實故意大聲說：「不要緊，郭將軍會保護我們的。」



五一 郭晞聽了倆人的談話，心中悔恨交加，急忙走出門去，喝令兵士們解甲回營。但由於郭晞平日不治軍紀，兵士紀律渙散，仍有些兵士遲遲不肯離去。



五二 郭晞走進帳來，向段秀實謝罪。段秀實說：「我還沒有吃飯，請將軍為我準備一頓簡單的飯吧。」郭晞應聲出去了。



五三 馬伏前來勸阻說：「虎狼窩裏，還吃甚麼飯？將軍趁早走吧。」段秀實說：「我正要殺殺這些歹徒的威風，如果草草回去，這些人豈能落膽？」



五四 郭晞陪段秀實吃飯，段秀實又吃又喝，故意大聲說笑。帳外的歹徒們又氣又恨，正直的兵士們却暗暗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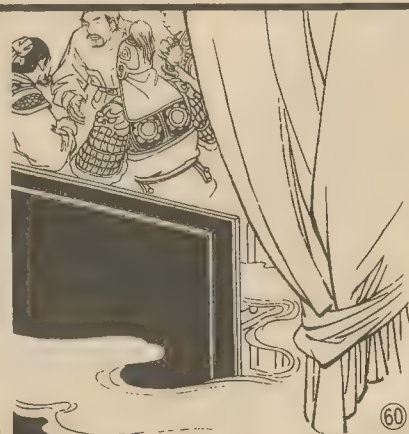


五五 掌燈時候，馬伏請段秀實啓程。段秀實對郭晞說：「我的肚子忽然疼起來，趕不了路，請將軍許我在營中過夜。」郭晞暗中贊許，又有些擔心，但還是同意了。



五九 盡管先後派出幾隊心腹士兵放哨，郭晞仍是不放心，最後還是跨上寶劍，親自為段秀實守門去了。

五六 段秀實讓馬伏先回去，為的是讓歹徒們看一看自己的膽量。馬伏堅持不過，只得自己先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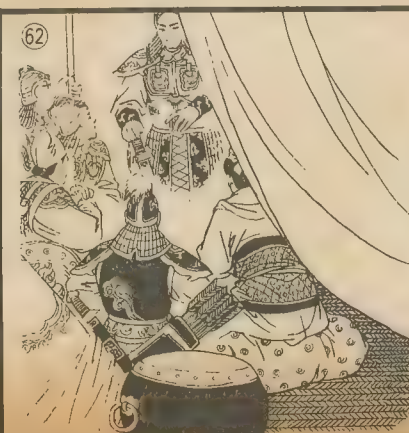
六十 再說那些歹徒也是一夜沒睡。他們聚在一起，決定來個破釜沉舟，殺死段秀實，以便保全自己。

五七 夜深了，月光照進帳裏，段秀實躺在床上假裝睡着。他想：這一夜很是關鍵，不僅能殺歹徒威風，振兵士正氣，也可以讓郭晞見我的治軍決心……



六一 正在策劃，忽然探子報告說：「郭大將軍前來放哨了。」氣得這些歹徒們咒爹罵娘，終於沒敢輕舉妄動。

五八 這一夜郭晞也沒有合眼。他坐在案前思緒萬千，想到段秀實為了護國治軍挽救自己，冒着生命危險夜宿軍營，心中非常慚愧。



六二 營房中那些正直的士兵被段秀實的精神所感動，也都聚在一起，研究對策，一旦發生事變，就去應戰。

六三 天亮了，段秀實起身出帳，正撞上郭晞，二人緊緊握住手，相對無言。段秀實見郭晞兩眼血絲和兩肩風霜，感激地說：「讓將軍辛苦了。」郭晞只是慚愧地搖了搖頭。



六四 爲了表示悔過，郭晞決定向白孝德請罪，請段秀實隨同前往。一路上，二人并馬交談治軍的措施，十分投機，於是交上了好朋友。



六五 白孝德聽說郭晞來到，急忙出來迎接。見郭晞上前施禮告罪，慌忙攔住，連聲說：「豈敢，豈敢，我還要向段公學習。讓我們同心同德，把地方治理好吧。」



六六 郭晞回到軍營，立刻逮捕了軍籍文書，命他交出非法入伍的士兵名單。



六七 軍籍文書慌了手脚，供出了名單，然後被打了八十軍棍，發配充軍去了。



六八 郭晞按名捉人，歹徒們全部落網。接着又在全營中展開檢舉揭發，無論官兵，凡有人命的一律處決了。



六九 郭晞又命令兵士交出搶來的百姓財物，退回原主。百姓們交口稱讚，軍民關係變得非常融洽。



七十 從此以後，郭晞嚴肅軍容軍紀，終日操練士兵，軍威大振。(完)





58 派岳雲押運糧草軍前聽用，並囑咐道：“軍中糧草重要，不可大意。”岳雲領命，出帳去了。

55 岳飛說：“我們要平定內亂，打退金兵，恢復中原，免得老百姓受苦。所以我才應詔出去。”大家聽了才說：“大哥言之有理。”各去準備行裝。



59 牛皋帶兵到了九龍山下，立刻下令攻山。

56 岳飛到了臨安，見過趙構。趙構命他官復原職，帶兵十萬，即向山東出發去剿滅楊再興；並賜御酒三杯饒行。



60 楊再興帶兵下山，問過姓名，才知是牛皋，就說：“你不是我的對手，且等岳飛來會我吧。”

57 第二日，人馬已經齊備。岳飛來到大營升帳，派牛皋帶領三千人馬為先鋒。

楊再興 (二)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眾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52 岳飛把欵差迎進廳內，聽讀聖旨，接受了龍鳳旗，答應立即召集部下同進京。

49 魏娘娘想了個主意，說她願綉一對龍鳳旗，上綉“精忠報國”四字，賜給岳飛，或者肯來。趙構依允。



53 送走了欵差，岳飛便約集了眾兄弟，說皇帝下了詔書，命我到九龍山去征討楊再興；又收下了皇后親自綉的旗子，只得進京。

50 魏娘娘很快就綉好了一對旗子。



54 牛皋擺手說：“那個瘟皇帝，平常只寵信壞人，到了倒臺的時候，就來找我們去賣命，他却在官裏快活。我不去！”

51 趙構差人，帶了聖旨和旗子，到了湯陰縣。



70 看看天色已晚，二人約定明天再戰，各自收兵。



67 岳飛勸楊再興歸順朝廷，楊再興呵呵大笑說：“你好糊塗，皇帝只圖偏安一隅，不聽忠言，信任奸邪，無志恢復江山，不顧百姓艱苦，你輔佐他，將來只怕也落得死無葬身之地。”



71 第二天，岳飛到了陣前，見楊再興早已在那裏等候，就不再說話，立即交鋒。



68 岳飛一再勸說，楊再興不為所動，只要交手。二人當下約定一對一個，見個高下，不許旁人幫助。楊再興命令兵士回山寨，岳飛也令兵將後退。



72 岳飛和楊再興正打得不分勝負，恰好岳雲押解糧草來到營門。



69 兩邊人馬撤開後，岳飛和楊再興各自催動戰馬，雙槍並舉，大戰起來，戰了三百多個回合，不分勝負。



64 次日，岳飛吩咐眾將：“楊再興是員虎將，我要收服這個英雄，為國家做一番事業。無論我勝敗，你們切不可上前。違令者斬。”



61 牛皋大怒，提綱便打。楊再興用槍招架。二人戰了十幾個回合，牛皋戰他不過，敗下陣來。



65 吩咐以後，岳飛就到九龍山下討戰。眾將都在後面遠遠觀看。



62 楊再興也不追趕，帶兵回山去了。牛皋因打不過楊再興，就在離山幾里的地方安營，等候岳飛大軍。



66 等楊再興下了山，岳飛拍馬向前，問道：“楊將軍別來無恙？”楊再興說：“誰和你會過！”岳飛說：“小校場的事就忘了麼？”楊再興才知他就是槍挑小梁王的岳飛。



63 這天岳飛大軍已到。牛皋進帳說了敗陣的事，却不知敵將是誰。岳飛問：“可是當年小校場遇見的楊再興？”牛皋這才記了起來，說正是他。岳飛說：“等我明天親自出馬”



82 張保將岳雲背起，到了九龍山前，對兵士說明來意，軍士上山報與楊再興。



79 岳飛雖然免了岳雲死罪，可是想到對楊再興失了信用，仍然十分氣惱，就叫軍士將岳雲重責四十軍棍。



83 楊再興下山驗了岳雲的傷，說：“這還像個元帥。”並叫張保回去傳話，明天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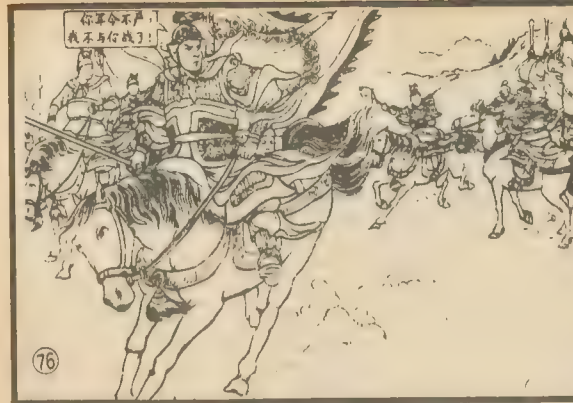
80 打到二十棍時，牛皋過意不去，覺得岳雲受刑，是他害的，就上前求情說：“我願替侄兒挨二十棍。”



84 楊再興回到山寨，想着岳飛軍紀嚴明，而且一心想要抵抗金兵，收復失地，真是一個英雄，心中暗暗佩服。



81 岳飛這才叫軍士停刑，吩咐張保：“你將公子背去山前，對楊將軍說他剛回營，不知有軍令，本要斬首，因眾將求情，改為責打，請楊將軍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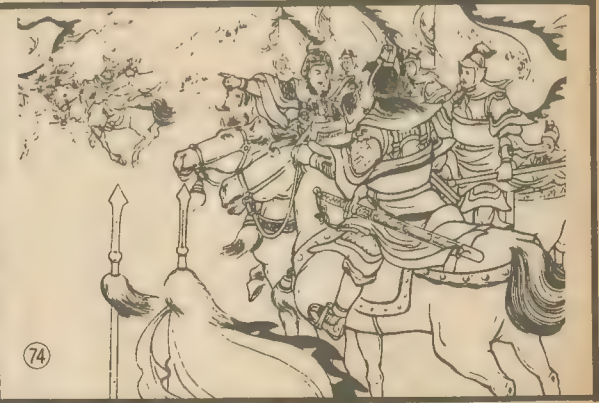
76 楊再興見有人來助陣，大喝一聲，撥馬回山去了。



73 岳雲問：“元帥可在帳中？”軍士說，正和楊再興交戰。岳雲就叫軍士們看守糧草，自己騎馬跑到陣前去看。



77 岳飛自覺羞愧，只得收兵，回到帳中。等岳雲來交令時，岳飛便叫：“將他綁去砍了！”軍士立刻將岳雲上了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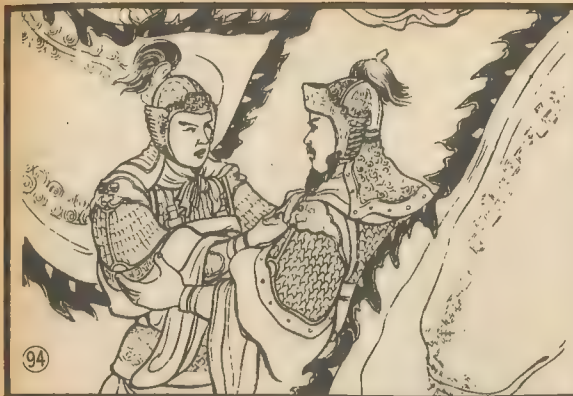
74 牛皋見岳雲來了，就說：“你來得正好，快上去幫你父親拿了這個強盜，就完事了。”



78 眾將一齊跪下求情，說岳雲才到軍營，不知緣由，誤犯了軍令，請求寬免。



75 岳雲不知內情，將馬一打向前跑去。岳雲手舉雙錘，高喊：“爹爹少歇，等我來拿這賊！”



94 岳飛執住楊再興的手，說：“將軍不棄，願結為生死之交，共同抗金保國。”



91 楊再興不提防有這一着，背上被岳飛用鋼一按，就跌下馬來。



95 楊再興說：“元帥請先回營，我上山收拾了糧草便來。”說完，回山去了。



92 岳飛連忙下馬，放下兵器，過來把楊再興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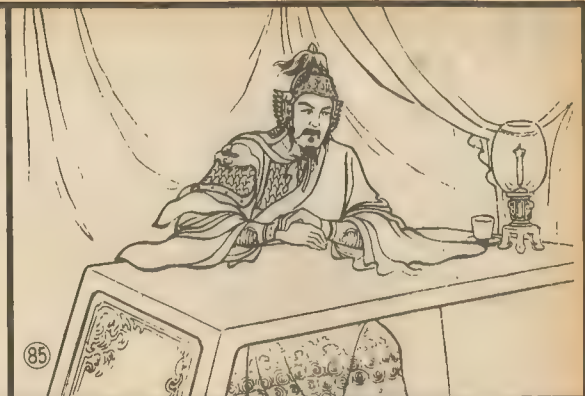
96 不一時，楊再興來到大營，與岳飛和眾將相見。岳飛擺宴接待。席上，大家都說，願協力同心，掃滅金兵，恢復中原。
(本段完)



93 楊再興既敬重岳飛的保國忠心，又佩服他的武藝，站起來施了一禮，說：“小將情願歸降了。”



88 二人打了十幾個回合，岳飛假裝戰敗，撥馬便走。



85 當晚，岳飛也在想着收服楊再興的計策。他想：楊再興是老令公的後代，六郎的玄孫，世代都是本朝的名將，立過多少汗馬功勞。



89 楊再興笑道：“你今日為何不濟？”說着隨後趕來。



86 岳飛想着，明天再用這話來打動他。但是，楊家槍是有名的，怎樣破呢？想了很久，打算用“殺手綱”試試。



90 岳飛見楊再興離得近了，猛然將馬帶回，左手持槍刺去，等楊再興用槍架住，就用右手取出銀綱，使個“殺手綱”，向他打去。



87 第二天來到陣前，正要交鋒，岳飛說：“將軍，你家世代忠良，老百姓人人稱讚。我們還是同心破金吧！”楊再興嘆了一口氣說：“你勝了我手中的槍再說。”

用色狐媚

拒絕劬勞

天色陰沉得可怕，在遠處，有兩股龍捲風的風柱，上尖下銳，直達天際，像是白鳥雲之中，好像有兩條灰白怪龍，垂了下來，直達地面一樣，風勢十分勁，田裏的莊稼，全都被風吹折了，亂成一團，在田塘上，站着幾個莊稼人，望着被風摧折的莊稼，臉上神情漠然，充滿了極度的淒苦。

在田邊的官道上，一匹白馬，冒着風，疾馳而來，馬鬃被狂風吹得亂飄亂拂，馬上那人伏在馬背上，只是策騎疾馳，不一會，來到了一個岔路上，提一提馬韁，馳進了左首的那條路。

那條路上，兩邊全是參天古木，這時風勢勁疾，樹枝樹葉，亂抖着，發出驚人

的響來。

那人馳進了兩三丈，略勒一勒馬，抬起頭來，只見他騎的馬，雖然神駿，但是他衣着却十分樸素，滿身是塵，臉上也沾了不少塵，濃眉上更是沾滿了沙粒，他約莫三十歲上下年紀，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向前望着，緊皺着眉。

他在想：風那麼大，眼看風勢越來越

勁，該找個地方，歇一歇了！

正在他那樣想的時候，突然，路旁的樹叢裏，跳出了兩個人來，叫道：「請止步！」

那人一見有人叫喚，立時勒住了馬，

那兩人道：「你別向前去了，前面一座大橋，已被風吹斷，通不過了！」

那人略呆了一呆，在馬上拱手道：「多謝相告！」他一面說，一面已然牽轉了馬頭，向路口馳去，可是他才一轉過身來，那兩人互望了一眼。

陡地探手，在後腰上拿了一柄矛在手，手臂振動，「騰騰」兩聲響，兩支短矛，已向那人的背後，電射而出！風聲呼呼，可是那兩人的腕勁，雖是極強，短矛電射向前，破空之聲，仍然尖銳可聞，那人背對這兩個，眼看非被短矛射中不可了！但是，也就在短矛疾射向前的一剎間，

那人的身子，陡地一側，已然藏進了燈中，看他的樣子，像是在燈裏藏身，那一剎間，還想將馬頭拉開去的，可是那兩柄短矛，來勢實在太快。

他身子才一側，短矛已然射到，「撲

撲」兩聲響，射進了馬頭，鮮血立時湧出，

那白馬怪嘶一聲，滾跌在地，而也就在那一剎間，那人的身子，已自馬腹之下，

竄了出來，他才一竄出，連滾帶跌，疾如

旋風，向那個人撲了過去。

那兩人見自己暗算不着，已是呆了一

呆，而就在他們一呆之際，那人已到了他

們的身前，身形一長，霍地起立，那兩人

連忙想要後退時，那人雙手齊出，十指如

鈎，已然抓住了那兩人的衣服，厲聲喝道：

「為什麼暗算我！」

那兩人被對方抓住了衣服，雖然神色

駭然，但是却仍然十分強硬，一個叫道：

「好意叫你快點走，你再不識趣，只怕橫

屍遍地！」

那人一聲怒喝，手臂一振，只見發話

的那漢子，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也似，陡地

向外，飛了出去，「砰」地一聲響，撞在一株大樹之上。

那一撞的力量，骨實不輕，撞得那人

「哇」地一聲，口噴鮮血，跌了下來，蜷

縮在地上，再也起不了身。

另一個被抓住的人，一見這等情形，

大驚失色，怪叫了起來，隨着他怪叫聲

，只見前面路上，樹後都有人轉了出來。

利那之間，聚了三二十人，一齊向前

奔了過來，但那些人，只奔到了丈許遠近

處，便站立不動，列成整齊的兩行，分了

開來。

緊接着，只聽來兩下呼叱聲，自遠而

近，傳了過來，來勢迅疾之極，只見兩個

人，抓着繩子，那繩子的一端，抓在他們

的手中，一端，繫在一株足有三四丈高的

大樹之上，他們兩人，竟是抓住了繩子，

疾蕩過來的，且以來勢快到了極點，人影

一晃，已到了近前。

他們兩人的手中，各執着一面三角形

的大旗。

路上風勢本就強勁，再加上他們迅疾

無比地蕩了過來，兩面旗，「勒勒」有聲

，氣勢非凡。

那兩人一蕩到了離地只有四五尺時，

手臂向下一沉，「拍拍」兩聲響，兩面旗

先脫手飛出，插在地上，立時隨風飄揚，

而那兩人手一鬆，身子也落了下來，穩穩

站在旗旁！

那兩人自發出呼叱聲到現身，自樹上

蕩了下來，出勢快絕，而且給人一股詭

異莫名之感，那人已不由自主，揚了揚兩

道濃眉。

中篇俠情故事 / 黃陵子·文圖
飛鷹·雙毒

飛鷹 · 雙毒 · 一妖姬



而等到旗插定時，那人向這面旗一看，臉上更現出驚駭的神色來。

那兩面旗，全是密繡而成，一金，一銀，金旗之上，還加繡一條看得耀眼，細得出奇的蛇兒，而在銀旗之上，加繡的却是一條紅的怕人，足有一尺來長的蜈蚣！

這兩面旗，看在任何一個學武之士的眼中，都不禁要心頭怦怦亂跳，那人自也不能例外，那是邪道之中，兩個頂尖兒的高手，天地雙毒的標誌。

這兩面旗在，天地雙毒一定也在，武林上的許多名聞天下的大俠，雖然行俠仗義，好打不平，但是如果知道這事情是天地雙毒所為，是不是還有人毫不放慮地打不平，那也真成疑問了！那人勉力鎮定心神，但是他一開口，聲音也顯得很不自然道：「原來是天地雙毒在此！」

站在旗旁的兩人齊聲道：「不錯，兩位老人家，有事要在這裏辦，你是硬要擠一脚，還是遠遠地滾開去？」

這兩人均言，可算無禮之極，實是任何人都忍不下這口氣來的。

但是天地雙毒的武功極高，獨門暗器，又層出不窮，令人防不勝防，橫行江湖已久，他們的手下，自然驕橫已慣，這樣說話，已真是客氣的了！

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又變得鎮定了許多，道：「本來找說說橋斷，已然準備離開，但這兩位飛鷹傷人，我才轉回身來的！」

他那樣說法，語氣可以說是委婉之極，而且從他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他是竭力在抑制自己心頭的怒火，才能勉強講

出這句話來的。

可是旗旁的那兩個人，却「哈哈」一笑道：「老實告訴你，前面根本沒有橋，路可暢通，你是不是還要向前去，趁早決定！」

那人身形凝立着不動，在那剎間，他臉上的神情，變了好幾次，而在他的心中，思潮起伏，一時之間，也難以作出決定來。

武林中有許多人，都以為他為大俠，有更多的，替他取了一個更好聽的外號，叫他「飛鷹大俠」，提起飛鷹大俠東方亮名頭來，也可算响亮。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却只認為自己是一個流浪漢！

一個人的心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別人無論站得離他多麼近，可以看到他面上每一個毛孔，但是也決看不透他的心中事！

東方亮的心事，也同樣沒有人知道，他在江湖上漫無目的地遊蕩，為的只是要排遣那難以形容的寂寞。

他的那種寂寞是如何而來的，他根本不願再去想，那是一個太創痛的往事。

他東流西蕩，憑着他一身武功，自然也管了好些閒事，打了很多不平，幾年下來，居然掙得了一個「大俠」的名頭，而且，也因為他一直獨來獨往，被人賜以「飛鷹」的俠名，那是他開始在江湖上流蕩，絕想不到的。

這時，他心中在想的是，自己是向前去呢，還是被天地雙毒的旗子嚇退？然而，東方亮立時又想到，自己就算退，也是退不了的了，剛才，自己才一掉

轉馬頭，不是就有兩柄短矛，向自己的背後飛射過來了麼？更何況此際，雙毒的令旗，已經亮了相！

東方亮呆了片刻，緩緩地道：「我還得向前去看看！」

站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這樣，可以死得明白些！」

東方亮心中又苦笑了一下，他一聽得那兩人如此說法，就知道自己料得不錯，雙毒令旗一現，他就算跪下來叩頭，也是逃不脫的了！

他仍然挺立着，他的手慢慢向前移動，伸向腰際，按住了腰際所纏的鷹爪向前移動。

在這時，在路邊站着的那三二十人，也各自向前，踏前了兩步，風聲仍然勁疾，東方亮手背見抖，「踏踏踏」一響，纏在腰際的那條鷹爪鍊，已然抖了開來。

他這條鷹爪，長三尺三寸，全是一環一環精鋼環扣成的，一端是一個一個大環，用以握手，另一端，是一個人手大小，銳利之極的精鋼鷹爪，這種兵刃，兼有硬軟兵刃的優點，極其難練，為三十六門兵刃之外的外門兵刃。

東方亮鷹爪鍊一出手，自然是準備拚命的了！

只聽得旗旁的那兩個漢子，齊聲冷笑，各自手腕一翻，兩口利刃，也已出鞘，就在那一觸即發之際，突然聽得一株大樹之後，傳來了「格格」一下嬌笑。

東方亮一聽得那一下清脆動人，嫵媚之極的嬌笑聲，心中便是陡地一動！

她每向着東方亮走近一步，東方亮便覺得她的誘惑力，增加了一分，他的心，也跳得更劇烈。

當她來到東方亮面前，只有三步之際，東方亮更感到有一股沁入肺腑的微香，鑽入了自己的鼻端，那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雖然是在路上，在狂風捲得飛沙走石，塵霧漫天的情形下。

東方亮仍然感到難以抗拒，他真難以想像，如果在一個密室之中，自己遇到了她，會做出一些什麼事情來。

那女人來到東方亮的身前，站定了身子，吸了一口氣，在輕紗的籠罩下，她飽滿的胸脯挺了起來。

東方亮勉力鎮定心神，只聽那女子說道：「東方大俠，請幫我一個忙，你肯不肯？」

東方亮只覺得自己有點迷糊，他甚至講起話來，也有點口吃，像是個傻瓜一樣，道：「幫忙……幫……什麼忙？」

那女子略略垂下了眼，長睫毛輕輕的閃動着，道：「我想去攻打李家堡——」

可是，「李家堡」三字，才一出口，他陡然一驚，剎那之間，像是有人在他的頭上，淋了一大桶冰水一樣，使他的神智，陡然清醒過來，他立時後退了一步，失聲道：「李家堡，可是……可是五省武林總盟主，李英豪李老英雄的李家堡？」

那女子抬起頭來嬌笑道：「自然是李英豪的李家堡，總不成還有別的李家堡會被我看得上眼！」

本來，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天地雙毒尚未現身，單對付他的手下，也不知是不是能討了便宜去。

生死俄頃之際，東方亮實是應該全心對敵才是，決不應該聽到了一個女子的嬌笑聲，心中便陡地一動，生出一副異樣之極的感覺來的。

可是，那一下嬌笑聲，卻實在太動人了，令得任何一個男人聽了，心中都會立時生出一種空洞洞地，像是什麼也捉摸不到的感覺。

東方亮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他自然不能例外，是以他立時向那株大樹望過去。

可是，他却看不到那個發出嬌笑聲的女子，在他轉過頭去的時候，他只看到，在勁風之下，有一幅粉紅色的輕紗，貼着樹幹在飄動着，那可能是那個女子的紗裙，但是那女子却躲在樹後，並沒有走出來。

在聽到了那一下極其動人的輕笑聲之後，東方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強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人兒。

而在那一下嬌笑聲傳出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頭，旗旁的那兩個人，也立時轉過身來，躬身向那株大樹，恭恭敬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而在大樹之後，又傳出了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來，道：「你們總得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才動手啊！」那兩個人立時答道：「是！」

剛才，在聽到了那一下嬌笑聲之際，東方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強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人兒。

而在那一下嬌笑聲傳出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頭，旗旁的那兩個人，也立時轉過身來，躬身向那株大樹，恭恭敬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而在大樹之後，又傳出了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來，道：「你們總得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才動手啊！」那兩個人立時答道：「是！」

剛才，在聽到了那一下嬌笑聲之際，東方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強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人兒。

而在那一下嬌笑聲傳出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頭，旗旁的那兩個人，也立時轉過身來，躬身向那株大樹，恭恭敬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而在大樹之後，又傳出了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來，道：「你們總得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才動手啊！」那兩個人立時答道：「是！」

剛才，在聽到了那一下嬌笑聲之際，東方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強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人兒。

而在那一下嬌笑聲傳出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頭，旗旁的那兩個人，也立時轉過身來，躬身向那株大樹，恭恭敬敬地道：「夫人有何吩咐？」

而在大樹之後，又傳出了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來，道：「你們總得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才動手啊！」那兩個人立時答道：「是！」

剛才，在聽到了那一下嬌笑聲之際，東方亮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極其強烈的願望，想看一看，能發出如此動人嬌笑聲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美人兒。

方亮的心中，已是陡地一動。

這時，那女子又說了一句話，她語音輕柔動聽，有一股說不出的蕩媚之感，渾然忘却自己身在何處，就像是在春暖花開時節，躺在一小溪之旁，拂着薰風，任由柔嫩的柳枝在臉上拂過一般，又猶如那女子似乎不着一縷，自己彷彿是在輕撫她滑如凝脂的肌膚，那種異樣的感覺更甚！

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只不過答應了一聲「是」字，還未曾轉過頭來，問東方亮的姓名，可有東方亮却已不由自主地道：「在下複姓東方，單名亮。」

樹後的那女人，像是絕不感到意外，又立時「格格」嬌笑了起來，笑得東方亮大是心猿意馬。

那女人一面笑着，一面嬌聲道：「倒是一條大魚兒啊，原來是鼎鼎大名的飛鷹大俠！」

東方亮在這時，只覺得喉頭像是有一火在燒着，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

在旗旁的那兩個人，又齊聲應道：「是！」

那人仍然在樹後，道：「也好，我們還未曾去進攻李家堡，就遇上了飛鷹大俠，不是有趣得很麼？」

在旗旁的那兩個漢子，像是什麼也不會說一樣，又齊聲道：「是！」

那女子嬌媚之極的聲音，不斷傳了出來，道：「你們仍照原來的計劃，去包圍李家堡，由我來會會這位名揚天下的飛鷹大俠！」

眾人齊聲答應，那兩人掀起了旗，三

那女子不等東方亮開口，便笑道：「你不信麼，我講出來，你就相信了！」

她講到這裏，用雪白的牙齒，咬了咬下唇，媚態撩人，道：「他們兩人，全在我身上，嘗了甜頭去啦，自然不再前往李家堡了！」

東方亮本來，得知天地雙毒的人要攻打李家堡，那乃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已經全部清醒了過來，可是這時，一聽得那女子如此說法，他心中又是陡地一蕩！

那女子這樣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要是有男人不明白的話，那麼他就根本不是男子了！

而東方亮却是男人，那麼，他焉有不明白道理！

那女子却就在這時，又向前走了兩步，俏聲道：「現在你相信了麼？」

東方亮忽然嘆了一聲道：「我相信了，我相信他們兩人不是遠遠避了開去，而是已經死了！」

那女子呆了一呆，現出十分訝異的神色來，道：「唉，你怎麼知道的？」

二十人，列成了兩隊，由那兩個持旗的帶着，轉眼之間，便已奔遠了！

突然之間，事情會有那樣的變化，東方亮也不禁大感意外，他望定那株大樹，只聽得一陣蕩人心魄的嬌笑聲過處，自樹後緩緩轉出一個女子來。

車方亮向那女子看了一眼，便不禁呆了！

他從來未曾見過那樣的美女，從來也不會遇過。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只有一個女人是美女，那是他的妻子，可是在十年之前，他的妻子早已經死了，東方亮為了他妻子的死，才一直在江湖上流浪的。

然而現在，他看到了一個真正的美女，就算任何女人都不喜歡承認有別的女人比她自己更美。

但是站在這個女人面前，只怕普天下的女人，都不免要在心中嘆一口氣，然而心中承認：她真美，我不如她！

她大約二十三四歲，身上披着一件輕紗的衣服，是那種淺淺的紅色，風很勁，吹得她的衣袂和長髮，隨風飄拂，有幾縷長髮，貼在臉上，更增風姿。

她的一雙妙目，望定了東方亮，當她看到東方亮正在目不轉睛地打量着他的時候，突然一笑，梨渦淺現，嬌聲道：「怎麼啦，東方大俠，沒見過女人麼？」

東方亮在利時之間，只覺得面紅心熱，心頭上也無緣無故，「怦怦」亂跳」起來。

那女子却笑着，向東方亮一步一步，走了近來。

那女子側着頭，露出了雪也似的一段粉頸來，蹙着眉道：「那怎麼辦，不是我又要害了你麼？」

東方亮沉聲道：「不過，我不會聽你的話！」

那女子道：「你不聽我的話，我還未曾遇到過不聽我的話的男人！」

東方亮嘆了一聲，道：「的確是！」

那女子突然發出了一個俏皮、媚惑之極的笑容來，道：「那麼，你不是男人，還是你……」

她的話並沒有向下說去，但是也已經夠露骨的了，那種露骨的挑逗，出自一個那樣美貌動人的女子之口，東方亮又感到一陣頭眩！

他連忙說道：「你是天地雙毒的什麼人？」

那女子笑道：「別提這些，你打定了主意沒有，幫不幫我打頭陣？」

這實在是一個極容易回答的問題，只消回答一個字就可以了，但是那女子的媚眼淺笑之下，東方亮竟然回答不出來，他只是怔怔地站着。

那女子道：「我知道你願意的，你是男人，對麼，沒有男人會不願意的！」

她一面說，一面慢慢地向前移來，東方亮只覺得自她體上傳來的幽香越來越醉人，他的身子，甚至有點微微地發抖來。

李家堡立立在山麓下，那一塊一塊大

麻石建成的高牆，自遠處望去，就有一股

送不出來的莊嚴之感，而如到了近前，

直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女子道：「換了我，也會一

樣！」

那女子道：「換了我，也會一

樣！」

那女子道：「換了我，也會一

樣！」

那女子道：「換了我，也會一

樣！」

那女子道：「換了我，也會一

樣！」

那女子道：「換了我，也會一

樣！」

更令人連氣也不敢喘。

在高牆內，是許多建築物，高牆正中，有兩扇極大的門，那門全是半尺見方的大木格成的。

每一個格子，不過尺許見方，在木上釘着許多鮮亮的銅釘，這個在武林之中，有着如此聲威的李家堡，確然是不同凡响。

但是這時候，李家堡的大門外，多少有點異樣，那決不是因為天色太陰，強風勁疾，而是由於有七八個人，其中倒有一半帶着傷，倉惶自通向堡門口的道路上，直奔了過來。

堡大門前，有八個漢子，十分威武地站着，那些奔過來的人，身上的服飾，和他們是一樣的，顯然也是堡中的人，是以他們一起迎了上去，有人問道：「怎麼啦？和什麼人動手？」

奔向前來的七八個人，喘着氣，連話也話不上來，有一個總算叫了一句話來，道：「快讓我們進去……」

守在門口的八個漢子，看看情形不對，連忙轉過身，在那兩扇大門之內，也有八名大漢守着，這時，早已合力舉起了粗大的木栓，連推帶拉，兩扇門中的一扇，發出了「軋軋」的聲響，移開了尺許，幾個人已急不及待地向前，奔了進去，有三四個受傷較重的，來到了門口，終於不支，竟倒地不起。

大門之內，是一個極大的廣場，那些受傷的人才一奔進門，就有許多人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問之不已。

但是那幾個人只是急叫道：「倫總管

，快請倫總管！」

衆人看到他們發急，也一疊聲地叫着，圍上來的人越來越多，亂成了一團。

就在亂嘈之中，忽然聽得一下咳嗽聲，那一下咳嗽聲，在嘈雜的人聲之中，傳入了衆人的耳中，立時之間，所有的聲音，全都靜了下來。

接着，便看到人叢分了開來，一個身形高大，面目尊嚴的中年人，一身黑衣，背負雙手，大踏步走了過來。

所有的人不但不出聲，而且齊皆恭恭敬敬，垂手而立，李家堡中的人，寧可當面開罪了李堡主，也絕不敢在倫總管的面前，有半分不敬。

倫總管的外號人稱「鐵面天神」，鐵面天神倫五常，單憑這七個字，不但在李家堡，就算在江湖上，也能夠令很多人連大氣都不敢喘！

在寂靜之中，倫總管來到了幾個受傷的人面前，倫總管才一出現，又有兩個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倫總管雙眉一揚，道：「你們不是早上陪少堡主出去打獵的麼？少堡主呢？」

倫總管這一句話才出口，所有人面色全變了，不是倫總管一來就問起，他們全沒有想到這一點。

這時，倫總管一說，守在大門外的十來個壯漢，也立時想了起來。

當時，早上，是這幾個人陪着少堡主出去打獵的，如今這幾個人負着傷回來，何以少堡主不見？

要是少堡主有了什麼差錯……一千人簡直不敢往下想，而事實上，他們也根本

無法往下想，因為這是從來也未會想到過的事，聲名顯赫如李家堡，少堡主到外面去打獵，也會出事，那簡直不可能！

可是這時，倫總管一喝問，只見其中一人，尖聲道：「倫總管，少堡主他——」那人一面說，一面自懷中取出了一面小小的旗子來，他才一取了旗子在手，只聽得他身後突然傳來幾下慘叫聲。

他回頭看了一看，只見和他一起奔進來，那幾個多少受了點傷的人，全都倒在地上，身子縮成了一團，那人才一呆間，陡地感到全身的骨骼筋脈，都像是有股極大的力量在抽緊一樣，他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來。

而隨着那一下慘叫聲，他的身子，也倒在地上，縮成了一團，這一下變故，令得在一旁的衆人，齊皆愕然，有幾個人，立時俯下身去，想將倒地的人扶了起來，可是倫總管也在這時候，厲聲喝了起來道：「別碰他們！」

倫總管的厲聲呼喝，猶如晴天霹靂一樣，含有無上的威嚴，那些伸出手去，待去扶倒地同伴的人，一起縮回手，退了開去。

而前後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只見倒地的那幾個人，面上現出痛苦之極的神色來，喉際「咯咯」作響，顯而他們是想出聲呼叫，但是却已經發不出聲來，緊接着，只見他們的眼耳口鼻，七竅之中，鮮血迸流，面色漸漸轉為青黑，不到片刻，盡皆死去！

但是，他們在向前奔來之際，雖然每人都受了些傷，但也只不過是外傷，奔得

還是十分快疾，陡然之間，有了這樣的變化，誰也料不到，也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在何時中了毒的！

一時之間，人人神情駭然，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倫總管一個人，他的神情，永遠是那麼嚴肅，像是不論發生了多大的事，全然不放在他的心上一樣，他盯着地上的那些死人，突然間一伸手，自身邊一個呆若木雞的大漢腰際，抽出了一柄刀來，刀光一閃，已將那手中還緊握着兩面小旗的漢子的手，齊腕砍了下來。

那漢子的手，被齊腕砍下之後，斷口處所流出來的血，是一種異樣的紫褐色，看了令人心頭作悶。

倫總管一刀斷下了那隻手，刀光一閃，刺進了斷手之中，就用刀尖挑着斷手，向前走去，他走出了兩步，才吩咐着：「將這幾人葬了，葬時坑掘深些，誰也不准用手碰到他的身子！」

衆人聲音發顫，答應着，有一個壯漢，胆子比較大，但也怯生生地問道：「倫總管，他們是中了什麼毒，這毒怎麼如此厲害？」

但是倫總管却只是「哼」了一聲，並沒有回答，挑着那隻斷手，大踏步向前走去。

等到倫總管走出了石階，進了大堂，衆人仍是你看我，我望着你，臉色煞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倫五常穿過了大堂，經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出了一扇洞門，來到了一個院子之中。那院子中栽着幾排修竹，兩株盤虬曲折的古松，這時，全因

爲風勢勁疾，而在發出驚人的响聲。

可是，當他走近屋子的時候，屋子中還是立即傳來了一個穩重的聲音道：「倫兄，什麼事？」

倫五常並沒有特別掩飾他自己的脚步声，但是在那樣的勁風之中，屋中人還是可以聽到有人走來，而且出來者是什麼人，他的耳力之佳，也是驚世駭俗的了！

倫五常略停一停道：「堡主，我能進來麼？」

屋中那穩重的聲音，笑了起來，道：「倫兄，何以說出這樣的話，你我豈分彼此？」

倫五常繼續向前走，推開了一扇亮廳，裏面是一個十分精緻的小廳堂，在一張桌子之旁，坐着兩個人，正在對奕。

那兩個人，一個方面大耳，五十上下年紀，莊嚴穩重，另一個人，却骨瘦如柴，瘦得出奇，容貌詭異，小眼凹鼻，招風耳，高腮骨，醜得可以，但是偏偏衣飾華麗，這時正拈着棋子沉吟不下。

倫五常走進來，他連頭也不轉過來。那方面大耳的人，轉過頭來，道：「倫——」

然而，他只說了一個字，便突然住了口！

因爲就在那一剎那，他看到了倫五常手中的那柄刀和刀尖上刺着的那隻手！

在剎那之間，他的面色也變得十分怪異，然而，那瘦子却仍然拈着棋子，望着棋盤。

倫五常走向前道：「堡主，天地雙毒，劫走了少堡主！」

那方面大耳的中年人，正是李家堡堡主，威震天下的風雷雙劍客李英豪，當他聽得倫五常那樣說之際，就算他是一個一等一的高手，他的面色，也不禁變了一變，而那個瘦子却發起怒來。

伸手在棋桌上用力一拍，「砰」地一聲，滿盤棋子，都震得向上，彈起了尺高下。可是被他掌力震彈得躍起的棋子，却同時落下，而且，顆顆都落在原來的位上，分毫不差，由此可知他功力之深厚，只不過是隨便地一拍，掌力也如此之渾厚均勻，若不是內功已有極高的造詣，斷難做到這一點。

他一掌拍下之後，喝道：「提這兩個人的名字作甚，污了我的耳朵，壞了我的清興！」

李堡主站了起來，向那瘦漢子拱了拱手道：「莫兄稍待，犬子出了事，我稍去去就來！」

那瘦漢子連頭也不抬，只是道：「快去快回，這一盤是我贏了！」

剛才，倫五常的話，說得十分大聲，那瘦漢子既然聽到了「天地雙毒」的名字，自然不應該聽不到下一句，可是李堡主的兒子出了事，這件事不但在李家堡中，震驚人心，就算在李家堡之外，江湖道上一說，人人也必然「啊」然一聲，尤其對方乃是天地雙毒，每一個人都可以立時聯想到，會有一場軒然大波，腥風血雨，因而生，但是那瘦漢子却是漠不關心，反倒牽掛住那一盤棋局！

李堡主站了起來，和倫五常一起來到了旁廳之中，像李英豪那樣的高手，即使

是發生了如此的巨變，但是他面上，至少還是十分鎮定。

倫五常一面走，一面已將那七八個人，如何負傷回來，突然死去的事，說了一遍。

李堡主沉聲道：「何以見得是天地雙毒？」這時，那兩面小旗，還被緊插在那隻斷手之中，並看不出旗上繡的是甚麼。

倫五常道：「這幾個人，早中了毒，直到他們回到堡中，毒才發作，下毒之後，能算準毒發的時間，普天之下，只有天地雙毒！」

李堡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他們擄了那孩子去，意欲何爲，我們與天地雙毒可無過節。」

倫五常搖着頭道：「堡主可還記得，半年之前，堡主外遊歸來，半途之上，曾替鐵拳門打了一個不平，殺了竹林七妖中的三個？」

李英豪略揚了揚眉道：「對了，竹林七妖，是天地雙毒的記名弟子！」

他們兩人才講到這裏，只聽得瘦漢子的聲音，自廳堂中傳了過來，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不耐煩，叫道：「喂，老李，怎麼還沒有噤完？我這一子已經下了，你還不快來想辦法應付！」

倫五常吸了一口氣，像是想發話，但是李堡主立時向他擺了擺手，示意他別出聲，應道：「我就來了！」

那瘦漢子又揚聲道：「老李，你只管放心，你兒子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管叫那兩個王八羔子，用頭來賠，快過來！」

他向外走了兩步，才略停了停道：「倫兄，你先到堡外去看看動靜，再來報知我，我想，雙毒不致於與孩子爲難，因有要挾於我！」

倫五常答應了一聲，李堡主已接過倫五常手中的刀，匆匆走了出去。

倫五常向客廳那邊，瞪了瞪眼，心中暗忖，天下竟有那樣的惡客，人家主人家中，生出了那麼大的事，他却只顧催着主人下棋。

然而，倫五常却也知道那瘦漢子的來歷，洞庭一奇莫非性情古怪，容貌醜陋，那是天下皆知的事情，既然李堡主也不發作，自己何必去做惡人？何況眼下發生了那樣的事，天地雙毒當然不是擄了一個十一歲大的孩子去就算數了，必然會有再進一步的行動。

雖然李家堡的力量雄厚，但是若有洞庭一奇莫非那樣的一等高手在堡中，自然警覺大不相同了，此際又豈可以得罪他？是以倫五常只是瞪了一眼，便向外走去，他才來到那月洞門口，便看到一個少女，迎面走來，那少女只不過十六七歲年紀，一面英武之氣，隔得老遠，就叫道：「倫總管，可是弟弟出了事？」那少女是那堡主的愛女單名一個萍字，——李堡主只有一女，一兒子，兒子今年才十一歲，單名一個耀字——倫五常急步走了過去，道：「是，堡主已命我出去瞧瞧，你別大驚小怪。」

倫五常在堡中的地位極高，雖然名份是總管，但却是李堡主的好友，連堡主也與他兄弟相稱，是以他對李萍，講話也不

必客氣。

李萍直來到了倫五常的身前，才道：

「倫總管，甚麼人擄走了弟弟？」

倫五常皺眉道：「你不必管了！」

李萍雙眉一揚，說道：「不行，我和你一起去！」

倫五常說道：「對方乃是天地雙毒，連我出去了，都可能回不來，你還要去什麼？」

李萍一聽到「天地雙毒」四字，俏面立時白得如紙一樣，那是她的心中，駭然之極的原故。可是她心中雖是駭然，神色却仍然十分倔強。

倫五常望定了她，她咬了咬唇，道：「我還是要去，李家堡不能讓人家這樣欺負！」

倫五常嘆了一聲：「武林上的事，你還不懂，誰能說永遠不給人家欺負？需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李萍又吃了一驚道：「倫總管，你是說，李家堡不敵天地雙毒？」

倫五常皺着眉道：「那也難說得很，你去跟你父親說去，我做不了主！」

李萍略呆了一呆，立時向前走去。倫五常仍然大踏步向外走去，當他來到廣場上時，只見人人的面上，都有着一般驚惶之色。

那絕不是李家堡中的人胆子小，而是因為剛才那幾個人的死，實在太觸目驚心了，看到的人，自然難免震動，就算是未曾親眼看到的人，聽到了渲染的傳言，也只有心頭更吃驚。

所有的人，看到了倫五常，都要裝出

若無其事的样子來，但是他們心中的驚慌，却始終無法掩飾，只有看來更加異樣。倫五常一出現，已有七八個人迎了上來，那七八個人，全是堡中武功較高，職司較大的人物。

倫五常正想吩咐他們幾句，突然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眾人一起抬頭看去，只見大門之外的一條路上，有十來騎疾馳而來，直衝向大門。

在馬上的那些人，個個都伏在馬背上，而馬奔得極快，轉眼之間，已到了近前，眼看要是不關門的話，這些馬匹正向前疾馳而來之際，定會撞向柵門。

守門的漢子，早已看出了是李家堡的服飾，是以他們慌忙托起了木柱，將門拉了開來。

倫五常一見這等情形，急步走前了幾步，叫道：「不可——！」

他本來是想高叫「不可開門」的，可是却已遲了一步，大門已打了開來，奔在最前面的馬，已衝了進來。

而倫五常也沒有再向下叫去，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事，使他覺得他自己出不出聲，實在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了！

首先衝進來的，是一匹白馬，那匹馬直衝到了廣場之中，馬上的的人，仍然伏在馬背之上，有幾個人，正待奔過去，將馬拉住，那馬兒陡地發出了一下慘嘶聲，前腿跪倒，在地下打了一個滾，馬上的的人，跌了下來，在廣場上滾動着。

利那之間，人，馬全靜止不動，馬鼻孔中流着血，人是早已死了的，但是馬兒却是倒奔進了門才死的！

那人身形一竄，看到倫五常只是隨便一伸手間，便已將一頭人立起來的駿馬勒住，腕力過人，神色也不禁為之一變，但是他立時現出了一副傲然神色來，道：「你是李家堡中的甚麼人？」

倫五常打量那人，只見那人的來勢，雖然突兀，但是當他站定之後，只見他面色發青，雙眼無神，分明是被酒色淘虛了的人。

倫五常的武功極高，對於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但是他却知道，來人必須和天地雙毒有關，少堡主在人家手中，他自己不敢怠慢，是以立時道：「李家堡總管倫五常！」

要知道「倫五常」三字，雖然不是盡人皆知，但是在武林中有資格的人，一聽到這個名字，便立時會想起了昔年獨手破三島的怪俠來，至少，也會有些忌憚之色。

然而此際在倫五常面前的，那人却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不過借着天地雙毒的名頭，在耀武揚威，他如何聽見過倫五常的名字，這時，他聽入耳中，只是「總管」兩字，立時從鼻子眼中，發出「哼」地一聲冷笑，道：「李英豪好大的架子，他兒子落在人家的手中，他自己還不出來麼？」

在那人身後的幾個人中，有的也連聲冷笑，道：「就算他自己不來，他兩個大兒子中，也該來一個。」倫五常沉着臉道：「李堡主正在待客，大公子，二公子遠遊未歸，你們擄走了少堡主，究竟是甚麼意思？」

接着，第二匹馬也衝了進來，情形和第一匹馬一樣，才奔到了廣場之中，就發出了一下慘嘶聲，在地上只滾了一滾，便自死去。

然後，是第三匹，跟着第四匹，第五匹……

每一匹全是一樣，那一下又一下的馬兒慘嘶聲，簡直要將每個人的神經，拋得根根寸斷！自馬背上滾跌下來的人，全是已死去的，他們的面色，是一種可怕的青黑色。

而在他們的那種癡呆了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他們在臨死之前，是經歷了甚麼樣的痛苦。

那些死人，全是李家堡的人，有的是幾天前離開李家堡，有的離開了已有大半月，他們的目的地也不同。

可是這時，他們却全「回來」了，死着回來！

別說旁人，就是鐵面天神倫五常，在利那間，心頭所受的震動，也是難以言喻的！

這自然又是天地雙毒幹的好事！也只有天地雙毒能在馬身上下了毒，算準了時間，恰好馬兒奔進了李家堡的大門，便令他們紛紛倒斃。而這近二十個李家堡中的人遇了害，那表示天地雙毒，不但已決心和李家堡為敵，而且，他們的人，也在四方八面，包圍了李家堡！

倫五常想到了這一點，不禁苦笑了起來。他剛才在向外走來的時候，心中還在想，天地雙毒雖然厲害，但是李家堡交遊

那人氣焰更是高張，厲聲道：「不但要擄少堡主，而且夢擄老堡主，裝將李家堡踏為平地。」

倫五常的心中，實已怒極，但是他面上却不露聲色，他知道這件事，堡主雖然還在堡中陪洞庭一奇莫非下棋，但心中一定也十分焦急，自己若處理得，好，少堡主李耀，便有性命之憂！

然而，他也想到，如果自己不給對方知道些厲害，那麼，對方一定越來越囂張，只道李家堡中的人，盡皆好欺負的了，他一想，到這，一聲冷笑道：「天地雙毒何在，帶我去見他們。」

那人又是連聲冷笑，說道：「憑你也配——！」

那人下面的話，還未曾說出口，倫五常的身子，在馬身上，突然側了一側，右手疾伸，五指如鉤，已然向那人的肩頭，疾抓而出！

那一抓，招式實在平平無奇，就算對方是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人，照說要避開去，也大是容易，可是，倫五常的出手，實在是太快，那人眼看倫五常伸手來抓，立時待側身避開，然而意念甫興，身子連動都未動，倫五常的那一抓，已然將他抓中。

倫五常五指一緊，那人像殺豬也似叫了起來。倫五常手臂再一振，他仍然身在馬背之上，手背一提了過來，將那人提得雙腳離地，而他右手五指，却像鋼鉤也似，鉤在那人的肩頭。

廣闊，要請些帮手來，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但是，如果天地雙毒的人，已經將通向李家堡的路，一起截斷，那麼，究竟有多少人，還會擁護義氣，前來相助李家堡，出大有疑問！

將近二十四匹馬，一起倒斃在廣場上，二十個死人，躺在廣場上，所有的人，一聲不出，風勢更動疾，風聲聽來似乎也更淒厲，呼嘯在不斷淒厲地叫着：「李家堡的末口到了！李家堡的末日到了！」

倫五常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從現在起，不准任何人離堡半步，各處牆頭，皆加派人巡邏，一有異動，立時警告各人，敵人是天地雙毒，少堡主已在他們手中，但不必驚惶，堡主仍在和莫大俠下棋。」

倫五常已看出了各人的臉上驚惶的神色，知道與其隱瞞，不如將事實說出，而他最後的那句話，也起了極大的作用。試想，堡主還在下棋，那麼，會有那麼不大了的事情，人叢之中，立時有人大聲咒罵起天地雙毒來。

倫五常吩咐一人去牽馬，他走到了大門口，不一會，馬已牽到，他翻身上了馬，抖擻疾馳而去。

他才一馳去，兩扇大門，便被緊緊關上，各處的牆頭之上，立時多了不少人，全是手中執着雪亮的鋼刀，來回巡邏。接二連三的事，雖然令得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感到震動，但是每一個人的心中也都在想，天地雙毒雖然厲害，想要擄李家堡，只怕也不容易，然而，離了李家堡向前疾

時被捉了起來，直痛得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流而下，連叫也叫不出來了。倫五常冷冷地道：「帶我去見天地雙毒！」

那人急叫道：「快放我下來！」其餘的人，看到了這等情形，又驚又恐，也沒有人敢走向前來，只是站着一味吶喊。

倫五常舌綻春雷，大喝道：「帶我去見天地雙毒！」

那人喘着氣道：「他兩位老人家不在，我……我帶你去見白夫人！」

倫五常隨地一呆，天地雙毒不在，這倒確然是出人意料的事，但是，他又確實在死人之手中，看到過天地雙毒的令旗，那麼，這位「白夫人」一定和天地雙毒，有着不尋常的關係的了。

他略想了一想，說道：「好好，你帶路！」

他一個「路」字才出口，手臂向前略抖，將那人的身子，抖得像是風箏也似，向前疾跌了出去。

但是他的力道却算得十分準，將那人摔得在地上滾出了七八個筋斗之後，那人並沒有受甚麼傷，仍然穩穩地站在地上。倫五常抖起韁來，道旁的眾人，齊聲吶喊，各挺兵刃，一起衝了上來。

然看到一株大樹之上，蕩下一股繩索，一個人抓着繩子，直蕩了下來，蕩到了倫五常的面前。

那人自半空中直蕩了過來，來勢實在太突兀，令得倫五常的坐騎，也吃了一驚，幾乎要人立起來，但倫五常只是手上一緊，便將那馬，生生勒住。

那些人在左首的，一律頭上裹着白布，在右首的，則裹着花布。

倫五常又一聲冷笑道：「有夠資格和我說話的站出來！」

那些人仍然站着不動，在勁風中，突

然看到一株大樹之上，蕩下一股繩索，一個人抓着繩子，直蕩了下來，蕩到了倫五常的面前。

那人自半空中直蕩了過來，來勢實在太突兀，令得倫五常的坐騎，也吃了一驚，幾乎要人立起來，但倫五常只是手上一緊，便將那馬，生生勒住。

中，那些人大驚失色，木然而立。倫五常已直衝到那人的身前，長鞭揮下，「叭」地一聲，正擊在那人的脚旁，鞭子着地，那人的脚下的路面之上，便出現了一道深深的鞭痕，嚇得那人，像兔子一樣直跳了起來，也不等倫五常再催，便急急叫：「我帶你去，帶你去見白夫人。」他一面說，一面抱着頭，向前疾奔而出。

倫五常也策着馬，跟在他的後面，馳了開去，直到兩人去遠了，那十來個人，才面面相覷，從地上拾起兵刃來，列成兩行，奔進了樹叢之中。

白夫人一步一步地走近東方亮，她柔軟的嬌軀，幾乎已要靠到東方亮的身上來了。

東方亮只覺得呼吸一陣陣急促，白夫人的雙頰，泛起了一片誘人之極的緋紅色，當她靠在東方亮身邊的時候，她纖纖的手指，解開了領口的一條絲帶，領子敞了開來，現出了一抹雪白的酥胸，她又輕輕握住東方亮的手，柔聲道：「你看，我的心跳得多厲害，我從來也未嘗那樣……害怕過！」

她拉着東方亮的手，向她敞開的酥胸前放去，直到這一刻間，東方亮的心中，還是亂到了極點，他簡直也不能想，腦中只是「噹噹」地响着，他完全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任由白夫人擺佈。

可是，當他的手指尖，碰到了白夫人柔滑得像是綉子一樣的胸脯時，他却陡然地震動了起來。

那一下震動，是如此之甚，簡直就像是他受了雷殛一樣，也就在那一刻間，他立刻清醒了。

他意識到，自己正在步入一個極其可怕的陷阱，他陡地一掙，掙脫了白夫人的手，同時，在白夫人的肩頭之上，用力一推！

白夫人顯然絕未料到，利那之間，事情會有那樣的變化，在她以往的經驗而論，任何男人，當他們的手指，碰到她柔滑的胸脯之際，都會發着抖將她緊緊地擁在懷中，而她則輕而易舉地獲得又一次的勝利。

可是這時候，飛鷹大俠東方亮，却並沒有那樣做，而是將她推了開去！

在飛鷹大俠東方亮而言，那一推，是他意識到自己將墮入一個可怕的掙扎，力道之大，自是不言而喻，而白夫人又全然不提防，是以一推之下，白夫人發出了一聲狼狽，身子向後退了六七步去。

東方亮並不是天人，他也是凡人，沒有甚麼凡人可以經得起像白夫人那樣美女的誘惑。

東方亮自小浪蕩江湖，嘗盡了人間的甜酸苦辣，有了今天這樣的地位，由於他得來的地位，實在太不容易了。是以當他得到，他可能在一剎那間失去這一切之際，他就顯得特別震動，就是由於這一點，他才會生出一股力量，將白夫人推了開去的。

然而，那也絕不是說，他有勇氣，有定力可以抗拒白夫人的誘惑，如果白夫人在被他推開之後，再繼續引誘他的話，那

麼，東方亮一定不會再有第二次同樣的舉動，他一定會像別的男人一樣，發着抖，將白夫人緊緊擁在懷中。

但是白夫人在被東方亮推開，站定了身子之後，心中却到了極點。

東方亮將她推了開去，這對於她而言，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她竟不能令一個男人抱緊她，這是她從未有過的失敗，利那之間，白夫人的臉上，嬌媚甜柔的笑容消失了，她臉色鐵青，籠罩着一種令人望了不寒而慄的煞氣，她的雙眼之中射出來的股兇光，更令人發顫，這利那之間的變化，令得東方亮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之後，就如同被人兜頭淋了一桶冰水一樣，立時清醒了過來，心中暗叫了一聲「好險！」

東方亮一個轉身，便向外走了開去。然而，他才走出了一步，就聽得身後傳來白夫人一下淒厲之極的呼聲，接着，便是一股極其強勁的金刃刺空之聲，疾發而至。

東方亮心知那一定是白夫人對自己恨之切骨，正在以兵刃向自己疾攻！

但是東方亮却並不轉過身來，他絕不想再看到白夫人，因為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再看到白夫人之後，事情會怎樣演變下去。

他只是真氣一提，雙足一蹬，身子如箭離弦，向前疾掠而去。

白夫人自東方亮背後攻到的是，一根三尺來長，晶光綠亮的尖刺，她那一刺，快疾無倫，眼看已經可以刺中東方亮的背心了。

但是，就在那一剎間，東方亮的去勢，陡然加快，她一刺便刺了個空。

白夫人足尖點動，也向前趕了過去，第二刺又已發出，可是東方亮輕輕功，遠在她之上，等到她第二刺刺出，刺尖和東方亮的背心，隔得老遠了。

白夫人心中恨極，明知刺不中，第三刺又疾發而出，但這時候，東方亮已在丈許開外了。

白夫人站定了身子，厲聲的叫道：「東方亮，我不叫你死在我的手中，誓不為人！」

同樣是一個人，剛才那種令人瀟灑魄的聲音，聽了叫人如同飄在雲端一樣舒適，而這時，她的厲叫聲，傳進了東方亮的耳中，東方亮却像是自己已經墮入了地獄之中一樣。

東方亮迅即掠遠，白夫人站在林子之中，兀自面色鐵青，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有人叫道：「白夫人！」白夫人倏地轉過身來，只見四個人，拖着一張大網，自倒後走了出來，在那張網中，似乎網着一個身形相當矮小的人，正在掙扎着。

那四個人來到了白夫人的身前，白夫人冷冷地道：「甚麼事？」

那四個人也未嘗看出白夫人的面色不善，其中一個喜孜孜地說道：「白夫人，我們可立了一個大功，不怕李英豪不投降了！」

另一個說道：「我們活捉了李英豪的幼子，已放了他的隨從，回李家堡報信去了！」

白夫人柳眉微揚道：「你們到了多久了？」

李英豪的小兒子道：「李英豪雖然受制於白夫人，但是他却十分倔強，仍然大聲道：『是又怎樣？』」

白夫人「格格」笑了起來，道：「是就好了，乖孩子，要打李家堡本來不是易事，但是有了你，那可就不大不同了！」

她一面說，一面足尖一挑，將那張網，挑了起來，接在手裏，順手一抖，大網洒下，又將李耀罩在網中，在她鬆開李耀的頭頂時，伸手點了李耀的左、右肩井穴，提了李耀，向前便走，一面走，一面不住發出「格格」的嬌笑聲來，且走向林子的深處去了。

東方亮一直向前奔着，他只求離開白夫人越遠越好，在他向前奔出的時候，他止根本未及辨別方向，至及他足足奔出了里許之後，他才發現，自己來到林子的深處。

他來到了一個老樹樁之前，伏在樹樁上，喘起氣來，以他的武功而論，奔了不到半個時辰，本來絕不應該氣喘如牛的。

可是，他剛才在奔走的時候，心中還懷着極大的驚懼，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為甚麼，他竟會如此害怕，然而，他却真的感到了害怕！

他喘了片刻，才定下神來，才能仔細想一想剛才所發生的事。

風勢仍然很勁，當他站立不動的時候，落葉不斷落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也不及將樹葉自身上拂去，因為他想到，事情實在太嚴重了！

(未完。一)

了？」

還有一個唯恐無功，搶着道：「我們到了有一會了，見了白夫人與人在說話，不敢打擾。」

白夫人的臉色本來就難看，可是，在那人這一句話出口之後，她的臉色，却更難看了幾分，她一字一頓道：「那樣說來，剛才的事，你們全看到了。」白夫人這一句話一出口，那四人也感到事情有點不對頭，他們臉上的笑容斂止，一時之間，僵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而也就在那一剎間，白夫人手中的尖刺，已然疾揚而起，她的出手是如此之快，那四個人，根本連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其中一個，張大了口，只叫得半聲，便和那三個人，一起倒了下去。

四個人一起倒在那張大網的旁邊。白夫人手中的尖刺上沾着血，血順着刺尖一滴一滴向下落來。

而在那四個人的咽喉上，則各多了一個烏溜溜的深洞，在向外汨汨地流着鮮血。

東方亮推開，白夫人。

白夫人竟未能令一個男人抱緊她，這是她的奇恥，絕不能給別人看到。

而在那四個人的屍體上，全看眼中。

白夫人如何肯放過他們！這時，白夫人臉上帶着十分陰森的笑容，望着那四人的屍體。

而在網中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李家堡的少堡主李耀，他被罩在網中，被四個人拖着前來，雖然他不斷掙扎，但是當那四個人還拉着網的時候，他根本不可能

站起來。

這時，四個人已經死在白夫人的尖刺之下，他一起身，便頂着網，站了起來。

李耀一站了起來，白夫人便立時向他望來。

李耀在那一剎間，也根本沒有想到逃走。

他完全呆住了，他和人出來打獵，忽然中伏。

他硬擒住之後，一直罩在網中被拉到這裏。

他再想不到，那四個人是一心前來報功的，却突然間，會死在那可怕的女人之手。

白夫人實在是一個十分美麗的美女。然而，在白夫人這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眼中看來，他却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

當那四個大漢才趕到林子中的時候，李耀看到那可怕的女人，和一個男人，靠在一起，後來那男人推開了可怕的女人，轉身走了。

這樣的事，看在李耀的眼中，也沒有甚麼不妥，他只是心中十分佩服那男人，不像別的男人一樣，見了女人，立時就變得軟聲軟氣。

直到這時，白夫人向他望了過來。李耀一接觸到那種狠毒、陰森的目光，他才覺出有點不妙，待要轉身奔出，可是白夫人早已掠了過來，一伸手，抓住了網口，將網一扯，抖開了網來。

網口一開，李耀身形一縱，立時一拳擊向白夫人的胸上。

李家堡堡主，武功極高，他有三子一

女，但是長次二子，只是義子，只有李耀是他親生，老年得子，格外鍾愛，自少便授他武功，是以李耀年紀雖輕，武功根基，却是紮得極好，是以此際一拳，去勢倒也十分強勁。

可是他這時的對手，實在太強，乃是天地雙毒的寵姬白夫人！

白夫人一個人，能周旋於窮兇極惡的天地雙毒之間，居然能令得這兩個大魔頭，相安無事，而且不斷以本身絕技授與她，博她歡心，她的本領之大，可想而知。

李耀一掌擊到，她左手一翻，五指一緊，已將李耀的拳頭緊緊捉住！

李耀只覺得指骨「格格」作响，別看白夫人的手指，嫩得像是水葱一樣，可是力道竟實不弱，李耀的手，就像是要被她捏碎一樣！

李耀直叫了起來道：「放開我！」

白夫人右手一反，將她手中的尖刺，插進了靴筒旁的一個皮套中，伸手拍了拍了尺來許的一節，只露出寸許來長的一截，在皮套之外，若不明底細，誰也不會發現，在她的靴子之旁藏着一件厲害兵器。

白夫人的右手一空出來，立時又按住了李耀的頭頂。

當李耀被抓住了右拳之際，他雖然覺得奇痛徹骨，但是還可以掙扎，然而，當白夫人一伸手按住了他的頭頂之後，他立覺全身發麻，能勉力站着，已然大是不易了。

白夫人一直盯着他，冷笑道：「你就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 高阜·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盧璋原來是槍聖盧緯的兒子，和狄飛虹一直鬥到一千的功力，豈料他老人家已作古人，於是不再去找尋水母珠，大涼山亦不必去了。狄飛虹領着蘿蘭主婢及六兒橫越伏牛山，南下信陽，直奔武漢，找石鹿山莊莊主，但人事全非，換了主人，這裏變了丐幫總壇，想找幫主應天雄，追索黃蜂谷主單谷主下落，新幫主初登解釋由花滿樓救出回黃蜂谷去，並設宴向狄飛虹道歉。在總壇遇到帥祖，為祝京娘約到鸚鵡洲決鬥，她斬下他一條手臂，聊報殺母之仇，前行又和神祕門派激鬥……

路不平相助 輸不服為難

此時追雲聖手聶如風與矮個子也交上了手，他們雙方都用長劍，也全是劍道中的高手。

由表面上看，馬牙刺熱銅棍鬧得驚心動魄，震撼全場，其實這只是打得熱鬧，當真鬧得驚心動魄的，應該是聶如風與矮個子。

聶如風渾號追雲聖手，不僅身法靈活，出招更是又快又狠，他原以為十招之內必然可以收拾對方，但一見二十招，他竟然無法佔到上風，他們以快打快，奇招百出，只見兩團劍光滿場流轉，不要說招式，連他們的身形也很難瞧得明白。

這是難得一見的好戲，瞧熱鬧的如醉如痴，當真是大飽眼福，但紅影忽然一閃，接着响起兩聲悶哼，場中的連台好戲，竟然一起停了下來。

人們定睛一瞧，原來是穿紅背心的中年出了手，他雙掌吞吐之間，高個子矮個子便丟盔棄甲的趴了下去。

此人功力之高，真箇駭人聽聞，以高矮二人那身不凡的武功，竟接不下他一掌，那麼高矮二人敗了，勝負是兵家常事，這原本算不了什麼，好在彼此無怨無仇，紅背心中年總不會要他們的性命。

常理是這樣的，但紅背心中年却是一個不講理的人，他抓起跌落在地上的長劍，揮

劍就向矮個子的喉頭刺去。

好狠的心腸，殺人不過頭點地，彼此既無深仇大怨，為什麼要置人於死地！

瞧熱鬧的大為震動，也有很多人心懷不平，可是紅背心中年身手太高，就是有心救人也是有心無力。

正當矮個子危機一髮之際，忽然噹的一聲脆响，紅背心中年掌中的長劍，竟被一塊飛來的石子擊斷，矮個子及時一個翻滾，總算逃過了一劫。

紅背心中年神色一呆，舉目向人羣中瞧去，最後目光落在五名黑衣蒙面人的身上，然後冷如嚴霜的哼了一聲道：「姑娘，是你？」

他一眼瞧出五名黑衣蒙面人是女的，她們也未掩飾，其中一人淡淡道：「不錯，是我。」

紅衣中年道：「姑娘好功力，你們是一路的？」

黑衣姑娘道：「不，咱們只是路見不平，伸手管閒事罷了。」

紅背心中年哈哈一陣狂笑道：「管得好，那妳就管到底吧。」

黑衣姑娘彈身一躍，便已來到場中，她先向負傷不輕的高矮二人道：「這裏交給我，兩位去歇歇吧。」

高矮二人雙拳一抱道：「多謝姑娘，對方功力極高，掌力尤為驚人，請姑娘多加小心。」

黑衣姑娘道：「我知道，兩位請。」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順手摘下肩頭的長槍，衝着紅背心中年抱拳一拱道：「請賜招。」

她說話之間，已然擺出一個攻擊的姿式，右腳踏前半步，雙手緊握槍杆，槍尖指向紅背心中年的心窩，全身上下都放射出一股凌人的氣勢。

紅背心中年神色一呆，他決沒想到黑衣姑娘居然是武林罕見的絕頂高手，她擺出的攻勢，看起來十分簡單，但紅背心中年全身的要害，似乎都在黑衣姑娘槍尖的籠罩之下，他想過各種方法都無法脫出她槍尖的攻勢。

黑衣姑娘並未立即出手，雙方就這樣僵持着，但紅背心中年的面色在變，額頭也漸漸沁出了汗水。良久，他長長嘆息一聲道：「姑娘武功卓絕，在下甘拜下風。」語音一落，身形急轉，帶着幾名屬下，連死帶傷，匆匆奔出鎮去。

原是一場連台好戲，誰知道就這麼草草結束，瞧熱鬧的雖然有點失望，却也知道黑衣姑娘是一位武林高人，最崇拜她的自然是高矮二人，因為他們的生命是黑衣姑娘救下來的。

雙拳一抱，他們向黑衣姑娘長長一揖道：「天地間龍虎雙將威影路遙參見姑娘。」

黑衣姑娘道：「舉手之勞罷了，兩位不必客氣。」



戚彪道：「請姑娘賜告名號，在下還有下情稟告。」

黑衣姑娘向四週瞥了一眼，見熱熱鬧鬧的還有不少在等着觀看下文，於是點點頭道：「兩位住在那家客棧？」

路遙道：「咱們還沒有落店，那般人就找上麻煩了。」

黑衣姑娘說道：「雄關客棧也許還有房間，兩位先去落店，有話咱們慢慢再聊吧。」

路遙道：「是，姑娘請。」

他們一同來到雄關客棧，戚彪二人訂好房間，匆匆吃了一點東西，便來拜訪黑衣姑娘。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請姑娘賜告名號。」

「我名軍小蝶，適才只是路見不平，兩位不必放在心上。」

「啊，原來是名滿江湖的黃蜂谷主，看來本門是有救了。」

「莫非貴門遭到了困難？」

「是的，敝門主東門秀失踪已近半年，近來那般穿着背心的神秘門派，不斷前來尋覓，敝門每次都有傷亡，實在窮於應付。」

「貴門主如何失踪，難道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

「聽說敝門主曾在洛陽邙山與神秘門派有個衝突，在下兄弟趕往洛陽尋訪，却找不出任何訊息，看來他老人家是凶多吉少了。」

「吉人自有天相，貴門主的處境也許不像兩位想的那麼可怕。」

「但願如此，不過神秘門派却給敝門下了一道最後通牒，要敝門成爲他們的九十七分舵，如是違抗，將雞犬不留！」

軍小蝶道：「會有這種事，有沒有給你們期限？」

「有，今天不算還有六天，就是最後期限了。」

軍小蝶略作沉吟道：「貴門想必已有萬全準備了，時間已經不多，兩位應該儘快趕回去。」

戚彪一嘆，道：「門主失踪，敝門的實力就打了一個極大的折扣，神秘門派曾經派人三次到敝門尋覓，咱們全力以赴，仍然落得很大的傷亡，此次咱們雖然分批投入江湖，希望能夠找到門主，據在下的瞭解，尋找門主的六路人馬，只怕是全部失望，限期一到，江湖上就不會再有天地門了。」

軍小蝶道：「神秘門派既然給了你們限期，在限期未到之前，他們似乎不應該向你們下手才對。」

戚彪道：「他們原先只是監視，並未干涉我們的行動……」

軍小蝶道：「如今不只是干涉，而且要置你們於死地，你不認爲其中別有蹊蹺？」

戚彪道：「這個……」

軍小蝶道：「說說看，這幾天你們都做了些什麼？」

戚彪道：「咱們去了一趟洛陽，結果失望而回……」

軍小蝶道：「就只這樣？」

決定出了差錯？」

軍小蝶道：「你們做了什麼決定？」

路遙道：「咱們尋找門主，一向只注意遠方，昨天咱們決定對近在咫尺的嵩山山區作一番搜查……」

軍小蝶道：「是不是有人聽到你們的談話？」

路遙略作思付，忽然面色一變道：「是他，一定是他。」

戚彪點點頭道：「錯不了，就是那位在樹蔭下假寐的叫化了，賈谷主，你看咱們應該怎麼辦？」

賈小蝶道：「神秘門派不讓你們前往嵩山，其中必然存有問題，只不過嵩山山區如此之大，如果要找人，一時之間只怕難以發現。」

戚彪道：「不錯，咱們總壇所在的五虎嶺，也屬於嵩山山脈，咱們想去的是嵩山西部山區。」

賈小蝶道：「哦，那是說西部山區有令人可疑之處了。」

路遙道：「去年咱們兄弟跟隨門主至參駕店訪友，在回程途中，瞧到了一件怪事。」

賈小蝶道：「什麼怪事？」

路遙道：「有人攔路搶劫……」

賈小蝶道：「江湖之上強梁橫行，此種事兒多得，算不得什麼怪事。」

戚彪道：「谷主說的是，不過那攔路者只是一個二十不到的少女，被搶者却是開封杜氏王英，在中原武林之中，他們是頗有份量的人物。」

路遙道：「那少女身著藍色背心，咱們聽匪首的口吻，此地必然有一個龐大的江湖組合，這批匪徒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軍小蝶無意與任何江湖組合爲敵，但爲了協助龍虎雙將尋找他們敝門主，她不得不追查下去，再說那江湖組合不容許有江湖人物在此地出現，也是一件不合情理之事，爲了好奇，她也要找出這個謎底。於是她吩咐侍書道：「放他們走吧，時間不早了，咱們還要趕點路。」

侍書一怔道：「放了他們？可是，小姐，咱們什麼也沒有問出來嘛！」

軍小蝶道：「問也沒有用，放他們走吧。」

侍書雖是心中不願，却不敢違抗軍小蝶的命令，只將他們放了，待他們走遠，軍小蝶才解釋道：「咱們只要繼續向前走，自然有人送上門來，走吧，今晚咱們歇在參駕店。」

軍小蝶沒有說錯，他們走出不足一里，果然有人送上門來，祇不過他們一瞧來人，全都感到心頭一緊。

一頂黑色軟轎，在暮靄蒼茫中冉冉出現，它像在雲霧裏飄飛，時高時低，時隱時現，那份詭秘，任是何等胆大之人，也會爲之瞠目咋舌的。

此時山道上升起一片晚霧，視線受到阻礙，黑色軟轎遠在數十丈外，自然無法看得真切，但它來勢極速，片刻之間便已接近到五丈遠近距離。

現在軍小蝶一行看清楚了，他們的心情却沒有因此而輕鬆下來。

軟轎既不會走，也不會飛，它所以能夠移動，必然是有抬轎之人。

們當時並沒有什麼感覺，現在想來似乎有點不安。」

軍小蝶道：「你們認爲那少女可能是神秘門派的，她出沒之處也許有他們的巢穴？」

路遙道：「咱們正是這般想法，所以要去碰碰運氣。」

軍小蝶道：「好吧，明天咱們前去瞧瞧。」

戚彪路遙抱拳一拱，說道：「多謝谷主！」

嵩山西部山區，有一條由僱師南下，經登封、臨汝、縱貫豫西，直達鄂北的山道，這條山道，往來的商旅很多，朝山禮佛的香客也不在少數，但近年以來，這兒竟然出現一批行踪飄忽，殺人越貨的強人，商旅固然改道而行，一般旅客也視爲畏途了。

這天晌午時分，山道上忽然出現一輛轎車，插着天鳳鏢局的旗號，由一名鏢師，四名趟子手，兩名車伕，護車而行，他們的人數雖是不多，却敢於踏上這條行人絕跡的險路。

待距離參駕店約莫二十餘里，他們終於被一夥強人攔住去路，爲首的身材魁梧，長得一嘴絡腮鬍子，掌中一柄開山大斧，似乎頗有幾斤蠻力，他身側一高一矮兩名大漢，跟他們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另外還有二十幾名嘍囉，瞧神色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鏢師招呼轎車停下，然後向三名匪首雙拳一抱道：「朋友，請借個光。」

這頂黑色軟轎也有抬轎的，但他却是四隻龐大的狻猊。以狻猊抬轎，算得是江湖罕見，其實這還不算出奇，如果你瞧瞧在轎前奔走的兩個，胆小一點的多半會驚呼出聲。因爲他們不是人，只是兩具白骨森森的骷髏。

軟轎在一丈之外停止前進，四隻狻猊分立兩側，白骨骷髏站在軟轎的前端。在薄暮晚霧之中，出現如此一頂怪異的軟轎，氣氛的詭異，當真是叫人寒而不慄。

天地門的龍虎雙將絕非貪生怕死之人，但面對這頂恐怖的軟轎，他們連舌頭也打了結了。

半晌，路遙才對戚彪道：「戚兄，他們……他們……」

戚彪道：「他們……八成是：山精木客……」

路遙一震道：「你說什麼？山……精木客？谷主，咱們……怎麼辦？」

山精木客身具妖術，不是凡人之力所能對抗的，軍小蝶也是凡人，龍虎雙將却向他請問自救之道。

軍小蝶面色沉重的說道：「他們不是山精木客，也不是什麼妖魔鬼怪，不過這般人的行爲如此怪異，咱們倒不能等閒視之。」

路遙道：「谷主，你說他們是人？」

軍小蝶道：「不錯，四隻狻猊，兩具骷髏，全是人類裝扮的，拂琴侍書開道，咱們走。」

拂琴侍書應了一聲，雙雙摘下肩頭的

鏢師道：「小姐，邛來三兇只是幾名小脚色，恐怕問不出什麼消息。」

這名趟子手稱鏢師爲小姐，莫非她是

持開山斧的匪首哈哈一笑道：「借個光？那是說你要咱們兄弟讓路了，行，留下鏢車我兄弟不難爲你們就是。」

鏢師冷哼一聲道：「朋友是那個山寨的？報個字號讓在下斟酌斟酌。」

持開山斧的匪首道：「邛來三雄，怎麼樣，在咱們兄弟的手下栽筋斗不算丟人吧？」

鏢師道：「邛來三雄，沒聽說過，你們還有頭兒吧，是誰？」

矮個子匪首大怒，說道：「大哥，這小子竟敢瞧不起咱們兄弟，還跟他客氣什麼！」

持開山斧的匪首一揮道：「好的，給我殺。」

在他這一聲命令之下，二十幾名嘍囉便像潮水一般湧了上來，天鳳鏢局連人帶車，立被這股浪潮所淹沒。

不過，這七名鏢伙可不是常人，他們以三名趟子手迎擊三名匪首，另一名趟子手與兩名車伕聯手攔截二十幾名嘍囉，在刀光劍影之中，掀起一場驚人的血戰。

迎擊三名匪首的趟子手全都用槍，他們功力之高也使人大感意外，但見長槍吞吐，有如靈蛇亂舞，幾個照面之下，名噪江湖的邛來三兇便已成爲階下之囚。

這是一場頗爲兇悍的激戰，但時間並不算長，匪首成了階下囚，嘍囉怎敢再鬥下去。

趟子手將匪首擲到鏢車之前，然後對鏢師道：「小姐，邛來三兇只是幾名小脚色，恐怕問不出什麼消息。」

這名趟子手稱鏢師爲小姐，莫非她是

一個女人？不錯，她是軍小蝶所改扮，自然是女人了。趟子手是琴棋書畫四婢，車仗是天地門的龍虎雙將戚彪路遙，他們扮作保鏢的，只是一個誘敵之計。

如今他們有了收穫，抓到了幾名劫鏢的，可惜邛來三兇身份不高，在江湖道上是入不流的，雖是如此，軍小蝶仍然不願放棄，回顧戚彪道：「戚大俠，請你問問他們。」

戚彪應了一聲，提過一名匪首道：「朋友，你們在那兒安窩立寨？」

匪首冷哼一聲道：「你認爲咱們是黑道上的？」

戚彪道：「攔路搶劫就是盜匪，難道你們是白道不成！」

匪首道：「誰搶劫了？你說話要小心一點。」

戚彪一怔道：「你們攔截鏢車，這不算搶劫？」

匪首道：「當然不算，你說咱們搶了你們什麼？」

侍書怒叱道：「什一派強詞奪理，如果咱們比你們更窩囊，這輛鏢車早就被你們搶去了。」

匪首冷冷道：「妳這是門縫裏瞧人，把人看扁了，老實告訴妳吧，咱們只是不准江湖中人在此地出現，攔截鏢車想給妳們一點教訓。」

侍書一怔道：「不准江湖中人在此地出現，爲什麼？」

匪首道：「妳問的太多了，這對妳並沒有好處，走回頭路吧，姑娘，你們到不了登封的。」

聽匪首的口吻，此地必然有一個龐大的江湖組合，這批匪徒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軍小蝶無意與任何江湖組合爲敵，但爲了協助龍虎雙將尋找他們敝門主，她不得不追查下去，再說那江湖組合不容許有江湖人物在此地出現，也是一件不合情理之事，爲了好奇，她也要找出這個謎底。於是她吩咐侍書道：「放他們走吧，時間不早了，咱們還要趕點路。」

侍書一怔道：「放了他們？可是，小姐，咱們什麼也沒有問出來嘛！」

軍小蝶道：「問也沒有用，放他們走吧。」

侍書雖是心中不願，却不敢違抗軍小蝶的命令，只將他們放了，待他們走遠，軍小蝶才解釋道：「咱們只要繼續向前走，自然有人送上門來，走吧，今晚咱們歇在參駕店。」

軍小蝶沒有說錯，他們走出不足一里，果然有人送上門來，祇不過他們一瞧來人，全都感到心頭一緊。

一頂黑色軟轎，在暮靄蒼茫中冉冉出現，它像在雲霧裏飄飛，時高時低，時隱時現，那份詭秘，任是何等胆大之人，也會爲之瞠目咋舌的。

此時山道上升起一片晚霧，視線受到阻礙，黑色軟轎遠在數十丈外，自然無法看得真切，但它來勢極速，片刻之間便已接近到五丈遠近距離。

現在軍小蝶一行看清楚了，他們的心情却沒有因此而輕鬆下來。

軟轎既不會走，也不會飛，它所以能夠移動，必然是有抬轎之人。

長槍，暗發功力，緩緩向前面走去。這一截山道頗為寬敞，軟轎轎車本可相錯而過，但是軟轎偏偏停在道路的中央，四隻狻猊再往兩旁一擺，轎車就無法通過了。

拂琴侍書到達軟轎五尺之處，腳下一停，雙拳一抱道：「朋友，借個路……」雙方相距五尺，拂琴的喉門並不算小，除非是天驃地亞，絕對不會聽它不到。但她的話白說了，沒有人給她片語隻字的回答。

骷髏狻猊本不是人，沒有人回答自然不算出奇，只是此路不通總不能就這麼耗着。如果他們當真不是人類，那也只好讓他們一點，可是他們明明是在裝神弄鬼，成心找碴，就算避讓，這場是非只怕也難以避免。

黃峰谷沒有怕事的，他們這一行更因為在武漢道人暗算，原已驚有一肚皮的怒火，這般人攔路找碴，怎能不挑起他們的殺機！

拂琴嬌叱一聲道：「要怎樣你們划下道來吧！否則咱們姐妹就不客氣了。」沒有人回答拂琴的叫陣，但見黃光急閃，勁風捲地而來，兩頭狻猊伸出長臂，以蒲扇一般的大手，抓向拂琴及侍書的肩頭。

拂琴侍書大吃一驚，她們絕未想到身軀笨重的狻猊，行動竟然如此快捷。黃光才只一閃，肩頭便已暴露對方的掌指之下。所幸她們反應極快，及時嬌軀後仰，

就有點擺牠不脫。書畫二婢功力相差無幾，都是單小蝶親自傳授的，但侍書個性較為外向，活潑中帶有幾分野性，她們遇到相同的敵人，搏鬥的歷程及結果却不大一樣。

如畫雖也有攻有守，却鬥得頗為吃力，因為她顧慮太多，很怕被白骨刀纏上而脫身不得。侍書可不管那些，長槍縱橫，一味的狂攻，槍尖不離白骨骷髏的要害，使他自保猶恐不及，那有能力反擊別人。

先聲奪人，侍書在氣勢上已經贏了三分，白骨骷髏勉強接了十幾招，終於慘噁一聲仆倒下去。這是倒馬槍法中的一記絕招，在去勢已盡，力道已完的態勢之下，它能一陽復生，由瞬間變為壯大，並以雷霆萬鈞之勢，吐出一記殺着。

槍尖刺入白骨骷髏的脅門，在另一邊穿出，如此嚴重的一槍刺出，他當然活不成了。侍書擊斃白骨骷髏，拔出銀槍，轉身一躍便已到達龍虎雙將酣戰之處，槍尖抖起數朵銀花，只不過吞吐之間，就分別刺進狻猊的左眼，為雙將解除了危難。

此時如畫也殺死了對手，整個鬥場只剩下單小蝶及白袍人了，如畫瞧了一陣扭頭對侍書道：「谷主的功力比白袍人高出很多，但每到緊要關頭，她却含勁不吐，莫非她想捉活的？」侍書道：「你說對了，咱們糊裏糊塗的打了一架，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豈不冤枉。」

H76

彈身倒縱，狻猊這一出其不意的快攻，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她們一退即進，長槍顛起幾朵槍花，攻向狻猊的胸腹。

嗜的一聲脆响，傳來一陣金鐵撞擊之聲。侍書一怔道：「大姐，他們的手臂是鐵的。」拂琴道：「他們的心——」侍書道：「八成不是鐵鑄的，要不，咱們試試。」

拂琴道：「好……」長槍一抖，逕向迎面的狻猊點了過去。這一槍不只是去勢若電，槍尖所指，幾乎籠罩了敵人全身的要害重穴。無論對方是何等人物，除非不待長槍吐出便行逃避，否則很少人能夠逃過如此神奇威猛的槍法。

狻猊身手頗高，但這兩名高手却一槍洞胸，幾乎不分先後哀嚎着仆倒下去。站立轎前的兩名骷髏正待縱身接戰，轎內忽然傳出一聲厲嘯，轎簾同時一盪，一具龐大的白色人影，像風一般的捲了出來。

拂琴侍書不敢輕敵，足尖一點後退兩旁，手橫銀槍，舉目向來人瞧去。此人身形高大，面色慘白，身着一襲白色長袍，胸前綉着一具紅色的骷髏頭，在骷髏頭的下方，是三根紅色的枯骨，如此打扮，配上他慘白如紙的面頰，及綠芒森森的雙眼，胆小一點的怕不嚇得叫出聲來。

拂琴侍書久走江湖，仍然瞧不出他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她倆正待回頭詢問，單小蝶已經閃身走了過來，道：「朋友，咱們似乎素昧平生……」白袍人冷哼一聲道：「可是，本座的部屬却失去兩條生命。」

單小蝶道：「俗語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白袍人雙目忽然一瞪，目光中綠焰暴盛，瞧得單小蝶心頭一凜，暗忖：「此人邪惡得很，我倒要多加一份小心。」

她暗發功力，全身佈滿罡氣，手挽金槍，擺下一個待機出擊的態勢。白袍人雙目注視單小蝶，腳下在緩緩向前移動，兩隻枯爪環抱胸前，那副模樣實在恐怖以極。

單小蝶身具無上玄功，會過不少武林高人，無論白袍人如何邪惡，不見得會放在她的心上，但對琴棋書畫四婢及龍虎雙將就很難說了，為免造成無謂的傷亡，所以吩咐他們遠避三丈以外。

現在白袍人走近了，他那原本環抱的雙臂突然一放，擊出兩股奇臭無比的腥風，單小蝶不敢硬接，足尖一點地面，凌空飛了起來。

柳腰一折，長槍急吐，槍頭泛起數點晶芒，以銀河倒瀉之勢，猛襲白袍人上半身的各大主穴。這一槍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白骨天絕掌是白袍人仗以成名的武林絕藝，他知道黃蜂谷主絕非等閒之輩，因而一出手就把壓箱底的看家本領都掏了出來，沒想到這一招竟然走空，更料不到單小蝶一槍之威竟是如此的凌厲。

他來不及作任何反擊，幾乎連思效的劫，莫非傳言不實？」白骨魔君吳常面色一變道：「老夫已是階下之囚，殺爾惡習便，妳要是胆敢侮辱本門，休怪老夫出言不遜。」

單小蝶道：「請說。」

吳常道：「妳當真要知道？」

單小蝶道：「請說。」

吳常道：「妳可知本魔君的規矩？」

單小蝶道：「不知道。」

吳常道：「避我者生，當我者死。」

單小蝶道：「這話怎麼說？」

白袍人道：「妳瞧不見我的部屬沒有剩下一個？」

「找碴的是你們，這可不能怪我。」

「不能怪妳？嘿，嘿，妳知道老夫是誰？」

「怨在下眼拙，閣下必然是一位名震天下的高人了。」

白袍人道：「白骨魔君吳常，妳必然有過耳聞。」

單小蝶道：「當真是這樣？」

吳常道：「本魔君何需騙妳？」

單小蝶嘆口氣道：「我本來不想殺你的，看來非殺你不可了。」

吳常道：「不錯，敵人嘛，殺一個少一個，妳動手吧。」

吳常居然同意單小蝶的觀點，居然鼓勵別人來殺他自己。

時間都沒有，身形陡的一仰，一式鐵板橋倒了下去。此人的身功力倒是不凡，不待身體着地，足尖在地面上一蹬，便已後退一丈以外，腰部一挺，逕自四平八穩的站穩了身子。

單小蝶不願給白袍人喘息的機會，長槍一挺，跟踪追了過去。白袍人哼了一聲，雙掌齊吐，再度擊出兩股腥臭的掌力。

單小蝶仍然不敢硬接，槍尖在地上一點，再度騰身躍起，柳腰在空中一折，長槍以驚雷逐電之勢，猛然凌空下擊。槍花朵朵，帶着尖銳的厲嘯，分襲白袍人全身要穴，如此凌厲的威勢，縱使是銅鐵鑄之人也難以承受，除了逃避還能有什麼選擇？

他們一來一往，誰也不敢硬接對方的攻勢，看非千招以上，只怕很難以分出勝負。另一處鬥場却熱鬧得多了，兩隻狻猊，兩名骷髏，與龍虎雙將，及侍書如畫分別在捉對兒廝殺。

狻猊雖是人類所扮，但他那件毛衣十分堅厚，龍虎雙將曾經擊中他們的要害，却無法使他們受傷。他們臂力強大，兩隻鋼爪使得虎虎生風，只要被他碰到一下，縱然不是要害，也難免骨斷筋折，因此，龍虎雙將打得頗為吃力，簡直是險象環生。

白骨骷髏的功力比狻猊更為高明，他們使用的兵刃是白骨刃，招式陰柔，詭譎莫測，刀芒有如附骨之蛆，一旦被牠纏上，殺人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單小蝶還有些不忍，拂琴道：「小姐，像他這種人，只能成功，是不能失敗的，失敗的後果就是死——」

「那倒不見得，如果我不讓他死，他就非活下去不可。」這是一股突然而來的話聲，發話人至少任十丈以外，而且語聲嬌嫩，八成是一個年輕的女人。不錯，她由左側樹叢中走出來了，的確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女人，她身後跟着四名身着青衣，外加白色背心的少女，以及八名黑色背心的彪形大漢。

單小蝶道：「妳是誰？」

「我麼？花滿樓，算起來應該是妳的朋友。」

「哦，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不，咱們見過的，在百鹿山莊。」

「啊，妳就是那位黑衣蒙面姑娘？」

「是的，應天雄胆大妄為，他已經遭到報應。」

當日單小蝶主婢被應天雄暗中下毒，擄往巧幫總壇百鹿山莊，如非黑衣蒙面姑娘相救，後果實在不堪設想，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單小蝶自然要衷心感激了。

但拂琴却插嘴道：「不錯，當日救咱們主婢的確是一位黑衣蒙面姑娘，小婢曾經請教過她的姓名，她却不肯以名號見示。」

花滿樓微微一笑道：「聽口氣妳是不相信我了，這不要緊，我原本不是來邀功的。再說我救妳們是受別人的請託，也不需要你們來感激。」（未完。下）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小仙因雙俠出殯缺少知名人物抬棺材扶靈，向縣裏擊鼓鳴冤，控告錢四海得直，錢四海答應抬棺材，繼而嚴知縣亦同意參加喪禮抬棺材，邪僧不打了賭服輸，不空担擔，又多一個抬棺材。天麗女秋月也早答應了，還有波羅門掌門人阿巴達、總護法烏克拉克、捕頭陳大器、老蓋仙洪五爺共八個人口數，出殯之日，熱鬧、轟烈、風光、安葬既畢，張小仙要開宗立派，趁貴賓名流觀禮，定名白吃教，自稱教主，多多為副教主，開教名義、錫強扶弱、切富濟貧，買賣武藝刀劍，代人討債索仇，兼營殺手業務偵探工作等等……

人潮捉抓手

妙計查寶圖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此刻，眾賓客已風消雲散，奔走一空。

獨獨天竺波羅門的和尙沒有走。

只聽波羅門的掌門人哈雷西斯。阿巴達道：「恭喜張教主開山立派，大展鴻圖，更希望能及時踐履承諾，以啓茅塞。」

阿巴達一尋思，道：「掌門人是在問『鬼胎穴』等絕技的來歷？」

阿巴達道：「請貴教明示一言。」

「實不相瞞，本教主是從一本『波羅札記』上面學來的。」

「『波羅札記』？這本秘笈，教主是從那裏得來的？」

「英雄不論出身低，說出來也不怕掌門人笑話，是兩年多以前，本教主拾破爛的時候偶然拾到的。」

「在何處？」

「洛陽。」

「可還有別的東西？譬如其他的秘笈，或藏寶圖等等。」

「沒有，單單只有這一本破書。」

從那裏得來的？」

「英雄不論出身低，說出來也不怕掌門人笑話，是兩年多以前，本教主拾破爛的時候偶然拾到的。」

「在何處？」

「洛陽。」

「可還有別的東西？譬如其他的秘笈，或藏寶圖等等。」

「沒有，單單只有這一本破書。」

從那裏得來的？」

「英雄不論出身低，說出來也不怕掌門人笑話，是兩年多以前，本教主拾破爛的時候偶然拾到的。」

「在何處？」

「洛陽。」

「可還有別的東西？譬如其他的秘笈，或藏寶圖等等。」

「沒有，單單只有這一本破書。」

從那裏得來的？」

「英雄不論出身低，說出來也不怕掌門人笑話，是兩年多以前，本教主拾破爛的時候偶然拾到的。」

「在何處？」

「洛陽。」

「可還有別的東西？譬如其他的秘笈，或藏寶圖等等。」

「沒有，單單只有這一本破書。」

阿郎道：「不然，『鬼胎穴』，『迷踪步』的功夫會從天上掉下來。」

大笨牛道：「老大，你真笨，這樣好的一本寶書你丟進枯井去不算，還告訴洋和尚。」

小仙白了他一眼，道：「你才笨，只有最後這一件事就說了假話。」

大笨牛高興的眉開眼笑，說道：「好棒啊，老大，快拿出來讓弟兄們開開眼界。」

阿郎並未立即取出來，板起面孔道：「大笨牛堂主，現在不比以前跑單幫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叫教主，別再叫老人，不曉得的人還以為我們是混呢。」

大笨牛擺下一張苦瓜臉，道：「老大叫習慣了，一時改口很彆扭，而且也顯然大家的距離都拉大了，不如還是叫老大的好。」

阿郎沉臉道：「不行，教主有教主的威嚴，屬下有屬下的分寸，不得逾越。」

多多不悅的說：「小仙，你也真是的，大家都是好朋友，還分什麼長官屬下，擺什麼臭架子嘛。」

阿郎固執到底，不肯退讓：「家有方法，教有教規，沒有方圓難成規矩，像你們這個樣子，簡直就是烏合之眾。」

皮蛋怔怔的道：「阿郎，看你這個模樣，好像跟真的一樣？」

小仙端足了架子，老氣橫秋的道：「本人身爲一教之主，豈會與爾等戲言逗要，多多副教主，皮蛋總護法；大笨牛堂主聽判：你們目無長官，藐視教主，看各記。」

大過二次，留教察看！」

此話一出，立即觸怒了他們三人，大笨牛首先發難：「死張小仙，臭張小仙，混蛋王八張小仙，你擺什麼狗屁臭架子，我們能選你當教主，照樣可以把你罷免掉的！」

多多亦有此同感，首先響應：「對，把他罷免掉！」

皮蛋同樣不落人後：「好，現在就舉行投票！」

阿郎忍俊不住笑出聲來，哧哧的捧腹大笑道：「哈哈，好玩，好好玩啊，山人屢施小計，你們幾個渾球就雞飛狗跳，真驢，真蠢，直沒水準啊！」

三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張小仙在惡作劇，四個人隨即滾在一起，又打又鬧，又笑又叫，好像瘋子一樣。

其他的人也受到感染，就在張家的院子裏瘋起來，鬧得一塌糊塗，笑得一塌糊塗，也樂得一塌糊塗。

大夥兒邊鬧邊樂吃喝，直至精疲力盡，夕陽西下前始與盡而散。

院子裏僅僅還剩下多多、皮蛋、大笨牛和阿郎四個人。

多多與皮蛋正要走，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同聲說道：「小仙，光顧着瞎胡鬧，把正事都忘了，你還沒有拿『波羅札記』給大家看呢。」

阿郎的確樂忘了，聞言探手入懷，取出一本巴掌大小，約莫有十幾頁，油紙封面，寫着一波羅札記的小冊子。

大家打開來一看，見有功架圖畫，也有練功口訣，紙色業已泛黃，顯見年代久遠。

前文書至張小仙因雙俠出殯缺少知名人物抬棺材扶靈，向縣裏擊鼓鳴冤，控告錢四海得直，錢四海答應抬棺材，繼而嚴知縣亦同意參加喪禮抬棺材，邪僧不打了賭服輸，不空担擔，又多一個抬棺材。天麗女秋月也早答應了，還有波羅門掌門人阿巴達、總護法烏克拉克、捕頭陳大器、老蓋仙洪五爺共八個人口數，出殯之日，熱鬧、轟烈、風光、安葬既畢，張小仙要開宗立派，趁貴賓名流觀禮，定名白吃教，自稱教主，多多為副教主，開教名義、錫強扶弱、切富濟貧，買賣武藝刀劍，代人討債索仇，兼營殺手業務偵探工作等等……

「可否將波羅札記拿出來容貧僧一觀呢？」

「對不起，早在三月前就被本教主扔掉了。」

「張教主，」阿巴達大驚失色的說道：「波羅札記珍貴無比，你居然把它扔掉了？」

「實在是在因爲蠢蟲太多，放在身上很麻煩，一氣之下就把它給扔掉了。」

「還記得扔在什麼地方嗎？」

「洛陽城北『翠雲寺』後面的一口枯井。」

阿巴達與烏克拉克睜大眼睛，心意已通，此事對波羅門似是萬分重要，匆匆別過白吃教諸人，隨即急如星火的率眾番僧而去。

多多忍不住馬上問道：「小仙，關於波羅札記的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郎道：「當然是真的。」

皮蛋道：「你當真想到了那本武功秘笈？」

話甫落地，無血刀雷天宇已行至近前，單刀直入的道：「這兒可是白吃教的總壇所在？」

皮蛋大言不慚的道：「正是本教聖地所在。」

無血刀雷天宇橫掃四大金剛一眼，道：「請萬能博士張小仙張教主說話。」

阿郎沒料到白吃教才成立幾個時辰，名譽便傳揚開來，心裏甜甜的，飄飄欲仙的道：「本教主在此，尊駕有何見教。」

雷天宇從頭到腳，瞧一下阿郎，道：「白吃教三字，聲震洛陽，據傳張教主曾三載錢四海，大開伊川縣，智得金香爐，連天竺番僧都甘拜下風，想不到居然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可確有其事？」

察言觀色，阿郎看得出雷天宇心存輕視，當下冷冷一笑，含混其詞的道：「信則有，不信則無。」

無血刀雷天宇雙眉一挑，道：「娃兒狂得可以！」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字出口，人已縱出，探臂疾扣阿郎手腕。

不料，手到人杳，雷天宇抓空了。

「媽的，來白吃教撒野，你找死！看我打！」

阿郎疾展「迷踪步」，早已繞到雷天宇身後去，打出一把「霸王釘」。

喝聲入耳，金風颯然，雷天宇亦非庸手，一個急轉身，雙掌齊出，將暗器掃落，險險避過一劫。

陡覺下盤一涼，不禁看呆了眼，不知何時，阿郎已神鬼不覺的解開他的褲腰帶。

一條長褲全部落在脚面上。
「好穿的是長袍，不至於「獻醜」，但光着兩條腿，尤其以他在江湖上的身份，畢竟是一件難堪的事。」

女孩兒家，總是害羞，多多早已別過頭去。
大笨牛故意糟蹋他：「好熱的天，這下涼快多了。」

皮蛋亦調侃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這是你狗眼看人低的報應。」

奇怪，無血刀雷天字並未生氣，穿好褲子，笑呵呵的道：「果然名不虛傳，雷某這一趟七里坡沒有白跑。」

阿郎聽出他話中有話，冷聲喝問道：「老小子，你好像有事？」

無血刀雷天字道：「老夫是想委託貴教辦一件事。」

阿郎道：「什麼事？」

雷天字說道：「追查一張藏寶圖的下落。」

此話一出，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莫不大吃一驚，但表面上小仙仍裝作若無其事道：「一張藏寶圖？老小子不能說的詳細一點？」

雷天字猶豫一下，道：「約百年之前，天竺國來了一位聖僧哈里巴，此人功參造化，學究天人，一身武功已達出神入化之境，著有一本『波羅經』，詳細記載下他畢生所學，與無數的金銀財寶，一齊藏諸名山，並且留下一張藏寶圖，以及一本小冊子『波羅札記』。」

大笨牛瞞了阿郎一眼，道：「這張藏寶圖落在何處？」

多多打破砂鍋問到底：「可是神偷丁炎山的那個寶貝兒子。」

雷天字道：「就是他。」

阿郎道：「雷天字是說神偷丁炎山乃四名奪圖者之一？」

「老夫寧願相信，是他兒子從別人身上扒來的，因為這麼重要的東西，於情於理，小偷老子不應該交給小偷兒子。」

「雷天字分析的是，可知小丁是從什麼人身上偷來的？」

「不清楚。」

「為何不問一問？」

「被他溜了。」

阿郎甚感失望，見文房四寶已到，亦未再多言，攤開一張紙，聚精會神的描繪起來。

雷天字賭狀大怒，猛聽「鏗鏘」一聲，金鐵錚鳴，霞光萬道，無血刀已掣在手中，此人好快的身手，任何人皆來不及封架閃躲，明光光的刀刃早已架在小仙的脖子上，殺氣騰騰的道：「小雜種，你幹什麼，再多畫一筆，老子就砍下你吃飯的傢伙！」

好個張小仙，臨危不亂，處變不驚，刀刃加身，依然面不改色，還衝着雷天字大發雷霆：「老混蛋，你是傻瓜？白痴？二百五？本教主手邊沒有一張底稿樣本，如何查明得到的東西是真是假，你不願意，是不是？可以，本教主也已經後悔了，將來必然危機四伏，步步險阻，扎手的人，物一定少不了，你他媽的自己去碰吧，白吃教落得輕鬆。」

他可不是說着玩，銀票、藏寶圖以及

雷天字不悅的說：「老夫如果曉得就不會委託貴教追查了。」

多多道：「好歹也得有點纜索才行，盲人摸象，豈不是開白吃教的玩笑。」

雷天字道：「纜索是有，是被四個身份不明的人奪去了。」

阿郎道：「是在何時何地被奪？」

雷天字道：「目前老夫尚無所悉。」

阿郎聞言心下稍稍一寬，知道他尚不明白自己和藏寶圖的關係，心緒爽朗的笑道：「說吧，一張藏寶圖你打算出多少銀子？」

「不必整張，只要四分之三即可。」

「這是為何？」

「因為雷某自己已經有四分之一。」

風塵雙俠係為藏寶圖而死，奪去寶圖的人無疑就是殺死二老的兇手，阿郎心神一震，已暗暗扣好三把飛刀，面無表情的說道：「原來你也是奪去寶圖四人中的一個？」

雷天字矢口否認道：「張教主說那裏話來，老夫如若參予爭奪，就用不到重金聘請白吃教了。」

阿郎聽他說得有理，殺機稍斂，道：「雷天字，咱們且以每四分之一為一個單位，一小張你出多少銀子？」

「通風報信」因而由老夫親手奪得者，五百兩，完全由貴教獨力完成者，一千兩，如何？」

「笑話，本教高手如雲，分壇分舵，遍佈天下，生意不接則已，一旦接下來，自然是獨力完成，不需要他人插手。」

「張教主有氣魄，老夫一小張付白銀

他自己繪的草圖，一古腦全部扔在地上。這一下雷天字可楞住了，也明白了阿郎繪草圖的用意所在，趕忙收起無血刀，將銀票、寶圖送回小仙面前去。

剛才電吹鬍子，瞪眼睛，欲動刀殺人，現在反過來主動要求張小仙繪製草圖，越詳細越好。

阿郎的確超人一等，與眾不同，欲擒故縱，反客為主，爭足了面子，擺足了譜，始在雷天字的苦苦要求下，將寶圖巨細靡遺的繪下來。

生意就此敲定，雷天字收回寶圖，當即起身告辭。

大笨牛快要高興死了，抓着阿郎的胳膊說道：「老大，你真了不起，白吃教萬歲啊，白吃教一成立，就吃進五千兩。」

多多關心慧質，想法却不一樣，道：「小仙，藏寶圖應該是你自己的東西，幹嘛要答應賣給他？」

阿郎道：「沒錯，東西是二老留下來的，應該歸我，但廢物利用，賣些銀子有什麼不好？」

皮蛋道：「當然不好，因小失大，金銀財寶萬一被姓雷的得去多冤啊。」

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道：「傻蛋，咱們不會動點手脚，引他誤入歧途。」

大笨牛擊掌歡呼道：「我明白了，這叫做一魚兩吃。」

多多嬌滴滴的掩嘴笑道：「大笨牛，你又錯了。」

一魚兩吃這句話，大笨牛十分得意，道：「那裏錯了？」

多多道：「該說一物兩賣才貼切。」

千兩就是。」

張小仙雙目一瞪，卑夷不屑的道：「什麼？一千兩？老小子說錯話吧，寶藏乃是無價之寶，你不怕本教主私下獨吞，或轉售他人？」

皮蛋湊趣道：「我們教主賭技天下第一，一把牌就可以進帳三千，你太小覷白吃教了，另請高明吧！」

無血刀雷天字沉吟一下，道：「五千張小仙斬釘截鐵的道：「非一萬莫辦，而且必須預付五千兩的訂金。」

「一小張一萬兩，老夫勉為其難答應，教主就是。」

「不用『勉強』，白吃教不是靠『勉強』生存，請收回去。」

「是，張教主技冠羣豪，智謀百出，老夫信得過。」

「別光要嘴皮子，拿訂金來。」

「日後銀貨兩訖，皆大歡喜。」

「老小子，你歡喜，本教主可不歡喜，養魚要水，養雞要米，設備佈置置卡子，處處都要花銀子，你要本博士掏腰包替你墊？」

阿郎嘴快話滑溜，言來又頭頭是道，唬得雷天字一楞一楞的。

「先付三千好了。」

「不行！」

「四千！」

「不要討價還價！」

張小仙有一股子與生俱來的威嚴，雷天字雖是成名人物，亦不免為他不妥協的盛氣所懾，遲疑少頃，乖乖地取出一張五

千兩的銀票交給阿郎。

白吃教主阿郎並不以此為足，提出進一步的要求：「請將那小張藏寶圖拿來讓本教主看一看。」

藏寶圖何等重要，雷天字怎肯輕易示人，道：「張教主要寶圖何用？」

張小仙振振有詞的道：「本教主先要弄清楚藏寶圖是個什麼東西，才好下手，如果弄一張鬼畫符的假東西來騙銀子，會破壞本教純正的形象。」

雷天字聽他言之成理，猶豫再四，小心翼翼地，先察看一四週無人窺伺，這才從一個皮夾子裏取出一張約五寸見方的羊皮來。

羊皮很嫩，白一塊黃一塊的，看來年代已久，從撕裂的紋路觀察，顯然正是折疊的地方，亦可從而推定，係張藏寶圖右上角的那一塊。

圖上山水水，花草樹木皆有，單憑這四分之一，實在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正上方有兩個字：「蓋世」。

右側緣有一句話：「日上柳梢頭」。

此外再無任何提示。

阿郎命大笨牛去取文房四寶，肅容滿面的道：「雷天字剛才說不曾參予奪圖，那麼，這一小張藏寶圖是如何得來？」

雷天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

阿郎道：「當然，找到一個，就不難找到第二個，總比盲人瞎馬亂摸索好。」

雷天字痛快的說道：「是從丁火山那裏得來的。」

張小仙追問一句：「搶的吧？」

雷天字臉上一熱：「可以這樣說。」

說不完的離情依依！

道不盡的珍重再見！

難捨難分，難分難捨，到最後還是不得不分開了。

送走多多、皮蛋，已是深更半夜，第二天一早，將金香爐與銀票交給王大叔，並且交代他們夫婦照顧白吃教的弟兄們，阿郎和大笨牛也踏上征途。

× × ×

轅轅關，在伊川縣東，嵩山西南，山路險阻，蜿蜒曲折，盤旋而上，凡十二轉，峯巒峻秀，景色天成，是東西交通的孔道，也是遊人賞玩的勝地。

山腰之上，建有一座「碧雲寺」。仰觀俯視兩相宜，更是遊人必經必去之地。

「碧雲寺」香火鼎盛，這日適逢廟神誕辰，又風和日麗，萬里無雲，香客再加上遊人，近午時分，已是摩肩接踵，人潮如湧。

人潮中有兩個人很特別，既不是來朝山進香，也不是來觀賞風景，四隻眼珠子骨碌碌的轉來轉去盡在看人，像是兩頭機警的鷹，正在尋找獵物。

這二人可不是普通人，早已名震江湖，一個是白吃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一個是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

二人的服裝亮麗而又惹眼，藏青色的勁裝，胸前有兩排金黃色的銅扣，排扣的中間，上面有幾朵飄浮的白雲，細看會發現，好像一個組合的藝術字——「白」，下面畫着一張大嘴巴，嘴巴大張，頗有吞鯨食象之勢，合起來正好是「白吃」的意思。

足履高統皮靴，益增無限神采，走起路來，發出有節奏的蹬踏之聲。七分帥氣，三分燒包，行踪所過之處，成爲路人注目的焦點。

這兩個寶貝，以大俠客大偵探自居，就站在「碧雲寺」的入口處。一隻石獅子的兩側，正在密切注視着過往之人。

可能是站的太久了，禁不住腳有點酸，大笨牛皺着眉頭說：「老大，這麼久了，怎麼一條錢也沒踩上？」

阿郎板起面孔道：「快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你猴急什麼。」

大笨牛往人羣裏掃了一眼，道：「你發現沒有，人家都在看咱們呢，尤其是漂亮的姐兒，眼珠子白白的，像是衛生丸，是不是看上了咱倆？」

張小仙挺挺胸脯，正巧有一位姑娘從他身邊經過，立即面帶微笑，投去深情的瞥，飄飄然的道：「那當然，白吃雙傑乃人中龍鳳，是姑娘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今天晚上咱們可要格外小心。」

張小仙道：「小心裏名追來的姐兒，擠破房門。」

吹牛放大氣，大笨牛可是大行家，道：「不要緊，多多益善，必要時候給她們發一張號碼牌，然後依序而進，一個一個來。」

阿郎的牛皮更大：「只怕人數太多，會排滿一條街。」

大笨牛道：「別吹了，腳酸肚子又餓，罰了半天的站，該找一家館子祭祭五臟廟了。」

「不行，今天是咱們白吃教的第一次出征，不能無功而回。」

「起碼該坐下來歇歇，這樣人家會誤以爲咱們是碧雲寺的守門神。」

張小仙道：「也不可以，大俠客，大偵探，要抬頭挺胸，頂天立地，窩在地上成何體統。」

大笨牛無可奈何，只有愁眉苦臉認命的份。

還好，過沒多久，眼前便發生了情況，只見有兩個鬼頭鬼腦的少年，緊跟在一位老婆婆的身後，一步一趨的行來。

兩個少年中大的十七八，小的只有十四五。

長相並差不差，不能說是猙獰面目，但眼神不正，目光游移，賊里賊氣的顯非善類。

果然，二人緊走幾步，年長的少年故意將老婆婆撞了一下，撞得老婆婆身子一歪，差點摔一跤，年幼的少年假裝好心，上去一把扶住，問道：「老人家走路小心點。」

就這麼一撞一扶間，老婆婆身上的錢包已到了年幼少年的手中。

兩個少年在前面兜了一個圈子，很快便折轉回來，張小仙已及時縱出，從他們一旁擦身而過。

「老婆婆，您的錢包掉了。」

阿郎指着地上，錢包就在她腳邊，老婆婆驚喜莫名的道：「小哥哥，你真是個大好人，謝謝你啦。」

却弄得大笨牛如墜五里霧中，趨前愕然道：「你才是小偷！」

阿郎眼一瞪，道：「你的？有什麼記號？憑我白吃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在江湖上的身份，會偷你這個小毛賊的東西？」

大笨牛不放過任何可以推介自己的機會，道：「大爺我是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本教財大勢大，多的是金山銀山，連茅坑都是銀子做的。」

白吃教名頭不小，消息早已傳開了，宋正雄，梁大明見見過也聽說過，二人相視一楞，知道遇上了大煞星，暗暗叫苦不迭。

但表面上却依舊十分強硬，梁大明道：「不管你們是誰，反正銀子是我們的，非取回來不可。」

話一說完，手已探出，大笨牛就等着這一刻，錢包沒摸到，被吹牛大王抓住手臂，扭到背後去。

大笨牛罵得很難聽：「幹你親娘祖奶奶，偷不成想用搶的，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啪！啪！手起掌落，左右開弓，給了梁大明兩個耳光子。

掌櫃的道：「張教主，大堂主，謝謝兩位仗義相助，眼前人匪俱獲，鐵證如山，不必跟他們嘮嘮，小老兒這就報官去，由官府來治他們的罪。」

阿郎道：「報官多麻煩，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能夠回你的酒菜錢來。」

掌櫃的道：「張教主有何高見？」

然道：「老大，這個錢包你是怎麼『攪』到的？」

「自然是從那個臭小子身上『扒』來的。」

「老大，大笨牛做了一個三隻手的手勢：「你也會這一手！」

「別忘了，本教主萬能，而且還是博士。」

「可是，我怎麼沒有看到，老大是如何下得手？」

「呆子，被你看到我還能當老大嗎？走……」

「要去吃飯啦？」

「吃你的頭，去追人。」

「追誰？」

「就是那兩個臭小子。」

「太小了吧，白吃教應該吃大的。」

「釘上小的，就不愁逮不到大的，你急什麼？」

兩個少年已去遠，還不曉得煮熟的鴨子已經飛了，手拉着手，一蹦三跳，意興風發。

阿郎與大笨牛就緊跟在他們後面數十丈外，出得轅轅關，不遠有一個鎮集，二少歡天喜地的進入一家飯店。

別人的銀子大概不心疼，還真大方，叫了半隻燒雞，一斤醬牛肉，一盤炒三鮮，一條紅燒鯉魚，外加一壺陳年燒刀子，大吃二喝起來。

「二位，裏面請，請！」

店小二招呼阿郎，大笨牛坐在少年的緊隣。

遞上菜單，小二恭謹有禮的道：「兩位生意人將本求利，最是斤斤計較，打量一下二人的衣着，足可抵充酒菜錢，掌櫃的當即表示同意。」

張小仙好熱心，幫忙到底，立即動手剥衣服。

宋正雄怒不可當的道：「張小仙，你未免欺人太甚，我跟你拚了！」

拚！一隻手腕還扣在別人手裏，那有機會，反而惹惱了張小仙，出手點了他們二人的「痴呆穴」。

「痴呆穴」被制，兩個精靈刁鑽的傢伙登時變成了傻瓜，全身功力盡失，如同一個不會武功的白痴。

衣服一件一件的剥，很快便剥了個精光，全身上下，僅僅還剩下一條遮羞的短褲子。

位想吃點什麼？」

大笨牛望望隣桌的菜餚，提高嗓門說道：「照這樣來，再加一道爆油蝦，兩壺酒。」

小二諾諾而退，不久菜已上桌，阿郎，大笨牛正吃得津津有味，年幼的少年大聲說道：「小二，來一道爆油蝦再外加一道炸八塊。」

阿郎一聽火大了，心說：「奶奶的，沒有銀子撐敢跟白吃教比賽，好極了，不叫你們脫了褲子爬出去我不姓張。」

於是，炸八塊之外，小仙又叫了一盤爆腰花。

也因布馬上掀起一場點菜吃菜大賽。

「紅燒魚唇。」

「紅燒鴨掌。」

「桂花魚翅。」

「冰糖肘子。」

「蒸螃蟹。」

「烤乳豬。」

「……」

你點一道，我加一道，舌劍唇槍，互不相讓，忙得小二團團轉，主廚的師傅汗流浹背，桌面上全都是菜，已經放不下了，四個人依然捧着菜單大點特點。

掌櫃的實在看不下去了，行至兩少年的桌前，客氣的說道：「兩位吃得下這麼多嗎？」

啪！年長的少年好大的火氣，出口成讎：「老子高興，開館子還嫌大爺多吃嗎？媽的個巴子。」

掌櫃的委婉的道：「小老兒是怕兩位

「用肥的，滾的！」小仙大聲喝叫。

二人「痴呆穴」被制，完全失去反抗的意志，只知道聽命行事，果真倒在地上，一邊傻笑，一邊滾呀滾，爬也爬的離開飯店。

將全飯店的人都逗樂了，大笨牛最樂，道：「老大，我算是服你了，咱們吃喝，他們請客，最後還光着身子爬出去，有趣，滑稽，是大稽，滑天下之大稽。」

張小仙並沒有笑，道：「大笨牛，吃吧，吃飽點，最好連晚飯也一齊吃進去，等一下了火山或者他老子了炎山來了，就沒有機會吃了。」

剛才僅半飽，經過這一陣子鬧，早已消化，大笨牛正餓着，聞言不再吭氣，返坐原位，猛吃猛扒。

大笨牛的飯量大，阿郎也不小，一頓飯吃了別人三頓飯的時間，滿桌子的菜吃去一大半，這一對寶貝才酒足飯飽。

而隔鄰的那一張桌子，業已換過三批客人。

阿郎擦一下嘴巴，道：「大笨牛，吃飽沒有？」

大笨牛拍一下大肚子，打一個呃，道：「飽了，白吃教，白吃教，不吃白不吃，又不用咱們花銀子。」

阿郎說道：「吃飽就好，咱們也該走了。」

大笨牛一怔：「走？不等了火山那個小偷兒了？」

小仙道：「他已經來過了。」

不待大笨牛再詢問長短，會過帳，當先步出大門。

吃不了糟塌。」

年幼的少年火氣更加大起來了：「他媽的，大爺有的是銀子，你不是怕付不起帳！」

掌櫃的担心的就是這件事，順水推舟的道：「是，是，就請兩位客爺先付帳，再點菜好了。」

年幼少年道：「付就付，我梁大明不信會輸給那兩個癩三。」

口氣夠大，派頭也很十足，偏偏口袋不爭氣，穿空如也，扒來的錢包已不翼而飛。

這下梁大明可楞住了，給年長的少年使一個眼色，道：「正雄哥，我身上全是銀票，怕他不方便找，你付吧。」

叫正雄的少年會意，呼應着梁大明的語氣道：「是嘛，一點點小錢，用不到票子，我這裏還有幾十兩碎銀子。」

說也邪門，手入口袋，同樣空空如洗，早先扒來的一個錢包也不見了，嚇得他直冒冷汗，喃喃自語道：「奇怪也，入門的時候還在，怎麼一轉眼就飛了，難不成是遇上高人！」

語方出口，一眼見錢包就放在隔鄰桌子上，少年正雄毫不考慮，伸手就去扒。

錢包是張小仙扒去的，時間就在三秒前，放在桌上的目的就是要引他入彀，少年正雄手抓住錢包的時候，阿郎也及時扣住他的腕脈。

張小仙大聲嗔呼道：「好小子，你不想白吃白喝，還想作小偷。」

少年正雄面紅耳赤的道：「你這是做賊喊捉賊，這個錢包明明是我宋正雄所有

「不行，今天是咱們白吃教的第一次出征，不能無功而回。」

「起碼該坐下來歇歇，這樣人家會誤以爲咱們是碧雲寺的守門神。」

張小仙道：「也不可以，大俠客，大偵探，要抬頭挺胸，頂天立地，窩在地上成何體統。」

大笨牛無可奈何，只有愁眉苦臉認命的份。

還好，過沒多久，眼前便發生了情況，只見有兩個鬼頭鬼腦的少年，緊跟在一位老婆婆的身後，一步一趨的行來。

兩個少年中大的十七八，小的只有十四五。

長相並差不差，不能說是猙獰面目，但眼神不正，目光游移，賊里賊氣的顯非善類。

果然，二人緊走幾步，年長的少年故意將老婆婆撞了一下，撞得老婆婆身子一歪，差點摔一跤，年幼的少年假裝好心，上去一把扶住，問道：「老人家走路小心點。」

就這麼一撞一扶間，老婆婆身上的錢包已到了年幼少年的手中。

兩個少年在前面兜了一個圈子，很快便折轉回來，張小仙已及時縱出，從他們一旁擦身而過。

「老婆婆，您的錢包掉了。」

阿郎指着地上，錢包就在她腳邊，老婆婆驚喜莫名的道：「小哥哥，你真是個大好人，謝謝你啦。」

却弄得大笨牛如墜五里霧中，趨前愕然道：「你才是小偷！」

阿郎眼一瞪，道：「你的？有什麼記號？憑我白吃教主萬能博士張小仙在江湖上的身份，會偷你這個小毛賊的東西？」

大笨牛不放過任何可以推介自己的機會，道：「大爺我是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吹牛大王大笨牛，本教財大勢大，多的是金山銀山，連茅坑都是銀子做的。」

白吃教名頭不小，消息早已傳開了，宋正雄，梁大明見見過也聽說過，二人相視一楞，知道遇上了大煞星，暗暗叫苦不迭。

但表面上却依舊十分強硬，梁大明道：「不管你們是誰，反正銀子是我們的，非取回來不可。」

話一說完，手已探出，大笨牛就等着這一刻，錢包沒摸到，被吹牛大王抓住手臂，扭到背後去。

大笨牛罵得很難聽：「幹你親娘祖奶奶，偷不成想用搶的，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啪！啪！手起掌落，左右開弓，給了梁大明兩個耳光子。

掌櫃的道：「張教主，大堂主，謝謝兩位仗義相助，眼前人匪俱獲，鐵證如山，不必跟他們嘮嘮，小老兒這就報官去，由官府來治他們的罪。」

阿郎道：「報官多麻煩，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能夠回你的酒菜錢來。」

掌櫃的道：「張教主有何高見？」

大笨牛追上來，道：「老大，你說了
火山那個小偷兒來過了？」
「是呀，就坐在咱們隣桌，還吃了一
碗麵。」
「我怎麼不知道？」
「你這個笨腦袋瓜裏只有酒和肉，天
賜下來也不曉得。」
「老大也聰明不到那裏去，人既然來
了，為何不將他留下來？」
張小仙道：「怕掃了你的吃興，訂個
約也一樣。」

阿郎越說越玄，大笨牛越聽越糊塗，
丁火山何時來去，許是他貪吃貪喝沒留神
，如說已與阿郎訂約，却斷斷無法置
信，理直氣壯的道：「我不信，一定是你
在騙人，除非老大能拿出證據來。」
張小仙指着地上的一根筷子粗細的白
綫，道：「這就是證據。」
大笨牛越發迷糊起來了：「這是怎麼
回事？」

阿郎神秘的笑說：「丁火山就在綫的
另一頭等着咱們。」
這話更玄，大笨牛簡直一句也聽不懂
，說道：「老大，別賣關子，把話說清楚
一點。」
阿郎守口如瓶，還是不肯說實話：「
已經夠清楚了，是你自己太笨。」
大笨牛賭氣，乾脆閉上嘴巴，不再開
口。

却因而發現一個秘密，白綫的一端藏
在阿郎口袋裏，他正在隨着前進的速度往
回收。
通過馬路，前面是一個樹林子，深入
林內數丈，立刻出現三個人，梁大明居左
，宋正雄在右，二人已換好衣服，但仍痴
呆如故，優笑不已。
中間站着一個濃眉星目，俊逸出塵，
身着紅衫，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
紅衣少年的右手四指被一個巴掌大小
、製作的十分精巧堅固的老鼠夾給夾住，
那一條白綫的另一端就是綁死在老鼠夾上
面。
事情再明白不過，必然是紅衣少年欲
在阿郎身上施妙妙手，被張小仙以老鼠夾
夾住，拖着一條白綫，逃來此地。
紅衣少年又是火燒，又是刀砍，就是
弄不斷那條白綫，一見張小仙已追到，拔
腿就跑。
不幸，僅僅跑出三步，便被張小仙像
牽小狗似的又牽回來，冷言冷語的道：「
朋友，這是風塵雙俠留下來的『網仙索』
，乃天蠶絲製成，水火不侵，刀劍不入，
老鼠夾是本教主的新發明，有反扣，可以
鎖上，外人絕對打不開，你不必再作逃走
或拚命的打算。」

恨得紅衣少年牙癢癢的說道：「張小
仙，你好毒辣，少爺我絕不會跟你善罷甘
休。」
張小仙冷笑道：「這是你自找的，誰
叫你不安好心，亂摸本教主的口袋。」
「張小仙，你到底想把本少爺怎麼樣
處置？」
「好說，只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有屁快放。」
「我想先確定，你是否丁火山？」
「完全正確。」

弄明了情況，大笨牛心急如焚，道：
「老大，掉在那裏？咱們現在去找或許還
來得及。」
「我懷疑是被人扒去的。」
「扒？莫非姓丁的不死心，又來惹咱
們？」
「他還嫌得很，不夠資格跟我鬥，很
可能是老的。」
「唔，一進入『百香樓』，就好像有
被人監視釘梢的感覺，老大能否想得出被
扒的時地？」
「高人出手，隨時隨地都可以，這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如何度過難關，支
付酒菜宿店的銀子。」

「慘了，慘了，拿不出銀子來，準備
被掌櫃的趕出『百香樓』，露宿街頭，老
大，你的點子最多，快想個脫困之計。」
「正在想。」
「我倒有一計在此，去賭。」
「行不通，連賭本都沒有。」
「老辦法，向菩薩去『借』。」
「人生地不熟，寺廟、賭坊在那裏，
咱們都弄不清，在時間上恐怕來不及。」
「那該如何是好，總不能等着人家來
脫褲子吧？」

張小仙沉思一會兒，自語喃喃：「有
有了，有了。」咬着大笨牛的耳朵，說了
一陣悄悄話，直聽得大笨牛一楞一楞的，
道：「這樣成嗎？」
阿郎信心十足的道：「老大的錦囊妙
計，幾時失敗過。」
大笨牛紅着臉道：「可是，總覺得不
好意思。」

「你曾經保有一小張藏寶圖？」
「這——」
「說實話！」
「有這回事？」
「圖呢？」
「被人搶走了。」
「誰？」
「無血刀雷天字。」

張小仙點頭，語氣稍緩和了一些，
道：「到現在為止，你還算合作，沒有說
假話。」
臉色一沉，繼又說道：「這一張藏寶
圖是如何到你手裏的？」
丁火山牙根緊咬，從齒縫裏擠出來四
個字：「無可奉告。」
「是你老子交給你的？」
「無可奉告。」
「偷的？」
「無可奉告。」
「連三句無可奉告，激怒了張小仙，
命大笨牛去飯店取來一條繩子，一塊墨，
阿郎道：「把這小子給我綁起來！」
二人一齊動手，將丁火山綁在一棵大
樹上，全身上下少說也綁了二十圈，阿郎
打開老鼠夾，取回『網仙索』，道：「大
笨牛，你會不會刺青？」

大笨牛道：「會呀，這玩意兒我小時
候就會玩，胳膊上還有一條龍呢。」
怕阿郎不信，捲起袖子，果然有一條
刺工很精巧的龍。
張小仙道：「會就好，給這小子臉上
刺幾個字。」
「刺什麼字？」

張小仙板着脸孔說道：「怕羞就沒有
床鋪睡，咱們只好睡大馬路，喝西北風好
了。」
大笨牛想一想，咬咬牙，道：「好嘛
好嘛，若是因為這一件糗事，害我討不到
老婆，你兒子也要叫我爹。」
阿郎聽不懂，道：「什麼意思？」
大笨牛一本正經的道：「笨啊，就是
你兒子過繼給我當兒子啦。」
事情就這麼決定，大笨牛繼續吃喝，
張小仙則跑到別處去，一位身穿青衣的
食客道：「老鄉，有人敢在櫃台上撒尿，
你相不相信？」

青衣食客朝櫃台上瞧一瞧，櫃木台櫃
，油光發亮，禿頭矮胖，戴着一副金絲眼
鏡的掌櫃的不苟言笑，甚是威嚴，漫不經
心的冷笑道：「不可能，簡直是胡鬧。」
張小仙眸中散發出詭異的神采，道：
「如說有人在櫃台上撒一泡尿，掌櫃的不
但不生氣，反而會張着嘴巴哈哈大笑，你更
不會相信了！」
青衣食客肯定的說：「那當然。」
「你敢不敢跟在下賭？」
「賭什麼？」
「賭別人撒尿，店家哈哈笑。」
「怎麼賭？」
「撒一泡尿，如果掌櫃的生氣或不高
興，在下輸你十兩銀子。」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也是穩贏的事
，不禁擦起了青衣食客的莫大興趣，掏出
錢包，取出十兩銀子來，與激勃勃的道：
「好，跟你賭了！」
張小仙笑容可掬的道：「別忙，我這

「我是小偷！」
「得命！」
從靴統內拔出一把尖刀，跨步而上，
一陣亂戳，用不到五分鐘就刺完了。
「哇！大笨牛的身手蠻俐落的，吐了
一口稀痰，用墨條塗磨一遍，再從丁火山身
上撕下一片衣襟來，擦拭乾淨，丁火山的
額頭上，當真現出『我是小偷』四個字。
大笨牛洋洋得意的道：「老大，你覺
得手藝如何？」
張小仙道：「還不錯，多練習幾次會
更好。」
托住丁火山的下巴，阿郎又道：「姓
丁的，你說不說？」
丁火山雙目緊閉，一言不發。
「你不肯說是不是，老子闖了你，叫
你斷子絕孫。」
阿郎可不是空言恫嚇，立即付諸行動
，「嘶啦」一聲，褲襠立被撕裂，露出了
「寶」。
刷！靴統內拔出一支短刀，挺腕就捅
下去。
丁火山賭狀大駭，再也不敢在這位兇
神的面前逞英雄，惶急喊道：「張教主
手下留情，我說就是。」
毫釐之差，阿郎掃落一些「毛毛草草
」，及時煞住，道：「說吧，最好痛快一
點。」
丁火山忍氣吞聲的道：「藏寶圖事實
上跟我們丁家一點關係也沒有，家父至今
尚不知會落在我的手裏。」
「那是偷的了？偷誰的？」
「少林寺掌門人悟悲老和尚。」

個人做生意最是乾淨不過，等底牌揭開後
咱們再結帳。」
口說乾淨，手却不乾淨，趁機順手牽
羊，已將青衣食客錢包內一張百兩銀票扒
到手。
憑三寸不爛之舌，復抓住大家好奇好
賭的心理，「百香樓」內三四十位食客，
視身份貧富各有不同，或十兩八兩，或三
兩五兩，或多或少，差不多都參加了張小
仙的賭局。
只有一个人例外，此人四十八九九年歲
，瘦小精幹，滿面紅光，衣着講究，非絲
即綢，天生一對儒人的鷹眼，炯炯有神，
當阿郎上前邀他入局時，瘦小老頭馬上一
口回絕，並且單刀直入的道：「娃兒，是
不是遇上扒手，被人扒光了銀子，想賺點
外快付酒帳？」
張小仙心頭一震，暗中多瞄了他幾眼
，言不由衷的道：「那裏，純粹是好玩，
想博大家一笑。」
通！瘦小老頭取出一錠二十兩重的金
元寶來，往阿郎面前一放，道：「在家靠
父母，外出靠朋友，缺錢用就拿去用吧，
何必在此拋頭露面。」
阿郎笑笑道：「謝了，無功不受祿，
在下冷有花別人銀子的習慣。」
瘦小老頭似是有意和他拉關係，表現
得很熱絡的說道：「也許老夫以後還有用
得着小友的地方，來！請坐，咱們喝一杯
如何？」
阿郎心說：「我看這老小子是黃鼠狼
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想消遣我，還不曉
誰消遣誰呢，哼！」（未完·六）

張小仙道：「少林領袖武林，悟悲掌
門更是一位尊師的身份，就憑你這個小毛
賊能得手？」
「出其不意，突施妙手，並非絕無可
能。」
張小仙道：「寶圖既是扒目悟悲，你
保密個屁！」
「丁某是怕消息一旦走漏，少林寺對
我們丁家不利。」
「嗯，倒也言之成理，可知何人身上
還有相同的藏寶圖？」
「丁某一無所知，這一張也是誤打誤
撞碰上的。」
「記住，假如以後再碰上時，本教主
願出高價來買，當然，如果日後事實證明
，你所言不實，小心你項上的人頭！」
解開宋正雄、梁大明的「痴呆穴」，
立與大笨牛揚長而去。

白吃教主張小仙決定要到少林去，他
發下宏願，誇下海口，要殺少林掌門悟悲
，為風塵雙俠報仇。
當天晚上，他們投宿在登封縣的「百
香樓」，預備第二天一早便攀登嵩山少室
峯，上少林。
孰料，選好客房，略事梳洗，進入前
面飯莊，吃喝到一半時，突然發覺身上的
銀子、老風夾、網仙索全不見了。
幸好，「波羅札記」被多多帶走，藏
寶圖的草圖只是一張白紙，仍原封未動，
不然可就災情慘重了。
饒是如此，仍然萬分嚴重，說不定就
會在自己身上重演。

「我懷疑是被人扒去的。」
「扒？莫非姓丁的不死心，又來惹咱
們？」
「他還嫌得很，不夠資格跟我鬥，很
可能是老的。」
「唔，一進入『百香樓』，就好像有
被人監視釘梢的感覺，老大能否想得出被
扒的時地？」
「高人出手，隨時隨地都可以，這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如何度過難關，支
付酒菜宿店的銀子。」
「慘了，慘了，拿不出銀子來，準備
被掌櫃的趕出『百香樓』，露宿街頭，老
大，你的點子最多，快想個脫困之計。」
「正在想。」
「我倒有一計在此，去賭。」
「行不通，連賭本都沒有。」
「老辦法，向菩薩去『借』。」
「人生地不熟，寺廟、賭坊在那裏，
咱們都弄不清，在時間上恐怕來不及。」
「那該如何是好，總不能等着人家來
脫褲子吧？」

張小仙沉思一會兒，自語喃喃：「有
有了，有了。」咬着大笨牛的耳朵，說了
一陣悄悄話，直聽得大笨牛一楞一楞的，
道：「這樣成嗎？」
阿郎信心十足的道：「老大的錦囊妙
計，幾時失敗過。」
大笨牛紅着臉道：「可是，總覺得不
好意思。」

俠情中篇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侯前又想將上官靖帶入迷陣，見被識破，這回反被上官靖挾着走，在出口附近找到沈雪姑一同出去，押着夏侯前回去見老人，將解藥交給卡藥師，其中有「對消散」、「迷迭香」、「百步散」的解藥，分別將眾人救治，然後將經過和眾人交待說清，眾俠在碧落山莊召開會議，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由上官靖、李小雲到八公山找竹逸先生，沈雪姑送解藥去黃山萬松山莊，聯袂同行，在路上遇到兩乘轎，前頭由密副總管領路，來人是路老爺子夫婦，自稱是為佛門旁枝白衣聖教調停是非，聲言要收他們三個娃子為徒……

結交黃妖怪

辟毒用蟾珠

「慢點！」沈雪姑忙說道：「這不公平。」

黃衣老人道：「如何不公平？」

沈雪姑道：「他接不下，就得拜你為師，接下了你只是立時就走，這就不公平了。」

黃衣老人道：「依妳說呢？」

沈雪姑緩緩的道：「要說公平，他如果接下了，我當然不能說你拜他為師，因為你究竟年紀比他大出很多，這樣吧，他接下了，你就和他做個忘年之交，兄弟相稱……」

黃衣老婆婆道：「小丫頭，妳敢出言無狀，戲耍老頭子？」

「不，不，她這話很有道理！」黃衣老人連連搖手，笑道：「咱們武林中人，藝技為先，這年輕人真要接得下老夫一招，他就有資格和老夫稱兄道弟，哈哈，當今之世，和老夫稱兄道弟的差不多已經沒有了，交個小兄弟，豈不是好？何況他若是接不下來，就得拜老夫為師，這主意太

好了，接不下，老夫就有一個好徒弟，接下了，老夫也有一個小兄弟，兩者對老夫來說，一點也不吃虧。」

黃衣老婆婆嬌柔的道：「只要你說好就好。」

黃衣老人欣然道：「好，老夫同意，年輕人，你說呢？」

上官靖心知雪姊妹這樣說法，必有原因，這點點頭道：「老丈認爲可行，在下自當遵命。」

黃衣老人道：「老夫只發一掌，你要用兵器都行。」

上官靖道：「老丈既然使的是掌，在下自然也以掌奉陪了。」

「壯哉此言！」黃衣老人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記着，老夫發掌之時，壓力逐漸增加，你若撐不下去，只要叫出師父二字，老夫自會及時收手。」

上官靖道：「在下記下了。」

黃衣老人道：「好，你準備了。」

上官靖依然瀟灑的站在轎前不遠，連架勢也沒擺出來，仰臉說道：「老丈只管請出手。」

黃衣老人越看這年輕人，越覺得合自己的胃口，如果膝下還有黃花大閨女的話，恨不得立時嫁給他才好，一面含笑說道：「你小心了！」突坐在轎上的人，右手拍處，徐徐朝上官靖拍來！

他出手發掌，看去毫不使勁，只是隨手拍來，但就在手掌這一揚起，站在轎前的三人，登時感到有一股極大的暗勁，應掌而生，好像氣壓立時降低，令人有透不出氣來的感受。

這種感受最深的當然是李小雲了，她正待運動抗拒，沈雪姑及時伸過手來，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其實就是沈雪姑不伸手握住她的手，這種無形壓力，也已經隨着消失了，那是上官靖已經出手了！

上官靖正身而立，右手也緩緩抬了起來，他爲了要試試自己的功力，因此沒有立即使出「接引手」或「返照神掌」，只是手掌當胸堅立，極其緩慢的朝前推去。本來黃衣老人拍來的一股無形內勁，已經瀰漫到一丈方圓，壓力奇重，但上官靖手掌堅立，朝前推去，他出掌雖極其緩慢，却同樣有一股無形內勁，把湧到身前的壓力，完全擋住了。

坐在轎上的黃衣老人自然立時就有了感覺，心中兀兀不信眼前這個弱冠少年，內力修爲居然會有如此深厚！

他出手之際，掌上只用了五成力道，至此，不覺又加重了一成。他雖然暗中加重了一成內力，上官靖右手當胸，依然手

臂微屈，手掌直豎，一動也不動；但自己發出去的掌力，還是被對方遙遙擋在身，宛如一道無形氣牆，難越雷池一步。

黃衣老人看得大奇，不自覺的又加重了一成力道，現在他已經加到七成力道，就算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差不多都已經接不下來了；但眼前的年輕人依然神態從容，臉帶微笑，不但沒有一點臉紅氣粗的現象，就是當胸堅立的右掌，還是手臂微彎，好像還沒有使出全力來一般。

黃衣老人越看越覺驚奇，尤其從對方使出來的內力，其中既似佛門神功，又似道家玄功，輕輕年紀，那來佛道兩門絕世功夫，集於一身，心念轉動之間，掌上不覺又加重了一成內力。

現在可是加到八成了！老實說，他平時出手，最多也只使到八成，就已經沒有人能接得下來，數十年來，可說從未使出過九成功力。

他這八成功力，確實非同小可，上官靖僅憑一隻右手當胸堅立，已經感到不勝負荷，而對方滾滾不絕的强大壓力，却愈來愈盛，眼看光憑內力，已無法支撐得下去，心頭不禁大急，只要接不下來，自己豈不就要拜他爲師了？

一念及此，左手掌心朝外，緩緩抬起，當胸右手却隨着緩緩下沉，以左手接替當胸右手，突然朝前拍去。

這一記，他使出來的正是師父傳他的唯一壓箱子絕學，威力最大的一返照神掌——不論對方有多大的力道，可以一下反擊過去。

黃衣老人用到八成的力道，還怕上官

靖一旦接不下來，可以及時收手，正因此心有憐才之念，出手不快，才算保住了老臉。

因爲上官靖由左手接替右手，使出一返照神掌，手勢雖也緩緩遞變，但一返照神掌，一旦使出，借力打力的內勁，却轟然而出，快若雷霆，一道無形狂飈勢若席捲！

黃衣老人驟不及防，幾乎被自己發出去的八成內力撞上，匆忙之間，右手再次朝前推出，阻擋來勢，但已是遲了一步，抬着他轎的兩個漢子被一股無形推力，推得往後退下了兩步，才算穩住！

穩住，是黃衣老人推出的第二掌擋住了上官靖的「返照神掌」，這也只有像黃衣老人這樣修爲功深已臻上乘的人才擋得住，換了一個人，早被「返照神掌」震飛出去了，那裏還擋得住？

「哈哈！」黃衣老人雙目睜得比電燈亮，坐在轎上，斂笑了一聲，道：「小兄弟好一記『如來神掌』，老夫真是看走眼了！」

上官靖拱手道：「在下使的不是『如來神掌』。」

黃衣老人奇道：「小兄弟雖用左手使掌，但使的明明是佛門『如來神掌』，難道你不是金羅漢天生大師的傳人？」

上官靖已經聽智度大師說過，自己師父就是天生大師，這就躬身道：「老丈說的乃是家師從前的名號。」

黃衣老人問道：「令師現在的法號如何稱呼了？」

上官靖恭敬的道：「家師自稱不滅和

向。」

「哈哈，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令師還不是天生大師？」黃衣老人含笑問道：「那麼令師一定也把『如來神掌』換了一個古怪的名稱了？」

上官靖道：「是的，家師把這一招稱之爲『返照神掌』。」

「不錯。」黃衣老人點頭道：「佛光返照，威力無窮，哈哈，普天之下，能夠推得動老夫的，大概也只有佛光了。」接着目注上官靖，又道：「老夫已經叫你小兄弟了，你還叫老夫老丈嗎？」

上官靖還沒開口，突聽耳邊響起沈雪姑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還不快叫老哥哥！」

這就連忙正身直立，朝黃衣老人作了個長揖，恭恭敬敬的說道：「小弟兄見老哥哥。」

黃衣老人樂得呵呵大笑，說道：「好，好，小兄弟，你去見過老嫂子。」

上官靖又朝黃衣老婆婆作了個長揖道：「小弟兄拜見老嫂子。」

黃衣老婆婆自如秋水，格的一聲嬌笑道：「小兄弟，老嫂子生受啦，唔，這兩個小妹子，是你什麼人呢？」

上官靖被她問得俊臉不禁一紅，答道：「沈雪姑是小弟的義姐，李小雲是小弟的義妹。」

「看不出你小兄弟是風流種子！」黃衣老婆婆又是一聲嬌笑，說道：「好吧，本來老嫂子要想考量考量她們的，現在衝着你小兄弟，那就算了。」說着回過頭去，又道：「我說老頭子，你認了小兄弟，

怎麼不給人家見面禮呢？」

黃衣老人道：「這位小兄弟一身武功，已得佛道兩家之長，老夫還有什麼好給他的？」

黃衣老婆婆輕呼一聲道：「說你老糊塗，真是一點也沒錯，咱們前年在苗疆你弄到了什麼？那不是最好的見面禮嗎？」

「噢！」黃衣老人被她一語提醒，不覺呵呵大笑道：「不錯，不錯，不是你說老夫倒是忘了。」他伸手從腰間解下一個絲囊，一抬手，朝上官靖面前緩緩飛來，說道：「小兄弟，老哥哥真是老糊塗了，這東西是老哥哥在苗疆無意得來的，送給小兄弟留個紀念吧！」

上官靖只得連忙用雙手接住，說道：「老哥哥，這是你老隨身之物，小兄弟怎好……」

黃衣老婆婆嬌笑道：「小兄弟，老頭子已經出手了，你就收下吧，快打開來瞧瞧，你知道這是什麼珠子嗎？」

上官靖接到手中，已經摸到絲囊中是一顆有算盤子大小的圓形東西，不知究竟是什麼？這就依言打開絲囊袋口，裏面竟是一顆色呈淡黃的珠子，珠光氤氳，一看就知不是尋常珠子。

黃衣老婆婆夜待他開口，含笑說道：「這叫蟾珠，是老頭子在苗疆一處深谷中，覓到了一隻千年蟾蜍的身上得來的，佩在身上，可以百毒不侵。」

上官靖雙手捧着絲囊，抬頭道：「老哥哥得來不易，這樣千載難求的奇珍，小弟如何能收？」

「哈哈！」黃衣老人道：「普通之物，黃衫客還拿得出手嗎？小兄弟只管收下，這是老哥哥給你的見面禮，你能不收嗎？」

黃衣老婆婆道：「是呀，我方才不是說過，老頭子已經出手了，還會收回去嗎？你是小兄弟，老哥哥送的東西，自然不用客氣了。」

沈雪姑也以「傳音入密」說道：「靖弟不可推辭，收下了吧！」

上官靖只得拱手道：「老哥哥、老嫂子厚賜，小弟那敢只好拜領了。」

黃衣老人點頭道：「好了，小兄弟，以後有什麼事，只管來找老哥哥好了，咱們要走了。」

必飛虹眼看黃衣老人認了上官靖做小兄弟，心頭深感懊惱，他做夢也想不到江湖上出了名難惹的一對老怪物，今晚竟有如此好說話，白白便宜了上官靖這小子！

上官靖拱手道：「小弟恭送老哥哥、老嫂子。」

必飛虹四名抬轎漢子揮了揮手，四名漢子立即抬着兩頂轎轎，洒開大步，往前奔去。

只聽黃衣老婆婆嬌柔的笑着傳了過來：「小兄弟，什麼時候喝你喜酒，可別忘了通知老哥哥、老嫂子一聲！」

沈雪姑等他們走遠，才吁了口氣道：「今晚之事，真想不到會有這樣順利就收場了。」

李小雲從旁道：「這兩老夫妻很厲害嗎？」

沈雪姑走到樹下大石上坐下來，說道：「何止厲害，武林中簡直無人敢招惹他嗎？」

沈雪姑道：「我也只是猜測罷了，時間不早，我們該坐息一回了。」

二人就在樹下坐息，等到醒來，天色已現黎明，李小雲打開昨晚吃剩的包子，各自吃了，就繼續上路，黃昏時候，趕到臨淮關，這裏是一個大鎮，街上總算有一家客店，先落了店，才到一家麵館用過晚餐，回轉客店。

沈雪姑因自己要去黃山，明日一早就得往南，上官靖和李小雲要去八公山，還得朝西走，這就叮囑兩人，路上務必要小心。

李小雲笑道：「大姐也真是的，這條路，我和大哥走過幾次了，別說大哥目前功力比從前精進了許多，就是我一個入也不在乎。」

沈雪姑道：「眼前情形和從前不同，賊人耳目眾多，敵暗我明，自以不讓對方發現行蹤的好，請弟武功雖高，閱歷總嫌不足，凡事總是謹慎些好。」

一宿無話，第二天走出鎮甸，沈雪姑就和兩人分手，獨自往南行去。

上官靖和李小雲一路而行，中午時光，在鳳陽打了一個尖，就繼續往西。好在這條路李小雲極熟，那裏打尖，那裏投宿，不用上官靖操心。一連趕了兩天路，第三天中午，就趕到八公山下。

這條路李小雲當然更熟了，他們沿着小溪，穿過竹林，就看到一片圓形草地上，搭蓋的三極竹屋！李小雲心頭一喜，正待縱身掠起。

上官靖一把把她拉住，低聲道：「有人來了，我們快走！」

沈雪姑道：「這就是了，碧落山莊賊人一再使毒，令人防不勝防，尤其四川唐門精研各種毒藥，我有些懷疑，他們和唐門說不定已經有了勾結，果真如此，這顆蟾珠的用處就更大了。」

李小雲說道：「對了，他們和唐門一定有勾結，不然，他們怎麼會有唐門的毒藥？」

沈雪姑道：「我沒聽師父說過。」

黑袍老人臉色微變，嘿了一聲，又道：「老夫是找你師父來的，你快去叫師父出來。」

李小雲搖搖頭道：「師父不在家。」

黑袍老人目注李小雲，問道：「你師父那裏去了？」

李小雲道：「師父三天前就出去了，還沒回來。」

黑袍老人道：「老夫問你師父去了那裏？」

李小雲道：「不知道。」

黑袍老人沉黑道：「你師父到那裏去，你會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騙你則甚。」

李小雲理直氣壯的道：「師父出門，從沒和我說到那裏去的，他老人家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黑袍老人目射奇光，冷然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這樣說話？」

「奇怪？」李小雲道：「那你要我怎麼說法？」

黑袍老人臉現怒容，沉喝道：「小子，你以為老夫不敢把你劈了？」

黑袍老人一擺手，不讓他說下去，一面拍目朝李小雲道：「這真是劉師弟的家，老夫是劉師弟的大師兄，你現在可以告訴老人，你是劉師弟的什麼人了吧？」

李小雲道：「我叫官飛雲，竹逸先生是我師父。」

「很好！」黑袍老人深沉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老夫的師侄了。」

沈雪姑道：「這也有緣故的，黃衫客還算是正派，只是脾氣甚怪，出名的難惹，所以稱之為怪。白髮冷仙娘據說從小就是一頭白髮，不但人長得極美，說起話來，更是嬌聲嬌氣，妖而且艷，江湖上人背後就稱她為妖，再加兩人都喜穿黃衣，武功又高，來去就像一朵黃雲，所以就叫他們黃雲妖怪了。」

說到這裏，接着笑道：「碧落山莊賊人邀請這兩人前去，本待倚作靠山的，沒想到今晚會遇上我們，請弟又認了他作老哥哥，這一來，日後對我們的威脅，也無形中消解了，尤其他送給請弟這顆蟾珠，對我們最有用了。」

上官靖道：「老哥哥說過，它能辟百毒。」

沈雪姑道：「這就是了，碧落山莊賊人一再使毒，令人防不勝防，尤其四川唐門精研各種毒藥，我有些懷疑，他們和唐門說不定已經有了勾結，果真如此，這顆蟾珠的用處就更大了。」

李小雲說道：「對了，他們和唐門一定有勾結，不然，他們怎麼會有唐門的毒藥？」

沈雪姑道：「我沒聽師父說過。」

黑袍老人臉色微變，嘿了一聲，又道：「老夫是找你師父來的，你快去叫師父出來。」

李小雲搖搖頭道：「師父不在家。」

黑袍老人目注李小雲，問道：「你師父那裏去了？」

李小雲道：「師父三天前就出去了，還沒回來。」

黑袍老人道：「老夫問你師父去了那裏？」

李小雲道：「不知道。」

黑袍老人沉黑道：「你師父到那裏去，你會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騙你則甚。」

李小雲理直氣壯的道：「師父出門，從沒和我說到那裏去的，他老人家不說，我怎麼會知道？」

黑袍老人目射奇光，冷然道：「好小子，你敢對老夫這樣說話？」

「奇怪？」李小雲道：「那你要我怎麼說法？」

黑袍老人臉現怒容，沉喝道：「小子，你以為老夫不敢把你劈了？」

就在此時，李小雲突聽師父的聲音以「傳音入密」在她耳邊說道：「徒兒，你不是他對手，不可和他說僵了，為師不好出面，妳只要說為師是到九華採藥去的了。」

李小雲如今久經入敵，何況還有大哥在後面，那會把黑袍老人放在眼裏？一面大聲說道：「不要緊，你要劈就劈劈看，」她這句「不要緊」，是跟師父說的，意思就是自己足可應付。

黑袍老人說道：「看你倒真是惹不畏死！」

李小雲哼了一聲，說道：「我官飛雲從來說一不二，師父不在，就是不在，你兇什麼？你找師父究竟有什麼事，和我說也是一樣，等師父回來，我自會轉告他老人家的。」

黑袍老人面現怒色，右手抬處，正待舉掌劈出，忽然又緩緩放了下去，說道：「好吧，你師父既然不在，那你隨老夫去。」

說到最後一字，突然振腕一指點了過來。

李小雲早就注意着他，對方手指堪堪點出，她早已暗暗睜起食中二指，一漾之間，向前劃了一個小圈，然後輕輕朝前點去。

她使出來的正是「無極神指」！

黑袍老人一指點出，陡覺風聲有異，不僅自己指風宛如遇上了一堵漩渦般無形氣牆，再也戳不過去！不，自己指風突然消失，而且對方一縷犀利如劍的指勁，卻從漩渦般氣流中刺出，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究竟是練了數十年武的人，反應極快，發覺不對，右手衣袖閃電般揚起，迎着李小雲指風拂去，人也隨着立即向左閃出去。

李小雲這一指其實並無傷他之意，是以出手極緩，否則就算你黑袍老人閃避得再快，也休想躲閃得開，但聽「嗤」的一聲，黑袍老人衣袖已被指風射穿了一個指頭大的窟窿！

帶着李小雲，雙足一點，兩人同時凌空飛起，掠過草地，一下落到竹屋後面，隱住身子。

李小雲輕聲道：「大哥知道來的是什麼人嗎？」

上官靖道：「不知道，聽脚步声，至少有三個人。」

李小雲道：「那是來找師父的了，不知師父知不知道？」

上官靖輕嘆一聲，說道：「他們已經進去了。」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我們從廚房進去。」

上官靖道：「不知劉前輩在不在，我們先聽聽再說。」

說話之時，果然聽到三個人的脚步声逐漸走近，接着竹籬門打開了，三人一直走到竹屋前面，只聽有人輕咳一聲，响起尖沙的聲音叫道：「劉師弟在家嗎？」

李小雲奇道：「他稱師父劉師弟，那是師父的師兄了！」

屋中沒有人答應。

那尖沙聲音又道：「劉師弟，你明明在家，這是有意不肯出來見我了。」

「砰」的一聲，兩扇木門已被推開，三個人一起走入屋中。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去應付他一下。」

上官靖點頭道：「小心些！」

李小雲點點頭，迅速從懷中取出一張面具，覆到臉上，然後悄悄從屋後繞了過去，口中故意「噢」了一聲，說道：「是什麼人把門打開了呢？」

她還沒走近大門，只見一個黑衣漢子已從屋中走出，看到李小雲，喝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李小雲腳下一停，嘆道：「你是什麼人，怎麼闖到我們屋裏來了？」

那黑衣漢子還沒開口，只聽屋中响起先前那個尖沙聲音說道：「辛十八，你叫他進來。」

黑衣漢子朝李小雲揮揮手道：「還不快進去？」

李小雲哼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居然反客為主起來。」

隨着話聲，舉步走入。

只見堂屋上首一張竹椅上，坐着一個披了一頭花白頭髮的黑袍老人，他右首站立着一個黑衣漢子，打扮和叫辛十八的差不多。

黑袍老人生成一張尖瘦臉，灰沉沉的，看去甚是陰沉，臉上似笑非笑，兩道刀一般的目光朝自己投來，沉聲道：「小兄弟，你是劉師弟的什麼人？」

李小雲反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闖到屋裏來想做什麼？」

站在右首的黑衣漢子喝道：「小子，你見了……」

黑袍老人一擺手，不讓他說下去，一面拍目朝李小雲道：「這真是劉師弟的家，老夫是劉師弟的大師兄，你現在可以告訴老人，你是劉師弟的什麼人了吧？」

李小雲道：「我叫官飛雲，竹逸先生是我師父。」

「很好！」黑袍老人深沉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老夫的師侄了。」

沈雪姑道：「這也有緣故的，黃衫客還算是正派，只是脾氣甚怪，出名的難惹，所以稱之為怪。白髮冷仙娘據說從小就是一頭白髮，不但人長得極美，說起話來，更是嬌聲嬌氣，妖而且艷，江湖上人背後就稱她為妖，再加兩人都喜穿黃衣，武功又高，來去就像一朵黃雲，所以就叫他們黃雲妖怪了。」

說到這裏，接着笑道：「碧落山莊賊人邀請這兩人前去，本待倚作靠山的，沒想到今晚會遇上我們，請弟又認了他作老哥哥，這一來，日後對我們的威脅，也無形中消解了，尤其他送給請弟這顆蟾珠，對我們最有用了。」

上官靖道：「老哥哥說過，它能辟百毒。」

沈雪姑道：「這就是了，碧落山莊賊人一再使毒，令人防不勝防，尤其四川唐門精研各種毒藥，我有些懷疑，他們和唐門說不定已經有了勾結，果真如此，這顆蟾珠的用處就更大了。」

李小雲說道：「對了，他們和唐門一定有勾結，不然，他們怎麼會有唐門的毒藥？」

沈雪姑道：「我沒聽師父說過。」

黑袍老人臉色微變，嘿了一聲，又道：「老夫是找你師父來的，你快去叫師父出來。」

李小雲搖搖頭道：「師父不在家。」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的事，只聽門口及時响起竹逸先生的聲音叫道：「大師兄手下留情。」

竹逸先生手拄竹杖，已在門口現身。李小雲沒想到師父會突然現身，急忙垂下雙手，叫了聲：「師父。」

竹逸先生本來是不願見這位大師兄的，又怕李小雲傷在大師兄掌下，雖然他聽到李小雲方才說的那句「不要緊」，但總是放心不下，不得不現出身來。

黑袍老人心頭正在暗暗懷疑，這小子使的是什麼手法，竟有如此厲害，莫非也是「奇肱經」上所載的武學？一念及此，更是恨恨不已！正好看到竹逸先生在門口出現，不覺沉吟一聲道：「劉師弟，你調教得一個好徒弟，連對愚兄都敢出手。」

竹逸先生連連拱手道：「大師兄歇怒，小徒年幼無知，多有冒犯，小弟給你賠罪。」一面回頭喝道：「飛雲，還不上去見過大師伯！」

李小雲跟着師父，只好拱着手，欠身道：「見過大師伯。」

黑袍老人只是嘿了一聲，轉臉朝竹逸先生冷冷的道：「師弟既然不肯見我，怎麼又出來了？」

「大師兄請上坐。」竹逸先生抬抬手，等黑袍老人坐下，自己也在下首一把竹椅上落坐，才接着道：「大師兄誤會了，小弟感戴微恙，不見外客，所以才關照小徒，只說小弟不在，剛才聽到大師兄的聲音，才趕忙迎了出來，還望大師兄多多原諒。」

黑袍老人嘿然地說道：「咱們師兄弟穴」上，黑袍老人就像全身觸電一般，再也動彈不得。

這青衫少年正是上官靖。他隱身屋後，堂屋中發生的事情，自然全看到了。臨時覆上的一張面具，就閃身而出，一下制住黑袍老人之後，目射精芒，沉喝道：「說，你用什麼迷藥，迷倒了劉前輩師徒，解藥呢？」

站在黑袍老人左右兩個黑衣漢子，更沒看清上官靖如何來的，他們只聽到黑袍老人尖沙的大笑突然停止，接着就有一個清朗的聲音在說話！

兩人覺得奇怪，定睛瞧去，才發現黑袍老人面前不知何時已多了一個人，而且這人口氣不善！兩人不約而同刷刷兩聲，迅快掣刀在手，互使了一個眼色，一言不發，突起發難，一左一右揮動鋼刀朝上官靖身上一直一橫劈了過來。

上官靖根本也沒有理他們，身形一個輕旋，右足橫掃而出，但聽「砰」「砰」兩聲，兩個黑衣漢子分向左右跌了開去，再也爬不起來。

黑袍老人雖然身不能動，但他兩隻眼睛還能動。看到兩個黑衣漢子猝起發難，他一張灰沉沉的臉上不禁流露出一絲喜色；但這喜色也僅僅只是一現即消，因為兩個黑衣漢子不但空有兩把鋒利的鋼刀，連人家衣衫都沒碰到，就已倒地不起，看來青衫少年這一腿分明掃上他們經穴，才閉過氣去的。

心中暗自付道：「這小子究竟是什麼路數，竟有如此高絕的身手？」心念一動，忍不住問道：「小兄弟，你是那一門派的？」

幾十年不見了，你總算還聽得出我的口音來。」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和小弟一起長大的，小弟怎麼會忘記？」

黑袍老人冷峻的道：「愚兄還以為你當了奇肱門的掌門人，早就沒有我這個不成材的師兄了。」

竹逸先生道：「小弟不敢。」

黑袍老人說道：「師弟可知愚兄來意嗎？」

竹逸先生欠一欠身，說道：「小弟正想請教。」

「嘿！黑袍老人皮笑肉不笑的連嘿了兩聲，才道：「愚兄應白衣聖教的敦聘，擔任該教供奉，並在教主面前推薦了師弟，教主延攬高賢，至為心切，才要愚兄親自前來邀請，敦促師弟出山。」

李小雲心中暗道：「原來他是賊人一黨！」

竹逸先生聽得一怔，隨即陪笑道：「大師兄盛意，小弟心領……」

黑袍老人佛然道：「你不答應？」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是知道的，小弟一向淡泊名利，不求人知，年輕的時候，都已恬淡過去，何況如今已近古稀，更不想再作出岫之雲了。」

「哈哈！」黑袍老人忽然發出一聲尖沙的大笑，說道：「當年老鬼認為老夫沒有出息，你是有作為的青年，才把奇肱門衣鉢道統傳給了你，老鬼的心意，當然希望你這個有為青年定可光大奇肱門，大有作為，沒想到師弟竟然辜負老鬼傳你衣鉢的苦心孤詣，庸庸碌碌的過了一輩子，比

高人，老朽和劉師弟之間的事，乃是做門的私事，小兄弟總該懂得江湖規矩，不插手人家門戶之內的事情，快替老朽解開穴道。」

上官靖冷聲說道：「我問你解藥在那裏？」

黑袍老人陰笑道：「你去看信箋上寫的什麼，就會明白，老朽身邊那會有解藥？」

上官靖轉身從地上拾起信箋，只看了一眼，就目射寒芒，冷然道：「不歸順本教者死，那是毒藥了！」

黑袍老人哼道：「老朽不知道，這封柬帖是副教主交給老朽的，當時他曾說過：若是劉仲甫不肯歸順的話，要老朽把這封信交給他，旁的老朽就不知道了。」

「他們中的是毒！」上官靖憤怒的道：「好個白衣教，果然好歹毒的手段！」

右手一抖，把信箋震得粉碎！

回身，目光一注，只見竹逸先生臉上宛如塗了一層淡墨，鼻息已極十分微弱，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李小雲臉上戴了面具，看不到臉上神色）

黑袍老人看他只是一抖手，就把信箋震成粉末，心頭更是懷疑不止，但他竟似束手無策，心中又不禁暗暗高興，劉仲甫一死，「奇肱經」就會落到自己手上，這青衫少年武功雖高，但江湖經驗似乎不足，那就不足為慮了。

就在他心頭忽而懷疑，忽而高興之際，上官靖突然心中一動，想起老哥哥黃衫客送給自己的蟾小，據說能解百毒，不知能不能解竹逸先生和李小雲所中之毒？心

老夫還要沒有出息，老鬼若是不死，當真要自抉雙眸，氣得吐血來！」

竹逸先生正容道：「大師兄怎可對先師不敬？」

黑袍老人冷笑道：「他傳你衣鉢，當然是你恩師，老夫當年拂袖而去，早已和老鬼恩斷義絕，這樣豈有何不可？」說到這裏，目光迥然直注竹逸先生，問道：「師弟當真不去？」

竹逸先生搖頭道：「大師兄原諒，小弟……」

「不用說了。」黑袍老人忽然伸出手來，道：「那孽師弟把『奇肱經』交給老夫，老夫立即就走。」他原來是為「奇肱經」來的。

竹逸先生又是一怔，望着黑袍老人為難的道：「大師兄，『奇肱經』乃是本門歷代相傳的寶典，例由本門掌門人保管，傳與下一代的繼承人，小弟得於祖師遺訓，不敢私相授受，還望大師兄鑒諒。」

黑袍老人道：「老夫不管這些，師弟既然淡泊名利，不想再作出岫之雲，交與老夫，正是光大本門的機會，師弟不為個人打算，也總該為本門着想。」

竹逸先生說道：「小弟繼承了先師遺命，大師兄要索取此經，小弟實在得難違命。」

「很好！」黑袍老人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封柬帖，隨手遞了過來，道：「師弟自己去看吧！」

竹逸先生不知這封柬帖上寫着什麼，雙手接過，打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只有七個字，那是：「不歸順本教者死！」

念閃電一轉，立即解下絲囊，取出蟾珠，他不知道如何用法，就以兩個指頭拈着蟾珠，湊近竹逸先生鼻孔，讓他聞吸蟾珠的氣息。

這一看，他只是想到竹逸先生乃是聞到了信箋上塗着的毒粉所化毒烟中的毒，自己把蟾珠放在他鼻孔，也許可以解毒，他雖然不知蟾珠的用法，只是以意度之，却給他歪打正着，想對了主意。

要知蟾珠皮黑肉白，內有毒腺，就是入藥的蟾酥，千年蟾蜍，積存在體內的蟾酥自然更多，就像老蚌孕珠一般，凝結成珠，是為蟾珠。換句話說，蟾珠就是蟾酥的精華，能解百毒。蟾珠平時潔淨無瑕，毫無氣味，但遇上了毒，就會散發出極濃的蟾酥氣味，這氣味就能解毒。

上官靖給竹逸先生聞了一回，目光一直注視着竹逸先生，只見他臉上黑氣漸漸消散，由淡而無，心知蟾珠已經奏效，方目暗暗高興，竹逸先生却在此時打了一個噴嚏，突然睜開眼來。

這下直看得黑袍老人心頭大駭！上官靖喜道：「前輩總算醒過來了！」

竹逸先生看到上官靖臉上戴着的面具，原是他送給李小雲的，自然認得出來，這就翻身坐起，說道：「是少俠救了老朽，哦，小徒如何了？」

上官靖道：「前輩快運氣試試，體內劇毒是不是已經消解了？」

竹逸先生略為運氣，欣然道：「老朽已經不礙事了！」說着站了起來，目光一注，看到李小雲依然昏迷不醒，撲臥地上，忙道：「小徒她……」

目光才一接觸，陡見信箋表面上，忽然飛起一縷裊裊淡烟，心知不妙，左手急忙朝站身側的李小雲推去，喝道：「快退遠些！」喝聲甫出，身子突然一歪，一個人隨着從竹椅上跌倒下來！

李小雲看得大吃一驚，口中叫了聲：「師父！」正待伸手去扶，那知身子剛一移動，突覺一陣天旋地轉，兩眼一黑，跟着「咕咚」栽倒下去。

黑袍老人不覺發出尖沙的哈哈大笑，但就在他笑聲未已，忽然間笑聲無故凝結住了！

因為他剛笑到一半，面前突然多了一個紫臉濃眉的青衫少年，這人從那裏來，怎麼來的？他都沒有看清楚，好像一陣風，也好像只眨了一下眼，人就已站在面前了。

黑袍老人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明白這青衫少年的突然出現，會對他不和，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要先下手為強，於是他笑聲乍停，右手如刀，已疾然直插對方心窩。

照說，他這一記出手並不慢，雖然倉猝之間，不能用上全力，但至少也用了七成功力道。通常他用上七成功力道，已足夠裂石碎碑，何況對方總歸是人，人總不會比石碑來得堅硬。

青衫少年的身上果然並不堅硬，而是軟軟的，軟得幾乎沒有骨頭，就像一個氣囊。

青衫少年沒有容他再出手，突然舉手，只用兩個指頭一下敲在黑袍老人「華蓋」上。

上官靖道：「在下這就去救她。」

這回他有了信心，手持蟾珠，湊着李小雲鼻孔，給她聞了一回，李小雲也打了一個噴嚏，立即醒轉，睜開眼來，看到大哥拿着蟾珠給自己聞，不覺喜道：「大哥，是蟾珠給我解的毒嗎？」

腳跟一點，縱身躍起，指着黑袍老人說道：「這老賊就是賊人一黨，居然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毒害師父，這種人留他不得！」

黑袍老人眼看竹逸先生師徒都被青衫少年用一顆淡黃珠子救醒，心中大感奇怪，一面嘿然道：「師弟，你可知老夫後面，還有什麼人會來？僅憑你們三個，能對付得了嗎？此時放開老夫，你既然不願出山，那就算了，老夫也不再勉強，讓老夫走吧！」

李小雲道：「放你走？哼！你說得倒是容易，你後面還有人來，那正好，不然，怎麼能一網打盡呢？」

竹逸先生道：「徒兒，不可對大師伯如此說話，他雖不仁，我不能不義……」

李小雲道：「師父，你老人家沒聽他說嗎？他是碧落山莊派來的，碧落山莊危害武林，幕後主使人就是白衣聖教，白衣聖教就是魔教……」

竹逸先生道：「你怎麼知道的？」

李小雲朝大哥使了一個眼色。上官靖左手一揮，點了黑袍老人的昏穴。

李小雲偏頭問道：「師父，你老人家知不知道大哥是誰嗎？」

竹逸先生含笑問道：「為師怎麼會猜不到？他自然是南宮少俠了。」

李小雲咕的笑道：「師父只猜對了一半，大哥現在叫上官靖了。」

她就把自己兩人去找沈雪姑說起，一直說到兩人奉老夫人之命，來請師父為止，簡扼的說了一遍。這一段曲折的故事，她雖然簡扼的說，也足足說了一頓飯的工夫，才說完。

竹逸先生驚訝的道：「原來江湖上竟然發生了這許多事故！」

李小雲道：「師父想不到吧？」

剛說到這裏，上官靖抬頭道：「果然有人來了！」

李小雲道：「師父，你老人家只管進去，這裏有徒弟和大哥二人，就足夠應付了。」

上官靖道：「大哥，快把他坐到椅子上去。」

上官靖含笑：「妳又要出什麼花樣了？」

李小雲道：「大哥不用管，只要把他坐到椅子上去就好了。」

上官靖依舊把黑袍老人放到椅子上坐好，然後又從地上提起兩個黑袍漢子，讓他們一左一右站到了黑袍老人身邊，再把他們的兩柄鋼刀也納入鞘中，一面問道：「二妹，還要我做什麼呢？」

李小雲笑吟吟的附着他耳朵，低低說了幾句，然後推着竹逸先生身子，說道：「好了，這裏沒有師父的事了，你老人家進去歇一歇吧！」

竹逸先生笑道：「好吧，爲師就看看你們的了。」

說着果然舉步往裏走去。李小雲伸手扶着師父走去，回頭道：「跟我們來娶人的人？」

「人在那裏？」

「大哥，你留下來，等他們吧！」

上官靖果然留了下來，只是低聲道：「來人已經走出竹林了。」

竹逸先生點頭道：「上官老弟耳朵果然敏銳，老朽直到此時，才聽到那些聲音呢！」

這時竹籬前面的一條石子小徑上，果然出現了一行五個人。當前一個是頭戴黑毡帽，身穿黑布大褂的矮小老頭，手裏還拿一支竹根旱烟管，聳肩彎背，面如土灰，但雙目却特別明亮，炯炯有光！

他後面跟着四個身穿一色灰布短靠的漢子，每個人都面目黧黑，個子瘦小、精幹。

這五個人走在一起，就會使人感到有些怪異！

他們走近竹籬門，那爲首矮小老頭忽然住步，口中噴了一聲道：「奇怪，威供奉早就來了，怎會不見他人影的呢？」

他似是生性多疑，目光朝四下亂轉，過了半晌，才回頭道：「你們上去一個敲門，看看竹逸先生在不？」

他身後一名灰衣漢子答應一聲，舉步走上，竹籬門只是虛掩着，他推開竹籬門，走近竹屋，就高聲叫道：「竹逸先生在不在家嗎，咱們黃副總管特來拜訪。」

又是個副總管。

竹屋中沒人回答，也沒有半點聲音。灰衣漢子忍不住舉手往門上重重的叩了兩下，不，他只叩了一下，第二下還沒叩，兩扇木門就呀然開啓！

灰衣漢子吃了一驚，急忙往後退下一步，抬目看去，屋內比較幽暗，但堂屋並

劉前輩何事？」

唐世良道：「老夫要見他。」

上官靖道：「唐先生和劉前輩可會約好了？」

不大深，一眼就可以看到黑袍老人雙目微闔，坐在上首，這就迅快回身，躬躬身道：「回副總管，威供奉就坐在裏面。」

黑褂老頭聽得一怔，緩步走進籬門，一面問道：「你沒看錯。」

灰衣漢子垂手道：「威供奉坐在上首，雙目微闔，跟他來的兩人，就站在供奉的身後，只是他們都沒說話，連看也沒看小的一眼。」

黑褂老頭一手摸着下巴，口中「唔」了一聲，才沉吟道：「他們就是在等竹逸先生，也不會不出聲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隨着話聲，舉步跨上，但走到門口，又倏然止步，凝目看去，威供奉確實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一把椅上，只是眼目垂簾，一動不動！

黑褂老頭看得心頭大疑，忖道：「威供奉好像在運氣行功！」

就在此時，耳邊突然响起威供奉「傳音入密」的話聲說道：「老夫被劉師弟點了穴道，你快來替老夫把穴道解開了！」

黑褂老頭聽出確是威供奉的聲音，當下乾咳一聲，右手早烟管當胸舉步跨入。他果然狡獪如狐，左腳剛跨進門裏，右腳却依然留在門外，一雙炯炯有光的鼠目先朝堂屋中左右四顧，以觀動靜。

這時威供奉的聲音，又在他耳邊响起：「屋裏沒人，劉師弟已經走了。」

黑褂老頭暗自失笑：「就算有人，又能把自己怎樣？」於是右腳也跟着跨入，朝前走去，還沒走到威供奉的面前，只聽威供奉的聲音又說道：「你後面有人，小心！」

冷聲道：「唐門『毒煞掌』，對宮某未必管用，閣下收回去吧！」

話聲一落，三個指頭果然鬆了開來。

唐世良做夢也想不到唐門最厲害的毒功『毒煞掌』竟然會被人一把扣住，扣住了又竟然敢就此放手，他對眼前這個年輕人當真有些莫測高深！

心想：「他說得出『毒煞掌』，若是有把握，豈敢隨便鬆手？嘿，嘿，就算你練成護身真氣，（他方才一記貫足內勁的衣袖，拂出去就被一道無形氣牆擋住，認爲上官靖練成了道家護身真氣）也無法的和唐門的『七絕散』抗衡！」

心念閃電一動，左手倏收，人也隨着往後退出去了一步，但就在他往後退之際，右手衣袖也隨着再次揚起！他方才第一次揚起右手衣袖，只是貫足內勁的一記衣袖而已，這回可不同了，他衣袖乍展，從他大袖之中飛出幾縷極細的絲絲！

黑褂老頭一驚，急忙回過身去，但他已經遲了半步，剛回過頭去，突覺腰眼一麻，就被人制住了穴道。

就在他回頭之際，門外四個灰衣漢子就聽到他聲音喝道：「你們進來兩個。」

四個灰衣漢子中就有兩人依言走入，但剛走到黑褂老頭身後，就停住下來，他們停住下來，就是已經被制住了。

接着黑褂老頭又喝道：「現在你們兩個也可以進來了。」

那門外兩人果然又依言走了進來，他們踏進堂屋，自然也被點了穴道。

原來剛才威供奉兩次以「傳音入密」說的話，和後來黑褂老頭回頭說的話，都是李小雲隱身在堂屋後面說的。上官靖則躲進門後，進來一個，就制住一個，不費多大力氣，就把五個人全制住了。

李小雲拍手笑道：「師父，徒兒這一招使得不錯吧，連人都沒有照面，就全制住了。」

竹逸先生道：「但麻煩也惹入了，妳知道這黑褂老頭是什麼人？」

李小雲道：「他手下叫他副總管，他自然是碧落山莊的副總管了！」

「不，」竹逸先生道：「他叫黃鼠狼，是四川唐門的副總管。」

上官靖一怔道：「這麼看來雪姐姐果然沒料錯，四川唐門果然也和碧落山莊勾結上了！」

李小雲望着師父，說道：「這幾個人師父打算如何處置呢？」

竹逸先生道：「跟我們來娶人的，不是已經來了嗎？」

及此，不由雙目乍睜，大喝一聲：「你敢對宮某使毒！」

右手拍處一掌迎着抽出。他雖然沒有使出「返照神掌」，但他目前的功力，已是非同小可，一道掌風像扇面般展開，浪潮般推出，不但把毒粉吹得無影無蹤，連唐世良一個人都被震得離地倒飛出去尋丈之外！

「哈哈！」藍袍老者怒笑一聲道：「年輕人，你不覺得太多了嗎？」

右袖大袖突然朝上官靖拂來！

上官靖站着一動沒動，微笑道：「今天來找竹逸先生的人，都沒懷好意，在下所以要問清楚。」

在他說話之時，一道勁風已湧到他身前一尺光景，但就像遇到了一堵無形高牆，忽然朝左右溢出！

藍袍老者沒想到眼前的年輕人一身內功竟有如此高明，不覺怔得一怔，望着他點頭道：「年輕人果然身手不凡，你是劉仲甫的什麼人？」

上官靖道：「事有先後，在下問你存先，閣下還沒回答在下。」

藍袍老者瞪目瞭了一聲，似要發作，但還是忍了下去，徐徐說道：「老夫唐世良。」

上官靖道：「是四川唐門的人？」

唐世良道：「現在你該告訴老夫是劉仲甫的什麼人了？」

上官靖道：「在下宮飛鵬，唐先生找我

「大哥，你留下來，等他們吧！」

上官靖果然留了下來，只是低聲道：「來人已經走出竹林了。」

竹逸先生點頭道：「上官老弟耳朵果然敏銳，老朽直到此時，才聽到那些聲音呢！」

這時竹籬前面的一條石子小徑上，果然出現了一行五個人。當前一個是頭戴黑毡帽，身穿黑布大褂的矮小老頭，手裏還拿一支竹根旱烟管，聳肩彎背，面如土灰，但雙目却特別明亮，炯炯有光！



東方白·文圖
可飛·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歌狂劍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蒙面人是門羅，突然出現在田莊內，葉伯庭稱他主子未分勝負，凌鶴出莊，又遇一蒙面人纏鬥，但不是門羅，凌鶴不知兩個蒙面人是誰，惡扁鵲亦不知，猜測雖不中亦不遠……馬芳芳性情失常，先媚門羅學成技，遇黑蘭英破窩搗巢，這次又把心一橫，門羅夫婦遭殃，門羅如蜉蝣交尾即死，芳芳別走隱徑出頭。先將江涵來個下馬威弄殘廢，報了心頭之恨，挾持江涵作人質，以凌鶴之名，要把蒙面人的秘密作交換，要挾葉伯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真是比他們父子還狠……

為善甘代罪

作惡不後人

人影一閃，馬芳芳已站在葉伯庭面前，至多廢除武功。
葉伯庭說道：「怎麼證明江涵在你手中？」
「你要證物是不是？」
「未見到江涵，我怎敢輕信？」
「證物當然有。」她打開手中的油紙包道：「如果我要讓你看一根江涵的指頭，你選擇哪一根？」
葉伯庭神色驟變，問道：「甚麼？指頭？」
「對，哪一根指頭你能一眼就看出是他的？」
葉伯庭對指頭最敏感，因為他只有根指頭，只有一根指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
聽口氣，似乎對方那油紙包內不止三根指頭。他忽然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但他突然一滑步，快逾閃電，疾點馬芳芳的脈門。在過去，不要說馬芳芳，就是姜子雲在無備之下也未必要吃虧。意外地，馬芳芳失去了踪跡。葉伯庭

「妳是人是鬼？」
「鬼！俗語說：『少年遇鬼，還有三年，老來遇鬼，就在眼前。』葉伯庭，你的死期不遠。」
「馬芳芳，妳怎麼會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之內，功力大增？」
「這你就不必操心，葉伯庭，你的兒子在我手中，你信不信？」
「妳？！他不能不相信。却又不甘相信。」
「如果你要一個活的兒子，就立刻去見凌大哥，向他三拜九叩，承認你們父子的罪行，相信以他的心胸，絕不會殺你。」

葉伯庭兜頭一揖，道：「馬姑娘，葉某這就去見凌少俠。」
葉伯庭離去，馬芳芳並未監視他，因為他不怕他溜掉。
在外監視的凌鶴，非但聽到二人交談，也看到二人動手，自然也十分驚異，不是絕世高手，不能計一個半月之內調教出這等高手來。
他相信馬芳芳必有一番奇遇。但他却發現葉伯庭去的方向不是他們住的客棧，而是統一會的田莊那個方向。
黑祿那天逃過馬芳芳追殺之後，最初不敢露面，以破廟棲身，晝伏夜出。
這兩天胆子略大些，白天也敢到鎮上走走，他必須找到少門主，也好為小姐及姑爺報仇。
他雖知少門主當初就是因為門主黑中白把小姐嫁給外人門羅而不嫁與自己門人而失蹤，畢竟他恨的也只是門羅一人，對小姐黑蘭英是舊情難忘的。
他前些日子聽姑爺和小姐說少門主就在附近隱居，才聯袂來訪，又不知在何處，希能釋釋共同光大本門絕技及聲譽。
此刻他坐在一家飯莊樓下角落，每天他到這太白樓來，因為這是本鎮最大最著名的家，如果少門主果在附近，必然常來。少門主是一位美食家。
黑祿吃完正要會帳離去，有人進入大門，明目一掃，居然向他走來。
黑祿皺皺眉頭，看此人約不惑之年，虬髯鬚髮，赤面濃眉，他絕不認識此人。只不過此人的眼神却有點似曾相識，

於兩月不到時間內變成一流高手，却不能承認這是事實。

江涵落在她的手中，後果可以想像。怎麼樣，葉伯庭。要活的速向凌鶴報到，你該知道他在何處？」

葉伯庭感風盡失，聲調都柔和下來，道：「馬姑娘，到底斷了幾根？」
「一根是斷，三根五根也是斷。有甚麼分別？」

「馬姑娘，江涵不肖，畢竟是我的兒子。他到底是死是活？」

「馬姑娘，可否先讓我看看江涵？」
「不必看，你只要去見凌鶴，保證是活的不是死的。甚至連武功還在。因為在目前我並不怕你們。」
「姑娘的武功似曾相識，不知近來有甚麼奇遇？」
「你少操心這份心了。你是去還是不去？」

「好吧！但願姑娘守信，老夫死不足惜，只希望能換回犬子一命。」
「那要凌鶴來決定，我想他應該比我好說話些。葉伯庭，把我和梁不凡弄到一張床的是江涵對不？」
「馬姑娘，江涵只是奉我之命行事，罪魁禍首是我。」

「故意把『惡扁鵲』的鼻烟壺放在桌上，是想轉移注意力嫁禍『惡扁鵲』？」
「是的，老夫該死！這禍子孫，罪有應得。馬姑娘，老夫向凌少俠報到，就可以見到江涵嗎？」
「不錯，人格保證。」

「左手的拇指。」他所以選這一根，是因為江涵的左手拇指是斗紋，受過傷，掉過指甲，以後生出的指甲不甚平整。
馬芳芳自油紙包裡掏出一根指頭，「叭噠」一聲丟在地上，道：「看看我馬芳芳是不是唬你？」
葉伯庭的表情突然劇烈抽搐起來，斷指之痛，他親身體會過。他立刻撿起看了一下。再抬頭時，眼珠子全紅了，一字字地道：「還有多少？」
「這倒不必操心。反正我不會給他全部弄斷。作人不可太絕對對不對？」
葉伯庭五臟翻騰，混身都軟了，道：「他在哪裏？」
「葉伯庭，我保證他還活着，但如果你希望他繼續呼吸，就必須立刻照我的話去做。」
葉伯庭的目光盯住馬芳芳手中的油紙包，由紙包大小，大致可估計共有幾根指頭。
他突然嘶吼着撲上，在撲擊中「一指禪」已施出，自獲得巨書上的武學注入他的武功內之後，功力何止倍增。
空氣中傳來「嗤嗤」聲，馬芳芳居然未躲，單掌一翻一攪，「嘿」地一聲擦出「一指禪」的指罡竟化於無形。
葉伯庭的信心全失，雖不知她如何能

大駭之下，反應不謂不快，旋身退步，「啪」地一聲，後頸上竟被擱了一巴掌。
馬芳芳並未得寸進尺，笑笑說道：「葉伯庭，現在的我，比你們父子二人在那小廟中丟孩子時還要篤定。說！你選擇哪一根？」
「左手的拇指。」他所以選這一根，是因為江涵的左手拇指是斗紋，受過傷，掉過指甲，以後生出的指甲不甚平整。
馬芳芳自油紙包裡掏出一根指頭，「叭噠」一聲丟在地上，道：「看看我馬芳芳是不是唬你？」
葉伯庭的表情突然劇烈抽搐起來，斷指之痛，他親身體會過。他立刻撿起看了一下。再抬頭時，眼珠子全紅了，一字字地道：「還有多少？」
「這倒不必操心。反正我不會給他全部弄斷。作人不可太絕對對不對？」
葉伯庭五臟翻騰，混身都軟了，道：「他在哪裏？」
「葉伯庭，我保證他還活着，但如果你希望他繼續呼吸，就必須立刻照我的話去做。」
葉伯庭的目光盯住馬芳芳手中的油紙包，由紙包大小，大致可估計共有幾根指頭。
他突然嘶吼着撲上，在撲擊中「一指禪」已施出，自獲得巨書上的武學注入他的武功內之後，功力何止倍增。
空氣中傳來「嗤嗤」聲，馬芳芳居然未躲，單掌一翻一攪，「嘿」地一聲擦出「一指禪」的指罡竟化於無形。
葉伯庭的信心全失，雖不知她如何能

「不是老奴，而是小姐和姑爺。」
聽到小姐 中年人面色一黯 繼而聽
到姑爺 立有悻悻之色 道：「蘭英怎麼
了？」
黑祿已將淚下 哽咽道：「小姐和姑
爺都被殺了！」
中年人勃然色變 道：「什麼人有此
功力？」
「少門主 事情不是這樣的 說來也
是姑爺的錯。」
「姓門的本來就不是東西 到底是怎
麼回事。」
黑祿說了一切 中年人愕然道：「那
女子叫秦芳芳？」
「是的 少門主 大約二十左右 長
得挺清秀 却狠毒無比。」
「你是說門羅已傾囊相授？」
「是的。」
「自那天被追殺之後再未遇上她？」
「沒有 老奴住在郊外的破廟中 每
天只敢到鎮上來一次 少門主住在什麼地
方？」
中年人沒出聲 端起杯子道：「黑祿
多喝幾杯。」
「少門主 小姐和姑爺慘死 老奴那
有心情飲酒？」
「復仇的事包在我身上 你儘管喝。
來 乾！」

凌鶴眼見葉伯庭去了田莊那方向 猜
出他並無意立刻去找他 可能回統一會去
求援。
葉伯庭所求之援兵 絕對不會是梁士

君或李占元那些貨色。
所以他在半路上守候 果然不多久自
田莊中馳出二人 其中一人是個一身黑衣
的蒙面人。
凌鶴自林中走出來 道：「葉伯庭，
看來你兒子那條爛命還是不太重要的。」
葉伯庭道：「江涵還活着？」
凌鶴道：「這件事不是很單純？如果
江涵死了 馬芳芳為什麼會說他還活着，
再說 她要留下你雖不容易 也未必就辦
不到吧？」
葉伯庭道：「凌鶴 待我們的會主把
你拿下，真愁換不回大子。」
凌鶴道：「上次這位虎頭蛇尾地離去
，這一次一定要見個高下。」
「不錯。」
「你是要遇春 絕對錯不了。」
對方並未否認 撤下長劍，凌鶴的龍
頭麟尾鞭先出了手 黑衣蒙面人凌厲地掃
砍十七劍。
凌鶴退了兩步 但他不肯示弱 鞭
浪如山 一口氣也是二十一鞭 對方也退
了兩步。
葉伯庭駭然 凌鶴離開家堡 前後
不到兩年 似已脫胎換骨 看來他的兩大
靠山之一 即使比凌鶴略高些 也相差極
微。
這工夫兩人已打了三十餘招 凌鶴迭
遇險招 衣袖也被掃破 但對方也被他的
鞭抽中大腿一次。
葉伯庭道：「會主 屬下雖然技薄藝
淺 若合兩人之力 今天必能除去他！」
「哼！」蒙面人雖只哼了一聲，葉伯

庭就不再出聲。
凌鶴的功力越來越高 與日俱增 混
身一千多道創痕的痛楚經驗太寶貴 一般
高手 約要兩三輩子才能獲得那麼多的經
驗。
百招過去 凌鶴已挨了三劍 左肩背
上裂開一道口子 但他的長鞭忽然纏住了
劍身。
凌鶴想再奪劍甚至以鞭纏住對方的身
子 對方狂烈的一肘砸在他的胸腹之間，
凌鶴「吭」地一聲腰一彎，對方一腿把他
砸出一丈之外。
蒙面人一瀉而至，他有信心再補上一
脚或一掌讓他停止呼吸。
可是一脚踹下，相距數寸時 凌鶴抓
住他的脚一扭 蒙面人的身子懸空疾轉。
這是一流的反擊，也是一流的應變措
施 居然卸去了這大力一擡之力，要不，
蒙面人這隻腳腕必然粉碎。
他身子疾轉 另一脚攻出。
凌鶴放手的同時已躍起 其疾如風，
在對方後腰上抓了一把。
他的一抓 不啻鋼鐵 衣衫裂開，連
皮帶肉被抓下一塊。
這是實戰經驗的成果 也是父仇家恨
有形與無形力量的充奮和支持。
葉伯庭大喝一聲划出一指 地上土石
橫飛 但被凌鶴無德的一鞭震出一丈五六
之外。
這時蒙面人嘶吼着攻出七劍，其中一
劍又划中凌鶴的左臂。
凌鶴疾退中 劍芒閃爍 脖子上又添
了一道血痕。

用這手段整人。」
「確是馬芳芳幹的。」
「是的，老哥。」他說了在暗中見到
的一切。「惡扁鵲」一驚道：「如今的年
輕人可真了不起，兩個月不到就搖身一變
而為絕頂高手，老哥哥幾乎不信。」
「是真的老哥，她當場炫耀過，要不
，葉伯庭會放過她？老哥哥，江大娘到何
處去了？」
「不知道，所以大家都出來找。我怕
她想不開而自尋短見。」
凌鶴道：「那倒不至於，江大娘為人
豁達樂觀。」
「惡扁鵲」搖搖頭，道：「母子之情
，非同小可，不可以常情來衡量。」
「老哥，你這麼關心江大娘 看來我
們一千年輕人沒有白操心。」
「惡扁鵲」居然紅了臉。

馬芳芳並不知道葉伯庭是否去找凌鶴
，不久就到凌鶴等人住的客棧中暗暗觀察
，只有姜子雲、曲能直、李婉如和姜不幸
等人在家，葉伯庭並沒有來。
此刻李婉如在逗凌小鶴，小孩子發出
極大的笑聲，此情此景 馬芳芳感慨萬千
，而且更恨李婉如。
這時姜不幸忽然正色道：「曲大俠，
令師八成沒有找到江大娘，姜不，怎麼還
不回來？」
曲能直道：「江大娘八成去找她的兒
子，如果那麼好找，江涵還會被人弄斷這
麼多的指頭？」
蕭娟娟自後面來到前屋中，道：「一

江涵的這位姑娘到底是不是芳芳？」
姜不幸道：「我看八成是芳芳妹子，
因為附近再也找不到一位關心咱們的事，
而且恨江涵入骨的姑娘了！」
「對！」李婉如道：「九成九是她，
只不過，芳芳絕非江涵的敵手，除非芳芳
用計謀賺他。」
曲能直道：「這想法很有見地，江涵
好色，要賺他只有以色為餌。」
姜不幸道：「無論如何要儘快找回
芳芳妹子，一個姑娘家在外晃盪算不是好
事。」
娟娟道：「我也出去找找看。」
曲能直道：「蕭姑娘，我陪你去。」
馬芳芳悄悄離開，返回藏匿江涵的民
房，這兒只有三間小屋，有個不太大的前
院。
一個未繫口的麻袋，放在左耳房中地
上。

馬芳芳踢了麻袋一脚道：「江涵，我
要讓你知道，我整人的方式比十八層地獄
還要可怕，你的災難才不過剛剛開始。」
麻袋中的江涵被點了穴道，而且用的
是黑中白大俠獨一無二的點穴手法，江涵
無法自解穴道。
馬芳芳道：「江涵，你爹並不想馬上
向凌鶴報到救你，只要過了時限，我就開
始另一種整人的方法。」
她又踢了麻袋一脚，說道：「你現在
還記不得那句『連第二次的興趣都沒有
』的俏皮話？你們父子真夠狠，整了我和
梁不凡，居然還以一個鼻烟壺嫁禍『惡扁
鵲』。」

後窗外的人陡然一震。
「要是向『惡扁鵲』報復，我和梁不
凡必然死無葬身之地……」
馬芳芳又道：「葉老賊必是求援去了
，我要是再逮住他，我會讓他更痛苦更絕
望。」
馬芳芳出屋而去，不久，屋中人影一
閃，麻袋旁站着一個年紀不大的男子，他
竟是梁不凡。
梁不凡得到石麗人的青睞，樂不思蜀
，就住在那尼庵中。由於開他的人姓黃氏
兄弟，而他們又投奔了統一會，所以他對
統一會十分仇視。
加之葉氏父子也是統一會的中堅 所
以梁士君投奔統一會且勸他加入，他根本
就不予考慮。
剛才他在凌鶴等人所住的客棧附近發
現馬芳芳鬼祟地窺伺，又暗暗跟來，竟發
現了這個秘密。
梁不凡不由大樂，想不到這麼快就能
快意恩仇。
他此刻望着麻袋，激動和忿恨，使他
渾身顫慄，竟立掌如刀，向麻袋上力劈一
掌。
「蓬」地一聲，麻袋中的人抽搐了一
陣就寂然不動了。
他懶得看這壞蛋的死相，轉身就要離
去。
他似乎忘了他過去不是個好孩子，他
到了院中，忽然覺得還不能解恨，如果讓
江涵變成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閹人，不是
更大快人心？
他折回屋中，扯着麻袋底部一抖，一

這種威猛、凌厲的搏殺，早在凌鶴的
意料之中。他從未把復仇視為一件容易的
事。
凌鶴半車轉身子，以鞭的麟尾攻其「
玉堂」要穴。但左手三指如電貫出。
蒙面人的應變夠快，背衣仍被划裂，
又添了一道血槽。
葉伯庭駭然，到目前為止 雙方各有
失招也各有斬獲 很難分出優劣勝敗來。
蒙面人最初不服 現在不服也不成，
正要再拚，忽見一個人影急馳而來，道：
「老弟，不是你！」
凌鶴道：「老哥，你又來得不是時候
，不用問，他又溜了。」
的確 蒙面人和葉伯庭同時離開了現
場。
「惡扁鵲」略一打量，失聲道：「老
弟你掛了彩？對方是誰？」
「蒙面人和葉伯庭。」
「要得，小子，以一對二！」
凌鶴道：「不，不，葉伯庭沒動手，
小弟和蒙面人獨挑，他也不輕鬆，和小弟
差不多。」
「真了不起！蒙面人似乎已非你的敵
手。」
「我也不是他的敵手，老哥，你怎麼
會到這兒來的？」
「我是出來找人的。」
「誰？」
「江大妹子。」「惡扁鵲」醜臉上有
一抹苦笑，道：「這件事真糟，江涵再壞
，總是她生的。」
「是的，老哥，所以我不贊成馬姑娘

蓮」然大震，袋內屍體已摔在地上。
梁不凡驚呼着暴退兩步。
這屍體居然是一個肌膚白淨，衣着樸
素的中年婦人。
梁不凡心頭駭然，這女人是誰。為什
麼馬芳芳把她當作了江涵。
他把屍體翻過來，這才看出竟是葉伯
庭的堂妻江杏，這幾年來，他在暗中早
已看到聽到，江杏和凌、姜、曲等人在一
起。
原來江杏母子連心，表面上認爲江涵
罪有應得，內心却極關心。她出去暗暗跟
着凌鶴，又看到馬芳芳到這小屋來。
馬芳芳走後她放出了江涵，解了他的
穴道，見兒子十指只剩下半根指頭，雖說
江涵罪有應得，也以爲馬芳芳太過份了。
她含淚告誡江涵，他有今日，主要是
葉伯庭一手造成，且過去不聽她的勸告，
因回頭猛省，速離這是非之地，回到江西
原籍家中，有那十餘畝薄田，生活無虞置
乏。
江涵自然答應 要立刻回老家去，母
子揮淚作別。
江涵走後，江杏忽然自己鑽入麻袋之
中。
她爲人善良，夫、子作惡，害過太多
的人，如今，她放了兒子，對不起馬芳芳
以及凌鶴等人。
她要代兒子承受一切苦難，也只有這
樣，才能心安。如果她不是這樣凡事唯求
心安的人，大可不必離開葉伯庭，只要她
自己不作壞事就成了，因爲離開葉伯庭，
中等於離開了她的兒子。

她在麻袋中蜷着身子，不久聽到馬芳芳回來罵她，罵她落江涵罪狀。本來她想出聲求情，以老邁半百之身換取兒子一命，且保證江涵今後必會痛悟前非。

然而她忽然聽出，「沒有第一次與趣」的話，她猜想兒子玷污了芳芳還說了一句至狠至毒的話。

至此，她已萬念俱灰，就算她代兒子死了，也不足贖夫、子之餘辜。

因而她在麻袋中忍着不出聲，却不停地流淚，有口能言而不敢言，這是世上最大的痛苦。

「而梁不凡隨後入屋，由於一直未出聲，麻袋中的江杏以為是馬芳芳去而復返，所以才有此結局。

如果不以宿命作為論點依據，江杏死得太冤枉，這是否違背天道？

假如說江杏前世欠葉伯庭父子的，這樣就能使人心中的不平緩和下來。

今生付出的，來生收回，或者前世虧欠的，今生償付，就像作帳一樣，要的就是一個平衡。

梁不凡擊着雙手，發出嘶吼。他聽說過江杏和葉伯庭父子完全不同，這雖是他的錯，但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畢竟自己也有過失殺人之嫌。

剛才只要掀開麻袋口看一眼，就不會由此不幸。

他忽然跪在地上，喃喃自語，最後還磕了三個响頭，把入裝入袋內，正要站起離去，背後忽然有人顛聲道：「梁不凡，你說麻袋中是什麼人？」

梁不凡猛然悸震。他本來恨極了「惡扁鵲」，以為是他把馬芳芳和他弄在一個床上，這對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來說，自然是無情的奚落。

他既知那事與「惡扁鵲」無關，對他就有了一份歉疚，道：「前輩，她是江涵之母江杏。」

這句話對「惡扁鵲」來說，真是身心俱碎，扯開麻袋看，也跪了下去，居然淚流滿面。

他一生未近女人，却並非不要女人，而是生得太醜，連「八臂嫫母」高麗花，「烈火無鹽」王色以及「夜叉」阿九都看不上他，這份自卑也就可想而知。

江杏在他的心目中，不啻西施再世，本以為在凌老弟大力撮合下，必能得遂夙願，沒想到真正是好人長命，他忽然雙目充血，揚手向梁不凡砸去。

梁不凡自知理屈，又非敵手，俯着等死。

但是，「惡扁鵲」並未砸下。他厲聲的說道：「你以為什麼要殺她？你以為你少了一樣零碎，天下的人都對不起你？」

「前輩，晚輩愚癡，根本不知道麻袋中是江大娘而非江涵。」

「你放屁！」

「前輩，我只是暗暗跟踪馬芳芳來此，聽她自語，知道麻袋中是江涵，他曾害過我，因此，晚輩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這一切對「惡扁鵲」已不大重要了。

麥秀抱拳道：「有件事麥某必須坦白說出來，以前我確知家兄未死，也學過他的絕學。」

「關於這一點，晚輩也能猜出來。」

麥秀道：「但自統一會成立後，我不敢確定家兄不在統一會中，或者他是活否着？」

凌鶴道：「我以為他一定還活着。」

麥秀道：「凌少俠，我走了。」

凌鶴道：「前輩，謝謝你一次協助柳青兒，要不他那能逃過李占元的搶奪小鶴的危難。」

麥秀道：「凌鶴，我過去虧待你，希望能有所補償。」

麥秀離去，姜不幸道：「麥秀真的痛悟前非了？」

「應該不會是假的，上次助柳青兒救小鶴就是一例。」

二人把小鶴哄睡，姜不幸打扮了一下，凌鶴正在誇讚愛妻，忽然驚覺背後有人施襲。

這是絕對出乎意料的，因為目前敢向他動手的人已是屈指可數。

在敏捷的反應，車身砸出一掌，葉伯庭被砸出三步，絕對沒有料到，這只是助攻。

蒙面人有一如一股旋風在凌鶴的措手不及，向無充分準備下，砸出無備的三掌。

凌鶴倉卒接招，本就被搶去機先，加之姜不幸自後面助攻被葉伯庭逼退，又向凌鶴狂攻。

葉伯庭和蒙面人的差距不甚大，這種勢道的施襲，可以說當今武林無人能接得

他托起江杏的遺體，出門而去，梁不凡淚眼迷濛，急忙趨出，默默相隨。

江杏的遺體放在床上，哭得最悲傷的是姜不幸和娟娟，梁不凡跪在屍前，「惡扁鵲」在一邊不出聲。

人在死去之後，他們的長處才會更顯著地呈現人們眼前，江杏是個好人，好人為什麼有此下場？

李婉如忽然掉頭就要出屋，而且還抓起她的兵刃。

凌鶴道：「李姑娘要去哪裏？」

「去找江涵。」

「幹什麼？」

「那小子才該死，不能讓他跑了。」

「你可知道？江大娘為何在會麻袋之中？」

「照梁不凡說的，八成是代子贖罪，可是江涵的罪誰也贖不了。」

「江大娘的用心，感人肺腑。」凌鶴冷冷地道：「江涵固然罪大惡極，但江大娘代子贖罪，必然諄諄告誡，江涵也該已痛前非，況他十指已斷九根半，已得到應得的報應，在未證明江涵怙惡不悛之前，誰也不許再動江涵！」

李婉如道：「凌大哥，他害得你好慘啊。」

凌鶴漠然道：「我並未忘記。」

李婉如道：「那你為何要放過他。」

「惡扁鵲」大吼一聲，說道：「臭丫頭！你為什麼就不能體會凌老弟的苦心孤詣！」

也沒被如此斥責過，一扭身到別的屋中去了。

室內一片哭泣聲，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梁不凡仍然跪在那兒。

很久之後，凌鶴道：「大娘生前慈善敦厚，求仁得仁，既為她事先決定的，也絕不會怪不凡兄，因不凡兄也受過江涵迫害。」

姜不幸道：「是的，大娘自入麻袋，即有讓芳芳妹子殺死之決心，而芳芳或梁少俠二人任何一人做了此事，都沒有什麼分別。」

「惡扁鵲」道：「梁不凡，你走吧，希望你不要再讓我看到你，因為看到你我就會難過。」

梁不凡走後，大家忙辦江杏的喪事，也未注意，事了才發現李婉如不告而別。

這當然是因為她要去追殺江涵，凌鶴說了她幾句，而「惡扁鵲」又對她大吼之故。

大家一起外出找尋，只有凌鶴和姜不幸在家照料孩子，這是晚膳後起更時刻。

這客棧後院甚大，甚為清靜，二人正談話間，院中人影一閃，有人道：「凌小俠不在。」

這聲音太熟，凌鶴出屋一看，竟是麥秀，而且不似過去的敵對神態。

麥秀抱拳道：「凌少俠，以前麥某百般迴護家兄，今已悔改，特來表明態度及道歉！」

凌鶴肅然道：「大俠乃是我的師父，為何如此稱呼。」

「不，如今既已知道當時少俠是到

殺我就殺我……」

凌鶴連中兩掌，五臟幾乎離位，全憑他的根基渾厚，還能支持着撲向蒙面人。

蒙面人掄拳時姜不幸狂叫撲上，兩人幾乎同時被砸出。

似乎蒙面人還怕凌鶴死不了，在他搖搖欲倒時，在他胸前連搗兩拳，凌鶴的身子砸在牆上又彈回數尺，終於倒下，整個屋子都顛抖起來。

姜不幸急疼之下也暈了過去。

「我要帶走他們的孩子。」葉伯庭冷冷地說道：「把孩子交給了黃氏兄弟，比給他們什麼都好，要他們往東他們不會往西。」

蒙面人不置可否，葉伯庭到內間正要去抱已睡的孩子，窻子微微一响，一人瀉入道：「葉伯庭，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冷血！」

「又是你……」葉伯庭就怕兩個人，一是凌鶴，一是「惡扁鵲」，如今自然又多了一個馬芳芳。

「惡扁鵲」自江杏死後，情緒上本已春風化凍，現在又結了冰，他冷峻地道：「你摸他一下試試看！」

葉伯庭真不敢去摸。

此刻他們的目的已達，不定何待，立即退出外間，蒙面人已先走了一步。

葉伯庭迄今未找到他的兒子，以為被馬芳芳宰了，而馬芳芳既然愛他向凌鶴報到，以為必是凌、姜、曲等授意馬芳芳這麼作的。

所以他此刻和「惡扁鵲」的心情同樣地惡劣。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極有可能。」

凌鶴道：「另一個呢？」

凌鶴道：「晚輩也不知道。」

凌鶴道：「少俠和這二人是否都動過手？」

「都有過。」

「哪一個的武功更高些。」

「晚輩還沒有試出來。」

「至少路子不大一樣吧？」

「不。」凌鶴說道：「連路子都有相似。」

凌鶴道：「莫非其中一個蒙面人把絕學傳了一份給另一個，以便混淆視聽，或者以便統御武林？」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凌鶴道：「這箇我就不懂。」

當「惡扁鵲」發現凌鶴和姜不幸都倒地不起，而凌鶴又是滿臉血污時，他是內行，並不重視他的一臉血污，而去試他的心脈。

「惡扁鵲」忽然鬆了手，抱着頭發出一聲狂嘔。

這不像人類發出的聲音，而是負傷的困獸的悲鳴，何以如此？因為他是「惡扁鵲」！

「亞扁鵲」是武林獨一無二的名醫。他忽然又抱起凌鶴，原地打轉，把面頰貼在凌鶴血污的面頰上，淚水在醜惡的面孔上流洩。

院中有兩人飄落，一是曲能直，一是蕭娟娟，二人先是悸震了一下，接着驚呼着撲上。

「是誰？」蕭娟娟悲嘶着，撫摩着凌鶴的臉。

「惡扁鵲」喃喃地：「是蒙面人和葉伯庭……」

曲能直道：「師父，難道就沒有辦法治療？」

「惡扁鵲」仍在打轉，且喃喃自語，只是聽不出他說的是什麼！

他在不久之前，對自己已失去了信心，一個對自己失去信心的人，就會繼續做離譜的事。

但他認識了凌鶴，是凌鶴感化了他，這比較他一個重要，如把「學之染人，甚於丹青」改為「德之染人，甚於丹青」似無不可。

「惡扁鵲」不救人，而抱着人原地打轉，却惱了蕭娟娟，她厲聲叫道：「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走近道：「曲大俠，怎麼樣？」

曲能直道：「娟娟，你還是去問家師。」

「他把你拉了起來。」

「為什麼要問他？」

「因為他比我高明。」

「你告訴我，凌大哥的情況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曲能直只是微微搖頭而不出聲，娟娟怒極，道：「我看你們師徒倆差不多，都是怪物。」

姜不幸再次醒來，娟娟把小鶴塞給她，這一手有點用，看在孩子份上，她必須克制自己。

「前輩，姜不幸問「惡扁鵲」道：「是不是凌鶴已經無救。」

「惡扁鵲」道：「不……不！」

「不！那就偏勞你快點救醒他。」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不不……」

「惡扁鵲」道：「不……不！」

「惡扁鵲」搖搖頭道：「你們那裏知道，救醒了人，十之八九武功全廢，且可能變成痴呆。」

娟娟大聲道：「如果不弄醒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惡扁鵲」嘆聲道：「蒙面人根本就沒打算讓他活着，所以擊中他三四掌，已把他的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陽小腸經，手厥陰心包經，足太陽脾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厥陰肝經以及足少陽胆經等等全部震斷。」

眾人大驚，姜子雲道：「全部震斷人還會活着？」

「惡扁鵲」道：「只有手少陽三焦經尚未震斷，但也受了傷，換了任何人，必已死去多時，老弟的底子厚，尚能苟延殘喘。」

姜不幸悲聲道：「前輩，你還沒說救醒他有什麼壞處。」

「這道理很簡單，救醒之後，他有了意識，會消耗他微弱的生命力，也可以說是精神，武功必廢，不救醒可拖久些，但也有壞處，他昏迷越久，醒後必為白痴的機會越大。」

娟娟道：「哪一種死亡的危險比較大些？」

「都差不多！除非奇蹟出現。」

「惡扁鵲」道：「你們決定一下，是馬上救活還是讓他繼續昏迷，自動醒來。」

娟娟望着姜不幸，所有的目光都望着他。

姜不幸以為，如變成白痴，可能連天和「華蓋穴」上。

「這就是你為什麼能整小江的註脚了吧？」

「不錯。」

李婉如一臉驚色，道：「是什麼絕代奇人能在這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調理出一個絕頂高手。」

馬芳芳笑而不答，却收回筷子。

忽然李婉如又舒筷如電，猛戳芳芳的喉部「廉泉穴」。

這是絕對意外的，絕對意外，必定有絕對的後果，馬芳芳忽然把她的筷子挾住了。

李婉如用力抽筷，好像四根筷子是生在一起的。根本抽不回來，李婉如面紅耳赤，她居然不是馬芳芳的敵手，這事實她如何能接受？

忽然，馬芳芳一撤筷，李婉如收勢不住，「嘩啦」一聲，往後翻倒在地。

野舖子一對老夫婦本就在注意她們，這種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很少客光顧，這麼年輕美貌的大姑娘更是前所未有。

此刻，一個翻在地上，另一個大笑，兩老人看呆了眼，似都在想：她們在幹什麼？

李婉如一頭火，爬起來拍拍衣衫就往外走。

馬芳芳道：「李婉如，我只是開開玩笑，你居然翻了臉。」

「婉如，老實說，以你目前的身手，一個人在外面兇蠻太危險。」

（未完·十四）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惡扁鵲」！

仇情兩肉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聽玄冰娘娘說黑鷹令主就是自己的父親，母親因免造成千古遺恨。葉青不信，要回去問母親，在路上遇到鬼諸葛說捉到黑鷹令主，爲了弄清他是否如母親所說是殺父仇人，先趕回家去，見母親被人暗殺，無從作證，又趕回來找鬼諸葛已人去屋空，只好轉到紫衣山莊才找到鬼諸葛，說是被黑鷹令主走脫。鬼諸葛爲了自己打算，編了一套鬼話，說葉青是葉天龍的兒子，葉天龍自喪命在黑鷹令主手中後其妻及子亦失踪。葉青聞說對自己父仇、身世更是一個謎……

用矛盾分化 明身世復仇

葉青心中一陣迷惘，他覺得二人之中一定還有什麼隱秘，但是又不好相逼，不由對鬼諸葛道：「曹鏗，以你目前身手，你自信能擋過我幾招？」

鬼諸葛神色一怔，道：「葉老弟，你這是什麼意思，以你目前功力，我難擋三招！」

葉青冷冷一哼道：「你還算有自知之明，希望你別再弄些什麼鬼計，否則，別怪我反悔前言！」接着對紫衣仙子道：「他既然要走，就讓他走，區區黑鷹會的幾個幫徒，我自信尚可應付！」

鬼諸葛雙目中閃過一絲詭毒光芒，口中却呵呵一笑，道：「葉老弟，我曹鏗對你也算仁至義盡，希望能彼此合作，合力擒住黑鷹令主，嘿，我走了，有什麼事情我再來！」

語聲一落，雙手一拱，人已長身而起，正在此際，林中倏然響起一陣陰森森的喝聲：「慢走！」隨着語聲，林中黑影幢幢，立刻出現幾拾個黑衣服面人，把鬼諸葛

萬及葉青、紫衣仙子等人圍在中央。

鬼諸葛神色大駭，凝目一瞧，竟是黑鷹會幫徒，心中稍定，大喝道：「你們是那一堂下？」

爲首一個蒙面人冷冷道：「天、地、玄、黃四堂俱到了！」

葉青見狀，心中一凜，目光一掃四周，環立的蒙面人不下三四十個。雖然着不見面容，但從行動間，可以看出，個個動作沉着，迥異一般江湖人物，轉首一瞥紫衣仙子嬌滴滴的臉上，呈現一片緊張。

隨着這批黑鷹會幫徒出現，本來陰沉的林中，更加逼人，只見鬼諸葛倏然目光凜然大喝道：「原來四大堂主皆到了，叫住了我爲了何事？」

「耳聞曹兄得知令主行蹤，故而前來探問！」

鬼諸葛雙手一叉，盛氣凌人地道：「假如我知道，還會等到你們來找我，早已發出命令追尋。」

另一個蒙面人接着冷冷的道：「但是

大喝，黑衣服一振，雙掌幻出一片掌影，就向鬼諸葛攻去。

戰局已啓，殺機迷漫，紫衣仙子神色一緊，倏地掣出長劍，一道寒光，縱入戰圈，「飛鷹七星劍法」，已源源施出。

葉青這時也想到對鬼諸葛尚有利利用之處，眼見紫衣仙子出手，身形一劃，一聲大喝，雙掌環響而出。

他近日功力猛進，「天狼神功」威力豈同凡響，隨着他掌勢，一陣似柔如剛的罡氣狂飄，向那批羣襲的黑鷹令幫徒，橫掃而去。

這批蒙面高手見葉青出手，驚呼連聲，紛紛暴退！

饒是如此，仍有五六個被掃出一丈遠近，叭達連響，摔得頭昏眼花。

葉青見一招鎖住這批蒙面高手，胸頭怨氣稍平，電目四掃，冷冷一哼，道：「黑鷹會在江湖上人見人懼，想不到都是一些膿包，還不快滾！」

但這批蒙面高手，個個屹立如木偶，一動不動，好像均進退不得。

葉青臉上殺機驟昇，身形一彈，厲聲吆喝道：「既然要死，少爺就送你們上西天。」

右掌平揮，就向最近的一個蒙面人切去。那蒙面人見狀，身形一閃，也不還手，想避過來勢，但葉青早已算準對方退路，左掌一用，在他右方掃出。

「砰」地一聲，迎個正着，那人張口一道血箭，身形被掃出三丈，顯然已受重傷！

這時其餘的黑鷹會高手，露出蒙面黑巾的目光中皆露出憤怒之色，但是誰也沒有出聲動手！

葉青一掌劈翻一人，目光如剪，冷冷一掃，道：「假如不怕死的，少爺就一個一個要你們的命！」

天星堂堂主倏然一挺身，道：「葉青，耳聞你已習神功，你只殺個毫不反抗的人，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葉青怒道：「誰敢反抗就儘管上來，少爺難道還怕你們不成！」

「哼，但是我們不敢反抗，並不是爲了怕你的神功，黑鷹會中從來沒有貪生怕死之輩！」

天星堂堂主這幾句話說得語聲雖輕，聽在葉青心中却是一怔，冷冷道：「難道還含有什麼別的緣故不成？」

「不錯，奉令主嚴諭，凡黑鷹會的人只能保護你安全，不能對你傷害，故而本堂手下對你不敢動手，尊駕是否知道！」

葉青對這話大出意外，在利那之間，他想起玄冰娘娘之言，心想：黑鷹令主此舉用意何在？難道他真是我的父親，這種思想飛快地閃過腦際，口中已道：「黑鷹令主爲什麼要這樣吩咐你們！」

「不知道，尊駕儘可以去問一問令主……」語聲未落，陡見紫衣仙子粉臉成霜，一聲嬌叱：「都是以鬼計騙人，我就不信這惡魔今天會這麼慈悲！」

劍光如一道長虹，就向天星堂堂主當面刺去。但紫衣仙子發動得雖快，一旁的蒙面高手，早已有備，他們對葉青因有顧忌，

消息從紫衣山莊傳出，却不得不使我們懷疑！

鬼諸葛陡然厲聲道：「天星堂主，你敢對我有懷疑？」

「不敢，不過以曹兄近日行踪，手下弟兄們都想問一個明白！」

「反了，反了！」鬼諸葛怒吼道：「你們知道本會第二條戒律是什麼？」

「反上亂言者，殺！」

鬼諸葛身形陡欺，厲聲道：「既然知道，怎敢對我無禮！」

天星堂堂主坦然不懼，站在當地冷冷道：「監堂軍師，雖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但是本次令主出走時，因曹兄不在，吩咐本堂代掌令主符符，本堂自應有權過問，何況，經查曹兄有反叛令主之意，故而前來查探明白！」

鬼諸葛神色陡然巨變，瞪、瞪、瞪，倒退了三步，顯然對這番話頗感意外，葉青本來對鬼諸葛無甚好感，他對黑鷹會幫徒雖然也是同樣憎恨，但這時樂得坐待一邊，隔岸觀火看着風色！

倏然紫衣仙子粉臉鐵青，嬌叱道：「好呀，你們這批黑鷹匪黨竟敢欺到紫衣山莊門前來了，可是想來挑釁尋事？」

顯然，她是見鬼諸葛的處境變成僵局，挺身迴護！

葉青一見紫衣仙子插上一腳，心中雖然不以爲然，但想到黑鷹令主與她已成不世之仇，這批黑鷹會幫徒當然同仇敵愾，一種愛護的心理，使他立刻掠身一旁，以防對方出手襲擊！

豈知對方一見紫衣仙子出言，反而抱

拳道：「本會首領雖與仙子有仇，但他會稱這是他自己私事，與黑鷹會無關，紫衣山莊名傾江湖，在下等豈敢藐視仙子，但鬼諸葛是本會副首領，此來找他，純粹爲家事，仙子如能容納，請先退身，吾等絕不敢有留難之處！」

這番話人出乎紫衣仙子及葉青意料之外，弄得紫衣仙子一時之間，反而答不上話。

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規矩，尤其對一門一派的門內私事，外人無故插手，視爲大忌，紫衣仙子豈有不懂之理。

這時，第一次發話的蒙面人語聲冷削，道：「曹兄，你既然不知道，咱們不如回去商討一番步驟！」

鬼諸葛冷哼一聲道：「各位先走一步，我等下自會趕上！」

這羣幫徒中倏然響起一陣陰惻惻的語聲道：「令主失踪將近一月，你竟視若無睹，既然請不走，不如抓了走！」

隨着語聲，一道如剪掌風，猛然向鬼諸葛劈到。

鬼諸葛聞聲知人，勃然怒喝道：「地陰堂主，你竟敢對我這般無理！」

雙掌一翻，吞聲吐氣，猛然迎上，蓬地一聲大響，鬼諸葛猛退一步，震得臉色飛赤。

葉青在旁看得心中微吃一驚，以那人能與鬼諸葛這般功力相抗衡，身手一定也非泛俗之流。

正在這時，那人大喝道：「鬼諸葛已叛變本會，弟兄們上，務必生擒活捉！」語聲一起，首先發話的天星堂主一聲

不能違抗命令，但對玄玉且却毫不客氣。其中一人陡然大喝：「仙子既然要插手，我天星堂只好開罪了！」

隨著語聲，黑衣一振，一道雄厚掌風，就向紫衣仙子攔腰推出。

紫衣仙子不惶傷敵，先求自保，腰身一擰，劍光一轉，正要變招反擊，葉青連忙攔住道：「玉姐，妳住手！」

原來他對這批蒙面高手的服從精神，心中大感欽佩，不想多惹是非，但紫衣仙子不覺心頭一震，停身道：「青弟，對付這批匪徒有什麼客氣好說！」

天星堂主冷冷一哼，葉青忙說道：「既然他們是找黑鷹令主，我們何必與他們為難！」接着目光一掃，繼續說道：「看，在虎牢關貴會相救存下一次，今天就此放過。」

鬼諸葛一看情形不對，此時，不走再等待何時，身形一動，說道：「各位，我先走一步，見到令主以後，咱們再分辨是非。」

隨着語聲，身形已飄出十丈。這批蒙面高手好容易得到線索，那肯放手，一聲呼嘯，羣起而追。

利眼之間，一羣黑鷹會幫徒走得無影無踪。葉青心中有一份感慨，他對這批人物心中雖感憎惡，但對他們的忠心，不得不衷心敬佩。

因此覺得黑鷹令主雖然在江湖上黑心辣，但却深得人心，而鬼諸葛却永遠令人厭惡，這與他平日為人有關。尤其天星堂堂主的說話，使他陷入深思。

據約邀請助拳，各派自無法推脫，乃至峭山一戰後，葉青力戰四派高手，雄風萬丈，少林長老等鐵羽受傷，無仇亦已變成有仇，加以烈火真君放了一把野火，使各派損失慘重。

七大門派在武林中何等地位，吃了這個虧，豈能罷休，使威名掃地，烈火真君隱現無常，於是立刻先針對葉青，實施復仇之計。

因此，儘管紫衣山莊及黃衫客等勸止，但宏法僧始終不肯答允，因此戰與各派威名關係太大！

葉青自母親慘死，正兇迷離不見下，性情更加偏激，見宏法僧固執不允，不由狂豪之氣大發，仰天狂笑道：「就請大師回覆貴派掌門，在下明日準時赴約，看看四派聯手，又能奈何於我！」

宏法僧合什道：「施主既然答允，老僧明天正午就在華山恭候。」

語聲一落，一拂僧袍，對周濤及青虛道長道一聲：「周施主，青虛道友，我們走！」

三人立刻轉身，行雲流水般，飄出五丈！紫衣山莊一眾高手，正要回莊，一見三人身後，俱形目光一凜。

蓬萊仙翁首先大喝：「少林大師，請留步！」

思。

紫衣仙子見葉青迷惘的神色，臉上存有一絲憂慮，這時她感到自己畢生唯一的愛情，又將成空。

她暗暗道：「我就這樣放棄這難得的愛情嗎？我就這樣屈服於現實嗎？不，絕對不！」

她緊咬牙關，覺得葉青影子已深深地印在他自己心中，失去這段愛情，她會終身受到痛苦。

不錯，一個女人一生可以有幾個丈夫，但一生中更不可能有幾段完美的愛情，在愛情中，女人都會顯得自私、狠辣、現在紫衣仙子就處在這種變態狀況下。

她已耳聞葉青與黑鷹令主有血統關係，但是，她却怕失去葉青而不肯放手。

因為她已把自己全部真正的感情，都供送給對方，現在需要收穫，她不願平白的喪失，使自己精神全部落空。

於是紫衣仙子惻惻走近葉青，嬌聲道：「青弟，我們回去吧！」

葉青惘然地點點頭，注視着紫衣仙子，這時他有一份慨嘆，暗暗道：「自古紅顏多薄命，她如花嬌容，但在生命的歷程上，竟如此失意！」

正在這時，紫衣山莊的方向，倏然亮起一支傳訊火箭，綠色的光芒，像流星般昇空，剎那間消逝。

紫衣仙子憂傷的臉色，立刻轉變成震驚，嬌聲道：「青弟，莊外來了什麼人物，發生事故，我們快走。」

說着，人已向紫衣山莊疾奔。葉青也暗暗心驚，他不知道又會有什麼。

翰，橫劍蓄勢戒備。蓬萊仙翁忙道：「道友切勿誤會，請自己看看身後掛的是什麼東西！」

青虛道長見眾人滿是驚疑之色，心中狐疑，轉目一瞧宏法僧身後，不由大驚失色，駭呼道：「黑鷹銅令！」

雙手微顫，飛快向宏法大師僧袍上抓去，一塊三寸長烏光閃閃的銅牌，已經在他手中。

宏法僧聞言倏然大驚，目光一瞥青虛手中銅令，全身機伶地一顫！

周濤目光一閃，倏然驚呼道：「青虛道長，你身後也有！」

青虛聞言駭然失色，臉色灰白已極！蓬萊仙翁抖擻道：「周大俠，你自己身上也不是一樣！」

周濤全身一動，噹地一聲，一塊「鷹令」已掉在地上。

這時三人相顧，身軀如入冰窟，背上冷汗直冒。顯然黑鷹令主傳聞失蹤江湖，而黑鷹銅令竟突然在三人身上出現，使人大出意料之外。

尤其，以這三派高手，竟被黑鷹令主掛上催命符，而毫無感覺，這份身手，實在令人驚駭！

假如黑鷹令主要三人項上人頭，這三顆人頭遲早已搬了家。

葉青一見「鷹令」重現，心中一陣震驚，暗暗道：「他終於又出現了！」

變事情發生，身形隨後緊跟，蓋茶時刻，已遙遙望見莊前一排站着僧俗道三人，而門口黃衫客及一千高手正尷尬地相對着。

為首一人正是總管雙戟大王，只見他大聲道：「各位大師，莊主及葉少俠實在不在，大師有什麼話，盡可對在下交待一聲！」

一位和尚沉聲道：「那貧僧等就在此等候，不知葉施主不歸？」

葉青一見幾個背影，心中已明白了幾分，身形一振，大喝：「大師請稍待，在下就到！」

這陣喝聲，如雷鼓俱鳴，在場高手皆形一怔，僧俗道三人倏然轉首凝視，一見是葉青，神色皆形嚴肅。

葉青足一落地，向莊中高手一拱手，轉身一看，為首一僧正是少林派的長老宏法僧，其餘一俗道一僧，不由威稜一射，傲然道：「大師找在下是為「峭山」之事嗎？那二位又是何派高人？」

宏法僧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既知來意，老僧不再多言，這二位是華山的周濤大俠及崑崙首席弟子青虛道長，今日特隨老衲前來下書！」

說着，已懷中取出一份帖子遞上，葉青一看封面署名，峨嵋、少林、崑崙、華山四派聯合邀戰，不由冷冷哼了一聲，說道：「在下與貴派等素無恩怨，至於與峨嵋派的標子，全為遵從『鷹遊』前輩遺言而為，大師及道長等難道一定要與在下作難？」

宏法僧神色一肅道：「施主功力超凡，本派早想藉機印證，不過峨嵋之事，施夜色沉沉，絲毫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這時，紫衣仙子已飄落一旁道：「鷹令再現，大師是否願意取消明日與葉少俠之約！」

宏法大師微一沉思，毅然笑道：「生死由命，老僧豈懼區區銅令，葉施主，明天正午，老僧仍願恭候大駕！」

語聲方落，人已如三縷輕烟，向蒼茫山林中逝去。

蓬萊仙翁長嘆一聲，默然不語。葉青眼見紫衣仙子嬌容更愁，忙安慰道：「玉姐，不要擔心，對付這批和尚道士，我自信尚足有餘力！」

這時場中萬籟無聲，變得氣氛沉重已極。紫衣仙子緩緩的說道：「各位進莊再說……」

語聲未落，倏然聽到雙戟大王一聲驚呼：「黑鷹銅令！」

這四字猶如驚魂之鐘，震得眾人心中一沉，展目望去，山莊的紅漆大門，赫然嵌着一塊銅令，深深入木三分。

葉青神色一凜，身形飛閃，雙指如鉗，向門上銅令扣去。

握在手中一打量，果是黑鷹令主催命令符，他目光中精芒陡盛，一掃四周，只感覺到一陣陰沉沉之氣。

這時一千武林頂尖高手，瞠目不知所措。

黑鷹令主昔日現身紫衣山莊，使一千高手心胆俱裂，如今對方顯然已學會神功絕藝，誰都知道更非其敵，怎不駭然！

尤其紫衣仙子比誰都驚恐，她彷彿覺得大限已到，已無可挽回。

但葉青心中一陣興奮，黑鷹令主果然又出現了，殺死母親的懸案，定可解決！

倏然，紫衣仙子嬌聲道：「青弟，你明天定要赴約！」

主實在太過目中無人，祖師法缸，豈能容外人毀滅，明日下午散派在華山蓮花峯，恭候大駕，只問施主是否願意赴約！」

葉青正想說話，紫衣仙子已嬌聲急呼道：「大師等是否能看我的面子，把這般標子解開，目前黑鷹令主重現江湖，成為武林公敵，何不集中力量對付他！」

一傍始終一言不語的華山大俠周濤沉聲接道：「仙子請見諒，目前三派已經決定，至於華山派，只是站在同道立場，守望相助，老朽無法作主，尚請仙子置身事外！」

紫衣仙子語聲如冰的，說道：「各位既不看在下顏面，難道要與紫衣山莊為敵嗎？」

宏法僧臉色一變，道：「女施主言重了。本派首席長老在葉施主手下，不得不討公道，但女施主假使要這樣想，老衲也沒有辦法！」

這幾句話說得沉重無比，聽得紫衣仙子嬌容微愠。

但她平日智機深沉，強自忍住，黃衫客一看形成僵局，忙哈哈大笑：「武林正值多事之秋，貴派如欲找標子，何必一定要在這時！」

宏法僧一見說話的人是黃衫客，不敢多言得罪，合什道：「黃衫大俠位高名重，老衲恭頌教益，但目前不敢作主，定當回去稟告掌門！」

這顯然是推托之詞，要知葉青強闖峨嵋靈塔以後，震動了七大門派，武當、點蒼因曾受恩於葉青，不便參加，其餘各派皆欲見識此人，加以各派皆有盟約，峨嵋

得大限已到，已無可挽回。

葉青點點頭。

「你明天能不去？」

「這怎麼可以，大丈夫出言如山，應約豈能不履！」

紫衣仙子幽幽道：「假如黑鷹令主來了，怎辦？」

葉青心中一怔，他覺得有些為難，二件事湊在一起，的確難兼顧，要顧到紫衣山莊，勢必悔約，否則却不知黑鷹令主何時會到。

他腦中光旋電轉，却想不出一個兩全之法，仍口中安慰道：「玉姐，靠着莊中機關及黃衫大俠等前輩在此，一時之間，諒不致有問題，我明午赴約，定必早些趕回，好在華山近在咫尺，路程不須化費多少時間！」

北海孤叟此刻插言道：「唉！少俠不必客氣，這魔頭神功已成，實在說，憑老朽幾個恐非敵手，放眼當今，除你之外，又有何人能夠與其匹敵，但是英雄豪傑，言出無悔，允約當然亦要履行，不過你應該仔細考慮一下！」

葉青心中猶疑了，北海孤叟的話確實如此，天下學會鷹符神功的人，只有二個，一個是自己，一個是黑鷹令主，除了自己能與之對抗外，天下誰能誰有這般功力呢？

他目光一瞥紫衣仙子，只見她花容失

說着，抬手一探，肩長劍已瑣瑣出

宏法僧搖搖頭，目光一掃四周，只見

宏法僧及周濤聞聲一聲，緩緩站停轉

身，青虛道長首先按耐不住，寒聲道：「原來是仙翁，敢情想留住我們！」

宏法僧及周濤聞聲一聲，緩緩站停轉身，青虛道長首先按耐不住，寒聲道：「原來是仙翁，敢情想留住我們！」

說着，抬手一探，肩長劍已瑣瑣出

宏法僧搖搖頭，目光一掃四周，只見

宏法僧及周濤聞聲一聲，緩緩站停轉身，青虛道長首先按耐不住，寒聲道：「原來是仙翁，敢情想留住我們！」

色，怔立一旁，不由心中產生一絲憐意。他知道，自黑鷹令主二次出世以來，以及自己來到此地，紫衣山莊變故頻出，一直陷於風雨飄蕩之中。

但是，現在怎麼辦呢？半晌，他才緩緩道：「黃衫人俠，根據以往黑鷹令主復仇規矩，鷹符出現後，約在何時現身？」

黃衫客仰望天色，回答道：「鷹令一現，這魔頭習慣總在三更以前現身，現在已經三更，明晚三更，他必到無疑！」

葉青隨道：「玉姐，明天正午我決定赴四派約會，天晚之前，不論勝負，我決心趕返此地！」

紫衣仙子道：「青弟，四派明知你已習成神功，而仍來邀戰，定有什麼厲害陣仗，你何必孤身犯險，不如待姐姐陪你同去！」

葉青搖搖頭道：「我已為紫衣山莊惹來許多麻煩，這次妳還是在山莊等候，不要再置身事中，我一人足可應付，至少自保當無問題。」

語聲方落，遠處突然喝起一聲刺耳的極的淒厲長嘯，風雲乍起，這嘯聲使紫衣山莊門口的一眾高手，心理突變緊張。

黑鷹令主四個字在眾人腦際一閃而過，皆禁不住全身一陣悚悚發抖，死亡的氣息，立刻籠罩著四周。

葉青聽得劍眉猛挑，他飛快的道：「各位請進莊嚴密戒備，不要予敵以可乘之機，我去看看就來！」

語聲未落，人已如曳雲流星，向發聲方向疾射而去。

一眾高手見葉青自告奮勇，知道假如碰上黑鷹令主，去了也是白饒，均皆匆匆入莊。

葉青身形向發聲方向猛撲，剛出一里，突見一條黑影在十丈左右晃動，他蓄足功力，十指連彈，已凌空向那條黑影撲到

口中喝道：「黑鷹令主，站住！」隨着他語聲，十縷指風，如十把利劍，向那條黑影襲去。

葉青知道憑對方身手，可以輕微避過這一擊，故十指彈出，雙掌已蓄足一天狼神功，預備接連施出絕學。

豈知那條黑影隨着他指風，一聲悶哼，仆地不起！這情形反而使葉青一怔，身形一落，注目一望，不由失聲驚呼出聲。

嘿！竟是七煞幫主。只見七煞幫主的胸口起伏，身上衣衫破碎，顯然在未中「離魂指」前，已身受重傷。

葉青對他的意外出現，心中大感奇怪，連忙凌空解開他血穴，道：「七煞幫主，你怎麼到此地來？是被何人追擊？」

七煞幫主血穴被解，張口吐出一道鮮血，氣喘吁吁的道：「葉少俠救命，烈火真君快追來了！」

葉青目光四掃，不見半絲人影，一怔道：「你怎麼逃來此地的？」

「我是來投靠紫衣山莊的。」葉青冷冷一嗤，心想：「當初你是何等威風，今天窮途末路，也有投靠的一天！但是烈火真君與他並無深仇大恨呀，為什麼又要殺你？」

「爲了黑鷹令主！」七煞幫主話一說完，突然又吐出一堆鮮血。

葉青心中更加奇怪，急忙道：「這話怎麼說？」

七煞幫主斷斷續續的道：「自黑鷹令主在七星山潛逃後，我就命手下嚴密搜索，果然得知其藏處，不知怎麼竟被烈火真君發覺，強逼我說出地方，一言不合，他就動武，出手二顆雷火彈燒死我手下堂主，唉，想不到我也受了重傷！」

說到這裏，中氣漸漸不接，葉青冷冷道：「你怎麼想到投靠紫衣山莊來？」

「我……想你們一定想知道黑鷹令主行踪！」

「你這想法的確不錯，但是你可知道鷹令已復現紫衣山莊！」

七煞幫主聞言全身一抖，鮮血狂噴！顯然這一句話太出他意料之外。

葉青一見他快不行了，忙俯身搖搖他身軀道：「你們當初以什麼人質脅使黑鷹令主就範！」

「是……是女華陀！」

「女華陀是誰，在那裏？」

但七煞幫主頭已慢慢垂地了，無法出聲，葉青正想逼出真元施救，陡然身傍响起一聲宏量笑聲，一道奇猛熱颶，已向自身湧到。

其突然變化，來勢如迅雷灌耳，葉青心中一驚，腳下一墊，身形早已閃出一丈，大喝道：「誰竟出手暗襲！」

隨著語聲，又是一陣怒笑傳出，接著一聲厲喝：「小子，老夫今天非要置你死於地！」

鬼諸葛，竟敢騙我！」

身形一長，就欲離去。

女冰幽女心中一駭，見葉青有些瘋狂，急忙拉住他，嬌呼道：「青哥，你到那裏去？」

葉青神態瘋狂，雙目盡赤，鋼牙猛挫，道：「我知道他是殺死母親的兇手，我要找他。」

「是誰？」

「鬼諸葛！」

女冰幽女道：「這傢伙住無定所，行踪飄忽，你到那裏去找？」

葉青聞言一怔，神智慢慢恢復冷靜，心道：「對呀，我到那裏去找呢？」

命不可打！」

「打」字一落，二顆紅色彈丸，已劈面射到。

葉青一見是雷火彈，心中大駭，目光一瞥，果然是烈火真君，峭山之事，不禁又映上腦際，一聲冷哼，「幻龍身法」已經施出，身形如一縷黑線，橫移三丈，左掌一翻，就向雷火彈劈出，同時右掌一翻，挾着「天狼神功」就向烈火真君前胸襲去。

這一招一式奇快如電，去勢詭奇凌厲，變化莫測，烈火真君怎能硬擋，一聲悶哼，身形暴退！

只聽得砰、崩、二聲暴響，二顆雷火彈落空爆炸，洒得一地火光，濃烟四起。

葉青見一招逼得對方連退，那肯讓對方再緩過氣來，身形暴漲，臉上殺機如霜，大聲叱喝道：「老鬼，你再接我一招試試！」

一語甫落，雙掌一拚一翻，一招「風動萬物」已經挾着十成「天狼神功」向前推出，這一招風雲爲之變色，震山撼嶽，力道之猛，駭人聽聞！

烈火真君見勢嚇人，當下神色大駭，紅雲一閃，雙掌連出三掌，邊擋邊閃，堪堪躲過一擊！

只見葉青掌力捲起滿天塵土，烈火真君身後十餘棵大樹，叭叭連響，應聲而折，一時漫天枝葉亂飛，天搖地動！

烈火真君神色大變，知道不是對手，一聲大喝：「小子，有一天我要叫你嚐嚐烈火鍊魂的滋味！」

語聲中已長身欲遁，葉青見本來可以萬的奸計，如今弄成這般結局。

的確，葉青推想得一點不錯，鬼諸葛當在長安四海客棧得知葉青已習神功後，就改變預謀，立刻想起一條毒計。

因爲，他知道要保存自己生命的最佳方法，唯有使葉青與黑鷹令主分立成爲敵對！黑鷹令主已經知道葉青是他的兒子，無法分化，只是葉青身世尚在鼓中，可以達到分化目的！

但是，他知道葉青對自己並無好感，於是轉而想利用紫衣仙子來控制葉青，於是，他看準紫衣仙子對葉青愛戀已深的弱點，葉青一走，他立刻上紫衣山莊，同玄玉且秘談。

他明白告訴紫衣仙子，葉青就是黑鷹令主之子，而他的母親就是黑鷹令主的前妻。

這突然其來的精神，對紫衣仙子來說，是焦雷轟頂，她想不到好容易獲得一份珍貴的戀情，竟是如此慘酷之現實！

這時，紫衣仙子想到假如葉青母親知道她自己兒子的妻子，就是她丈夫的小妾的話，一定會反對，一切就像春夢朝露，美好的遠景，立刻破滅！

正在她迷惘之際，鬼諸葛立刻獻計，對症下藥，自認能把這件複雜的事情處理好，但是紫衣仙子支持。

其實，他所謂的支持，只不過造成一個事實，使葉青與紫衣仙子結合，再使紫衣仙子落下一個把柄，以便將來控制。

當時，紫衣仙子心中煩惱已極，一聽鬼諸葛有辦法，當然求之不得，竟忘了問他是什麼辦法，一口要求幫助！

位白衣少女，竟是玄冰幽女。

青，你何必再鬧殺戒！」

這聲音來得突然，葉青霍然一驚，身影倏退二丈，放眼望去，三丈外屹立着一位白衣少女，竟是玄冰幽女。

「當然，難道這又不對嗎？」

他這時有些自怨自恨，不該聽信鬼諸葛的奸計，如今弄成這般結局。

的確，葉青推想得一點不錯，鬼諸葛當在長安四海客棧得知葉青已習神功後，就改變預謀，立刻想起一條毒計。

因爲，他知道要保存自己生命的最佳方法，唯有使葉青與黑鷹令主分立成爲敵對！黑鷹令主已經知道葉青是他的兒子，無法分化，只是葉青身世尚在鼓中，可以達到分化目的！

烈火真君一見脫身不得，提盡「玄陰無極真功」神功，雙掌飛翻，拚命抗拒！

三招一過，饒他「烈火金令」震懾天下，如今却相形見拙，危機重重。

而且使他毫無空隙掏出霸道的雷火彈。

葉青，願長期纏鬥，招式一緊，冷冷道：「老鬼，有樣子今天你要到鬼門關去報到了，死了後，少爺就拿你的『雷火彈』放把火爲你火葬！」

烈火真君出江江湖，從未受過這般譏嘲，臉色如火，雙掌猛攻猛收，完全是一副亡命之態，口中厲聲道：「小子，老夫今天就跟你同歸於盡！」

碎的一響，烈火真君掌力與葉青接實，一連倒退八步，面色盡變赤，胸口血氣翻湧。

葉青一掌收功，氣聚丹田，身形倏欺，準備一擊擊斃烈火真君。

驀地三丈外響起一陣輕脆喝聲：「葉青，你何必再鬧殺戒！」

這聲音來得突然，葉青霍然一驚，身影倏退二丈，放眼望去，三丈外屹立着一位白衣少女，竟是玄冰幽女。

「當然，難道這又不對嗎？」

「我當然知道，我問妳女華陀確是我母親的名號嗎？」

「當然，難道這又不對嗎？」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好個葉青，居然目現殺機，大喝道：『好個』

於是鬼諸葛遂施出一石二鳥之計，先掩盡天下耳目，召開黃山大會，暗中秘密聯絡與黑鷹令主有仇的苗疆神魔及熱中神功的七煞幫主，告訴了女華陀住的地方，及黑鷹令主行踪，以人作挾，使黑鷹令主就範，這一切他暗中策劃，絲毫不露痕跡，用的完全是借刀殺人之計！

最後黑鷹令主為顧及前妻生命安危，只得就擒，豈知鬼諸葛就暗中促使苗疆神魔使出辣手，把葉青母親置於死地！

這是他移禍江東之計，假如萬一出了毛病，他立刻利用此點，使葉青相信他母親是黑鷹令主所殺，加深他的仇恨，而他自己也可以在矛盾中求得生存，而十年前謀害黑鷹令主的陰謀才不至於敗露！而且可獲得神功，一石三鳥，心中得意。

他這種做法，固然人不知，鬼不覺，而且大出於紫衣仙子意料之外，但是自蕭羽逃走，鬼諸葛立刻到紫衣山莊通知，玄玉且跌足長嘆，知道大錯已成。

但鬼諸葛一口咬定是為了她幫忙而這樣做，使紫衣仙子有口莫辯，在生米煮成熟飯的情形下，只好聽其擺佈。

於是鬼諸葛一人在黑鷹令主，紫衣仙子及葉青間的興風作浪中為所欲為，想以另外計謀，補救損失！

但是人算究竟不如天算，葉青一到就向他索黑鷹令主，使消息外露，使黑鷹會幫徒，第一個就找上了門來。

如今，七煞幫主為貪心神功，竟被烈火真君擊傷，他想起鬼諸葛會稱殺女華陀是紫衣仙子的主意，焦急之中就向驪山逃來，欲求庇護，那想到竟碰上葉青，死後

向落得變成一堆肉醬。

當然，鬼諸葛更想不到這世界上知道其中複雜恩怨的還不止他一人，還有一個玄冰銀令及玄冰幽女，恰巧又於此時趕到，真象當然折穿！

這真叫天理循環，絲毫不差。但葉青却沒有想到紫衣仙子亦知道這一層，也想不到剛才紫衣仙子及鬼諸葛林中爭執的所謂「把柄」，就是指的這一件事！

玄冰幽女聽完後，幽幽一嘆道：「青哥，你現在該明白了吧！我以前講的話，並不是在騙你，唉，反怪令堂心意太固執了！」

葉青默默無言，他此刻對玄冰幽女有一種內疚，可是這種內疚，立刻被更多的苦惱所淹沒。

現在他明白黑鷹令主是自己父親，但是對紫衣仙子這段孽緣怎麼辦呢？最主要的，是黑鷹令主已現，明天，自己是不是要趕回來援手呢？

以紫衣仙子陷害自己父親來說，她是不可饒恕的。

但是，如以往昔的情份來說，她對自已這般深情，甚至犧牲她的身體，目前已不忍心不管。

這種恩怨複雜的情節，使葉青難以自處，此刻，他深深嘆息着自己命運太乖舛！

時間慢慢的過去，他仰天沉思着，想作一決定。

倏然，遠處隱隱傳來語聲！

葉青霍然驚醒，知道紫衣仙子正來尋

廢令，嚇不到我們，廢話少說，你是不是不敢上峯頂！

宏法僧剛要說出口的話又噤了回去，葉青勃然變色，仰天狂笑，道：「西天羅漢，想你也一代高手，竟如此貪嗜好殺，在下全是叶意，豈會懼你區區陣仗，但你不要忘記了黑鷹令主一招，就差些使你魂歸極樂，不是在下千里相救，今天還能站在這地方說話！」

這番話連說帶罵，語氣不屑已極，但西天羅漢臉色雖怒，却與以往那種火性全不一樣，冷冷一哼道：「假如你不怕，就請早上峯頂吧，否則，你盡可滾回去，我們絕不攔阻！」

葉青見狀，知道局勢已是無法挽回，胸頭豪氣復發，哈哈狂笑道：「蓮花峯上就是擺上尖刀油鍋，姓葉的不會皺一下眉頭！」語氣到此一沉，寒冷如冰，繼續的道：「你們在峯上擺了什麼陣仗！」

西天羅漢嘿嘿一笑，道：「閣下何不自己上峯一看！」

葉青雙目寒光畢露，迅速一掃四人，道：「英雄豪傑講究的是明槍真刀，勝不為驕，敗不為恥，嘿嘿，假如各位有什麼詭謀，勿怪在下雙手染血，大開殺戒！」

宏法僧在旁面色一肅，說道：「施主多慮，少林、峨嵋、華山、崑崙為武林中七大宗派，豈有用這種卑賤手段，只不過是請你闖一闖四極大陣，印證一下功力而已！」

老和尚話說語氣和緩不少，顯然已不願對葉青多所開罪。

這時，突然天際遠處傳來一陣隆隆雷

找自己，在沒有決定前，他實在不願回到紫衣山莊去，看看天色，已將近五更，忙一招玄冰幽女道：「我們先避一避！」

玄冰幽女知道他心中煩惱，聞言冷冰冰的臉上，倏然綻開了一絲笑容，二條身形悄無聲地溜下驪山。

此刻她與葉青聯袂而行，芳心有一份欣喜！他口中的「我們」兩字，已表示葉青對她認真盡解。

於是她邊走邊望着葉青英俊的臉龐，堅毅的目光，芳心暗喜道：「唉！我終於得到了他，我要盡量使他快樂，使他感到我在愛他！」

是的，玄冰幽女暫時得到了他，從斷腸仙子、紫衣仙子這二個情敵手中獲得，她在愛情的歷程上，付出了不少辛酸與代價。

她真的能得到他嗎？這是一個未知之數！

假如她此刻知道還有一個施照霞在他心目中時，就不會有這樣高興了。

二人這一陣亂跑，一看已將到長安，葉青想到明天還有華山之約，如今竟背道而馳，索性也不休息，直奔渭南。

一到渭南，葉青就對玄冰幽女道：「謝謝你幫助，我明天還要赴四派約會，希望你幫助我找一找鬼諸葛的行踪！」

玄冰幽女微微領首，她知道目前二人在這種情形下相處，也不太適宜，遂殷殷道別，葉青見她離去後，也緩行入城。

此刻天色已經大亮，葉青找了一個客棧休息，預備養精蓄銳，中午履約。

但在客棧中，始終心中不能寧靜！至

聲，山風四起，烏雲聚湧，廣闊的山嶺間，立刻投下一層陰影，紅日炎陽，早已隱入雲中，顯示一場風雨瞬息即至！

葉青聞言，冷冷一哼，沉聲喝道：「請大師引路！」

語聲一落，少林宏法僧微一恭身，抱袖一拂，身形已如大鵬翔空，向峯頂撲上去。

接着，西天羅漢及青虛道長跟踵而上，葉青微一運功，脚尖一點，也跟着騰身而起掠去！

這時，他心中暗暗生疑，宏法僧剛才所說的「四極大陣」從來沒有聽說過，不知究竟怎樣厲害。

少林有羅漢陣、武當、點蒼有大羅及流星劍陣，但却從未聽到過有什麼「四極陣」！

正揣測間，人已上了峯頂，展目回望，心中不由凜然，只見峯頂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站着約二百餘人。

東南一排僧衣，禿頂濯濯，戒刀耀出陣陣寒光，禪杖如密密竹林，一百零八個和尚肅立不動，正是少林和尚。

少林掌門站在陣前，臉色漠然不動！南面是五六十名俗家裝扮的武林人物，一看就知道是華山派，陣首站着華山掌門徐復明，一律手執五行輪，金光連閃，好像五六十個月亮。

西邊是四十名道士，個個長劍出鞘，劍氣映人毛骨，直冲雲霄，不用說是崑崙派，「陰陽子」已死，現在「無雙子」及「鐵扇子」押住陣脚。

北邊站的是峨嵋派，僧侶不下百人，

於是否回紫衣山莊一節，更是遲遲未能決定，在腦中盤旋不去。

將近中午，葉青才澄清紊亂的感情，覺得父親要殺紫衣仙子未免心太狠，決心赴約回來後，見到父親勸說一番，解開這個死結。

這當然因紫衣仙子在他心目中尚有一段情份，他才會如此設想！

其實要分別其中誰是誰非，任何人也不可能分得清楚。

於是她略進飲食，帶了一份乾糧，辭店上道，向華山走去。

渭南離華山只八十里，他計算時辰，午未之交，必可趕到。

在路上，他不禁想起自己師父白髮屠夫，他授藝三年，竟又救了自己父親一次，似乎應該去看望一次，這時，他覺得母親往昔的成見也太深！

他自己有些嘲笑自己，想不到當初積極欲殺黑鷹令主，如今竟變成黑鷹令主的兒子，真是世事無常，變化千萬。

想着，想着，他已快到華陰，華山蓮花峯已遠遠在望，此刻葉青不敢大意，摒除雜念，緩緩行動。

他知道四派明知自己有神功絕藝，尚敢以卵擊石，一定有什麼佈置。

葉青到了華山脚下，只見蒼松起伏，景色如畫，四周靜悄悄地，毫無動靜，偶遇一個樵子獵人，矯健而過，一切是那壓幽美宜人！

但他那有這種閒情逸緻，一看午時剛過，身形一長，就向蓮花峯撲去。

列成四方之陣，上元僧屹立當中，手橫禪杖，僧袍無風自動。

峯上嚴陣以待，呈現一片殺機！

西天羅漢及周濤等四人一上峯頂，立刻各歸陣中，少林掌門一見葉青到達，神色一整，朗誦一聲佛號，道：「施主不失信，可佩可佩，老衲等候多時，現在就請入陣！」

葉青見四面行列，排列整齊，並無出奇之處，聞言冷冷一哼，說道：「在下高攀，竟勞四大掌門等候，不知現在如何了斷？」

峨嵋掌門上元僧大喝道：「生死唯有一途，你豈非多言！」

葉青冷冷狂笑道：「假如在下闖出此陣不死又該如何？」

崑崙無雙子叱道：「那你就試試！」

挾着喝聲，長劍一揮，挾着一片劍風，就向葉青撲去。

崑崙一派站在他右邊，這一發動，崑崙門下道士，身形齊動，第一排十二人一片銀光燦爛的劍波，齊向葉青攻出一招。

葉青臉色凝重，見對方猝然發動，一聲大喝：「且慢！」

喝聲如九天炸雷，羣峯霹靂連響。挾着喝聲，他雙掌一翻，「天狼神功」已經推出，一道鋼鐵般狂飈，就擋住這排劍光。

甫一接觸，葉青心頭猛震，只覺得劍勢沉重已極，在這剎那間，他猛然加上一成真力，疾推而出，那陣劍光，竟被他推得倒退二尺。

只見一條人影，疾如閃電，在山嶺上起落飛躍，剛到蓮花峯脚，倏然一聲宏量佛號，破空傳來，葉青身形一停，目光一掃，赫然是下帖的少林長老宏法僧及華山大俠周濤，崑崙的青虛道長，還有一個和尚，正是對頭冤家，峨嵋派的西天羅漢。

少林宏法大師首先合什道：「閣下單刀赴會，的確是信人，豪氣可佩，現在就請上峯頂一敘！」

葉青目光一掃，冷冷道：「大師，在下最後有一句話該不該說！」

宏法僧雙目精芒倏露，沉聲道：「施主有話，但說不妨。」

葉青緩緩道：「冤有頭，債有主，在下與峨嵋派，雖有過節，但誰是誰非可以公論，何必一定要干戈相見！貴派長老，雖被在下失手誤傷，但以四派之眾，襲擊在下一人，罪不在我，所以大師是否可考慮一下，今日之會，不如作罷，對峨嵋派，在下自願認罪，解開這無謂糾紛！」

宏法僧臉色如故，沉聲道：「施主此言，不嫌太晚！」

葉青微微一哂，道：「善善惡惡，全在一念之間，大師如能答應，鷹令追魂一節，在下或可代大師出一臂之力！」

一提到黑鷹銅令，宏法僧心中一震，臉上倏然動容。

要知道鷹令之下，除紫衣仙子外，從未有一人活過命，為此，宏法僧一直憂鬱於心，而少林掌門也一籌莫展，只吩咐對付葉青後再嚴密戒備，如今被葉青一提神，色一動，倏然西天羅漢笑道：「葉青，你不要口出大言，生死有命，區區一塊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掉入地底湖

被困魔宮中

從高空下望，那片熱帶森林像綠色的地毯，有些地方深綠，有些地方淺青，沒有樹林而長草密佈的地方則是青蔥而幼嫩的碧綠，就像綴着大塊最上等的碧玉。這就是菲律賓呂宋羣島的一般景色，差不多一切都是由綠色構成的。那架紅白二色的雙引擎小飛機在這個環境中就顯得格外搶眼而且悅目了。

司馬洛通過打開着的機門向下望着，有得出神，而汗流得一面都是。因為天氣太熱，這裏是熱帶，近着赤道，雖然在高空，仍然是那麼熱的。他比奇地瞥一眼那個駕駛飛機的女郎；她却是顯得那麼清涼的，身上一點汗都沒有，有她額上的髮

絲，迎風飄飄地就知道。如果有汗，髮絲就會黏在額上了。

她也回頭瞥他一眼，微笑：「你出那麼多汗，你一定害怕了，司馬洛！」

「也許吧！」司馬洛應着，知道她不過是在開玩笑吧了。她是本地人，在這裏長大的，已經習慣了那熱，當然不會流汗了，而且，他身上又穿着那套遮蓋着全身的飛行衣，背上還預備着一副降落傘，而胸前又束着一隻帆布的旅行袋，這也是使他熱上加熱的。

「差不多到了！」那女人說。

司馬洛點點頭，再向下望。這時他們已經到達了一片平坦的山脊，那上面是

後飛回來了，左邊的機翼拖着一條黑烟，而機身搖擺不定的。

「你有受傷嗎？」司馬洛問。

「沒有。」露意絲叫道：「但機翼壞了，我不能升高！」

「試試在這草地上逼降吧！」司馬洛說。

「不能。」露意絲說：「已經失去了控制！」

「鎮定一點！」司馬洛說：「盡量使它平飛吧！」

「我——會盡力！」露意絲慌張地說道。

司馬洛抬起頭，看着飛機在天邊掠過，而機翼拖看那條烟尾也是愈來愈濃了。這一邊機翼的失效，使飛機不能以直綫飛行，而祇是在繞着圈子。

「別担心中。」司馬洛安慰着，實在自己也是毫無信心的：「這附近都是樹林而不是硬地，飛機撞下去有樹枝托着，不會太嚴重的！」

「真的嗎？」露意絲也是同樣缺乏信心地問。

「真的！」司馬洛說着，看見飛機已繞到了那座山峯後面。他失望地皺着眉。

看這飛機繞的圈子是那麽小，似乎不能再繞過山峯轉出來的了。

接着露意絲叫起來：「我要撞了！我要撞了！」

「用手抱着頭！」司馬洛喝道：「身子縮成球形！」他匆匆指導她保護自己的方法。然後無綫電傳來一陣刺耳的碰撞聲及樹枝折斷聲，之後便靜下來了。

露意絲的聲音是軟弱的，但至少，無綫電仍然無恙的。她呻吟着說道：「我的腿……」

「你還好嗎？」司馬洛叫道。

露意絲的聲音是軟弱的，但至少，無綫電仍然無恙的。她呻吟着說道：「我的腿……」

「快設法離開飛機！」司馬洛喝道：「別等它爆炸！」他緊張得胃裏打結。露意絲顯然在撞下樹林之後仍未喪命，但是如果油箱着火爆炸起來，那就完了！

「沒有……着火……」露意絲氣息奄奄地說完，便沒有聲音了，很可能她已不支暈了過去！

「露意絲！露意絲！」司馬洛焦急地再叫了幾聲，仍沒有反應，就知道露意絲的確是已經失去了知覺。他再聽了一會，除了鳥鳴的聲音之外並沒有其他的聲音。

最重要的是沒有火燒的聲音，表示飛機並未着火，這就使他放心得多了。

於是司馬洛打開帆布旅行袋，從裏面取出兩把手槍和一批子彈，又取出一把折開了的長槍，一把用以在樹林中開路的大刀，放在地下。第二步，他就是脫下那件悶熱的飛行衣，露出他本來穿着的黃色斜布襯衣及斜布長褲，而保留着那雙長筒皮靴。看他把長槍裝好，上了子彈，揹在背上，手槍的子彈則在子彈帶中裝好了。圍在腰間，手槍插在槍袋中。旅行袋中其餘的東西就是一些乾糧食物，這些他仍留在袋裏，而改為把袋縛在背上。這一切他都做得快速而熟練，因此不到十分鐘，他已經可以起程了。

他一手提着電綫，一手拿着大刀，便開步走向那座山峯跑去。為了省電起見，無綫電祇是在途中開來聽聽。從這裏到

山後面的確是至少要三個鐘頭路程的，他總不能三個鐘頭都不停地留意着無綫電中的聲音。

他就這樣慢慢地跑着，好像在旅行中的童軍一樣。他不能快趕，因為快趕不能持久，而步行則又嫌太慢一點了。而且，這草叢中蚊子又極多，腿部雖有長褲及皮靴保護，但頭面及手部却是毫無遮擋的，祇有跑着步時一跳一跳的，可以避免蚊子在他的皮膚上停留擾攘。

一小時之後，他已走完了那片草地，而到達了山腰。那裏就是密林開始的地方，路是難走得多了。那樹林密到簡直是不能通過的，每前進一呎都要用大刀把枝葉劈開。這些熱帶森林的茂密程度，真是使人難以置信！

結果，司馬洛在三個半小時之後才到達飛機撞下的地方。那時，不祥的預感是更濃了。因為在一小時之前，他再扭開無綫電來聽時，發覺那邊已經沒有反應了，聯絡已經斷了。那即是表示，那邊的電綫已經壞了。為甚麼壞了，司馬洛不知道，祇能夠猜，而他的猜想也是不大吉祥的！

現在，他終於到達飛機所撞下的地方，已經是下午，太陽開始斜了。好在，他們還是在早季來這裏的，如果是在雨季，則一場雨下來，就起碼要明天才能到達了。

司馬洛劈開了一塊又圓又大的不知名樹葉，便看見了飛機那漆成紅白二色的尾部，架在樹極上。這之後他自然就很容易找到了機身和機頭。飛機是斜斜向下擱在那裏的，機身的鋁片已經破碎不堪，兩翼

也許火爐這個形容辭用來形容她是最貼切的，因為即使在最熱的時候，她也不出汗，而，火爐就是祇會使人出汗而本身則從不出汗的。

「……四……三……二……一……下去吧！」她說。

於是司馬洛便踏出了飛機的門，讓身子墮下去。他身上的飛行衣是鮮紅色，而他就像一顆鮮紅的子彈，向那青蔥的草地直墮下去。接着司馬洛一拉背上的帶子，背上便吐出一朵鮮黃色的降落傘，很快便脹滿了，使司馬洛下墮的速度減慢了。那架紅白二色的小飛機遠遠飛走了，繞過了前面一座黑色的山峯。

那片青蔥的草地搖擺着向司馬洛的臉迎上來，終於，司馬洛着地了。那深齊人腰的長草，承受了他的衝力，因此他的降落是十分安適的。降落傘飄蕩着在旁邊落下來。

司馬洛解了降落傘，第一件事便是打開胸前那隻帆布旅行袋，從裏面取出一副小型無綫電對講機，與機上的女人聯絡！他扭好了波段，說：「露意絲，露意絲，你聽見我說話嗎？」

「我聽見，你還好嗎？」露意絲的聲音從無綫電中傳出來。

「安全降落。」司馬洛道：「你可以回去等我的消息了！」這樣說着時，小飛機又回來了，低低地從頭頂上掠過。當小飛機遠去時她才再開口說話。

「不。」露意絲說：「我有見了一點東西！我得再去看看！」

「看見了甚麼？」司馬洛問。

「一個人，在那山後面。」露意絲說：「我剛才掠過時看見他的。他正拿着一把槍，樣子很奇怪的！」

「讓我過去看看。」司馬洛說。

「不。」露意絲說：「從你那裏步行過去至少要三個鐘頭時間，那時他可能已經不在了！讓我飛低一點看清楚！」

「你說樣子奇怪是指甚麼？」司馬洛問：「是指人還是指槍？」

「是指槍。」露意絲說：「那槍真奇怪，是一把長槍，但我從來沒有見過槍管有這麼粗大的！」說着時她的飛機已繞到那座黑色的山峯後面了。

那是一座很大很高的山，在陰霾的天氣裏山峯是會給雲遮住的。她繼續說道：「現在他還用那槍指住我，好像要射擊我呢！」

一種不祥的預感使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豎起來了，他對無綫電裏叫道：「小心，露意絲，不要飛得太低！」

「怕甚麼呢？」露意絲輕蔑地笑：「一把長槍，難道能把我擊落嗎？」

「你還是應該小心一些！」司馬洛叫道。

接着無綫電傳來轟隆一聲，露意絲尖叫起來。

「喂！發生了甚麼？」司馬洛恐怖地問。

「我給打中了機翼。」露意絲說：「他用的的是火箭槍！」

司馬洛冒了一身冷汗。從無綫電中聽到，露意絲的飛機的馬達聲已變了，變得

很吃力似的。接着他就看見那小飛機從山

後飛回來了，左邊的機翼拖着一條黑烟，而機身搖擺不定的。

「你有受傷嗎？」司馬洛問。

「沒有。」露意絲叫道：「但機翼壞了，我不能升高！」

「試試在這草地上逼降吧！」司馬洛說。

的骨架也已折斷了，機頭祇差四呎左右就觸到泥地了，如果觸到的話，爆炸就不可避免了！

司馬洛匆匆跑到機頭旁邊，望進駕駛位之內。露意絲並不在那裏面，但裏面的破毀情形使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飛機的操縱盤已經完全毀爛了，特別是無線電，更加成爲了一堆扭曲的廢鐵和斷了的電線。這毀爛是和飛機無關的，因爲飛機之後，露意絲仍用無線電和司馬洛通過話，證明無線電在那時是仍然完好的！但後來，就有人到來，用硬物把飛機的操縱儀器及無線電毀了。

那個用火箭槍射落飛機的人，他是在山的這一邊，他應該能比司馬洛先到達飛機之處的。那麼露意絲呢？司馬洛繞到飛機的另一邊，就看見了露意絲。她穿着黃色的夏威夷恤和紅褲子，在這綠色的森林中是很搶眼的。

司馬洛急步走到她的身邊。

露意絲已經死了。她的右腿上連褲子及皮膚都已不見了，滿是淋漓的血漿，顯然是飛機撞下來時撞傷了她的腿部。但這却不是她的死因。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舌頭硬直地從嘴巴突出差不多二吋。她的指尖的指甲都已折斷了，而頸上有一圈瘀痕。她是被一個人勒死的，而且這人還是力氣很大，所以她雖然拚命地用指甲去抓對方，抓得指甲也斷掉了，還是無濟於事。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死得這樣可怕！

「我的天！」司馬洛難過地一閉眼睛，但隨即他又警惕地張開眼睛了，這不是傷心的時候，那個殺死露意絲的人很可能

仍在等着他！他迅速地繞過一棵大樹後面，蹲下來，背對着一叢比魚網更密的叢莽，耳朵傾聽，眼睛監視。

沒有甚麼聲息和動靜，因他的到來而停止了鳥的鳴叫，又恢復了吵叫了。司馬洛的腦筋在飛快地運動着，那人大概已經走了很久，他是從山腰的這邊向露意絲射擊的，因此他至少比司馬洛早兩個鐘頭到達飛機的殘骸，他殺了人之後，現在可能已經走得很遠了，如果他知道司馬洛會來，也許他是會留在這裏等的。但他知道嗎？司馬洛考慮着，回憶着過去幾個鐘頭之內的一個細節，終於斷定那人是不知道的，那人是在山的這邊，而司馬洛跳傘却是在山的那一邊，可能那人根本沒有看見司馬洛跳傘，以爲飛機上祇有一個露意絲而已。但這人是誰呢？在這樣落後而且明明是無人居住的小島上，却會携着一把如此進步的火箭槍！

司馬洛的眼睛小心地掃過周圍的樹林，而手槍一直在手中拿得緊緊的，很快，他便找到了那人來去的路，那就是樹林被大刀劈開過的部份，這樹林既然是密到無法通過，要通行就必須用大刀把橫路的樹葉及肥藤剪斷，那人就是這樣來，也就是這樣走的，司馬洛祇要沿着他離開的路尋去，就可以找到他！

這樣想着，司馬洛就跳起來，小心地沿着已經開闢了的路前進，一面恨不得馬上就捏住那人的頸子，就像他捏死露意絲一般捏死他！一面，司馬洛也再細心回憶這件事的開始……

這件事是開始在露意絲的身上的，一拉去報告當局，但沒有甚麼用，菲律賓的警方的辦事能力是使人沮喪的。

他們甚至沒有派人去搜索。他們說，這是不值得助長的風氣。菲律賓有這麼多的小島，如果人人都去探險，人人都失踪了，那他們便不用做別的事情了。洛特力雖然有錢，但他一向不做沽名釣譽的事，他不是一個名人，也沒有甚麼勢力，他失踪了，並不會引起輿論嘩然。其實，這才真正是當局懶得去找他的原因。

露意絲沒有辦法，她沒有本事自己到那森林中去找，於是祇能找一個人來幫她的忙。她也找過兩個當地的私家偵探，但私家偵探熟悉的祇是城市，城市的最駭僻部份是他們的樂園。荒野森林，他們沒有胃口也不敢去，不過他們還是敷衍露意絲，詐取她的錢之外盡企圖和她上床。直至露意絲明白私家偵探也是幫不了她甚麼忙的，她正感到絕望的時候，就碰上了司馬洛。司馬洛是一個這樣超脫的人，她知道一定能夠幫她的，而且她也先解釋明白，昨夜和他在廳中地席上的荒唐，並不是一種誘惑或者一種代價，而是她心甘情願的。

那島上去的目的是甚麼，露意絲說，她沒有問，而她的父親也不肯說，他似乎在地圖上是研究出了一些甚麼秘密來的，而他到島上就是去探尋這些秘密。總之他一去之後便沒有再回來了。露意絲肯定一定有點古怪，因爲這些小島上並沒有猛獸，而以洛特力的經驗，他也是沒有可能會被毒蛇咬之類而至出了事的，一定有人把他捉去了，而司馬洛要替她到那島上去查一

個星期之前，司馬洛在馬尼拉度假，他住了兩個星期，便對這地方厭倦了，因爲這裏的女人雖然熱情而使人銷魂，但是一般的風氣却使人惡心，那些人是那麼懶惰，那麼好鬥，治安又是那麼壞，在夜總會裏隨時有人因爲爭風而拔槍相向，到底還是海盜的後代，還未知道甚麼是文明。

這是一個沒有氣氛的地方，而且天氣又熱，人們的生活習慣又是那麼骯髒。當然，更重要的是，司馬洛不能在這裏找到一件夠刺激的大事，夠刺激而又能讓他賺一大筆錢的事。總之，他想不到一個應該留在這裏的理由，直至臨走之前三天的晚上，他認識了露意絲。

他們是在瑞典領事館的舞會上認識的。司馬洛和這位領事過去有一些來往，所以也被邀請了，露意絲的明艷使他大感興趣，差不多整個晚上，她都是和他跳舞的，後來，在深夜，他送她回家。

露意絲住在一間豪華的巨廈裏，周圍是芒果及蕉林，空氣中瀰漫着這兩種熱帶的果實特有的香氣。他們人門之後便在那黑暗的大廳中第一次接吻，而甲唇一經接觸，他們就不能分開，在這第一晚，司馬洛根本沒有機會踏進她的睡房，他們就睡在廳中的草織地席上來。

在熱帶地方穿的衣服是不多的，因此很快的，衣服便離開了他們的身體，司馬洛已經全身都是汗，她的身體却是清涼乾潔的。雖然也有濕的地方，但是濕的並不是汗，是甚麼？那是可以理解得到的，而且，當他們的動作愈來愈激烈時，司馬洛竟發覺她的分泌是特別旺盛的。

自然，司馬洛當時就請露意絲讓他看看她父親的研究資料，露意絲把他帶進洛特力的書房。在那裏面，地圖和參考書堆積如山，而地圖上及參考書上都做下了記號，圈出一些地方和一些段落，這些獨立看來都是毫無意義的，司馬洛發覺地看那些資料，知道如果要從那其中研究出一個所以然來，可能需費超過一年的時間。

因此，最直接的方法還是去找洛特力，照洛特力下去的方式下去。當他答應了肯出力之後，露意絲安慰得眼淚也流出來了，她帶他進房裏，就在他的面前解除衣服。這一次，她很可能是大半出於感激而這樣做的，但司馬洛並沒有拒絕，因爲他不是一個傻子，而這一次，他有充分的機會享受和了解她的一切優點了。晚上，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飯之前，她又寫了張數目頗不少的支票給司馬洛，而司馬洛也有點慚愧地接受了。

之後，他們盡快地備辦一切應用的東西。司馬洛和她一起乘坐那架小飛機到那座小島的上空觀察，一連觀察了三天，在第四天才起程。現在就是第四天，司馬洛果然已經降落在島上了，但事情却發生得太快，露意絲已經死掉。司馬洛知道，他步離開這座島也是很成問題的，因爲這裏離開文明太遠了，而唯一能和機場方面聯絡的就那架飛機上那副無線電，但是現在無線電已毀，他便能向外求救，他提着他的那副無線電則祇能和飛機上聯絡的，他們原來的計劃是：露意絲放下了他之後便飛回機場去，三天之後再來接他，如果

後來，他們難軟地一起躺在那裏休息着，當他們的呼吸稍爲平復時，她伸去到身下去摸了一把，忽然尖叫着道：「噢！我們把地席弄得髒髒，明天女僕人見到要笑死了！」

司馬洛當時苦笑起來：「女僕人會知道這是甚麼嗎？」

「當然。」露意絲說：「她們都是有經驗的人！」

「既然是有經驗的人，就不會笑，而是祇會羨慕！」司馬洛說：「你知道，弄得這麼髒，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露意絲忽然哈哈地發笑，笑到在地上滾滾去，後來，她又滾回司馬洛的身邊，用手肘碰他道：「你現在走吧，司馬洛，明天再來找我！」

「時間還早吧！」司馬洛說着，伸手抱住她，給她輕輕的愛撫，從輕輕的而漸漸熱烈，他的手兒起了一陣顫抖通過她的身體。

但是露意絲堅決地把他手推開：「司馬洛，不要這樣，明天再來吧，明天下午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和你談。」

「跟我談？」司馬洛覺得很奇怪。「是的。」露意絲說：「你說，你會來嗎？」

「好吧！」司馬洛答應了，她的身體是一具美妙的身體，他捨不得它，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歡娛，直至熟悉了她的每一種反應。

「那麼你現在走吧！」露意絲又輕輕推他：「我祇得把席弄乾淨！」

司馬洛祇好起來，離開了那裏。有成績，司馬洛就開路下海邊的沙灘去與飛機會合，但是現在，計劃的這一部份是「經不能實現了。司馬洛倒希望他們是坐船來的，那麼他還可以坐船離開，但如果坐船來，在沙灘登陸而步行到這山脊上來，很可能需要三天時間，而且，洛特力來時也不是乘船來的，他得照足洛特力來時的方式來這裏才行。

司馬洛循着那條已經開闢了的路小心地前進着，汗已把全身濕得有如剛剛從水裏出來似的，他再從帆布袋裏取出一顆鹽片嚼下去，因爲失汗這樣多，如果不補充一下體內的鹽份，他是很快就會感到乏力難支的。而雖然一面走一面在思索着，他還是提高着警惕，以防發生肘腋的。

走着，他發覺那條路是斜斜地向上通去的，照這樣下去，那人是要上山去而不是到下面的平地去，那光禿禿的一座黑山，上面究竟有什麼去處呢？他小心地繼續前進着，那條林中的路雖然不是別人替他開闢的，他還是久久追不上開路的人，證明那人的確是已經離開了很久的，而天已漸漸黑下來了，熱帶的深夜來臨得較遲，但天還是難免會黑的，而走着走着，司馬洛已看不見陽光從葉縫透下，偶然通過葉縫望到一點天空，也是金紅色的天空，這天色表示黑夜已快降臨了，金紅色表示明天的天氣又是極好，但那是明天的事了。目前，司馬洛在林中認路已經很不容易，外面雖然還有光，但在密林之中，黑夜已經降臨，如果他不在光線完全消失之前追上那人，他很可能就永遠追不上了，因此他不再留氣，而加快脚步

露意絲並不在那裏面，但裏面的破毀情形使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飛機的操縱盤已經完全毀爛了，特別是無線電，更加成爲了一堆扭曲的廢鐵和斷了的電線。這毀爛是和飛機無關的，因爲飛機之後，露意絲仍用無線電和司馬洛通過話，證明無線電在那時是仍然完好的！但後來，就有人到來，用硬物把飛機的操縱儀器及無線電毀了。

第二天下午，他再去的時候，露意絲已經換上了一件白色的菲律賓式長袍，美麗而端莊。她招待司馬洛在花園裏喝下午茶，而喝着茶的時候，她告訴了司馬洛一個奇怪的故事。

她想司馬洛替她找尋她的父親，她的父親洛特力是本地一位有數的大富翁，洛力特今年已經五十二歲，對女人並沒有興趣。最大的愛好祇是探險，全世界許多蠻荒的地方他都去過了，包括非洲的森林、阿爾卑斯山、喜馬拉雅山等。最近，他的興趣却轉移到他的本國來，他認爲，菲律賓寶島是由七千多座大小島嶼組成的，而這些大小島嶼上有着數不盡的火山，大、小、死、活的都有。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冒險場地。於是他就開始研究，房裏堆滿了大堆的地圖及參考書籍，研究有關這些島嶼的一切，後來，他終於選定了這座小島，便由露意絲駕駛飛機，把他空投下去，就像這一次一樣。之後，露意絲便駕着飛機離去了。等一星期後再來接他。洛特力是帶了足夠一星期用的食物的，而且在這種熱帶森林裏，食物遍地皆是，實在不愁餓死。而洛特力又是個很富經驗的探險家，所以露意絲一點也不擔心。

一星期之後，在約定的時間，露意絲又駕飛機到小島的沙灘上降落下來，等待她的父親，因爲他們約定在這裏會合。洛特力會步行下來。

但是他却沒有來，而露意絲用無線電和他聯絡，也得不到回音。露意絲相信已經絕望了的時候，便不再等了，回到馬尼

向前衝。

忽然，樹林沒有了，他跳在岩巖的岩石上，他已經出了樹林，而到了那座黑山的山脚，這座黑山其實是深灰色的，由一大片深灰色的火成岩構成，這岩便是黑色的了，這山以前很可能是一座火山，由於這山一直上到山頂全是火成岩，沒有泥土，所以也光禿禿的，完全沒有植物了，祇是有些滲水的地方長着深綠而濕滑的苔蘚，司馬洛看到現在已變成了淺紫，太陽早已沉在遠遠的海平綫後面了。

那個兇手呢？他到什麼地方？為什麼他跑到這光禿禿的山頂上來，現在他再沒有可以跟蹤的痕跡留下來了，又沒有了光綫，司馬洛怎樣找他呢？司馬洛四面望望那參差起伏的火成岩，一陣悚然，感覺自背脊骨的末端湧上來，他很可能永遠無法離開這裏了，如果是沙漠，他還會渴死，餓死，一死樂得乾淨！但在這裏食物豐富，水源充足，他不會餓死也不會渴死，而會一直活着受罪。

不，這裏一定有讓他離開的交通工具！剛才那人就用很現代化的火箭槍把飛機射了下來，祇要找到那人，他就可以離開，而且一定更有意外的收穫。

怎樣找那人呢？司馬洛的肚子在抗議，於是他就從帆布袋裏取出乾糧來果腹，身邊就有一株不知名的小果樹，結着鮮紅的櫻桃狀果子。他就摘了一顆放進咀裏，酸一點，但是很多汁，吃飽了之後他可以用這個解渴。於是司馬洛狼吞虎咽起來，先把肚皮的需要解決了再算，吃飽了，再吃了十幾

顆那種不知名的果子，他便站起來，忽然皺起眉頭。

那上面，大約再上去五六百呎的地方，不是有火光嗎？他忙從帆布袋裏摸出望遠鏡，校好了焦點，向那邊望過去。

對了，那兇手正在山坡上生起了一堆火，正煮食，他從望遠鏡裏可以看到那火是從幾塊砌成的一堆石塊之間冒出來，而石塊上面放着一隻鍋，鍋中有蒸汽生出，向火的那人被一塊大石遮住了，看不見。司馬洛的血脈奔騰起來了，他小心地把帆布袋從身上解了，在地上放下，以免拖累他的動作，然後便伏在地上，小心地向上去，而夾福槍仍掛在肩上。

不管這人是誰，總之他必須從這人口中探出真相來。司馬洛慢慢地爬動着，他無法快速的前進，因為他要極力避免發出聲音，尤其是避免他的槍與地上的岩石碰觸而發出聲音。

距離漸漸接近了，他可以看到那人正捧着一隻碗，在喝一碗熱的東西，趁着火光，看不到那人的面貌，但是輪廓陰影則是很清楚的，他可以看出那是一個身形非常高大粗壯的人，如果是菲律賓人，那麼這種身形在菲律賓人之中也是少見的，司馬洛在距離這人一百碼之外停下來，取出望遠鏡，向那人望過去，這一次可以看出清楚那人的面貌了，果然是一個菲律賓人，咀唇肥而厚，鼻樑粗大，而滿身都是強壯有力的肌肉，司馬洛又再奇怪，他跑到這高山上來幹甚麼呢？也許他並不是住在這島上的，所以要找一個空曠的地方來紮營過

夜嗎？

由於司馬洛是通過望遠鏡望着遠處，所以對近處的事物反而忽略了，他聽見一聲低低的咆哮响在很接近的地方，連忙拿開望遠鏡，就看見了那隻巨大的狼狗，那狼狗頸間有一隻皮的領圈，所以顯然是人養的狗而不是野狗了，他正站在不到十呎之外的一塊大石上，露出尖利的牙齒，作勢要撲下來，司馬洛知道這狗一定是那人養的，但這狗要襲擊他了，所以沒有辦法，唯一的祇好提起手中的槍。

那大狼狗躍離了大石而向他撲下來了，司馬洛連忙滾開，而且扳動槍機，轟然一聲，子彈的撞力使狼狗的身體在空中打了一個滾，跌開了！落在地上，子彈顯然並未擊中要害，所以那狼狗並沒有死去，祇是掙扎着爬起來，嗚咽着逃進了黑暗中。

槍聲在山野間迴响着，毫無疑問，那正在向火的人是一定聽見了，司馬洛連忙扭頭望過去，已經看不見火光，因為那火已經給那人弄熄了，那人一聽見槍聲便機警地把火弄熄，而下一步，他會過來找司馬洛的。

司馬洛在地上滾了兩滾，滾到一塊大石的旁邊，用背緊緊挨着大石，而執着手槍，等着。他並沒有移動位置，祇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是以靜制動好一些，如果那人接近，多少總有一點聲音的，司馬洛等着。

遠遠，那隻狼狗在痛苦地叫着，那叫聲使人毛髮悚然。接着，一塊比拳頭還大的石頭就越過大

石而落下來了，剛好擊中了司馬洛的頭，司馬洛眼前金星亂晃，差點暈過去，一時之間，甚麼都看不見，不過他的腦筋仍然可以動。他知道這下一步，那人就會撲下來了。因此，他等了兩秒鐘，便提起槍，盲目地向上升擊，一次又一次地扳動槍機，直至槍中的子彈都射完了。

眼前仍是一片虛弱的青黑，但他聽見有人慘叫一聲，接着，一件沉重的金屬物體鏗然一聲跌在石上，有一件軟軟的東西也倒下來了，司馬洛勉強集中精神，視力終於回復了。

那個高大粗壯的菲律賓人就躺在前面的地上，身上至少中了四顆子彈，已經馬上死去了，司馬洛很可惜他死去，因為死了的人是不能回答問題的，他忙走過去摸摸那人的身上，甚麼都沒有。

那人祇是一件上衣，一條短褲，連內衣褲都沒有，那人攜來的武器祇是一把開路用的大刀，就是剛才跌在地上的那件金屬物體了。

那隻大狼狗又在遠處哭叫起來，司馬洛站起身，向那人生火的地方跑過去，在那堆火灰旁邊，他還找到了一些那人的遺物。

這些遺物就是一把長槍，和一隻可以掛在肩上的布袋，布袋中盛着食物，其中包括一罐咖啡，剛才那人在喝着的時候就是咖啡，至於那把長槍，則不是普通的長槍，而是正如露露絲所說，是一把火箭槍，可以發射火箭的，事實上這種槍連司馬洛以前也不會見過，因為普通的軍械廠通常不會有出產，而事實上普通人也不會用

得着它，現在，拿着這火箭槍，司馬洛發覺它是以輕金屬製成的，設計簡單而巧妙，毫無疑問是由一位或者多位科學修養高的人製造出來的，而這個製造者當然不會就是那個剛剛死去的人。

那麼，這人怎會有一把火箭槍呢？在這荒島上怎麼用得着它呢？答案是，很明顯的，這人祇是奉命在這裏看守着甚麼而已，奉誰的命令，看守甚麼？司馬洛很可惜那人不能活着回答他。

總之，這一定是和露露絲的父親洛特力的失蹤有關的，洛特力一定研究出這島上有些古怪，便到這裏來探探，他可能已給捉了起來，更可能是已經給殺掉了。既然那人能毫無留情地殺死露露絲，那麼洛特力生存下去的機會也不會太高了。

總之，這幾天司馬洛和露露絲乘飛機到這島的上空來觀察，令這裏的人很不舒服，於是派了這人拿着火箭槍在防備着，很可能他們是並不準備對付這飛機的，但司馬洛跳傘之後，飛機飛到山的那邊，却發現了這個負責看守的人，於是這人就不得不發射火箭，把飛機打下來了，而由於司馬洛是在山前這邊跳傘的，那人看不到，以為飛機上只有露露絲一人，於是就把負傷的她殺掉，一了百了。

那麼，這島上還有一些甚麼秘密呢？露露絲着些甚麼人呢，既然暫時不能離開，司馬洛當然要趁機會把這些謎都解開了，第一步，他要先找到這人的住處。

那狼狗的哭聲又傳過來，刺激着他的毛孔，給他一陣悚然之感，對了，那狗

！人已死了，不能說出他是來自甚麼地方的，但那狗却可以幫忙，那隻狗一定懂得回家之路的，司馬洛小心地把火箭槍放回了原處，便向屍體的方向走回去。

那隻負傷的大狼狗已經到了那人的身邊，伏在那裏，悲哀地哭着，也不知道，是向主人求救或是為主人的死而悲哀，看見司馬洛過來，牠便懷着敵意和恐懼，慢慢地退後。

司馬洛拔出槍來，向這狗瞄準，扳了兩次槍機，他瞄準的祇是這狗腳邊的岩石，那大狼狗已經吃過他的苦頭，知道這是一個自己不能力敵的人，便恐懼地一連串狂吠，連忙回身逃走。

司馬洛微笑，現在，這狗一定要逃回家去了，他祇要在後面跟着就行。那大狼狗果然是一直向山上逃去，而司馬洛追在後面，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人當然是追不上狗的，但那大狼狗現在已經負了傷，不能快跑，祇是一跛一跛的，所以司馬洛跟得不太吃力。

漸漸，他們上到了半山腰，那隻狗忽然在前面一叢大石之間隱沒了。司馬洛追到，已找不到牠的踪跡，他站在那裏發愣，這裏有着許多重以噸計的大石，亂堆在一起，其中的縫隙是頗不少的，那狗到底躲進了那一條縫隙中去呢？

司馬洛小心地就走這面前的一條縫隙去，那縫隙是很狹窄的，僅能容許一個人通過，裏面一片漆黑，司馬洛小心地前進，轉了兩個彎，便連外面的天空也不見了。

接着脚下的石頭忽然沉下去，司馬洛

吃了一驚，連忙伸出手去，向兩旁扳扶，然而那些火成岩的表面雖然是粗糙的，却沒有甚麼明顯突出的地方可以扳手，因此司馬洛還是跟着沉下去，他向下跌了約十呎，便跌到另一處岩石的表面上，那個表面是傾斜的，周圍仍然是一片黑暗，而他就不由自主地沿着這斜坡滾下去，槍早已在下跌之時失去了，而他一直無法找到可以扳扶的地方，接着身下忽然空了，他便直跌下去，心裏的慌張真是難於形容，因為看來，這一跌是非死不可的了。

在下跌之中，他勉強張開眼睛，發覺自己已跌進了一個巨大的山洞裏面，起碼像一座教堂那麼高和大，接着他便跌進了清涼的水中，一直沉下去，沉下去，那水很深，他沉了好一段都沒有到底，後來，下落的衝力已經停止了，他便開始上升，而此時肺中的氧氣已經用完了，他祇有強忍着呼吸，不讓水侵入他的肺，一面希望快點浮出水面，他就這樣上升，越升越快，最後破開水面而出去了，整個人也幾乎飛離了水中，他再跌下去，沉低一點，再冒出水面，才有機會看到自己跌進了的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當然，他跌進了的是一座湖，一座地底湖，清涼明澈的湖水正在緩緩地流動着的，在這湖的上面就是那座巨大的山洞，原來這座黑山是中空的，他就是不知如何，跌進了山的肚子裏來了。一座中空的，這並不稀奇，死火山就多數是這樣的，火山活着時，裏面充滿了氣泡，火山死後，這些氣泡就造成了空的地方，據說，有些火山裏還有路通到地心，不過這却沒

有人有勇氣去加以證實了。

總之，司馬洛現在就是跌進了這樣一個地方，幸而下面是一座湖，如果是堅硬的岩石地，那他一定已經跌死了。是這水救了他。

這時已經是黑夜，在外面空曠的地方也是漆黑的，這山洞裏面更應該是伸手不見五指的了，但事實並不如此，而且，司馬洛的視線相當清晰，但是，他又肯定那不是日光或者燈光，他奇怪地再看清楚，才看出那是磷光，是從洞壁的岩石上透出來的，顯然這些岩石有着豐富的磷質，所以能自己發光。

司馬洛驚魂甫定，便向湖邊游去，在湖邊的岩石上登岸，這湖邊還有相當寬闊的空地，都是由磷响的火成岩構成的，上了岸，司馬洛首先就是解下了肩上掛着的那把長槍，因為這槍局限着他的動作，使他轉動不靈，但在水中的時候他又捨不得加以丟棄，至於手槍，他則是已在跌下時丟掉了的。

然後他才抬頭望望上面，奇怪他是怎樣跌下來的，他看見那洞頂離開這下面至少六十呎，而全部都是磷光閃閃，很難看清楚它的構造。不過他可以猜到的，那上面一定有一個轉折的洞的，他不慎跌進那洞裏，轉折地滾了一段，最後便跌倒這下面來，而照他現在所見，這裏是無法扳上洞頂去的，這真是禍不單行了，給孤零零地拋棄在這島上已經是夠麻煩的了，現在却還要被困在這下面。

接着他聽見那狗的嗚嗚哭聲從上面傳來，不久又遠去而消逝了，這狗究竟是有

意引他進入這個陷阱，抑或他祇是逃進石叢中去躲避，而司馬洛自己不慎掉下來的呢？司馬洛無法肯定，但總之，他要脫身出去的話，就必須另行找路了，他望向左邊，那邊轉彎的後面又是甚麼去處呢？

要知道那邊有些甚麼，當然最好就是走過去看看了。於是司馬洛拿起那把長槍，沿着那崎嶇的山石地而行，轉了彎，那後面的山洞是比較窄和矮的，一直低下去，低到僅可容一個人通過那麼高，而地底湖到了這裏也變成了一條狹窄的溪了。由於面積窄了，水當然也流得急了一些，不過兩旁有路可以行。司馬洛慢慢地走進這狹窄的部份，再轉了一個彎，前面便又豁然開朗。司馬洛的下巴忽然垂下來了，下巴驚愕地張大着。

前面是更大的更高的山洞，高大到使人難以想像，比一座飛機庫更大，這使司馬洛知道，那座黑山裏面原來是全部中空的。而在這裏，地面平坦，平地的中間，小溪經過的地方是一座宮殿！

山洞裏面一座宮殿！這是童話嗎？抑或他其實並非跌進水中，而是跌壞了腦筋，現在看到的祇是幻象？司馬洛緊捏一下手中的槍。槍是結結實實的實物，絕對不是幻象！這是真的，一座宮殿！至少，這是一座宮殿式的建築物，和十八世紀的西方宮殿一樣。光線仍然是來自洞壁的磷質。是甚麼人住在這樣古怪的一個地方呢？司馬洛忽然感到一陣毛髮悚然。他不是要找到那個用火箭槍的人的住處嗎？這裏就是了！

接着他又聽到那狗的哀號聲，那聲音是使人毛髮悚然的。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又抬頭向上望去。但不，那哀號的聲音不會是來自頭上的，這裏的洞頂太高了，而且這裏也已經不是剛才那座山洞。那哀號聲是來自宮殿的側面的！奇怪，那狗怎會又到了這下面來呢？也許另外有路下來的！對了，那大狼狗果然是要逃回家去的，牠且沒有走錯路，祇不過那條路的中途有洞，司馬洛自己走錯了，便掉下來吧了。

一時，司馬洛不知道應該逃走好，抑或是過去看看究竟的好。無疑地，這裏的人是並非善類的，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把飛機射下來了。然而，逃走的話，他又怎能逃到那裏去呢？他又不認得路！

跟着那隻大狼狗從屋後轉出來了，一跛一跛的慢慢行來，而看見了司馬洛，牠便敵意地吠叫起來，吠聲在這局限的山洞中迴響着，顯得十分奇詭。司馬洛連忙退後，摸回他出來的洞口裏，小心地等着，因為狗吠聲是一定會把人引出來的。

果然，一個菲律賓人出來了，走到大狼狗的旁邊，蹲下來，撫着他，咀唇間喃喃着不知說些甚麼，而大狼狗用頭在他身上揩擦，喉嚨間吱吱地發着焦急的聲音，好像要向他提示或報告一些甚麼。司馬洛小心地拿着長槍，準備應變，但那人一直沒有向他望過來。

這時，司馬洛就察覺到那人是有點不對的了。那是一個菲律賓人，年青而強壯，也許因為很少接觸陽光的關係，皮膚是比普通菲律賓人蒼白一些的。但他的動作却是慢而生硬的，就像一個年老而患了風濕的古代宮殿不同的，祇是這裏的燈光是用電燈的。

接着有腳步聲沿着走廊走來了，司馬洛連忙躲到一條柱後，挨緊在那陰影裏，等着。一個人走過來，司馬洛又感到一陣毛髮悚然。

這人不但是瞎子，而且也是沒有眼睛的。並不是說他的眼球已失去了之類，而是應該有眼睛的地方，祇是一塊空白的皮膚，毛下面就是空白的皮膚，沒有睫毛！如果這人是有眼睛的話，那他的眼睛一定是給包在一塊皮下面了，要把皮割開，他才能重見天日，司馬洛不相信這世界上有這種天生的瞎子。不錯，有人生下來時眼球失明而成為瞎子，但從來不會有人生下來眼皮未開的，即使有這情形，也會由醫生在接生時為他割開了。

因此，祇有一個答案，就是，這眼皮是後來動手術縫合的！是怎樣一個魔鬼，會替別人動這種手術呢？這正是司馬洛感到毛髮悚然的地方和原因。

由於那隻大狼狗表示敵意，所以那人也斷定司馬洛是敵人了。他也聽見司馬洛的腳步聲到了他前面的，於是忽然上前一步，揮拳向司馬洛擊過來。

司馬洛輕輕地閃過了，而那人一擊不中，便再接再厲，另一隻拳頭又揮過來，然後又是另一隻拳頭像雨點一般向司馬洛身上落下來。言語不通，這人的確是無可理喻的，而且因為言語不通，這人也不能回答他的問題。司馬洛斷定他是沒有用處的了，於是用手槍輕輕地開這人的拳頭，使他失去平衡，另一隻手的拳掌便併直成錐形，向那人劈過去，準確地劈中了頸後。司馬洛的氣力是足以使那人頸骨折斷而死的，但現在他並打算開殺戒，所以祇是用了恰到好處的氣力，使那人暈了過去，但是沒有受甚麼傷害。

隨着，司馬洛便向那座宮殿走近。這開眼的人，因此仍有這個下意識的動作。他喃喃地：「你是從外面來的？」

「是的。」司馬洛說：「如果你不介意，我有些問題要問你！」

那人惶恐地做了一個四面張望的動作：「你怎麼進來的？」

「有人擊落了我的飛機。」司馬洛說：「我在那山上爬着爬着時就忽然掉下來了，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你——沒有碰到貝加？」那人問。

「貝加！」司馬洛記得剛才被他擊暈了的那個菲律賓人叫的就是這個名字。顯然那狗的主人就是貝加：「貝加不是老帶着一隻狼狗的人？」

「對了，對了，就是他！」那人焦急地說：「如果你找到他，我會把你殺掉的！貝加最喜歡殺人！」他恐怖地抖一抖。

「那真抱歉不能讓他過癮一下了。」司馬洛說：「因為我已經殺了他！」

「你——殺了他？」那人的臉上露出一種奇怪的表情，似乎想笑，但是又不敢笑出來。

「是的。」司馬洛說：「我殺了他！我不是想這樣做的，但他想殺我！我不能不自衛！」

說着時那人忽然把一隻手指放在咀唇前面，發出特殊的聲音：「不要做聲，有人來了！」他的聽覺顯然比司馬洛靈敏，因為司馬洛沒有聽見有什麼人來，但司馬洛也垂巧地躲在一邊了。過了一分鐘，果然有一個人走進來了。這是一個肥胖的菲律賓中年婦人，皮膚也是因為久欠陽光而蒼白的，而眼睛也是沒有縫。因此，司馬

濕病的老人。還有他的眼睛也很不對，就像老是閉着眼睛似的。

他蹲在那裏，撫慰着那大狼狗。後來摸到了狼狗身上的血，吃了一驚，站起來，把手湊到鼻子下面去嗅嗅，便大聲驚叫起來，似乎是在叫喊一個名字，而用的是菲律賓土語。

司馬洛站起來，讓自己現身，手中的長槍小心地指着這個人，一面柔聲地命令：「好了，不要動，也不要做聲！」他用的英語，這是在菲律賓很流行的一種言語，除非是鄉下人，不然的話，都應該聽得懂的。

然而這人却聽不懂，顯然他祇是一個知識水準有限的人了。不過他倒也聽得出有人在說話，於是向司馬洛這邊轉過來，用菲律賓語叫着問了一句甚麼。

司馬洛改用西班牙語把那句話再講一次，因為在菲律賓，這也是另一種通用的言語，但那人還是聽不懂，他也用他那一套菲律賓話再問了一句，司馬洛雖然聽不懂，但知道他在問他是甚麼人，不過無法作答而已。

那隻狗敵意地吠叫起來。

那人惶恐地側着頭，用耳朵朝着司馬洛。司馬洛看着他這奇怪姿態，皺眉，忽然明白了！這人是一個瞎子，看不見甚麼的。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於是司馬洛快步走過去，長槍仍一面指着前面。那隻大狼狗已嘗過他的厲害，連忙退開了，到了那菲律賓人面前四五呎，司馬洛忽然愣住了，感到一髮毛骨悚然。說這人是瞎子，那是太過輕描淡寫了。

座宮殿與真正宮殿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門口並沒有兵士衛隊在守衛着，而且中門大開。

司馬洛小心地踏入正門，看見他進入一座豪華得難以形容的餐廳。

裏面最觸目的就是那盞巨型琉璃吊燈，寬度至少有十五呎，由無數的琉璃顆粒構成，燦爛奪目，燈下便是一張木的十餐桌，餐桌周圍擺放着雕刻得很精緻的椅子，有着名貴的織錦椅背及椅座，此外的一切裝飾也都是美奐美輪，極盡豪華之能事的。

總之，這一切向裝飾和擺設都是複雜而精巧的，在現今這個講求簡單的世界，已是難得一見了。整座餐廳並沒有人，衣衫襤褸的司馬洛拿着槍站在這裏，覺得有點窘，就像一個乞兒潛入一富貴人家。

現在怎麼辦呢？就這樣一直走進去嗎？目前雖然不會遇到甚麼人，但很可能再進去就會出現一隊御林軍把他包圍的！

一時，司馬洛祇是呆在那裏，不知所措。火筒槍那是一件最現代化的武器，然而跟着，他却進入了一座宮殿，起碼是二百年前的古老地方，而他到這裏來的過程，又活像天方夜談裏的故事！時空的觀念混淆了，真實和幻象也很難分得清。

最後，司馬洛決定還是繼續走進去，看個究竟，因為即使有危險，他也是遲早要面對的。於是，他一直走進去，進入了大廈盡頭處的那度門。

他仍然沒有遭到甚麼危險，門內祇是一條走廊，通向宮殿的後面，而走廊兩邊的牆壁上都掛着古色古香的繪畫。與真正

的古代宮殿不同的，祇是這裏的燈光是用電燈的。

接着有腳步聲沿着走廊走來了，司馬洛連忙躲到一條柱後，挨緊在那陰影裏，等着。一個人走過來，司馬洛又感到一陣毛髮悚然。

來的是一個男人，這一次是一個高而瘦的男人，頭髮是金色的，看來是一個歐洲人。他穿着廚子的白衣服，而手中捧着一盤麵包，使司馬洛悚然的是，這人也是一個一模一樣的瞎子，雙眼的眼皮是沒有縫，也是已經縫合的了。由於他看不見，所以他經過了司馬洛的身邊，繼續向前走。他走起路來步伐熟練而有把握，就像一個開眼睛的人一樣；他一定已經在宮中住了很久，所以對於地形都很熟了。

司馬洛悄悄地跟在他的後面，由於走廊是鋪着厚厚的地毯的，所以他的腳步沒有聲音。但盲人的聽覺是特別靈敏的，不論是先天的盲人抑或是後天的盲人，由於需要，他們的耳朵的應用機會增加了，所以就特別靈敏。好幾次，那人都停下來，聽見有人跟着，但他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也停下來，不做聲也不動，那人沒奈何，祇好繼續走。

他終於走到了一間寬大的伙食房。那裏的一般擺設也都是古典風味的，祇有角落裏那一座白色的冰箱則是現代化的用品。這冰箱大概是用以儲存肉類的。那廚子打扮的人走到一隻木櫃的前面，把那一打盤麵包放進去，又小心地關好了櫃門。司馬洛知道這擺設是爲了使麵包能保持新鮮，如果放在通風的地方，麵包很快就會

變或乾硬了。而在櫃子一開一關之間，司馬洛看到原來櫃裏已經有着很多麵包。這證明了一件事，這裏有很多人吃東西的。那些呢？也許現在不在這裏，但是可以確定的，他們不久就會回來了，不然廚子不會趕製麵包。

那廚子放好了麵包，便轉身要離開。他面前的路上已經多了一張椅子，是司馬洛悄悄地搬過來放在那裏的。由於他來時並沒有這張椅子在着的，所以現在離開，他也沒有防備，於是便與椅子相撞，「嘩」一聲，他差點和椅子一起仆倒。他連忙扶好椅子，狼狽地咒罵起來，一面四面轉動着頭，好像看到底有誰在這裏搗蛋似的。

司馬洛要聽的就是那兩句咒罵。這人罵的是法文，顯然這人是一個法國人。司馬洛的法語是並不差的，因此，即是說，他已經找到了一個可以和他交談的人了。

於是，那人忽然覺得有一隻冰冷的槍咀抵住他的前額，司馬洛柔聲地用法語說道：「知道這是甚麼嗎，朋友？這是一隻槍咀，我祇要一扳機，就可以轟掉你的腦袋！」

洛雖然站在她的旁邊，但因為他沒有做聲，所以她也不知道。她正拿着一大疊呢好了的枱布進來。她打開另一隻木櫃，把枱布放進了櫃內，便出去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把槍垂下來。

那廚子轉向他，問道：「你怎會到這島上來的？你來幹什麼？」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雖然這是一個瞎眼的人，但這並不表示他就能信任他的。所以司馬洛說：「我看還是先讓我問你一些問題吧，朋友！這裏的人全都是沒有眼睛的嗎？」

「不，不。」那人說：「祇是奴隸才沒有眼睛。我們根本都是正常人，但來了這裏之後眼皮就給縫上了！」

「奴隸？」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他：「那麼你們這位殘忍的主人是誰？」

「他就是這裏的王！」那人說。

「王？他叫什麼名字？」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我們是稱呼他為陛下的！」

「他現在就在這裏嗎？」司馬洛問。

那人搖搖頭：「不，他不常在這裏的，現在他就不在，他明天才回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他回來時他就要捉住你，把你殺掉了！他有很多衛隊！」

司馬洛鬆着眼睛不住懷疑自己是正在夢中。他喃喃地說：「對於一個小孩子，這裏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但如果我是國王，我才沒有興趣把宮殿建在這裏！他究竟在這裏幹什麼？」

「他是一個科學家之類。」那人說：「我沒有眼睛，看不見，但我能聽。我知

因為我現在不能睡，我必須趁早找到出路，逃進這裏！」

「如果你逃出了。」霍斯塔興奮地說：「你會回來嗎？你會帶人回來把這座廢宮搗毀，抓住那個魔王嗎？」

「這是當然的事了。」司馬洛說：「而且到時我一定會把你救出去，替你把眼皮割開，重見大日！」

霍斯塔搓着自己的手掌，憤憤地嘆口氣：「如果真能這樣，那麼我願做一輩子做你的奴隸了！」

司馬洛不禁笑起來：「有這樣一位名廚作我的奴隸，那我一定會吃得胖胖了！好了，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關於這位皇后，如果我向她施一點壓力，例如用槍指着她的頭之類，你以為她會告訴我出去的路是怎麼走嗎？」

霍斯塔輕輕地搖搖頭：「我不贊成你這樣做！我相信她也根本不知道出去的路，不然她自己也走掉了！她在這裏也是一個囚徒，不同的祇是眼睛閉着吧！皇帝不縫掉她的眼睛不一定就是表示信任她，祇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供給他玩樂的女人，如果是瞎眼的，就大煞風景了，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點頭：「好吧，現在我要出去找尋一下出去的路，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我來過的事，因為我可能找不到路離開這裏，而皇帝回來時我還在這裏，那麼我想他知我仍是在這裏的！」

道他正在這裏進行着一件很大的陰謀！因為許多時候，我聽見奇怪的機器聲音！」

「哦！是怎樣機器？」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搖搖頭：「我又不是科學家，但是，總之我知道是有點古怪的！」

司馬洛皺着眉頭想了一想，才道：「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把這裏作為他的科學研究場所之類？」

「應該是這樣的，不然他也不用把我們的眼睛封掉！」那個廚子說：「他一定不想我們看到他究竟在弄些甚麼勾當！」

「你叫甚麼名字？」司馬洛問。

「霍斯塔。」那人自負地微笑：「認得這名字嗎？」

「有點熟。」司馬洛說：「我聽過的，霍斯塔是巴黎一位名廚，他以前是在「美心」主理廚房的！」

霍斯塔忽然用兩手執住司馬洛的手，激動而欣慰地微笑。眼皮下的眼球動着，司馬洛猜他一定是正在流淚，不過眼淚沒有流出來，大概流回喉嚨中去了。

他以微帶嗚咽的聲音說：「你面前的就是他，能夠會到一個認得我的人，那真是一件好事！」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他一遍。他不知道真正的霍斯塔是甚麼樣子的，不過，這人似乎沒有理由冒認。他奇怪地問道：「霍斯塔，你又怎會到了這裏來的呢？」

霍斯塔緊握拳頭：「那個混帳東西！他很會享受！他答應了我優厚的薪金，跟我簽了一張三年合同，把我帶到菲律賓來，然後帶到這裏，忽然有一天，我睡覺

以再回來找我，宮裏地方這麼大，我很容易找到一個地方給你躲起來，你可以在這裏一直躲到安全的時候為止！」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但剛才還有一个人知道我在這裏的，我進來之前碰到一個菲律賓人，很高大的，我已經把他擊昏了！我相信他醒來之後會說話的！」

「哦，那一定是尼姆。」霍斯塔道：「別擔心他，我祇要給他一些好吃的東西，再跟他談談，他就會守住秘密的了。」

「謝謝你。」司馬洛道謝：「你對我的幫忙可真大！總之，不論找不到路出去，我都會告訴你一學的！現在我去了！再見！」

「再見！」霍斯塔惜別地和他握手。於是司馬洛離開了廚房，循着原路，走出了宮外。

好奇心使他很想留在這裏，遍遊這座廢宮，看看這個自稱為王的科學家究竟是怎麼來的，但是那要等慢一步了，現在無論如何，他得先找到逃出去之路！

出了宮外，他看見那個叫尼姆的菲律賓人仍然躺在地上，而那隻大狼狗則守在尼姆的身邊，閉着眼睛，似乎傷勢已使他不能再支持了。司馬洛四面望望。

他掉下來的那一部份山洞，一路都是沒有其他洞口的，但到了這個主洞的部份就不同了。他看見洞脚的地方開着無數的洞口，密如蜂巢，這些洞都是天然生成的，可能通到任何地方去，那一條通上山去的路，一定就是從這其中一個洞口進入的

醒來時已經變成了瞎子，這之後我就成爲他的奴隸了！」

「唔。」司馬洛點頭：「他不想你看見他在這裏幹甚麼，也不想你逃走。」

「對了。」霍斯塔又握著司馬洛的手：「聽着，朋友！你必須離開這裏！不然，當他捉到你時，他即使不殺掉你，也會像對待我們一樣對你的，雖然我不認識你，但你認得我，這使我們成爲朋友了！我不想我的朋友也受到這麼悲慘的對待！」

「你知道有甚麼路，可以離開這裏的嗎？」司馬洛問。

霍斯塔搖頭，臉上露着痛苦的表情：「不，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即使我看不見，我也會嘗試逃走的！但，你進來的這條路不能走嗎？」

「我是掉下來的！」司馬洛說着就把他掉下來的經過告訴了霍斯塔，又說：「那隻狗，牠忽然又在這下面出現，所以證明這裏是有路出去的。」

「不錯。」霍斯塔點點頭：「小心點找找，你很可能找得到。毫無疑問，這裏是有路通上去的，貝加就常常對我們形容外面山頂上的風景，使我們羨慕！他這個人有虐待狂的。」

「唔。」司馬洛摸着自己的下頷：「你說是皇帝明天才回來，那麼我是還有一點時間的，出路可以遲一些再去，我要你先告訴我一些關於這裏的情形。這裏一共有多少人？」

「現在有十二三個吧。」霍斯塔說。

「都是瞎的？」司馬洛問。

「除了皇后之外。」霍斯塔說。

但究竟是那一個洞口呢？如果要探通這些洞口，恐怕兩星期的時間也辦不到！但姑且碰運氣吧！讓他隨便找一個洞口，進去探探！

於是司馬洛進入了最接近他的那個洞口。進去了十呎左右，他就知道希望是很微了，因為那裏面還是四通八達的，就像一座八陣圖一樣。如果不是熟路的人，根本就寸步難行。如果他繼續去闖，不但找不到出路，連再回到這裏面來也不行！

司馬洛再試觀察地下，找尋血跡。那隻狗一定是通過其中一個洞下來的，很可能他會留下一些血跡，甚至可能有一條血路。但是很可惜，他找不到，而再深入一點，洞中就是漆黑了的，那裏面的牆壁冷有磷光，司馬洛手上又沒有電筒。一時，司馬洛想到回宮中去問霍斯塔借一隻電筒，接着又不禁失笑。霍斯塔反正是看不見的了，他怎會有電筒呢？

司馬洛退出了那個洞口，再望望其他的洞，找尋一個地面比較平坦的洞口。因為如果地面平坦而沒有突出的石子擋路，那通常表示那裏是經常有人行走的。

但是，這樣一找，司馬洛却找出了四個洞口來，四個都是明顯地有着經常踐踏的痕跡的。他踏進了其中一個，就發現原來四個洞都是相通的，裏面是另一個較大的山洞，而山洞的盡頭給一度巨大的鋼門擋着，那度鋼門和銀行的庫門一樣，有着號碼鎖及一個如汽車駕駛盤一般的開門鍵，如果不懂得開門的號碼，那真是休想進入門裏。這度門裏鎖着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呢？會不會是通到上面去的路，就是

「皇后？」司馬洛奇怪地問。

「她其實也是另一種奴隸。」霍斯塔不屑地微笑：「她雖然閉着眼睛，却不能離開這裏的，祇能老是在這裏等着她的王回來，用她作發洩的工具！」

「也許我該找她談談！」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霍斯塔道：「她從來不跟我說話，所以我對她的爲人知道得不多！我不能肯定她是不是可以信任你的！」

「那麼讓我先小心地觀察一下好了。」司馬洛頓了一頓，又問：「聽過一個叫洛特力的名字嗎？」

霍斯塔皺着眉頭想了一會，搖搖頭來：「這裏沒有一個叫洛特力的人！」

「我是來找他的。」司馬洛解釋：「他一定也和我一樣闖了進來這裏。是大約一個月前的事。你有聽到過他被捉住的消息嗎？」

霍斯塔搖頭：「沒有，我相信我一定不及你那麼幸運，他一定碰着了貝加。貝加當然不會那麼輕易地就放過他的！」

司馬洛沉默下來。因為霍斯塔說得很對，洛特力很可能就是這樣死掉了的。而且，現在洛特力的事已變得重要了，因爲露露絲也已死掉，即使他探得了洛特力的下落，也不知道向誰報告好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爲自己打算一下。

「我不能幫助你逃走的。」司馬洛說。

霍斯塔抱歉地說：「但此外有甚麼我可以幫忙你的嗎？」

「我現在很疲倦，想睡覺。」司馬洛說：「但這一點你却幫不了我甚麼忙的

在這度門裏面，司馬洛貼耳在門上聽聽，甚麼聲音都沒有。

但，上山去的路決不是要通過這門的，因爲那大狼狗能夠下來，而那大狼狗決不會懂得打開這度庫門。他必須繼續找尋。他退出了這座山洞，又繼續找尋其他的洞口。但是那些山洞的組織太複雜了，而且一進去就是黑暗，沒有電筒照路，簡直是寸步難行，而即使有電筒照路，進去亂闖的結果，也祇會是迷路而已。司馬洛垂頭喪氣地退出來，滿身是汗。

他花在這些洞裏的時間，至少已有三小時了。回頭向宮殿那邊望望，那個尼姆已經不在，顯然他是已經醒來，而且回宮中去了。那隻狼狗則已經伏在地上，死去了。司馬洛走到大狼狗的身邊，把他拖動，一直拖到溪邊，推進溪中。狗屍半浮半沉地隨水漂流。

司馬洛見完這座湖，比前面的那座較小，而湖的盡頭就是另一個洞，水從這個洞流出去，不知流到甚麼地方。狗屍就隨水漂流，終於流進這個洞裏，不見了。司馬洛又回到宮中，在廚房裏找到了霍斯塔。

霍斯塔正在廚房裏切着一批火腿，他雖然看不見，但刀却很快而且很準確。司馬洛拿了一片火腿放進咀裏嚼，霍斯塔就馬上有所感覺而把刀停下來了：「是誰？」他戒備地問。

「是我，霍斯塔。」司馬洛苦笑：「我很可惜，我沒法找到出去的路，所以，請你告訴我暫時能躲在甚麼地方好嗎？」

「未完。」

現在我要出去找尋一下出去的路，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我來過的事，因為我可能找不到路離開這裏，而皇帝回來時我還在這裏，那麼我想他知我仍是在這裏的！」

「我現在不能睡，我必須趁早找到出路，逃進這裏！」

「如果你逃出了。」霍斯塔興奮地說：「你會回來嗎？你會帶人回來把這座廢宮搗毀，抓住那個魔王嗎？」

「這是當然的事了。」司馬洛說：「而且到時我一定會把你救出去，替你把眼皮割開，重見大日！」

霍斯塔搓着自己的手掌，憤憤地嘆口氣：「如果真能這樣，那麼我願做一輩子做你的奴隸了！」

司馬洛不禁笑起來：「有這樣一位名廚作我的奴隸，那我一定會吃得胖胖了！好了，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關於這位皇后，如果我向她施一點壓力，例如用槍指着她的頭之類，你以為她會告訴我出去的路是怎麼走嗎？」

霍斯塔輕輕地搖搖頭：「我不贊成你這樣做！我相信她也根本不知道出去的路，不然她自己也走掉了！她在這裏也是一個囚徒，不同的祇是眼睛閉着吧！皇帝不縫掉她的眼睛不一定就是表示信任她，祇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供給他玩樂的女人，如果是瞎眼的，就大煞風景了，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點頭：「好吧，現在我要出去找尋一下出去的路，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我來過的事，因為我可能找不到路離開這裏，而皇帝回來時我還在這裏，那麼我想他知我仍是在這裏的！」

「我現在不能睡，我必須趁早找到出路，逃進這裏！」

「如果你逃出了。」霍斯塔興奮地說：「你會回來嗎？你會帶人回來把這座廢宮搗毀，抓住那個魔王嗎？」

「這是當然的事了。」司馬洛說：「而且到時我一定會把你救出去，替你把眼皮割開，重見大日！」

霍斯塔搓着自己的手掌，憤憤地嘆口氣：「如果真能這樣，那麼我願做一輩子做你的奴隸了！」

司馬洛不禁笑起來：「有這樣一位名廚作我的奴隸，那我一定會吃得胖胖了！好了，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關於這位皇后，如果我向她施一點壓力，例如用槍指着她的頭之類，你以為她會告訴我出去的路是怎麼走嗎？」

霍斯塔輕輕地搖搖頭：「我不贊成你這樣做！我相信她也根本不知道出去的路，不然她自己也走掉了！她在這裏也是一個囚徒，不同的祇是眼睛閉着吧！皇帝不縫掉她的眼睛不一定就是表示信任她，祇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供給他玩樂的女人，如果是瞎眼的，就大煞風景了，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點頭：「好吧，現在我要出去找尋一下出去的路，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我來過的事，因為我可能找不到路離開這裏，而皇帝回來時我還在這裏，那麼我想他知我仍是在這裏的！」

「我現在不能睡，我必須趁早找到出路，逃進這裏！」

「如果你逃出了。」霍斯塔興奮地說：「你會回來嗎？你會帶人回來把這座廢宮搗毀，抓住那個魔王嗎？」

「這是當然的事了。」司馬洛說：「而且到時我一定會把你救出去，替你把眼皮割開，重見大日！」

霍斯塔搓着自己的手掌，憤憤地嘆口氣：「如果真能這樣，那麼我願做一輩子做你的奴隸了！」

司馬洛不禁笑起來：「有這樣一位名廚作我的奴隸，那我一定會吃得胖胖了！好了，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關於這位皇后，如果我向她施一點壓力，例如用槍指着她的頭之類，你以為她會告訴我出去的路是怎麼走嗎？」

霍斯塔輕輕地搖搖頭：「我不贊成你這樣做！我相信她也根本不知道出去的路，不然她自己也走掉了！她在這裏也是一個囚徒，不同的祇是眼睛閉着吧！皇帝不縫掉她的眼睛不一定就是表示信任她，祇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一個供給他玩樂的女人，如果是瞎眼的，就大煞風景了，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點頭：「好吧，現在我要出去找尋一下出去的路，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那就是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我來過的事，因為我可能找不到路離開這裏，而皇帝回來時我還在這裏，那麼我想他知我仍是在這裏的！」

影俠踪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岳雲龍三人在秘洞中商量如何防範敵人的襲擊，三人佈置就緒之後，便出秘洞，一到谷口便被黑道總盟主、雙鉤劍劍羅仲彥偕同助手六人佈下六合旗門陣圍擾，還有武林九大門派的青城派翁泰峯掌門和師弟、白衣神君秋夏桐和紅衣怪人，他們都是來搶奪毒龍火丹，經過幾方面互拚，岳雲龍破了六合陣將六人殺掉，蒼髮神君突襲也將羅仲彥殺除，便專心等至中秋節夜盤龍星輪出動，果如蒼髮神君所料，他用火丹擊殺毒蟲怪蟒，一如所言……

送火丹受脅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岳雲龍等三人隱身前面的幽谷口，突响起一聲怪嘯，一條人影，恍如鷹隼般，以絕快的速度，直向死谷撲飛下去。

岳雲龍心懸那顆「毒龍火丹」被別人奪去，劍眉倏揚，焦急道：「兩位伯伯，龍兒去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右手如電，急速拉住岳雲龍衣袖，急道：「龍兒，稍為等待一下，盤龍星輪，現在正吐收月華，其兇性暴戾無比，那人只不過徒然犧牲而已，縱然被他先搶去，但我們再向那人搶奪過來也不遲的，我們不必先下手……」

語音未歇，祇見死谷中，暴起一道紅霞似的閃光，那顆停留在空中的「毒龍火丹」，倏然，急速絕倫，猛向那條人影射去——

一聲淒厲的慘叫聲響徹夜空——

那條人影，突然全身着火，由空中急跌下谷底，瞬間，已變成一堆白骨。

岳雲龍等人，看得心中大駭，那顆毒

願棄劍換人

龍火丹雖射中那人身上，但那條人影已全身着火，此種前所未聞的奇異威勢，實使人胆驚心寒。

就在那條人影撲出的當兒，幽谷中人影晃動，已出現了不少武林絕頂高手，顯然他們都要爭先搶奪那顆「毒龍火丹」，但當他們看見那最先撲去的人，奇異慘死谷中之狀，不禁驚駭的衆人不敢冒然撲飛出去——

那顆「毒龍火丹」，焚燒死那人之後，又緩緩的移落下來，停離盤龍星輪血盆大口的四丈高空。

盤龍星輪，全身毫不動彈，那顆怪頭高昂空中，血盆似的大口怒張，那排七隻眼睛，發出慘綠慘綠精光，四處暴閃着。

岳雲龍滿臉緊張之色，微俯下身來，低聲問道：「呼延伯伯，盤龍星輪的毒龍火丹，有如許厲害的奇火，不知要用什麼方法殺牠。」

蒼髮神君呼延慶，細聲嘆道：「盤龍星輪的毒龍火丹，絕毒無比，不啻人畜，

蒼髮神君呼延慶，關切道：「『盤龍星輪』，一旦那顆潛修的內丹，被人取去，定會激起奇兇暴戾之性，威勢兇惡懾人，你千萬不可大意！別人也深知盤龍星輪之厲害，不可輕舉妄動，只有現在下手了，切記，得到後，疾速奔至此處，伯伯便可掩護你。」

倏地——一聲懾人心魂的厲嘯，聲震蒼穹！

一道精光暴閃的白虹，以眩人眼目的快速奔射向那顆「毒龍火丹」。

幽谷四周，突然人影驟閃，響起一陣驚叫道：「青霜劍！青霜劍！閻羅魔者岳雲龍！」

岳雲龍武功已臻玄奧之境，尤其是蓋世的輕功，他右手拿着青霜劍，左手就拿那玉盒，人似龍飛九天，先在那顆「毒龍火丹」周圍，繞了三個圓圈。

盤龍星輪，是隻具有靈性的奇怪物，牠一見岳雲龍手中那柄劍芒吞吐的青霜劍，已知道厲害，血盆似的大口，倏忽噴出一縷尖細的慘綠的烟霧，疾速射向岳雲龍。

但是，那縷慘綠毒烟，一接近岳雲龍青霜劍之時，粉紅色的劍圈，似朵雲狀，迎向那慘綠毒霧，奇異之事情，立刻發生

了。

那縷慘綠色毒烟，却紛紛四散開去，瞬間，化為烏有。

岳雲龍盤繞那顆「毒龍火丹」三圈之後，青霜劍前舉，左手玉盒，也迎向那「毒龍火丹」射去。

盤龍星輪，雙腮怒鼓，呼的一聲勁厲

只要觸後立刻焚火身亡，十五年來，我日夜籌思破它之法，雖然耗盡心血，亦想不出良策……」

賽孔明諸葛妙機聽得心中不禁立時一震，焦急的問道：「呼延老弟，難道你還沒想出制服牠之辦法，就要叫龍兒前去送死……」

蒼髮神君呼延慶，忽然臉現笑容，低聲道：「諸葛兄，你急什麼，話還沒講完便插口，我怎能講下去。」

蒼髮神君略一停頓，聲音變得更低，道：「今夜要得這顆『毒龍火丹』，如以自已十五年來，所思出方法，也沒有把握順利得到，但在剛才心靈一動，已知道這顆『毒龍火丹』非我莫屬了。」

賽孔明諸葛妙機機智得很，他已知弦外之音，細聲道：「呼延老弟，是否用青霜短劍呢？」

蒼髮神君呼延慶微笑着點一點頭，道：「青霜劍，功能辟萬毒，又能辟火邪，等下只要龍兒以絕世輕功駕着青霜短劍，直襲那顆『毒龍火丹』，不難順手得到，可是，我擔心的是：當我們得到『毒龍火丹』後，要怎樣擺脫衆高手之襲擊，你們看現在山谷中，已埋伏許多高手，一旦我們得手，便是衆人之目標。」

岳雲龍說道：「呼延伯伯，這點請你勿慮，龍兒若順利得到『毒龍火丹』，立刻，展出蓋世的輕功，奔回那秘洞。」

蒼髮神君呼延慶，道：「龍兒，當今來此毒龍潭之高手，俱是名震天下的魔頭，縱是你當今之武功，武林之中罕有敵手，但寡不敵衆……」

呼延慶之話意，接着細聲說道：「龍兒，我們剛才在谷外碰見的點蒼派掌門，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青城派的青竹劍翁泰峯，震山掌賴辟剛，等數人俱是武林絕頂的高手，而且，都是陰險奸詐之人，只怕他們預謀，對付我們的手段，辛辣無比。」

「不但如此，看剛才出現四周之人影，已可猜到事態之嚴重，陰陽教，天龍幫中人，大概已多潛伏四周，無不虎視眈眈，以待時機。」

岳雲龍腦際靈光一閃，說道：「兩位伯伯的意思，是否怕他們在我們得到毒龍火丹後會聯手一致合攻我們，不如借盤龍星輪之力，先把他們除去，一個就是一個，消滅敵方之勢力嗎？」

蒼髮神君呼延慶讚道：「龍兒蓋世聰明，一點即透，不過，還有一事，我們兩位伯伯要向你說的，請你不要以為伯伯等奸詐，實是形勢利害關係所迫，不得不假手盤龍星輪之勢。」

岳雲龍聽得腦際一片迷糊，不解的問道：「呼延伯伯，你們有何隱言，不妨說明？」

蒼髮神君呼延慶嘆了一聲，道：「龍兒，我們不辭萬般勞苦，以性命來搶奪這顆『毒龍火丹』，只不過是要治療凌秀風之傷勢，但這真太糟塌了此件曠古罕逢的奇寶……」

岳雲龍聽至此處，心中激動異常，自己兩位伯伯，不叫他凌秀風帶出來的原因，他已經一目了然了，為什麼人類都存

着一絲私心，都不能肝胆相照。

「唉！凌秀風兄呀！我絕不會，我絕不會失信於你……」

賽孔明與蒼髮神君目見岳雲龍臉上神色，知他絕不會做出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但他們愛護岳雲龍，怎甘心把這顆絕世奇珍，奉送一位殘廢的人。

諸葛妙機沉聲道：「龍兒，伯伯並非叫你無信無義，而是顧全你之性命安危着想，多有一絲的考慮，呼延伯伯與我之意，就是在你取得那顆『毒龍火丹』時，如敵人全面圍攻你，在你無法抗拒而不能把那顆『毒龍火丹』取到凌秀風處時，索性自己食用，你之功力定然驟增一倍，應付那些高手，便可無慮。」

岳雲龍聞言，默默不語，兩位伯伯愛護自己之心，勝過一切，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了凌秀風……

暮地——又是一聲慘厲的臨死哀叫聲，聲震四周——

一個武林高手，又喪命在盤龍星輪的毒龍火丹之下，仍然全身被燒成一堆白骨，跌落谷底。

岳雲龍望一望天色不早了，已將四更時分。

那輪皓月，已漸漸西斜了，盤龍星輪吸收月華之時刻，已快終了！

岳雲龍低聲說道：「兩位伯伯，凡事都有上蒼安排，只有順其冥冥的發展，現在時候不早了，如被盤龍星輪把那顆『毒龍火丹』吞回腹中，便要多化費一番功夫了。」

岳雲龍聽至此處，心中激動異常，自己兩位伯伯，不叫他凌秀風帶出來的原因，他已經一目了然了，為什麼人類都存

着一絲私心，都不能肝胆相照。

「唉！凌秀風兄呀！我絕不會，我絕不會失信於你……」

賽孔明與蒼髮神君目見岳雲龍臉上神色，知他絕不會做出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但他們愛護岳雲龍，怎甘心把這顆絕世奇珍，奉送一位殘廢的人。

諸葛妙機沉聲道：「龍兒，伯伯並非叫你無信無義，而是顧全你之性命安危着想，多有一絲的考慮，呼延伯伯與我之意，就是在你取得那顆『毒龍火丹』時，如敵人全面圍攻你，在你無法抗拒而不能把那顆『毒龍火丹』取到凌秀風處時，索性自己食用，你之功力定然驟增一倍，應付那些高手，便可無慮。」

岳雲龍聞言，默默不語，兩位伯伯愛護自己之心，勝過一切，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辜負了凌秀風……

暮地——又是一聲慘厲的臨死哀叫聲，聲震四周——

一個武林高手，又喪命在盤龍星輪的毒龍火丹之下，仍然全身被燒成一堆白骨，跌落谷底。

岳雲龍望一望天色不早了，已將四更時分。

那輪皓月，已漸漸西斜了，盤龍星輪吸收月華之時刻，已快終了！

岳雲龍低聲說道：「兩位伯伯，凡事都有上蒼安排，只有順其冥冥的發展，現在時候不早了，如被盤龍星輪把那顆『毒龍火丹』吞回腹中，便要多化費一番功夫了。」

銳嘯，那顆「毒龍火丹」，暴出一片極美
麗炫目的彩光，迎頭向岳雲龍疾速飛擊過
來。

岳雲龍星目圓睜，緊咬着鋼牙，手中
青霜劍，猛地施出「天都魅踪七絕劍式」
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迸
射，奇幻莫測。
周遭的武林高手，看得心中無比驚
駭，他們有生以來，從沒有看到此種蓋世
的劍術、輕功。

居然能够在空中，連續幾次發出劍招
，迴旋、閃避，此種武功，幾乎已至劍仙
之流。

岳雲龍彈震出劍幕之時，祇覺那顆「
毒龍火丹」，已緩緩逼近，全身立刻如烈
火焚燒，血脈暴脹欲裂。

浩蕩劍影之中，青霜劍泛出十股細如
拇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奇快絕
倫，射向那顆「毒龍火丹」。

祇聽「叮叮，鏗鏘！」一連串清脆的
聲音響起。
劍氣射中那顆「毒龍火丹」，擊得阻止
其飛來之勢。

盤龍星劍窮兇暴戾已慣，從沒想到有
什麼生物，敢和自己作對，更連連遭受其
輕微創傷，不禁兇性大發！一聲奪人心魄
的兇啼怪嘯響起！

盤龍星劍雙腮倏地一縮，那顆「毒龍
火丹」，猛被吸飛下去。

岳雲龍連起的一口真元之氣，已將消
失殆盡，目見那顆「毒龍火丹」，要被牠
吸入腹中，心中大驚，雙脚一蹬，人和劍
，一紅一白兩條人影，目見岳雲龍已抓着
玉盒，他們雙手齊揚，脫手飛出數十點寒
星，挾着勁厲銳嘯之聲，漫天飛雨，由下
向上射去，手法歹毒絕倫。

岳雲龍武功蓋世，手中青霜劍，倏忽
搖震起一片光牆，那些暗器，立刻被絞成
粉碎。

青霜短劍，劍芒急顫，兩縷晶瑩青色
的劍氣，疾速電閃般，分射向白衣神君夏
秋桐與那紅衣怪人。

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也是
炙手可熱的人物，暗器一落空的當兒，懸
空的身形修轉，直往谷底飛落下去。

岳雲龍身在空中，連續施出絕招，真
氣又已盡，隨後飄落下來。

他身子剛落地，還沒換那口濁氣的當
兒，一團碧綠的勳光，帶着那聲尖銳刺耳
的厲嘯之聲——
盤龍星劍的軀體，翻滾騰起，又向岳
雲龍再度掃壓過來，此次更加疾快、猛烈
，一陣凌厲疾風帶着血腥味，虛空罩來。
盤龍星劍，乃是有靈性之物，岳雲龍
手中舉着那柄精光暴閃的青霜劍，所以，
牠已暗中認定岳雲龍，便是牠舉世的大仇
人。

於是，他剛落地，便立刻展開凌厲
兇勢，撲擊向岳雲龍。

岳雲龍不敢攙其銳鋒，身軀倏忽一閃
，轟的一聲巨響，血肉飛酒中，盤龍星劍
一撲落空。

這隻兇兇暴戾的盤龍星劍，此刻已發
出了原始獸性，怪吼一聲，後面那條奇長
的尾巴，倏地，倒捲過來，竟似一條巨大

，着絕快速度電射而下。

蒼髮神君呼延慶看得心中大駭，厲聲
叫道：「龍兒，注意牠再次襲擊！」

語音甫落，盤龍星劍雙腮又一鼓，那
顆「毒龍火丹」從牠嘴中，又疾速暴射出
來。

這一次飛擊，可說是最凌厲絕倫的「
毒龍火丹」的周圍暴出一片彩色精光，驟
閃間，已射離岳雲龍不過一丈空間。

岳雲龍見勢，臉色驟變，手中青霜劍
，化作一道青色長虹，上下翻飛，震成千
萬條青光，時而幻如劍山巨濤，是氣凜烈
，劍氣充滿周圍二丈的空隙。

綿綿而出的劍式，川流不息，勁氣恍
如銅牆鐵壁，層層疊疊，嚴密凌厲，使任
何東西無懈可擊。

此招劍式，是岳雲龍學會「天都魅踪
七絕式」以來，從未施用過的第七式：「
寒風奇虹會閻羅」。

「寒風奇虹會閻羅」，此劍式一施展
出來，是最耗精力不過，而且凌厲蓋世，
一施劍式，整個身軀立刻會停滯空虛，而
要用以飛擊也可以，只不過二者都大耗損
了真氣。

那顆「毒龍火丹」倒真是曠世罕逢的
奇物，它直被劍氣連續射中，只不過緩了
一緩射來之勢，仍舊向岳雲龍劍幕飛來。
岳雲龍覺氣壓頓增，心中大駭，青霜
劍倏地一盤轉，緊隨着，虛空的身軀一弓
一伸，立刻避過「毒龍火丹」之擊勢。

岳雲龍此刻真氣已將盡，他緊咬着牙
齒，作最後的一擊，剩餘的真氣，立刻凝
貫青霜劍身。

長鞭，驟若電閃雷奔，直向岳雲龍雙脚橫
掃過來，帶起陣陣銳厲的風聲。
地下蛇蟒殘軀，血肉漫天飛揚，強大
的聲勢，觸目驚心。

岳雲龍早已把玉盒揣入懷中，他知道
這一掃厲害，星目暴出一股湛寒煞光，身
軀猝然平懸空中。

青霜劍恍似一條飛天青虹，劍氣萬千
，森寒的劍氣，「絲！絲！」疾響間——
血腥飛酒之中，緊接着一聲慘厲的吼
聲——

盤龍星劍那條奇長尾巴，已被岳雲龍
手中那柄銳利無比的青色劍芒，劈成三四
截，腥紅色的血液，如噴泉般四處迸濺。

盤龍星劍，尾巴被青霜劍劈斷，痛的
厲吼一聲，那顆怪頭突然掉轉過來，血盆
似的大口一張，猛向岳雲龍咬來。

岳雲龍左掌急速劈出一道洶湧如濤的
勁風，手中青霜劍精光暴閃，震出一縷濛
濛劍氣，往盤龍星劍那顆怪頭，五角星形
角的下邊要害射中。

一聲蕩人心靈吼響響起——
盤龍星劍龐大的軀體，突然左右打滾
，悽厲怪吼聲，連續不斷，震震四谷，那
五角星形角下的創傷處，如泉般噴出一條
巨大血柱，毫不中斷。

原來岳雲龍劍氣擊中之處，正是盤龍
星劍致命要害。

盤龍星劍它的精力心脈：「毒龍火丹
」，已被岳雲龍取入懷中，精氣已脫盡，
此時，再被他擊中要害，奇痛無比，遍地
翻滾着，作最後的掙扎。
散佈地下的毒蛇毒蟲殘軀，被盤龍星

青虹驟閃，青霜劍直向那顆「毒龍火
丹」劈去！

「鏘！」一聲金鐵交擊的鏗鏘響！
岳雲龍心中一聲寒戰不已的驚叫，原
來青霜劍身，已爆了一個米粒缺口。

那顆「毒龍火丹」，已被岳雲龍的青
霜劍劈中，底下的盤龍星劍，立刻發出一
場慘厲的呻吟！

那顆「毒龍火丹」周圍環繞的美麗氣
氳彩光，突然消散起來，變為一顆紅色雞
蛋大小的珠球，緩緩向盤龍星劍的口中飛
去。

這顆「毒龍火丹」，是盤龍星劍心脈
之物，牠遭受創擊，根本就有如盤龍星劍
本身遭到創傷。

岳雲龍此刻見那顆「毒龍火丹」，已
消散那美麗顏光，聰明的他，知道時機不
可錯過，但這時岳雲龍一口真氣，也剛好
全部施用殆盡，身軀直往下落。

岳雲龍星目圓睜，一聲厲吼，晶瑩如
玉的青光一閃，岳雲龍，把左手中的玉盒
，脫手飛單向那顆「毒龍火丹」。

這個玉盒，做得倒是奇妙無比，青光
驟閃間，那顆「毒龍火丹」，已被玉盒籠
罩住，鏘的一聲輕響，玉盒的蓋子，突
然自動蓋住，滾落下去！

皓月霜華斜照下，岳雲龍雙臂俱張，
似隻天飛鶴翔空，姿勢曼妙至極的穩落地
上，這時，那個玉盒也剛好落了下來。

岳雲龍急速換了一口真氣，全身猝然
飛起，左臂如電，五指箕張，就向空中滾
落下的玉盒抓了過去——
就在岳雲龍左手將要抓到那個玉盒的

四周圍嶙峋的怪石，被其一撞，滿天
碎石，有若驚濤駭浪般，聲勢怵目驚心，
令人咋舌不已。
盤龍星劍，翻滾至一邊崖壁，整個山
壁被撞破六丈長四尺深的一大塊，轟轟！
一連串震天暴響——
四周響應，直震得整個山谷微微晃動
，滿天飛石，勁疾銳嘯。
亘古以來，最慘酷的一幕互相殘殺，
於此平靜了。

一輪皓月，銀光如雪，斜照在這死寂
的死谷底，漫地月華，使這谷中的一草一
石，清晰可見。

成千成萬的各種毒蟲，蛇蟒，野獸的
殘軀斷肢，血肉模糊，腥臭之氣，隨風飄
逐，聞之欲嘔。

崖壁的破口邊，僵硬的躺着這大屠殺
，奇兇慘酷的兇手——盤龍星劍。
它張開着那嚇人的大口，空瞪着那已
失去了的兇光，慘綠綠的怪眼，此時它已
死了，永遠的躺在這谷底。

這幕萬獸浩劫已經過去，但繼之而起
的，便是人類的互爭。

一陣銳厲的嘯聲響起——
幽谷上，暴起數十條人影，他們在空
中之時，都打出自己的獨門暗器，一片烏
光驟若冰雹般，挾着刺耳的風聲，直向凝
立谷底的岳雲龍罩來。

岳雲龍嘴角泛起一絲不屑的冷笑，左
掌揮出一道綿綿的勁氣，一掄一揮，幾百

快逾電光火石一刹那——

一聲震撼山岳，淒厲刺耳，攝人心魂
的兇啼怪嘯響起——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看得心中大駭，
驚聲大叫道：「龍兒，盤龍星劍——」
原來盤龍星劍化成一大團黑綠色的影
子，電馳星飛般，筆直地向岳雲龍飛捲過
來——

其勢兇猛攝人，速度之快，驟若閃電
般。

岳雲龍若真要被盤龍星劍碰上，縱是
他武功蓋世，「玄天冰魄」真氣多麼霸道
絕倫，也要被掃壓成肉餅。

岳雲龍身懸空中，真沒想到盤龍星劍
，也能飛躍，而且速度這麼奇快，可是這
千載難逢的機會，若被喪失掉，這顆「毒
龍火丹」連盒子，被牠吞進口腹，要取它
就麻煩了。

岳雲龍腦中閃出一道靈光，左掌猛揮
出一道劈空掌力，那玉盒倏地飛高七八丈
，緊隨着，他身軀在空中一弓一伸，一個
擰轉，曼妙至極的斜飛開去。

幽谷上，突然响起一聲怪嘯——
一紅一白，兩條人影，快逾電光火石
，似鷹隼般，直向空中那個玉盒撲去！

岳雲龍目見紅白兩條人影，已知來者
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他劍眉
倏揚，暴怒異常！

一聲悲壯激昂的厲嘯響起——
岳雲龍騰空的軀體，在雙脚連踏，與
左掌連揚連震之下，直往那個玉盒飛上
去，超過了那紅白兩條人影。
左手疾伸，那個玉盒已入岳雲龍掌中

宗暗器，直被那股潛力，帶得四散紛飛落
地。
「颯！颯！」死谷之中，人影晃動，
已佈滿了許多武林高手。
綠林道的好漢，陰陽教徒，天龍幫衆
，九大門派中人，不下二三百人。
突聞數聲陰森冷笑，破空傳來，笑聲
未住，幾條人影，已奔至離岳雲龍二丈開
外。

岳雲龍星目如電，急速掃來人，心
中大駭，知道今番實事態嚴重了。
來者正是青城派的青竹劍翁泰峯，震
山掌賴辟剛，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
怪人，陰陽教中的病骨魔車培基，神眼羽
士厲嘯天，天龍幫的總護法金風子曹逸天
，率領了四位壇主，還有兩位沽名釣譽的
俠士東門風西門奇二人。

「颯！颯！」兩聲風響，蒼髮神君呼
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也先後奔至岳雲龍
的左右身側。
諸葛妙機細聲說道：「龍兒，如沒有
能力脫出重圍，趕快把「毒龍火丹」吞下
，伯伯兩人護着你，趕快！」

岳雲龍聞言，心中激動不已，他悽涼
的聲音，道：「伯伯，我絕不能這樣做，
凌秀風命在旦夕，我已向他許下諾言，
我絕對要遵守諾言。」

蒼髮神君呼延慶臉色凝重，也細聲的
說道：「龍兒，現在事態已經十分的嚴重
，你絕不能固執自己之言，他絕對會原諒
你！」

岳雲龍星目欲蘊淚光，堅毅地說道：
「不行！不行！我絕不能讓他失望。」

衆高手目見岳雲龍臉色之變化，真也

把他們弄得莫明其所以然。白衣神君夏秋桐，陰惻惻的嘿嘿一聲

岳雲龍真是豪氣干雲，他在衆高手包圍之下，神色仍然不變，無動於衷。

天龍幫總護法金風子曹逸天，發出一聲陰沉的冷嗤，道：「姓岳的，今天任你

蒼髮神君呼延慶，深知岳雲龍之天性，他知這要逼他吃下「毒龍火丹」已經絕

若識相的話，就趕緊退出那小子身側，衆人大概還能饒你個不死，嘿！若是執迷不悟，你們兩副殘骨頭，也免得到碎屍的命運。」

岳雲龍臉罩寒霜，冷澀道：「毒龍火丹在岳某懷中，有胆量的人就過來取！」

青城派掌門青竹劍翁泰峯，陰惻惻一笑，道：「夏兄之言不錯，兄弟早有這個意思，你就放手幹吧！」

岳雲龍星目煞光陡盛，不屑的冷哼一聲，道：「既然兩位有心早些動手，那是最好不過，岳某成全你們，兩位一起上吧！」

岳雲龍說着，向前邁進了兩步，衆高手一齊把眼神投在他身上，只見他氣定神閒，全沒把面前高手如雲之陣勢，看在眼內，俊逸文雅，但却潛蘊着一種駭人的煞氣。

「魅除七絕式」！

岳雲龍暗中已推測了目前這些高手之中，武功最高的就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這個紅衣怪人。

岳雲龍腦際如電般一旋轉，冷哼一聲，道：「尊駕那副怪態，大概就是疆外奸魅之徒吧！既然要來中原送死，乾脆早些動手！何必再囉嗦什麼！」

衆中原高手，除了白衣神君夏秋桐之外，大家臉上都起驚疑之色，幾十道眼光，都投注在紅衣怪人身上。

他心中暗忖道：「搶奪毒龍火丹的時候已到，縱然是這小子武功再高，若聯合自己和他的，猝然盡力一擊，定要使他遭創不可。」

白衣神君夏秋桐心中打着如意算盤，丹田真氣，已然佈滿了周身要穴，嘴角也掛着一絲詭譎的獠笑，雙目凝視着紅衣怪人動靜。

岳雲龍一舉一動。

今天這幾撥人物，都是名震一方的魔頭高手，他們各存着欲佔有一「毒龍火丹」和那「青霜劍」之心，所以，他們都不願先出手擋岳雲龍的銳鋒，而消滅自己的勢力。

這時，蒼髮神君呼延慶雙目如炬，也注視着衆人動靜，他欲聚着本身真氣，護在岳雲龍的右側。

賽孔明諸葛妙機左手已拿出三枚威力絕倫，霸道歹毒的「霹靂彈」，目光流動，環顧全場，他站在岳雲龍左後側丈餘之處。

此種陣勢，雖然岳雲龍這面人數相差極多，但衆高手也不敢輕視，他們大部都會是這位閻羅魔者掌下的敗將。

紅衣怪人那森冷怪誕已極的咧嘴，一直延續不斷，而且聲音愈來愈大，尖厲刺耳，難聽至極！

蒼髮神君呼延慶，一見兩人出手，驀然一揚劍眉，星目稜光四射，雙肩一晃，已施展出「星象迷踪」身法。

均嚴，對方如不硬接攻勢，必然會被迫後退。

岳雲龍以奇奧的身法，從兩人之間，閃往旁邊而過，實大出兩人意料之外，反臂拍出的掌勢，又絲毫不帶破風之聲，奇速，詭異，使人防不勝防。

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見一擊落空，心中大駭，兩人各自覺得一股彈震之力，反逼過來，忙疾速運動抗拒，一面借勢斜面暴飛出去。

岳雲龍存心擊斃眼下強悍之敵，他深知兩人武功絕高，所以一出手，便是最詭異的秘技，不但速度奇快，而出手又極重，掌勢劈出雖無破空之聲，但掌心中却含了強勁的內家真力。

因他知敵人衆多，為免耗損真氣，所以勁氣都內斂，極柔之中，暗蘊剛猛，在掌勢擊中敵人之後，那含蘊在掌心的內勁才驟然外吐傷人。

這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應變雖快，但仍被岳雲龍掌中蘊含驟發的內力震傷，在兩人躍落地面之後，同時吐出來一口鮮血。

兩人身軀各自一陣搖晃，臉色蒼白，蹣跚退後四五步，他們若不是見機得快，而又內功雄厚，早已魂歸西天了。

一側觀戰的武林衆高手，一個個看的臉色大變，他們見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撲擊之勢，已如兩人武功絕高，但不知岳雲龍用什麼身法，能從兩人合擊之勢中閃穿而過，雙掌輕揚間，兩人已受重創。這種鬼魅似的身法，招式，實叫人心寒胆戰。

那邊的金風子曹逸天，在他們兩人合擊岳雲龍之時，他也迅捷如電，縱身躍到旁側，暗中把功力運集右掌，待岳雲龍一招逼退兩人的剎那——

一股強猛的劈空潛力，浪翻波湧般，已斜撞過來——

同在金風子曹逸天出擊的剎那，那站離岳雲龍最近的青城派震山掌賴辟剛，雙臂疾揮間——

倏然掌心一吐，勁風急捲疾激，宛如迅雷忽發，威不可當，由一側直捲向岳雲龍。

一派霸道剛猛的氣象，真是足以懾人心魂——

岳雲龍冷笑一聲，左掌一引金風子曹逸天擊來力道，鐵腕一翻，反向震山掌賴辟剛打去。

岳雲龍施出這手，是武學中一種最高的接打力的絕技，應付這樣衆多高手，此種絕技是最不耗真氣的巧妙手法。

這種借敵之力，以制敵人的手法，用起來雖然簡單，其實也是用本身真氣先接住對方擊來的內家真力，引為己用，反擊別人，若是自己武功不純，在運用時，却是危險至極，一個不好，反遭其害。

「魅除七絕式」！

岳雲龍暗中已推測了目前這些高手之中，武功最高的就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這個紅衣怪人。

岳雲龍腦際如電般一旋轉，冷哼一聲，道：「尊駕那副怪態，大概就是疆外奸魅之徒吧！既然要來中原送死，乾脆早些動手！何必再囉嗦什麼！」

衆中原高手，除了白衣神君夏秋桐之外，大家臉上都起驚疑之色，幾十道眼光，都投注在紅衣怪人身上。

他心中暗忖道：「搶奪毒龍火丹的時候已到，縱然是這小子武功再高，若聯合自己和他的，猝然盡力一擊，定要使他遭創不可。」

白衣神君夏秋桐心中打着如意算盤，丹田真氣，已然佈滿了周身要穴，嘴角也掛着一絲詭譎的獠笑，雙目凝視着紅衣怪人動靜。

岳雲龍一舉一動。

今天這幾撥人物，都是名震一方的魔頭高手，他們各存着欲佔有一「毒龍火丹」和那「青霜劍」之心，所以，他們都不願先出手擋岳雲龍的銳鋒，而消滅自己的勢力。

這時，蒼髮神君呼延慶雙目如炬，也注視着衆人動靜，他欲聚着本身真氣，護在岳雲龍的右側。

賽孔明諸葛妙機左手已拿出三枚威力絕倫，霸道歹毒的「霹靂彈」，目光流動，環顧全場，他站在岳雲龍左後側丈餘之處。

此種陣勢，雖然岳雲龍這面人數相差極多，但衆高手也不敢輕視，他們大部都會是這位閻羅魔者掌下的敗將。

紅衣怪人那森冷怪誕已極的咧嘴，一直延續不斷，而且聲音愈來愈大，尖厲刺耳，難聽至極！

蒼髮神君呼延慶，一見兩人出手，驀然一揚劍眉，星目稜光四射，雙肩一晃，已施展出「星象迷踪」身法。

湖歷練，會過不少高人，見聞極為廣博，對天下各門各派武學，大都能知概略，但却從未見過岳雲龍所用的奇奧手法，能在一翻腕間，把敵人劈出的強猛力道，移擊他人，這等精奇武學，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禁大吃一驚。

他也來不及撤回掌勁，未移步作勢，猛一提丹田真氣，雙臂一抖，凌空而起，疾若離弦飛矢，筆直而上。

轟轟！一陣勁疾銳嘯，迴旋風聲四溢中——

震山掌賴辟剛最先發出之勁風，和岳雲龍引來曹逸天那股勁力相撞，殘餘的尾勁，也把賴辟剛掃得在空中連翻了三個筋斗。

而金風子曹逸天却更慘，他勁力發出之時，猛覺一股吸力，往自己掌勢一吸，欲蘊掌中的勁力，突然不能控制，盡被吸引出去，連整個身子也被吸得前傾出去，他心中大駭，奮力向後躍去。

而這時，岳雲龍右掌倏忽送出一道冰寒澈骨的氣勁，宛如驚濤拍岸，巨浪崩天般捲湧過去——

金風子曹逸天口中發出一聲悶哼，整個身軀直似一個紙團，被一陣狂風，掃得在地面上翻滾出四丈開外。

他哭喪着臉站起來的時候，已變成另一个人，滿身沾滿蛇蟻血脈，長髮俱散，臉如厲鬼，狼狽異常。

「魅除七絕式」！

岳雲龍暗中已推測了目前這些高手之中，武功最高的就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這個紅衣怪人。

岳雲龍腦際如電般一旋轉，冷哼一聲，道：「尊駕那副怪態，大概就是疆外奸魅之徒吧！既然要來中原送死，乾脆早些動手！何必再囉嗦什麼！」

衆中原高手，除了白衣神君夏秋桐之外，大家臉上都起驚疑之色，幾十道眼光，都投注在紅衣怪人身上。

他心中暗忖道：「搶奪毒龍火丹的時候已到，縱然是這小子武功再高，若聯合自己和他的，猝然盡力一擊，定要使他遭創不可。」

白衣神君夏秋桐心中打着如意算盤，丹田真氣，已然佈滿了周身要穴，嘴角也掛着一絲詭譎的獠笑，雙目凝視着紅衣怪人動靜。

岳雲龍一舉一動。

今天這幾撥人物，都是名震一方的魔頭高手，他們各存着欲佔有一「毒龍火丹」和那「青霜劍」之心，所以，他們都不願先出手擋岳雲龍的銳鋒，而消滅自己的勢力。

這時，蒼髮神君呼延慶雙目如炬，也注視着衆人動靜，他欲聚着本身真氣，護在岳雲龍的右側。

賽孔明諸葛妙機左手已拿出三枚威力絕倫，霸道歹毒的「霹靂彈」，目光流動，環顧全場，他站在岳雲龍左後側丈餘之處。

此種陣勢，雖然岳雲龍這面人數相差極多，但衆高手也不敢輕視，他們大部都會是這位閻羅魔者掌下的敗將。

紅衣怪人那森冷怪誕已極的咧嘴，一直延續不斷，而且聲音愈來愈大，尖厲刺耳，難聽至極！

蒼髮神君呼延慶，一見兩人出手，驀然一揚劍眉，星目稜光四射，雙肩一晃，已施展出「星象迷踪」身法。

慘厲，陰森的怪嘯——

一條灰色人影，以眩人眼目的絕快速度，直逼至岳雲龍眼前，突然五指箕張，一股極巨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向岳雲龍疾壓了過來。

蒼髮神君呼延慶，目見來人身法奇快，他生怕岳雲龍才擊斃四人，功力未復，是以，縱身躍躍過去，凝聚的真氣，隨着躍來之勢，已倏忽發了出去——

一片洶湧如濤的掌風，彷彿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嚕迎了過去！

但蒼髮神君的掌勁，一碰到來人的風圈，却有如投入一片綿綿的勁氣中，宛如泥牛入海，消逝得無影無踪。

但見來人寬大的袍袖一拂，一股巨大潛力，反向着蒼髮神君壓了過來！

蒼髮神君，立刻警覺到，這是一種無上至高的氣功，他收回自己發出的氣勁，躍退時，已來不及了，但一股反彈之力，浪翻波湧般直逼過來。

蒼髮神君心如再勉強運功接招，內腑必被震傷，立刻暴斃，只得猛一沉丹田真氣，功散四肢，雙臂平伸硬把向前疾衝的身軀收住，那知道這股反彈擊來的力道，却有如大海中的層層波浪，蒼髮神君立刻呼吸頓塞，眼看便要血脈爆裂斃命——

「魅除七絕式」！

岳雲龍暗中已推測了目前這些高手之中，武功最高的就是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這個紅衣怪人。

岳雲龍腦際如電般一旋轉，冷哼一聲，道：「尊駕那副怪態，大概就是疆外奸魅之徒吧！既然要來中原送死，乾脆早些動手！何必再囉嗦什麼！」

衆中原高手，除了白衣神君夏秋桐之外，大家臉上都起驚疑之色，幾十道眼光，都投注在紅衣怪人身上。

他心中暗忖道：「搶奪毒龍火丹的時候已到，縱然是這小子武功再高，若聯合自己和他的，猝然盡力一擊，定要使他遭創不可。」

白衣神君夏秋桐心中打着如意算盤，丹田真氣，已然佈滿了周身要穴，嘴角也掛着一絲詭譎的獠笑，雙目凝視着紅衣怪人動靜。

岳雲龍一舉一動。

今天這幾撥人物，都是名震一方的魔頭高手，他們各存着欲佔有一「毒龍火丹」和那「青霜劍」之心，所以，他們都不願先出手擋岳雲龍的銳鋒，而消滅自己的勢力。

這時，蒼髮神君呼延慶雙目如炬，也注視着衆人動靜，他欲聚着本身真氣，護在岳雲龍的右側。

賽孔明諸葛妙機左手已拿出三枚威力絕倫，霸道歹毒的「霹靂彈」，目光流動，環顧全場，他站在岳雲龍左後側丈餘之處。

此種陣勢，雖然岳雲龍這面人數相差極多，但衆高手也不敢輕視，他們大部都會是這位閻羅魔者掌下的敗將。

紅衣怪人那森冷怪誕已極的咧嘴，一直延續不斷，而且聲音愈來愈大，尖厲刺耳，難聽至極！

蒼髮神君呼延慶，一見兩人出手，驀然一揚劍眉，星目稜光四射，雙肩一晃，已施展出「星象迷踪」身法。

不覺一皺眉頭。只見來人臉上蒙着一條灰色面巾，長鬚隨風飄拂，只露出兩隻神光逼人的眼睛，雙手如電，向岳雲龍展開狂風暴雨般的攻勢。

招式凌厲，辛辣無比——岳雲龍也並非是弱手，運掌出腿，如捲雲閃電，勁力四溢，如削的銳風，在空中，呼嘯激盪。攻勢之凌厲，狠辣，宛如決堤洪水，凶惡逼人。

岳雲龍與灰衣蒙面人，瞬間，已交手十招，但兩人已各用了十種不相同的武功、手法。

看他們兩人，那瞬息萬變的身手，妙絕人寰的招式，雖然驚險劇烈，但是，其中的奧妙，却耐人深思的。

這邊打得慘烈至極，但此刻蒼髮神君諸葛妙機也和門得難解難分。

就在蒼髮神君躍退微喘一口氣的當兒，那枯瘦的東門風，右手疾揚，十餘粒金丸，挾着劃空輕嘯，一直奔向着蒼髮神君打來。

身軀魁偉的西門奇，雙手一落齒錮輪，一招「伏地追風」人已滾轉着，疾攻向蒼髮神君下盤。

東門風彈指金丸絕學，獨步武林，出手力道不伯奇大，而且一次至少在三四粒以上，多時一掌可發數十粒，實使人避無可避。

西門奇功力深厚，手中雙輪一圍動，非同小可，但聞鋼輪蕩起呼嘯風聲，捲起一片沙石。

霄，那二人已脫離塵世，不再遭受任何的痛苦了。

金風子曹逸天眸中暴出一股殘狠之光，怒逼着諸葛妙機，恨聲道：「諸葛老匹夫，你如此殘狠惡毒，天龍幫也要讓你得到慘死的報應。」

諸葛妙機深知自己暗器太歹毒，但今日形勢所迫，使他不得不忍心下此辣手，他聞言面罩寒霜，冷冷道：「雙方拚鬥，總是不擇手段的……」

這時來高手，見諸葛妙機有那種歹毒利器，數十道怨毒寒光逼視着諸葛妙機，已緩緩由四面八方包圍了過來。

諸葛妙機見狀，心中大駭，左手揚着二顆「霹靂彈」，厲聲喝道：「大家給我站住，再踏進一步，就要讓你們嚐嚐『霹靂彈』的滋味！」

眾人剛才都親眼目觀「霹靂彈」的威力，聞聲真不敢再逼進一步。

諸葛妙機見狀，心中暗喜，又喝聲道：「諸位聽着，老夫這『霹靂彈』一出手，從沒有人逃過運，能夠隨我控制爆炸時間，你們若自信能逃過連珠彈的襲擊，不妨就試一試，人數多寡，悉聽尊便，老夫身邊足夠給你們一人一顆——」

諸葛妙機語畢，又由懷中摸出三顆「霹靂彈」。

眾人心中大駭，他們現在雖無把諸葛妙機痛恨入骨，但却是敢怒不敢言，他們真不知諸葛妙機懷中，還有多少枚「霹靂彈」，一時大家都呆在那裏。

諸葛妙機見已得到先聲奪人之勢，又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大家也休想突襲

東門風西門奇這兩位沽名釣譽的中原俠士，他們在早先，曾經吃過蒼髮神君的虧，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他們剛才震驚於岳雲龍攻勢，不敢貿然動手，現在見岳雲龍被灰衣蒙面怪人纏住，乃心存報復，兩人同時襲擊蒼髮神君，暗器兵刃一齊出手，威勢倒也驚人——

蒼髮神君最痛恨這種乘人之危的人，他眸中怒火燃燒，冷寒一笑，猛然移步轉身讓過西門奇雙輪。

大袖猛的往外一拂，罡風自袖底忽捲而出，十幾粒金丸，盡被他深厚內勁拂力震飛。

東門風暗器脫手，人已如電飄閃過來，左掌已當胸劈出，右掌亦同時擊蒼髮神君腹部要害。

蒼髮神君微覺一陣冷笑，忽然右掌疾下，電光一閃般，扣住了東門風擊向前胸的左腕。

東門風只覺左腕一麻，心頭大吃一驚，暗道：「這手法真絕，罕聞罕見。」他暗運潛內力，奮臂一甩。

這時西門奇見東門風已受制，手中鋼輪劃起一片精光，已如兩顆流星也似的，挾着勁風，襲向蒼髮神君頸部丹田兩大部分。

其擊勢之快，有若電光石火。蒼髮神君龐大的軀體，就假借東門風一甩之勢，飄空而起，右手却借勢一帶一轉，東門風不由自主的轉個身，直向西門奇鋼輪撞去。

這一着奧妙無比，東門風用出的內力一點也沒有白費，完全被人借用。

我，你們若一逼近我身側，我索性陪掉一條老命，把『霹靂彈』自動爆炸開來。嘿，突襲之人也只有陪老夫喪命。」

眾人聞言，那些本想要下辣手突襲的人，都各自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貿然發動攻勢。

這輩卑賤邪惡的奸徒，誰又願漠視自己的生命，犧牲自己打破這僵局。

岳雲龍與灰衣蒙面人，打得極端慘厲，足使風雲變色，鬼哭神號。

但見掌風排空呼嘯，身形腿影翻飛，都是以眩人眼目的快速下驟出。

兩人身手之妙絕，的確是駭人聽聞。室人氣息的凌厲狂飈，充塞整個空間，呼嘯激盪，銳利的勁風，捲起地面上毒蛇蟒獸屍體，碎屍碎肉，漫天飛洒。

岳雲龍愈鬥愈驚，灰衣蒙面怪人之武功，却比玉面神箭萬人傑高出半籌，當今天下江湖武林，還有誰具有此等高絕的武功。

驀地一道靈光掠過腦際，岳雲龍已知道來人是誰，他不禁豪興大發，綿綿不絕的丹田真氣，直冲上胸際，精神抖擻，一聲暴喝響起——

岳雲龍左手扣指，疾速一彈，嘶的一聲勁響，一縷銳利的指風，雷奔電閃，襲擊灰衣蒙面人的「陽綱」穴。

灰衣蒙面人，他此刻內心之驚駭，却比岳雲龍更甚，要殺他之心，更堅，他見岳雲龍一縷勁嘯的銳風，已由極難尋思的角度，疾速奔來。

他這時也不敢有所輕視岳雲龍之武功，身子驟閃，袍袖微然一拂，一道剛猛無

雙輪猛猛，急向旁側一閃，「嘶」的一聲，東門風仍被鋼輪劃破了一條血縫。

西門奇瞥見直撞過來的東門風，心中大駭，雙輪猛猛，急向旁側一閃，「嘶」的一聲，東門風仍被鋼輪劃破了一條血縫。

蒼髮神君身才落地，耳際響起一聲暴喝，一片宛如狂濤駭浪的勁風，在掌山腿影下，已如排山倒海般，猝然襲到，突襲者正是青城派震山掌賴辟剛。

蒼髮神君嘴角微哂，雙臂一抖，又如飛鳥似的拔起空中，身形落地時，東門風已怒吼一聲，左臂斜帶，右臂斜揮，展開凌厲的攻勢，拍出六七掌。

而震山掌賴辟剛，也如影隨形逼了過來，只見掌風腿影，勁力橫溢，一片剛烈勁風，配合着東門風疾攻而到。

蒼髮神君已知今天不拚出老命不行了，他厲叱一聲，雙掌連揮，倏劈，一招連着一招，掌腿齊出，快逾閃電，恍似多臂金剛一樣，腿影中配合着萬千勁氣。

他這一拚命而發，端的胆裂驚魂，威猛逼人，真有萬夫莫當之勢，東門風西奇、震山掌三人，戰他一個，縱然都是武林頂尖高手，但一時也不能奈何他。

蒼髮神君被人襲擊的當兒，那邊諸葛妙機也同樣被致命突襲。

原來天龍幫四壇主突然向劇戰中的岳雲龍逼近。

諸葛妙機見狀，突然上前幾步，厲聲喝道：「你們想以卑賤手段，以多取勝嗎？那就先接我『霹靂彈』試試。」

語音甫歇，「嘶」！一聲暗器破空風聲，諸葛妙機已脫手打出一枚「霹靂彈」，一道慘綠色點光，驟若閃電，飛擊向四

傳的勁風，略帶着一絲尖銳的勁嘯聲，把岳雲龍發出無比勁銳指風，消去得無影無踪。

灰衣蒙面人右手長袖，倏然一盤一捲，若似一道靈蛇般，直向岳雲龍的左腕脈門掩來。

招式之更換，奇快異常，每招每式都是攻人所不備的地方，所必救之部位，端的奧妙絕倫，毒辣無比。

他的勁勢威力都暗斂，一觸就發，是以，每着俱是潛藏生死幻滅之道。

岳雲龍劍眉微豎，身形有如狂濤般，呼聲旋轉，一團團強烈氣流，有如宇宙罡風，已由他身側四周捲起，迴旋激盪中，形成一股超乎尋常的氣勁，自極怪異的角度下，如迅雷奔電般捲向灰衣蒙面人。

此一手，的是羅盡了武術之奧妙，巧勁——

他在身子旋轉之時，不但躲過脈門的襲擊，而且，也把灰衣蒙面人帶起的勁風，消去大半，又奇奧已極地形成一股洶湧氣勁，反襲過來。

一招連串做到，避消，擊三個精奧字訣。

灰衣蒙面人那雙如炬的電眸，射出一股極難言喻之光，雙掌舞起漫天掌影，在狹窄的空間，已若蛛網般交織而。

「波……波……波……」

一連串的珠響響起，岳雲龍那股氣勁，已完全被消失。

灰衣蒙面人，此刻施出了他幾十年來，從沒有施展過的勁力，祇見他身形有若鬼魅幽靈，一陣飄忽疾旋——

金風子曹逸天早已見識過「霹靂彈」的歹毒霸道，這時見諸葛妙機發出這種威力奇大的暗器，生恐四壇主有失，驚聲喝道：「四位壇主速退，暗器有鬼！」

天龍幫四位壇主，本想以劈空掌掃落飛來的暗器，一聽金風子曹逸天之喝聲，心中各自一震，四條人影倏忽驟閃避開。

金風子曹逸天喝聲中，右掌微送，一股綿綿勁氣，向那枚「霹靂彈」後面推送過去。

「霹靂彈」被金風子送得直向後面那些陰陽教徒與天龍幫飛去，「轟」！一聲暴響。

那顆「霹靂彈」，突然爆烈，化成一片綠色火海，兩個倒覆的天龍幫徒，躲避不及，全身立刻熊熊燃燒起來。

瞬間，衣服、頭巾，全身盡沾滿綠色火焰，他們雙手蒙面，臥地翻滾，殺豬也似的慘厲慘叫聲，緊隨着兩個大漢子翻滾，厲嘯不絕，劃破了夜空，響徹山谷，令人不忍卒聽。

旁邊的天龍幫徒，他們仍然不知「霹靂彈」奇綠火焰之特性，六七個人，七手八腳，用身邊壺水澆在兩位大漢身上。

兩個人身上肌膚，已被燒得焦爛，這一把水澆在他們身上，更使他們痛苦萬分，口裏發出尖銳的厲嘶！

那是生命盡處長嘆，直似巫峽猿啼，極盡慘切慘厲，聽入耳內裂胆驚魂。

金風子曹逸天大聲喝道：「把那兩人殺死，免受痛苦。」

語音甫歇，緊隨着二聲慘嗚，冲破雲

掌山腿影，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連出二十四腿，五十六掌。

他就像是一位多臂金剛一樣，掌山腿影中，配合着他絕高功力的萬千勁氣，周遭尋不出任何一寸沒有勁力充斥的空間。

岳雲龍面色驟寒，劍眉倏豎，施出蓋世絕技「龍捲風」，整個軀體，突然離地三尺，令人目不暇給的旋轉起來。

緊隨着他有如風車般旋轉的軀體，十指箕張，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魄」真氣，已化做絲絲勁風，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一片陰森的冰髓，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浪排噴湧之勢，捲向灰衣蒙面人如山的層層招式。

灰衣蒙面人見岳雲龍一旋出「龍捲風」絕技，猛感到層層的勁力，越來越強，冰寒的罡氣，使人呼吸困難，彷彿周遭的空氣已全然排盡。

灰衣蒙面人已發出一聲奪人心魄的厲嘯！

整個軀體也倏然離地三尺，同樣施出「龍捲風」蓋代絕技，詭異絕倫地旋轉起來，一股酷熱的氣流，由身側綿綿泛透而出。

兩人施出同樣的絕技，逼出相反的寒、熱兩種氣流。

他們身形愈旋愈快，那令人不可思議的氣流，愈來愈強，室人的冰寒氣流，酷熱如焚的氣流，無窮無盡，由他們旋轉的軀體，隱隱透散出來，周遭壓力，寸寸增強，十丈方圓之內，使人無法抵制這種迴旋的勁風。

蒼髮神君與震山掌、東門風西門奇的慘鬥，也都停止了，衆高手都被二人迴旋逼出的氣流壓力，連連退出十丈開外。衆武林高手心中無比的驚駭，此刻他們看到兩人這種鬼魅尋思，精妙深奧，傾絕古今的武技，心內不禁各自一聲輕嘆，暗付道：「若以自己的功力和人家比起來，有若滄海一粟，太微不足道了。」迴旋動疾的銳嘯聲中，地面上的毒蛇蟲蟻的屍體，紛紛被掃飛出六七丈開外，形成一道圍牆。

這兩位當今武林第一高手，便在這圍牆內，做着千古罕得一見的慘厲兇搏。隨着時間，他們已都要到生死邊緣的分別。蒼髮神君——一聲蒼古、慘厲，略帶一些悲憤、悽涼的暴喝響起！

灰衣蒙面人疾速迴旋的軀體，倏然停住，左手五指箕張，向前輕送，右手握拳，屈指、食指上翹，疾速指了過去！

倏地——一陣撼山震嶽的「劈劈」拍拍！「暴響聲驟起！岳雲龍旋轉的身軀頓斂，瞪……瞪……他面容慘白，肌肉微見痛苦的抽搐着，嘴角掛着一絲血絲，一步步往後退。

灰衣蒙面人束髮俱散，胸部一陣急促的起伏着，眸中暴出一股無比殘毒的寒芒，若不是他以灰色面巾蒙着臉，我們此刻也可以看到他嘴角淌流着血，臉上肌肉也抽成條條的痛苦曲線。

岳雲龍血紅的星目，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焰！那是充滿着憤恨、悲憤！兩股如炬的精華，互相交射着，搏鬥

龍火丹」，「青霜劍」，各自展開蓋世的輕功，在地面上迤邐逐着岳雲龍。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見岳雲龍負有天下最絕的輕功——「銀河天梯」，一顆心已放下不少。

他們在人羣中，互相一打招呼，也施出絕高的輕功，由捷徑疾速奔回秘洞，接應岳雲龍。岳雲龍在空中，騰雲駕霧般飛馳了一百多丈，真氣一瀉，方才落地，急快換了一口真氣，直似一縷輕烟，滾滾而去！

他當今之功力，已臻日乾月坤，大懷若虛，玄中至玄，至高無上境界，體內的真氣，能夠川流不息的循環，那強厚的精力，直似大海中層層波浪，洶湧澎湃，互相交替，陰陽相輔，無窮無盡！

祇見他的身形，越來越快，最後竟像似沒有縱落一般，腳不沾地，御風行空，以眩人眼目的快速，一掠即逝。輕功之造詣，真是蓋古凌今，無人能夠與其頡頏。

後面的衆高手，却被他拉得遠遠的，片刻間，便消逝了踪影。約有一盞熱茶工夫，岳雲龍已奔上秘洞的高崖，才停下身形，星目四周掃掃，沒有發現人跡，他才緩步鑽入那進口岩縫裏。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也來至洞口，一見身便進去。洞裏面突傳來冷入骨髓的聲音，道：「給我止步！」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暫時停頓下來。

灰衣蒙面人突然變掌微提起來，緩緩向前平伸着，雙目精光如電，一眨不瞬的凝視着岳雲龍。岳雲龍已知他要發動致命的攻擊，立刻也凝神靜氣，抱元守一，靜若岳峙，蓄勢待敵。

周遭一片沉寂、恐怖、緊張的氣氛，立刻伸向四周。此刻，天空中月沉星隱，是清晨前，大地最黑暗的一段時候，百十道充滿緊張的寒電，一瞬不眨的注視着兩人，每一個人耳裏，都可隱隱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雖然他們二人，無論那方生死，都與自己毫不相關，但是他們見到這不平凡的氣氛，也免不了極度的緊張。人羣之中，可說是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二人的心情最沉重——不，不，是岳雲龍和灰衣蒙面人。

倏地——岳雲龍突然覺得一股巨大的酷熱氣流，緩緩的壓迫過來，「劈拍！」一聲爆炸般的響聲，無形的酷熱氣流，猛地爆發開來。

那震動四溢的勁風，像似一面巨大的漁網，四面八方，直向岳雲龍罩來。岳雲龍覺得酷熱如焚的氣流逼來之時，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真氣，已由萬千毛孔，綿綿泛散出去，把周身一方丈圓的空間，佈下一道冰寒的氣牆，接着，他右掌也倏然一彈一震。

就在這彈震之時，岳雲龍右手五個指尖，也透出五股尖銳的濛濛勁氣，疾如閃

如三百丈長，其實，不過眨眼間，他身子已停在秘洞口，那塊五六丈方圓的突岩之上。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恐怖的光芒，他這時不敢拉開洞門進入，他生怕映入眼簾的凌秀風，是一具死，很久的屍體。

此刻，洞中死寂的可怕，毫無一絲響聲，山風如削，肆勁銳嘯着，如泣如訴，這時，聽入岳雲龍耳內，恍似厲鬼哀號。他愈想愈怕，愈不敢去拉開那洞石門，呆呆癡立洞前，左手托着那盛放着一毒龍火丹」的玉盒。

他就這樣呆立約有一盞熱茶的工夫，才放着胆子，伸出左手拉那道石門。「啞……啞……呀！」一聲，刺耳的響聲，洞中突傳出一聲，如同鬼哭，狼嗥般，嘿嘿的陰森怪笑！

笑聲是如此陰冷！是多麼充滿着殘狠，酷毒！又是如此的狡獪，奸詭！而又是如此的得意！

岳雲龍一瞥怪笑，恍似晴空中一聲霹靂，雷迎頭擊了下來，他憤恨，悲憤，已知道幾日夜的辛苦，完全白費了，斷送了！

「轟！轟！一陣風聲驟然！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也來至洞口，一見身便進去。洞裏面突傳來冷入骨髓的聲音，道：「給我止步！」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忽然聽到喝聲，心中一駭，急後退三四步——四目如電，瞥掃在岳雲龍臉上。

氣，猛然穿過冰寒，酷熱的氣牆，直襲灰衣蒙面人身上五處要穴。

灰衣蒙面人見岳雲龍，這五股銳利指風，居然能夠輕易穿過自己佈下的氣牆，心中大駭，那平伸的雙掌，突然十指箕張，一沖一縮之間……

那本已四散的眞氣，突然合攏過來，「波！波！波！」一連串密如珠爆的響聲，岳雲龍那五股銳利指風，立被消散。緊隨着——灰衣蒙面人，平伸的雙掌，倏然往回一縮，猛地，又向前震——

「呼！呼！」二股洶湧銳嘯的罡風，已如江河倒瀉，山崩地裂般，滔滔而出！這時，岳雲龍也發動了最後一着攻勢，右掌斜推，左掌橫劈，也擊出二股駭人的剛猛狂濤，硬接對方那道深沉似海的氣勁。

生死存亡，在此利那時間已可分判！「劈拍！」響起一聲如雷霆九霄，撼山震嶽的暴響！迴旋勁氣，激蕩的嗚嗚聲中！一聲搖曳蒼穹的厲嘯響起！

灰衣蒙面人身軀猝然暴起，如天馬行空，以絕快的速度，直向那幽谷上飛射而去。由他那聲嘯聲中，可以聽出，已充滿着……無顏！悲憤！慘厲！

岳雲龍一接對方掌勁，「哇！」的一聲，口中噴出一口鮮血，但他強忍胸中激盪翻騰的心血，厲聲喝道：「掌轉乾坤震西天，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再決生死！」

他此刻臉色，慘白如灰，充滿着痛苦，悲憤！洞中又傳來一聲陰森至極的嘿嘿冷笑，笑聲有如地窟中吹出來一陣陰風，使人不禁毛骨盡慄。

倏地，笑聲一斂！仍然是冷入骨髓的語音，說道：「岳雲龍，你萬沒想到，兄弟會在洞中吧？嘿！那顆『毒龍火丹』，那就趕快奉送過來！」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眸煞，恨聲道：「楊元秀，你這萬惡的奸徒，這顆『毒龍火丹』，絕不能落入你手，有種就出來！」

轟地——洞中突然一亮，三隻松油火把，熊熊燒着，裏邊景物看得清清楚楚，離洞四丈遠的洞壁邊，那張床緣坐着一位身背長劍的藍衫少年，他正是金環劍楊元秀。

楊元秀面朝着洞口，此刻嘴角掛着得意的薄笑，左手橫抱着那已奄奄一息的凌秀風，右掌緊靠存凌秀風天靈蓋上，又是一聲嘿嘿冷笑。

他道：「岳雲龍，你難道不願凌秀風嗎？嘿，嘿，我想還是把那顆『毒龍火丹』，和『青霜短劍』奉上，大概他還可苟延一些時日。」

岳雲龍一眼看到凌秀風那慘狀，不禁悲從中來，星目斂蘊淚光，不言不語，沉默起來。

金環劍楊元秀，左手猛提凌秀風胸前衣服，把他帶離地面，道：「岳雲龍，我限你數到十的時候，趕快回答我，不然就以激起楊元秀慘殺了凌秀風。」

語音甫歇，灰衣蒙面人的身影，已如鴻飛冥冥！

衆高手一聽岳雲龍喊出灰衣蒙面人的名號，都不禁驚聲叫道：「掌轉乾坤震西天！」岳雲龍仰首長吁了一口氣，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煞光，又厲聲喝道：「場中衆人聽着，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聞羅魔者岳雲龍等着你們。」

語音剛落，岳雲龍仰首一聲厲嘯！祇聽得風雲變色，猿鳥噤聲，毒龍潭水激起波濤，迴響嗚嗚，震耳欲聾！緊隨着嘯聲中！

岳雲龍身形猝然飛起，彷彿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由衆高手頭頂飛過，直向幽谷飛去！衆高手見岳雲龍身形飛起，吶喊，暴喝，響激雲霄，暗器劃空的銳嘯聲大作，驟若雷奔電閃，疾射向岳雲龍騰空的身

子。數十條人影也如電掣般，直向幽谷中射去，生想圍截岳雲龍。那知在此刻，岳雲龍雙腳疾蹬，掌勢片片，有若春秋花飄，旋舞飛翔，層層疊疊，如雷的勁氣迴旋響聲中，岳雲龍的身軀臨空盤旋，如平空直走般，以絕快速度飛去！

一輪初昇旭日，放射出萬道霞光，映射在岳雲龍的身上，他就像朝日之神般，懸空飛行，身軀曼妙至極！周遭響起一陣驚叫，道：「銀河天梯！銀河天梯！」

叫聲中，衆高手仍然捨不得那顆『毒龍火丹』，一掌震碎他五臟六腑。可憐的凌秀風，他的命運就是如此的悲慘，他現在強忍着百般痛苦，虎目圓睜，凌視着岳雲龍最後一面，他要以言語告別這位平生恩人，但又無能為力，此種痛苦，可說是塵世間，最慘酷，悲痛的。

岳雲龍星目一望到凌秀風，那雙充滿血絲的虎目，厲聲喝道：「楊元秀，你快些給我放手，他已經是傷重垂死之人，豈能再受得你的折磨，哼，你這喪盡天良的奸徒，禽獸，下手傷害他，現在又對付一個毫無抵抗之力的垂死的人，這是有入性的人所爲的嗎？……」

他形色言詞之間，雖然流露出憤怒之意，但也像是哀求楊元秀快痛改前非。金環劍楊元秀知道自己這挾制的辦法生效，心中暗暗高興，一揚劍眉笑道：「岳雲龍，眼睛放亮一點，楊某所做之事，完全是非擇手段的，只求自身利益，嘿，嘿，江湖之上，豈能以武功高低，判分強弱……」

語音未落，楊元秀端然舉起右手，放在凌秀風的「天靈穴」上。原來岳雲龍、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在楊元秀說話失神之間，身形已若似鬼魅幽靈般，閃入洞中。

金環劍楊元秀冷笑一聲，道：「你們敢再擅入一步，我就要他碎腦橫屍。」岳雲龍真怕他暗下毒手，不禁雙手一橫，阻止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

其實，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他們暗地裏想展開凌厲的攻勢，襲擊楊元秀，以激起楊元秀慘殺了凌秀風。

其實，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他們暗地裏想展開凌厲的攻勢，襲擊楊元秀，以激起楊元秀慘殺了凌秀風。

其實，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他們暗地裏想展開凌厲的攻勢，襲擊楊元秀，以激起楊元秀慘殺了凌秀風。

其實，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他們暗地裏想展開凌厲的攻勢，襲擊楊元秀，以激起楊元秀慘殺了凌秀風。

岳雲龍心中突然忐忑不安的跳動起來，好像一絲不祥之兆，襲上心頭，他心中大駭，加快身形，在那道三尺寬闊進壁邊緣飛走着。

三十丈長的窄道，這時，在他走來有

當今道風日衰，世態炎涼，人心不古，凌秀風那裏知道這面四人之中，有三人是裝修他的。

那蒼髮神君呼延慶，傲聲一陣冷笑，道：「楊元秀，今的如意算盤不擊打錯了，你這套卑鄙無恥的手法，今天還能保全你的性命嗎？哈哈……」

金環劍楊元秀目見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臉上的神色，心中不禁一震，難道他們也各存私心嗎？如是這樣，我的性命是難保了。」

蒼髮神君笑聲未歇，楊元秀已厲聲喝道：「岳雲龍，你若不約束他們兩人，後悔可來不及。」

岳雲龍此刻也察覺二人的心意，心中傷痛異常，顫抖的語音，道：「呼延伯伯，諸葛伯伯！龍兒請你們不要這樣做。」

金環劍楊元秀知道自己危機四伏，他知道現在只要凌秀風一死，那麼自己也就不要陪葬此地。

他又厲聲喝道：「岳雲龍，你是肯把兩件東西奉上不肯？」

岳雲龍悽涼的長嘆一聲，說道：「楊元秀，我們之間的仇恨，已是不共戴天，今天讓你活着回去，改天我也會去找你算帳，但是，我現在向你要求一件事，只要你答應，岳某和你的恩怨，可以一筆勾消。除非你要逼我殺你，但我也會饒你三次不死！」

金環劍楊元秀聽得心不禁一震，暗自付道：「他是個極重恩仇之人，到底他要求什麼事，值得捨去自己與他之間的仇恨。」

金環劍楊元秀沉吟一陣，嘴角掛着一絲冷笑，道：「什麼，你先說出來，讓我想想才能決定。」

岳雲龍是個嫉惡如仇，快意恩仇之人，他面對着這咬牙切齒，無比痛恨的人，為着要保護凌秀風的性命，而使他對楊元秀之間的仇恨，一筆勾消，這種決定，在心內來說，總是無比痛苦的。

所以，他現在語到口邊，仍難說出來話來。

金環劍楊元秀此刻內心忐忑不安，若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知這岳雲龍只要下辣手襲擊，不顧凌秀風生死，自己的性命便告完了。

岳雲龍在這片刻的瞬間，臉上神色，起了千百種的變化。

他幾度企圖陡然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援救凌秀風，但不知怎地，却始終提不起這勇氣，只怕一擊落空，抱恨終身。

一時間，猶豫難決，半晌答不出話來，而其內心，是多麼想使面前仇人，濺血當場……

仇恨，友誼，兩者之間，他實在無法決定怎樣做。

這樣相持了有一盞熱茶工夫，在這段時光之中，岳雲龍、楊元秀都似行駛狂風波濤中的小舟一般，心潮起伏不定，念頭瞬息萬變……

岳雲龍心中迂迴百轉，終於下了決定，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楊元秀，現在凌秀風命在旦夕，急需要那顆『毒龍火丹』，只要你答應不取這顆火丹，岳某不但

不取你性命，也把青霜劍奉送給你。」

金環劍楊元秀狡狴詭譎的冷寒笑了幾聲，說道：「如我答應了，你推翻諾言，不認舊帳，我現在人單勢孤，非你們的敵手……」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稜光，怒道：「我既然已經答應，那有反悔之理！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忽聞洞口傳來一個冷冷聲音，說道：「小兄弟，人心難測，你不要上了人家的當！」

岳雲龍轉動星目，疾速掃過去，只見白衣神君夏秋桐和那紅衣怪人，不知何時已撥立洞門外。

就在岳雲龍轉頭回顧的當兒，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身形已疾若閃電般，雙雙向楊元秀撲擊過去——

金環劍楊元秀臉色驟變，暴喝道：「站住！」

他右掌極迅速詭異的擊出二掌，如浪濤排湧的勁氣，呼轟勢疾，迴旋四溢，如悶雷般，盤捲向着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兩人內心各有一番打算，那顧楊元秀喝聲，目見掌勁捲來，他們不退反進，雙掌一翻，兩人各拍出一股冷寒刺骨的氣勁。

二股氣勁若似江河倒瀉，漫捲湧過去。

楊元秀是功力多麼深厚，但怎能抵得住兩位絕頂高手功力匯聚的掌力。

「劈拍！」一聲暴響，迴旋勁風激盪中——
楊元秀整個身子，直接被掌勁震得一青

搖晃，最慘的還是那位面臨殘喘的凌秀風，他直被三人的四溢的真氣，震得「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岳雲龍一轉過頭來，星目見到凌秀風那副慘厲的臉容，悲慟欲絕，顫聲喝道：「你們住住！住住！」

岳雲龍說着，身軀若鬼魅般，驟閃着，已至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的中間，雙手倏分，各擒住了兩人手腕脈門。

這招擒拿，看上去並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其實迅快至極，和出手的部份，奇詭絕倫，使人避讓困難。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本想再展開凌厲辣招，聯擊楊元秀，縱是震死命危的凌秀風也在所不惜。

但當他們聞到岳雲龍喝聲，掌勁欲再出之際，手腕脈門一緊，全身功力頓失。

倏地——
岳雲龍身後突響起一聲陰森森的嘿詭笑，聲音尖銳刺耳，有如冰窟之中吹出來的一陣陰風。

接着——
兩股陰寒的勁風，挾着輕微的嘯聲，襲向岳雲龍背心，腦門兩處要害。

岳雲龍星目憤火如焰，暴喝一聲，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真氣，已由萬千毛孔泛透而出，佈下一道無形氣牆，以雷霆萬鈞之勢，逼向背後二股陰風。

「波！波！」一串珠爆響起——
傳來兩聲悶響，偷襲岳雲龍的紅衣怪人和白衣神君夏秋桐，直被那霸氣無比的「玄天冰魂」真氣的反彈震之力，震得重又退飛洞外。
(未完·十七)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套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每本港幣九元



每本港幣十一元



每本港幣十二元



每本港幣十一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常服

紫

腦活
腎通
事業成功

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